渡边淳一

JUNICHI WATANABE

[长篇经典全集]

化妆

文化艺术出版社



渡边淳一著 化妆

渡边淳一以一贯柔美细致的笔触，描写由女系继承的京都传统料理店中，主持家业的母亲津子和面容娇好、气质迥异的三姊妹间微妙的情愫，以及她们各自面对情欲和人生的不同抉择。



ISBN 7-5039-2128-5/I·954
定价：26.80 元

渡边淳一

谭玲 译

化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化妆/[日]渡边淳一著;谭玲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2
ISBN 7-5039-2128-5
Ⅰ.化… Ⅱ.①渡… ②谭…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7853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1-3579

化妆

著　　者　[日]渡边淳
译　　者　谭　玲
责任编辑　沈悦苓
装帧设计　怀　一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年9月第2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7.5
字　　数　40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28-5/I·954
定　　价　26.80元

中文新版序

欣悉文化艺术出版社翻译出版我的小说《失乐园》、《遥远的落日》、随笔集《男人这东西》等作品，我非常高兴。

特别是《失乐园》仅在日本就出版印刷260万册，《遥远的落日》曾获日本文坛最大奖项的吉川英治文学奖，我的这些作品能够被中国读者接纳，并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惊喜。

作为日中文化交流的使者，我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飨广大的读者。

同时也祝愿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出版事业臻臻日上。

渡边淳一

2003.9.2

中国での出版に寄せて

「文化芸術出版社」の新しい試み、『失楽園』の
邁進を喜び、私の随筆集『男というもの』は
じめ作品を先駆けて出版することを大変嬉しく思います。

とくに、『失楽園』は日本では二百六十万
部をこえる超ベストセラーとなり、『遠き落
日』とともに文壇で最も大きな賞の一つ、
吉川英治文学賞を受賞しました。これら主要作品が
中国の多くの読者に読まれることは、私の最
も大きな喜びです。

これを期に、今後さらに多くの作品を発
表し、それを中国の方々に読んでいただくこと
により、日中文化の架け橋になればと、願
ってい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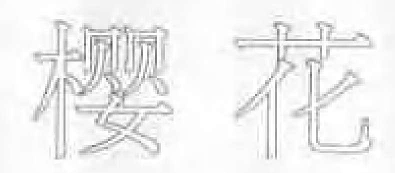
文化芸術出版社の今後ますますのご発展を期待
しています。

渡辺淳一

目录



[化妆]



“真是的，樱花干吗开得这样拼命呢？”

槙子两手撑在铺着红毯的地板上诧异地说，里子停住端到唇边的甜酒，“怎么说是拼命呢？”

“就是啊，别的花哪像它这样整棵树像着火似的拼命开。”

“别傻啦！樱花不是想开就拼命地开，而是四月一到，樱树就要开花的宿命使然呀！”

“宿命？好可怜的宿命。”

“可怜？”

“不是吗？它把自己最美的一刻全部奉献在素昧平生的人面前，虽然博得一时的赞美，但四五天后就无人一顾，我才不要这样。”

“你和樱花不同。”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讨厌樱花这样太过拼命。赖子姊姊，你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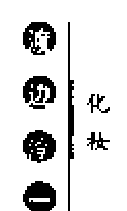
槙子转向右边的赖子，赖子微微一笑。

“花开得怎么样都无所谓，就只是这花……”

“有什么不对吗？”

“花比叶子多了许多，叶子太少，感觉有些累。”

“果然，赖子姊姊和我有同感，樱花的缺点就是只开太多的



花，让人看得累。”

“带你们来看这么累的花，是我不对。”里子作势低头致歉。

“二姊，我不是存心找麻烦的，只是这里的樱花实在太美了，让我忍不住想损它两句。”

母亲津子和里子的先生菊雄苦笑着聆听这三姊妹的天真对话。

他们今天是做完长女铃子七周年忌法事后，在松山阁吃过午餐，再到原谷来赏樱的。

提议到原谷苑的是里子。

法事之后赏花，好像有点轻率，但时间还早，三姊妹难得相聚，又逢法事后的郁闷，大家都有借赏花豁然转变心情的念头。

于是都赞成里子的意见。但四月二十日的京都街区里樱花已飘落殆尽，仅剩御室一带尚有，可是也因为太出名，一定挤满赶着观赏迟开樱花的游人。

原谷就没那么出名，从松山阁沿着金阁寺后的小路过去，不过五六分钟的车程。

一年前，里子偶然随菊雄来到原谷，为这里的樱景之美惊叹不已。那占地六千坪的斜坡上栽满山樱、枝垂樱、牡丹樱等，感觉整片山都是樱花。

这座山属个人私有，地主的嗜好就是栽集樱花。这处景点十多年前才开放供人赏游，因为收门票，樱花和四周的环境都保持得整洁美观。

原谷因为位在鹰峰的山谷之间，气温比市内低两三度，因此花开稍迟。

“有那个地方吗？”

里子提出来时，连在京都住了六十年的津子都不知道原谷。

“那一定开得很美很美。”

于是，菊雄开车，载着她们母女四人来到原谷。

赖子和槙子说什么樱花开得太拼命，让人看得眼睛发酸，不能

不说是她们嫉妒这美得过火的樱花。

“啊！我该回去了，”二十分钟后赖子看看钟，“已经两点啰，现在搭新干线回到东京也该七点了。”

“今天真的要回去吗？难得回来，再待一天慢慢玩嘛。”

“不行，我在那边还是新兴势力，比不得你这里是名门老店。”

“哪里，我才不敢疏忽呢！”

里子望着坐在身边喝着苏打水的菊雄，菊雄像没听见似的不言不语。

“你有菊雄和妈帮着照顾，够安心的。”

“哪里，我真的很辛苦。”

里子三年前才接下母亲在高台寺附近经营的料亭“茑乃家”；店是明治末年外婆那一代传下来的，在京都属一流老店。

菊雄是大阪料亭“清村”家的次子，来茑乃家见习，津子很中意他，三年前招赘他和里子结了婚。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料亭小开的殷实男人。旁人看来是里子好命，但是里子夹在表面上退休却依然干涉店务的母亲、入赘的丈夫和工作已久的老女中之间，自觉相当烦躁。

“我要是歇业一天，客人就要抱怨，不好混哪！”赖子说。

里子也不甘示弱，“我也一样。”

里子想说本来该你继承家业的，你却任性地出去……但怕说得太直而伤了和气。

“我到赖子姊姊的店里去时，她总是‘打仗啰、打仗啰’地忙出忙进。”

在东京读大学的槙子知道赖子的生活，帮着说话。

“我是不懂得打仗，但姊姊就像樱花一样太过拼命啦！”里子一个劲儿地挖苦。

赖子直率地点点头，“说不定我真的就是樱花，马上就要繁华落尽，变成爬满毛虫的枯木。”

“别说这么让人难受的话。”

“哪——走吧！”

“真是的，都为了你一个人这么急匆匆的。”

里子被催促得无奈地掸掸和服前摆，站起身来。

原谷虽然不那么有名，但还是有不少游人风闻樱花迟开而来，赏花雅座几乎客满。

一行五人穿梭在赏花雅座之间。

母亲津子穿着素面灰色和服，手上搭着黑色外套。赖子穿着淡紫色、里子穿嫩绿色、槙子穿胭脂红色和服，背后都有银丝线的缝纹。因为刚做完法事，三姊妹都系着素面黑色和服带，但走在一起，依旧显眼。

赖子身材纤细窈窕，娟秀小脸，今年二十八岁，头发搭配和服挽在脑后。平常穿洋装放下头发时，看起来只有二十四五岁。

里子小她两岁，娇小圆润，皮肤白皙，微翘的嘴角显得可爱。

幺女槙子也很白，有点像里子，今年二十一岁，大学三年级。

赖子在京都的时候，高台寺一带和料亭界无人不知茑乃家美丽的三千金。铃子还活着的时候，四姊妹一起装扮出门，更是壮观。

附近的男人都说看她们比赏花还过瘾。尤其铃子和赖子是双胞胎，脸蛋、身材和动作都一模一样。每当过年或祇园祭等盛会时，四姊妹一起出门，后头总跟着一串男人。

可惜，四姊妹联袂出门的次数少之又少。

铃子和赖子十六岁那年去学舞伎，二十岁时出师。她们从小就学京舞和清元（三弦曲调之一），在母亲的鼓励下，一无抗拒地当上舞伎。但入行以后，几乎不再有自由的时间，一天的大半时间都耗在学艺和料亭宴席表演里。

里子和槙子看到两个姊姊那么辛苦，一开始就无意当舞伎。因为说好要里子继承家业，因此里子还是学了两年舞伎，算是行仪见习。槙子是从来就不打算在花街讨生活，津子也没有强迫她。毕竟铃子死的时候才二十二岁，槙子那时才十五岁，美虽美，终究还是个孩子。

想当初四姊妹同游的时候都还年轻，现在她们三姊妹并肩而行，散发的却是成熟美。

"嗨！美人儿！"

醉意醺醺的赏花客挥手招呼她们，其他男人也看得入了迷。赖子直视前方而行，她的五官端正，给人一点冷艳的印象。里子因为做生意的关系，习惯略躬着背，不时浮现讨好的笑容，她担心在这地方遇上料亭的老顾客。

三姊妹中最紧张的是槙子，她表情僵硬、目不斜视，那模样倒显生嫩。

母亲津子已经六十，但因为长年练习京舞的关系，她背脊挺直，虽有些年纪，但曾被喻为"东山第一"的美貌依然未减。

赏花客似乎都注意到茑乃家姊妹，有人窃窃私语。

母女一行径自穿过樱花小道来到原谷苑出口，车子停在对面的停车场，菊雄过去开车，母女一行上车后，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好累！"

"直接回家吧！"

里子坐在驾驶座旁，赖子、槙子和母亲坐在后座。

"妈，累不累？"

"虽然累，但看到这么美的樱花，还真是有眼福。"

"姊，下趟什么时候回来？"里子回头问赖子。

赖子想了一下，"对呀，什么时候回来呢——"

"黄金周都放假，想回来就回来嘛。"

"我是想整修一下店堂，吧台有点不方便，地毯也脏了……"

"你那店开几年了？"

"三年吧！"

"好快。"

六年前赖子从祇园町转到东京新桥，三年前在银座的并木通开了一间小酒廊，十五坪大的店面在银座算小的，但是反而好照顾。

“你真行。”

“哪里，任何人都做得到。”

“我就没办法。”

津子不知是否听到了里子的感慨，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

车子已经驶过莲华谷转到金阁寺旁，穿过马场町就是西大路。槙子累了，额头顶着车窗睡着了；也可能是中午喝的那一点酒在起作用。

车子驶上西大路时，里子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啦，半个月前熊仓先生来过店里。”

赖子霎时皱起美丽的眉根，“和谁？”

“说是客户，两个人咋咋呼呼的。”

“你还让他进门？”

“客人上门吃饭，也不能赶人家走。”

“铃子她……”

“我知道，但都是过去的事了，跟店里没关系。”

姊妹俩突然都沉默下来，只有引擎声单调地响着。里子像受不住沉默似的，“他对铃子的事一定很懊悔吧！”

“不管他多懊悔，就是不能原谅他！”

“可是——”

“我就不原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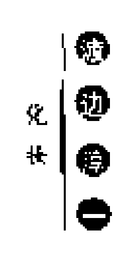
赖子冷冷地说完，像要填塞不愉快似的指头使劲地往和服系带里面塞。

蔦乃家在往东山山麓的高台寺上坡途中向右沿石墙走约百公尺之处。入口是萱草葺的山门，通往本馆的是条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两旁茂密树丛中放着灯笼路标。

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掌柜拿着水管正喷洒门前的停车坪。

车子杂着微微的碾过沙砾声停在停车坪上。

“回来啦！”



掌柜赶过来招呼，津子从车中探出脸来，“有事吗？”

“没事，没事。”

津子点点头。母女下了车，轻轻伸直腰板儿。

“啊呀！累死我了！”桢子夸张地说。

“什么话，你在车上不是睡得好好的。”

“是吗？不胜酒量。”

一行人边说边走进停车坪前面的后门。茑乃家是栋旧式木造二楼建筑，大大小小的房间十六间，其中视野最好的是西边的“落阳厅”，这里可以透过利用山坡造景的庭园远眺八阪塔，五重塔身在黄昏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因此还在外婆那一代就把这间命名为“落阳厅”。

有个知名画家曾在这里画过一幅舞伎凭栏远眺八阪塔的日本画。从这间房看风景，不但黄昏景色迷人，夜景更美，市中心的灯火闪烁在松楠老树的繁枝茂叶之间。

庭园占地五千坪，春有杜鹃，秋饰红叶，此时白木莲盛开，园中摆设的奇石来自鞍马、贵船、那智一带，通往后院茶室的小径旁配置着一坪半大的黑石。

整栋建筑洋溢着古典餐馆的幽静雅趣。

不过，他们家人的住处却是毫无古趣的钢筋水泥洋楼，建在茑乃家本馆后面地势较低的树丛里，客人几乎看不到。

一般经营日式餐馆和料亭的人，因为在古式木造建筑中工作，自家住宅反而喜欢现代建筑，茑乃家也不例外。

这栋洋楼是十年前里子父亲还健在时盖的，建坪二十坪左右，三层楼共八个房间。一楼是客厅、母亲津子的房间和佛堂，里子姊妹占用二楼，三楼供访客和佣人住。

虽然是洋楼建筑，但一楼都铺上榻榻米，三楼也有一间和室。赖子在和室里换好衣服，下楼到里子房间。

“我要走了。”

“现在？”

"嗯！现在出发还赶得上四点半的新干线。"

"这顶帽子好看。"

赖子搭配蓝色仿丝外套，戴了帽檐儿较宽的蓝色帽子，还拎着同样蓝色的手提箱。

"我也想戴帽子，可是不适合。"

"怎么会？你戴那种帽檐儿小一点的应该不错。"

"还是你这种长脸型的人戴帽子好看，我这一阵子有点中年发福了。"

"哪里，你比我年轻呀！"

"可是做这种生意总觉得身心都渐渐老去……"

因为生意关系几乎都穿和服的里子，是很羡慕穿着时髦优雅洋装的赖子。

"不行，我得走了。菊雄呢？"

"到本馆那边去了，别管他，倒是妈那边……她真的希望你多留一会儿。"

"不会吧！刚才还叫我早点回去较好。"

"你还真相信啊？口是心非是妈的老毛病，你不在的时候，她整天念着'干吗跑到那么远呢？'"

"的确是我任性离家的。"

"所以反而更教妈挂心呀。"

"不会，妈最疼的还是继承家业的你，唉，这都无所谓啦，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做……"

"你也一样。啊！车子叫了没有？"

"忘啦！帮我叫一下吧！"

里子点点头，赖子拎起手提箱下楼，直接走进客厅。母亲的房间敞着门，她正从衣橱里拿出一套和服。赖子望着那略显圆隆的背说："妈，我回去了。"

津子缓缓回过头来，映着玻璃窗外绿叶的反光，脸色有些苍白。"几点的车？"

“还没定，到车站赶上哪辆乘哪辆。”

津子点点头，把衣橱前那包和服推给赖子，“这和服你拿去吧！”

“给我？”赖子眼睛一亮，放下手提箱，解开纸包，“哇！好美！”是一套樱花衬着远山背景图案的一越皱绸和服。

“真的要给我？”

“对你来说或许素了点。”

赖子赶紧站到镜前拿和服在胸前比划着。

“果然很好。”

“要中意那带子的话也拿去吧！”

“这个也给我？”

赖子摊开那条白底夹层织的和服带。

“太好啦！这次的宴会就穿它，刚好有个客人的大厦下个礼拜举行落成典礼。”

赖子把和服带折好，“真是不虚此行咧！”

“再不快走要赶不上火车了。”

“妈，我就不客气啰！”赖子再次道谢，把和服包进纸里，“妈，你一定要来东京看看。”

“那么吵的地方我受不了。”

玩个四五天就好了嘛！东京还是有幽静的好地方的。”

“年纪大了，懒得动。”

“五月时有花形歌舞伎，那时候来吧！偶尔放手让里子夫妻去做不是很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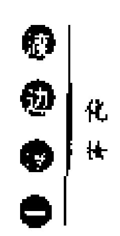
“我也没有烦他们。”

“就算是来散散心嘛！”

“真想去时再说吧！”

“我等你哦！记得打电话。”赖子双手捧着细纸包好的和服，“真的谢谢妈给我这个。”

津子看着赖子把和服装进手提箱，像突然想起似的说：“熊仓



的事就忘了吧！”

赖子惊愕地回过头，津子望着夕阳映照的窗子，“都已是旧事了，一直记恨一个人也不好。”

“怎么连妈都这么说？那铃子姊姊怎么办？”

“大家不都在好好地祭拜她吗？”

“那是两回事，再怎么祭拜，铃子姊姊也不会活过来！”

“你恨熊仓先生，结果不也一样？”

“妈，你是说真的？”

“不管是真是假，都已经过去了！”

“我不要，我绝对不会忘记！”

津子看着拿着手提箱挺直站着的赖子，叹口气说：“性子真烈。”

“谁叫我是你的孩子……”

里面传来里子的声音，“姊，车子来啦。”

“那我走了。”

“小心啊……”

“妈也一样。”

津子好像还想说什么，赖子却不理会地关门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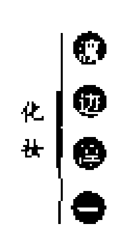
车子驶入京都车站时是四点二十分，等候十分钟左右，赖子坐上四点二十九分开的新干线。

假日结束后一般列车都拥挤不堪，但绿色车厢很空。如果开车准时，到达东京时应是七点二十分。

车身微微晃动后驶出月台，随即看见京都塔，左边也看到比睿山和东山。

太阳已渐渐西斜，但距天黑还有一段时间，东山笼罩在一片薄云之间，显得轮廓模糊。

每次离开京都时，赖子总觉得像是逃出那有着古老厌憎记忆的都市，同时又有着远离故乡的落寞。一方面觉得解脱，另一方面又有像是失落什么似的不安。



这种解脱与不安交错的感觉，从六年前不顾母亲妹妹反对执意离家迄今未变。那时，心中暗自决定不会再回故乡，曾以最后一眼的心情去看比睿山和东山。

和那时比起来，此刻无疑轻松许多。只要心血来潮就回京都，离开时也没有到陌生土地的不安，甚至觉得东京比出生的地方更适合居住。

六年来，她本身和周遭的环境改变得相当大，老朋友看到现在的她，或许会以为是别人，但这段时间有一点丝毫没变：

“向熊仓报仇……”

六年前，赖子也是望着同样樱花季节的微阴天气里的京都这么发誓。当时她才二十二岁，舞伎出师不过两年。但那想法到现在还强烈得不曾减弱一分。

东山连峰很快消失在眼帘之中，火车驶进了山科隧道。

赖子仿佛在突然暗下来的窗玻璃上看到铃子苍白的死亡之脸，她低呼一声：“铃子！”

铃子死时也是春天。赖子清楚地记得铃子死的前一天，她们姊妹还被请到贵船的料亭赏樱。

那时，樱花也是开满枝头。铃子虽然不多话，但毫无赴死的征兆，她照旧跳舞敬酒，十一点过后，姊妹一起回房，卸妆洗澡休息。

因为她们是双胞胎，因此在同个房间同样时间和同样装束入睡。

第二天十点该去上长呗课，铃子说头痛不想去，赖子只好独自出门。

离家时，铃子在床上对她说：“赖子，谢谢你这些年来照顾我。”

“干吗说得好像明天就要死似的？”

赖子也没在意，没想到一天后居然一语成谶。

那天下午，铃子假装要去医院，却是直往和歌山的白滨——姊

妹俩曾应客人邀请去过那地方——铃子就在可以看见海的“白波庄”饭店里服药自杀。

“好想看海啊！”

铃子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有心一死时也自然而然地来到海边。

赖子切身地明白那份心情，而且，听到铃子的死讯时她立刻就直觉原因在熊仓。

铃子的遗书中没有提到熊仓，只是一句“不想以受污之身再活下去”，赖子自然明白一切。

铃子死前一年曾遭熊仓强暴，半年后赖子也遭到熊仓魔掌的摧残。

在东京、大阪生意都做得很大的贸易商熊仓，那时才四十五六岁，正当壮年。

熊仓每次来京都，茶屋“玉也”都奉为上宾，召她们姊妹去伺候宴席。熊仓戴着银边眼镜，温文儒雅，擅长小曲，看起来和善圆滑。

姊妹俩对他没有特别的好恶感觉，只觉得他是欣赏自己才艺的客人，交情不错，一起喝酒共舞，听他谈去东南亚观光的新鲜见闻。

其实他是个厉害的采花贼，可惜年轻的铃子和赖子还没有看清他底细的本事。虽然如此，铃子被强暴后，赖子立刻察觉，赖子也受害时，铃子也马上发现。她们都是在应邀出门吃饭后在餐馆的单独客房中遭到侵犯的。正因为她们是双胞胎，彼此虽然都没有说出来，但仍然能够立刻明了对方身心的变化。

一想起熊仓，赖子就觉得恶心，感觉浑身不干净似的想用手挥去什么。

那时候确实太不小心了，要是现在，绝对不会上当的。

然而再次回想起来，也不能自责那时候对熊仓没有特别保持戒心。在当时的情况下，换作是别人也一样可能上当。

熊仓光顾茶屋时一定召她们作陪，然后带她们去吃饭喝酒；他出国回来必定买些皮包、香水送她们，也不时赏她们一些零花钱。

而且，熊仓常常“包游”，就是出钱买断舞伎或艺伎一天的时间让她们自由活动。对每天梳着宴会头、穿着曳地和服辗转茶屋宴席的女孩们来说，能像普通女孩一样穿着洋装轻松游乐一天，自然新鲜好玩。这种不求回报、只是花钱让她们自由去玩的方式是只有真正的玩家才做得出来。愈是当红舞伎和艺伎，“包游”的次数就愈多，因而“包游”成了舞伎、艺伎的一种骄傲。

“包游”大抵从傍晚开始，先吃个饭，再到一两家俱乐部或酒廊坐坐。他忙的时候，女孩就自己去看看电影，或逛逛百货公司和舶来品店。

因为平常总是和服盛装地让人盯着看，一旦换上洋装走在街上，就有恢复自我的轻松和掩人耳目的快感。

那时候的熊仓，也只是带着她吃饭喝酒，没有怪异的举动。他也聊出国做生意的事、最近看的电影，偶尔也说些情色话题。但对还没有接触过男人的赖子而言，男女情事话题犹如虚构故事，没有实际的感觉。

只有一次，当她从舞伎转为艺伎时，妈妈桑曾问过她愿不愿意让熊仓“照顾”？

以前舞伎转为艺伎时多半理所当然地找个男人“照顾”，但现在已不兴这一套，许多艺伎都不找靠山，完全靠自己，也能自由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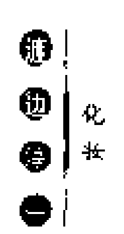
赖子直率地回答：“很抱歉，我没那份心，您帮我回绝了吧！”

熊仓被回绝后，有次在宴席上半开玩笑地说：“赖子姑娘把我甩啦！的确，像我这样中年肚凸的欧吉桑被甩也不无道理。”

话虽如此，熊仓才四十五岁上下，身材适中，长得也不难看，故作自卑反而是自信的表现。

“你一定有别的情人吧！”

“哪有，我才二十岁，只想自由一个人。”



“家境好的女孩果然难缠。”

确实，像赖子她们娘家环境不错的艺伎不必非靠男人不可，她们当初学做舞伎，也是为了学得技艺和宴席礼仪做法，并不完全出于找个靠山的目的。

“我的恋爱就此结束啰！”

熊仓夸张地说，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但是马上又向铃子提出同样的要求。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因她们是双胞胎而爱屋及乌，只是向两姊妹提出同样的要求，未免厚颜无耻了。还好姊妹俩都拒绝了，万一都答应了该怎么办？姊妹俩对熊仓这种无视他人人格的做法感到讶异。

不过，熊仓并不以为忤，仍然若无其事地设宴作乐。转籍艺伎以后，铃子和赖子很少再一起参加宴席，多半是各自行动。

“我看你愈来愈漂亮了，正是秀色可餐哪！”

熊仓好色地看着赖子，同样的话可能也在别处说给铃子听过。

“存心诓骗我们姊妹的人，是不能轻易相信的。”赖子冷冷回答道。

“人家说追求双胞胎真难，果然有几分道理。”

熊仓故作叹息，其实早有打算。

赖子转做艺伎一年半后的一个周六下午，熊仓约她去神户吃牛排。

“老是吃精致的怀石料理也腻了，偶尔去吃吃神户牛排好吗？”

赖子立刻射出警戒的视线，“不能信任熊仓先生！”

“你别误会，我没有什么企图，只是想去散散心尝尝新鲜而已。”

熊仓虽然否认，但赖子知道半年前熊仓约铃子去嵯峨料亭吃饭时侵犯了她。从那以后，铃子常常一个人沉思。

“去吧！我这样恳求你！”

熊仓两手扶在榻榻米上叩头，他这样要求，也不好断然拒绝。赖子心想他伤了姊姊，总不会再伤妹妹吧，而且去看看久违的大海也不坏。

“穿洋装可以吗？”

“没问题，没问题。”

约定那天，赖子一到约好的京都饭店，就看到熊仓开来了向朋友借的白色双门跑车。

“只有两人座，我不放心哩！”

“你又怀疑什么？”

“希望不会有那事……”

他们在海边的神户牛排专卖店吃过饭，熊仓说要去六甲山麓的料理屋。

“不是已经吃饱了吗？”

“到那边喝点饮料，欣赏夜景很不错。”

熊仓好像很熟悉神户街道。

“那里的老板娘是个大美人，以前在宝冢歌剧团，是个好女人，我给你介绍。”

听说要介绍老板娘给她认识，赖子多少放松了一些戒心。

果然如熊仓所说，料理屋在离六甲山马路五六百公尺的高台上，二楼视野极佳，左边山麓绵延，右边可俯瞰须磨夜景。

熊仓帮赖子点了饮料，自己喝白兰地。

“这个酒精强吗？”

“是女人爱喝的鸡尾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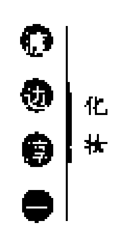
赖子也没多问，喝下两杯后满脸飞红，身躯发烫。

“不行，我要去凉一下。”

赖子想站起来，却力不从心，好不容易撑起上身走到窗边时，冷不防被熊仓从身后抱住了。

“干什么！”

她一回头，熊仓的脸贴在面前。



“你放手！”

她使劲摇头，但她的嘴唇被堵住了，整个脸被压在熊仓怀中。

熊仓并不魁梧，但手臂有力，就这样他抱着赖子拉开了隔间的纸门。这餐馆兼旅馆的包厢隔间里，已铺上红花丝被，枕边摆着灯笼和水壶。

这一切似乎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尽管赖子哭叫挣扎，四周仍是幽静一片无人来救。她的胸罩被扯破，裙扣被解开，袜袋也断了。百般挣扎抵抗，终究无力护身，让熊仓得逞了兽欲。

一切结束后，赖子趴着不出声，熊仓干咳一声，“果然还是处女！”

赖子不禁哭出声来，“姊姊……”

熊仓还嬉皮笑脸，“别这么委屈嘛！一直生气也不是办法，只要跟着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说着，熊仓还想再抱她，赖子忙不迭地抓起散落一地的衣服，缩到房间角落穿上。

“真是烈性的女孩！”熊仓叹口气又嘀咕，“虽然是双胞胎，还是有点不一样。”

那天晚上，赖子夜深时才回房睡觉，铃子好像已察觉了所发生的这一切。

“姊，我好讨厌那种人，以后再也不接他的宴席了！”

“我也一样，不想再看到他的嘴脸了！”

姊妹俩对熊仓都有相同看法，不过，后来熊仓有请时，铃子还是勉为其难地应邀而去。

“姊，你干吗还去？他那样糟蹋我们，跟禽兽一样，没必要理他！”

艺伎可以选择客人，因此赖子觉得铃子懦弱不坚定，但铃子似有别的苦衷。

验尸以后才知道铃子已有四个月的身孕，她的遗书上什么也没说，但赖子按时间和铃子的日常生活推算，应该是熊仓的孩子。

她告诉母亲，母亲却摇头不信。

“妈！我也被他侵犯了，姊姊就是怀着孩子暗自痛苦烦恼，夜不成眠，才瘦成这样……”

跟略微隆起的小腹相比，铃子的脸颊整个瘦削了下去。

“是熊仓害死姊姊的！妈，我们如果不当舞伎也不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再也受不了这地方了，我要离开这里，找熊仓报仇！”

面对激愤哭诉的赖子，津子垂眼不语。

“我们是双胞胎，姊姊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

赖子从回忆中苏醒，望向窗外，再看看表，五点十分。电车已过米原，就要进入浓尾平野。刚才还逼近铁轨两旁的山峦逐渐远去，前方视野豁然开朗。稻田里是一堆堆翻挖的新土，好几排盖着塑胶布的秧苗田映着夕阳红光。

望着暮色渐掩的田原，赖子感觉有微微的腹痛。

右下腹阵阵刺痛收缩，月经半个月前才过，又是……

赖子轻轻按着下腹。每次月经周期间下腹就痛，还有轻微出血，虽然并不那么难过，但仍有一丝不安，曾经以为是盲肠炎，去医院检查。

医生听完赖子的叙述，就说是排卵时的疼痛。

“卵子从卵巢排出来时就像火山爆发，有人会痛，有人没有感觉。不必担心，不必特别在意它，一两天就没事了，通常神经质的人比较容易有这种感觉。”

赖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神经质，只是疼痛时她总是心情躁郁，情绪起伏不定。她问过别人，多半不感觉痛，里子和槙子也不痛，只有铃子和她一样，而且几乎同一时间出现，俩人常常一起服用镇痛剂才能休息。

如果铃子还活着，或许现在也一样脸色苍白地按着下腹……

想到另外还有一个容貌、性格、生理都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存在，总觉得浮躁不定。不论身在何处，总会被人拿来比较；因为介意

而故意分开时，却又挂念着对方，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时才觉得是完整的一个人，单独存在时总有被人当做只是一半的遗憾。

有时想干脆没有对方，省得这些烦恼。可是真的一个人时，才发现自己像是半个人般无依无靠，做什么都不成。只因为没有了照见自己的镜子，自己也觉得委靡消沉，铃子去世后，赖子好一阵子没有接受邀宴。

“双胞胎嘛！赖子的悲痛自然特别深。”

人们都同情她。的确，里子和槙子的悲伤是不如赖子。

四姊妹是同母异父。铃子和赖子的父亲是京大的助教高井，里子和槙子的父亲是室町绸缎庄的小开能村。两个男人虽都过世，但赖子的父亲走得早，在她们才两岁时就死了，姊妹俩只能凭着家中留下的两张照片追思父亲风貌。

里子她们跟父亲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过年和祇园祭时父亲会来看她们，发些压岁钱和零花钱，那时，赖子和铃子总是远远地看着。或许也因为血缘的不同，里子和槙子对铃子的死感受就没有赖子那么深刻。

电车准时抵达名古屋，停靠两分钟后再度启动。名古屋站上来的五六个乘客，各据一方坐下。

当电车驶过月台，赖子看到手表指针已过五点三十分，她起身走向七号车厢。

村冈说会议应已结束，五点半时会留在办公室里，希望给他一个电话。

赖子走进电话室，投下百圆铜板，把分机号码告诉总机。在列车急驶的杂音中，电话接上了。

“喂！”一听就是村冈。

“是我，赖子，实在抱歉，现在刚过名古屋，七点半左右才能到东京……”

“那么不能一起吃饭了？”

“我本来也很高兴和你一起吃饭的，可是难得回家一趟，很多事要谈，还是硬狠着心拒绝她们挽留才回来的。”

“那，什么时候到店里？”

“总得先回去换件衣服。”

七点半抵达八重洲口，立刻叫车赶回青山换穿和服，最快也要九点才能到店里。

“我今天是特别空出时间来要和你在一起的。”

“真的很抱歉，应该早点通知您的，可是您五点半以前都在开会。”

“我去接你，坐几号车厢？”

“不敢当哪，怎么敢劳驾您呢！”

“难道你有别的护花使者？”

“别开玩笑，怎么可能有呢？”

“那我就到月台接你，送你回公寓换衣服，再一起去店里好了。”

“要是让别人看到不好吧！我是不要紧，您可是有头有脸的人哪！这样吧，您在车子里等我，我一下车立刻飞奔过去。”

“真的？”

“不会骗您的！”

“那——就在八重洲口的国际饭店前面等你。”村冈很高兴地说了车牌号码。

“我知道，七点半过后，一定要等我哦！”

赖子朝看不见的对方轻轻颔首，挂掉电话，又投入一个百圆铜板，打到银座的店里。

是经理庄司接的电话，赖子说声“早”之后，问起店里有事没有？

庄司简短地报告说消防厅要店里装火灾警报器，费用十五万圆，两个月前上班的真弓辞职了，另一个刚上班的梨花想预借一百万圆。

"警报器不是该房东装吗？"

"别处都是店家负担。"

"真是笔大开销哩！这些等我去了再说，我大概几点钟到。"

两小时后，赖子到达东京站，从八重洲口赶到国际饭店前，村冈董事的黑头轿车果然等在那儿。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

"没有，我时间掐得准，只等了十分钟。"他让赖子坐在身边，"是青山吧？"

"一丁目的双子大厦转角向左拐。"

车子开动后，赖子从手提箱中拿出一个纸包放在村冈膝上。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是伊豆居的鲭鱼寿司，很普通的京都名产。"

"多谢，我最爱吃了。"村冈把纸包贴在额头表示感激后，转而定睛凝视赖子，"你看起来像是变了个人，穿洋装也很漂亮哩。"

"谢谢您，很高兴听您这么说。"

村冈是在一年前初次光顾赖子的酒廊"青"的。他是太平洋化学公司的常务董事，五十五岁，身材略矮，有些发福，一点也不潇洒，但是常来捧场。

刚开始他不太说话、好像难以取悦，熟悉以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很会开玩笑，如今交情好到可以轻松打电话要他"来店里坐坐嘛！"

不过，他以前来时很容易招待，只要美女环绕就满足了，但现在有些改变，常趁着醉意叫赖子"妈妈，过来一下！"拒绝他的饭局时也会不高兴，像是想从一个单纯的客人变成关系深入一点的熟客，让赖子颇觉为难。

前一阵子他又趁着醉意拉着赖子的手。

"想带你一起去京都玩玩，可是京都你太熟了。"

"是啊！那么小的地方让人喘不过气。"

"那到奈良或神户好吗？"

"好啊！"赖子笑着回答，却无心去。

村冈是好客人，却不是最好的。

因为曾在祇园和新桥待过的关系，赖子虽在银座开店，客源还不错，有大银行、商社、钢铁公司的董事股东，偶尔也有政治家来捧场。

跟他们比起来，村冈矮了一截，但是赖子倒觉得可以利用他。也许有一天她会以身相许，但一定是在最有效果的时候。打从离开京都发誓向熊仓报仇以来，赖子就成了精密算计的女人，早就忘记爱情啦诚意啦这些恼人的玩意儿。

"就在那栋白色建筑前面。"

赖子让车子停在乃木公园前的右转角。

"我去换件衣服，您怎么办？"

村冈在车中的眼神殷切。

"我大概要二十分钟左右，您先到前面那家咖啡厅坐一下。"

"下车再说吧！"

村冈像是介意司机，先让赖子下车，自己也跟着下来后，望着眼前的公寓大楼说："让我进去等吧！"

"里面很乱哪！"

"没关系。"

村冈指示司机等待后，自己走在了赖子的前面。

大楼的门由里面遥控，没有钥匙进不去。一进门是大理石墙面的宽敞门厅，右边有两部电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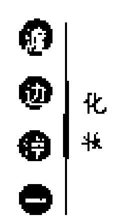
"我还从没让男人进来过呢。"

"是吗？"

"您以为我骗您？"

外面谣传三京银行的副总经理是她的靠山，不知道村冈听到没有。

出了电梯向左，转角前的七二二号室是赖子的房间。进门处是小小的脱鞋台，接着是十坪大的客厅。沙发和铁柜是古典意大利



式，刚好搭配落地窗和布帘。

村冈没有坐下，站在房间中央四下观望。

“要喝点什么？啤酒还是咖啡？”

“不用，坐坐就好。”

村冈像是对能潜进这不曾有男人来过的女人城堡很满足。

“啤酒和杯子放在这里，您自己动手吧！”

赖子直接走进卧室，锁上门，脱掉洋装。

连坐三个钟头的火车，出了一点汗，很想泡个澡好好休息，但时间不允许。她脱掉内衣，先用干毛巾擦拭身体，下腹部又一阵幽痛，她按着下腹部蹲在床边。

不算很痛，只是轻微收缩，是卵子正奔向子宫吗？想起医生说的卵巢喷火，她觉得此时自己像只光溜溜的动物般蜷曲着，不由闭上了眼睛。

就这样蹲着不动，疼痛不到一分钟就消失了。赖子随即走进浴室冲澡，换上浴衣。

当初搬进这栋公寓时，特别在卧室里隔出一个穿衣间。她坐在梳妆台前，从漆盒里拿出黄杨木梳。这是她舞伎出师时母亲送的，现在色泽更深如狐褐。她用这发梳梳理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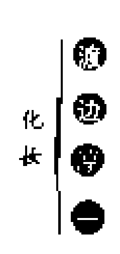
赖子头上左右各有一块约五公分大小的光秃部位，这是当舞伎时为了梳特定发型硬拉扯发根造成的。

舞伎出身的女子头上都有这片秃块，这也是女人曾在花街谋生的证据，但这在时髦的银座行不通。赖子在东京第一次上美容院时，美发师惊讶地问她怎么回事？现在熟悉的美发师都知道，但遇上陌生的又要大惊小怪，因此赖子总固定去那一两家。

现在她已经没有时间再上美容院整发，只好自己把头发倒梳后再往上翻结成髻子，盖住秃块。

梳好头发，看看时间是八点二十分。客厅那边悄然无声，不知村冈在干什么。

赖子有些担心，把门打开细缝窥看，只见村冈面向阳台坐着。



"对不起，村冈先生，我再一下就好了。"

"没关系，你慢慢来。"

赖子再掩上房门上锁，开始换装，依序穿上内衣和袜袋。她只有舞蹈用的小钩袜袋，这种袜袋洗过以后特别紧，穿时感觉脚趾头被捆扎似的趾尖微痛，自然涌起像是奔赴战场的紧张感。

她再穿上长衬衣，绑上伊达带，套上雏菊由肩散开到膝部的白缎和服，系上西阵织锦带。在她一件件往身上套、一层层往腰上缠之际，她的脸也渐渐变成风韵十足的银座妈妈桑。

她把丝织钱包和名片袋塞进和服带里，对镜确认装扮无瑕后开门出来。

"真不好意思让您等那么久。"

村冈只是专注地望着她。

"怎么啦？"

"你真漂亮！"

"您真会说话！啤酒不喝了吧？"

赖子利落地把啤酒和杯子拿进厨房，村冈还是色眯眯地盯着她。

"您先请吧！"

赖子这么说后，村冈只好穿上鞋子先走出门，赖子随后锁门。在电梯里只有两个人时，村冈表情认真地说："刚才等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一点都不了解男人的心。"

"我在想如果就在屋里侵犯你会怎么样！"

"怎么会有这么不堪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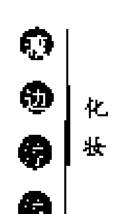
"美女就在隔壁房间里换衣服，会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

"我房间上了锁，而且我也相信您不是那种人。"

"我可是实实在在的男人啊！你这样相信我，我反而困扰哩！"

"是吗？可是就算真的做了也不会有好结果。"

"能够抱到像你这样的好女人，就是死也甘心。到你店里的男



人很多都这么想。”

“可惜我是性冷淡，只会让大家失望吧！”

“你还真会说话。”

村冈用手肘轻碰赖子的手臂，这时电梯已下到一楼。两人穿过门厅，车子已经回转等在大楼前。

“到银座去！”村冈吩咐司机。

“啊！已经八点四十分了，这么晚去，客人又要骂我了。”

“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会跟着恨我吧！”

“对，您有什么好借口吗？”

“也不必了，我一个人包下整个店好了。”

“放心！我不会让您那么费心的。”

村冈点点头。

第一次和赖子同来，是比他自己来店时有些不安。

赖子的酒廊在并木通七丁目一栋大楼的四楼，配合店名“青”，从地毯到座椅都清一色的蓝，墙壁是乳白，整体装潢给人明朗的印象。

她不做艺伎后到欧洲蔚蓝海岸旅行了一趟，后来就依照当时的印象装潢了自己的店。

墙上的两幅画是法国画家巴拉迪的作品，都是线条描绘的裸女，没有着色。画中的模特儿有着少女般纤细紧绷的线条，没有一般裸女画的丰满淫靡感觉。那是女人却无法成为女人如玻璃般的感触，很配店里的蓝色气氛。

客人看到这幅画，总要问：“这女孩是处女吧？”

“您怎么知道？”

“有过男人后就没这么细的腰身，你看她那有些怯生生的表情简直像看到男人就躲一样。”

但是也有客人反驳说：“那根本是冷漠的表情，我看是有过男人，但还不知道个中的妙处吧！”

还有人会怀疑：“这个模特儿就是妈妈嘛！瞧那张脸像日本人

甚于法国人,还有这腰身跟妈妈一模一样。"

"我只是喜欢这种曲线漂亮的女孩,所以买下来的。"

赖子一一解释完,就有人起哄说:"哎呀!妈妈是女同性恋吧!"

店里的客人多半年纪较大,平均五十岁多一点。这种客人大都喜欢身段窈窕还有些少女气息的女人,赖子也就尽量招些娇小纤细的小姐。

这天,赖子到达店里时已有四桌客人。

十五坪大的正方形空间里,一进门右边是个小舞台,搁着一架钢琴。桌椅沿墙壁摆设,坐上二十个人就客满了。

村冈看到店里人不少,有些怯意,说声"我坐吧台这边",经理急忙移动小桌设席。

赖子走进门边的衣帽间,拿出粉盒补妆。头发是匆忙梳起的,右边有些松散,她重新按拢,又补上口红后,经理进来了。

"东京兴业的黑川先生和新川产业的上村先生刚刚才走。"

"哦,第五桌的是什么人?"

"村田先生的朋友,刚刚来的。面试的事等打烊后吗?"

"嗯,火灾警报器也等一下再谈。"

赖子指示完,把粉盒塞进和服带里,立刻换上妩媚笑脸走向第一桌客人。

"欢迎光临!"

客人是大钢铁公司的经理,今天接受下游厂商的招待,好像已喝了不少,情绪亢奋。

"怎么这么晚才来?"

"真抱歉,我刚从京都回来,先赶回公寓再赶过来的哩。"

"你不是和那男的一起来的吗?"

经理盯着刚坐下的村冈。

赖子只瞥了一眼,"哪里?我这么忙,哪来的同伴?他是刚才在电梯里遇到,才一起进来的。"

"我想约妈妈吃饭呢!"

“太好了，真的要请我？”

“就下个礼拜天吧！”

“真对不起，礼拜天正好有事。”

“那下礼拜一。”

“礼拜一要参加一个大楼落成典礼。”

“搞什么嘛！没有一天有空？”

“不会啦！再电话联络好了。”

“真的可以打给你？”

“当然。我先失陪一下，待会儿再过来。”

赖子留着笑脸移到下一桌，这一桌是在赤阪开业的中田医生和朋友。

“他叫川边，是我大学同学，在神田开业。这位妈妈以前在京都当舞伎。”

那叫川边的医生停止抽烟，定定地看着赖子。

“很漂亮吧？”

“哎呀！您别强迫别人说漂亮嘛！”赖子轻捶一下中田的膝盖。

中田笑着说：“美人要是变心，就好像玉有瑕疵。”

“您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吗？就是说太漂亮的女人难得专情。”

“您不能这样随便下断语，得仔细观察过才行。”

“那我今晚就好好帮你诊断，免费！”

“没有东西比免费更贵的，不是吗？”

赖子一面附和，一面锐利地环视店中。虽然店里有十个小姐，她还是得盯着有没有客人觉得无聊。

“麻里，你到五号桌坐坐好吗？”赖子瞅着中田点烟的空当，悄声吩咐旁边的小姐。

五号桌有三位光物产的村田介绍来的客人，但只有一位小姐坐台。村田介绍来的客人一定也有来头，她想好好掌握。

比较起来，六桌的客人最近付账有问题，半年前的账都还没

清。他在浅草开纤维批发店，最近生意不好，但还是不在乎地上门赊欠，赖子觉得要注意点，或许明天该派小弟去请款。现在既然上门，也不用安排太多小姐给他，接待简慢一点，如果他因此生气不再上门，反而谢天谢地。

小弟为赖子端来白兰地，赖子只轻啜一口便起身，向六桌的客人寒暄："您来啦！谢谢您常来捧场。"

语气是非常客气，人却冷冷地移到了下一桌。

"唷！你总算来啦！"

这一桌坐的是三京银行的副总经理伊关和客户，都是老顾客。

"京都那边怎么样？"赖子去京都前伊关来过，知道这趟行程。"樱花正盛开吧？"

"是啊！我去一个叫原谷的地方赏花，真是美，伊关先生也去过吗？"

"没听过这地方。"

伊关曾在大阪分行待过，那时候原谷可能还没开放。

"花开得较晚，但是整片山都是樱花。"

"现在要再看樱花只有到保津川下游了。在落樱缤纷中喝酒游河，真是赏心悦目。"

"的确，我当舞伎时就曾经这么游河赏花过一次。"

"那是十年前吧！那时要遇见你就好了。"

赖子附和着点头时，经理过来告诉她："熊仓先生的电话。"

赖子瞬间一愣，看着前方，接着向伊关告退，走向吧台接电话。

赖子站在电话前面，做个深呼吸后拿起话筒，"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妈妈，是我啊！"

不知为什么，很多男人都不肯马上自报姓名，只是说"是我"或"你猜我是谁？"或许想借此测验一下赖子对他们的关心度，赖子要底下的人先问清对方来路也不无道理。但此刻她仍故作迷惘，嘴上嘀咕着"会是哪一位啊？"紧接着像想起似的，"难道是熊仓

先生吗？”

“没错，正是我，你猜我现在在哪里？”

“要我猜啊，在公司吗？”

“这时候谁还上班！老实告诉你吧，我在京都茑乃家，里子刚刚还在，现在躲开了。”

熊仓似有些醉意，他大概带着艺伎，听得见他身边热闹的笑声。

“听说你今天中午时还在京都？”

“是啊！刚刚才回来。”

“真可惜，如果我昨晚就来的话，咱们倒可以在京都约会哩。”

“您是去京都办事吗？”

“也是，也不是，今天是铃子的忌日，我还在想是不是去拜一下。”

他以前从来没去过，现在只是口头卖乖，诚意值得怀疑。看来他也是到了茑乃家后才知道今天是铃子忌日。赖子按捺心中怒气，“那真感谢您有这份心意，铃子地下有知，也会高兴的。”

“你这样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可是，你也太过分，怎么跟里子说别让我进茑乃家呢？”

“谁说的？”

“里子说的，她还说别让你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想啊？我能去银座的店，就不能来茑乃家，这是什么道理？是我配不上茑乃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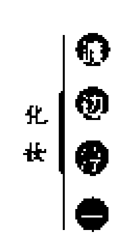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那里有铃子的回忆，怕您去了也不舒坦，而且，京都好玩的地方很多不是吗？”

“真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哎，等我回去后再去你店里捧场吧！”

“谢谢您，我等着哦。”

“电话费太贵，我要挂啦！不能变心找别的男人唷，别忘了有我！”熊仓说完，径自挂掉电话。

“真烦！”赖子像要打消这层不快似的走进更衣室。



熊仓到赖子的店里捧场是在两年前。

铃子死后，熊仓也暂时在祇园町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在那小小的花街世界里，铃子怀了熊仓孩子的事自然传开，他也不好再在茶屋出入。

赖子转到新桥后，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消息，不是打电话给她，就是请她参加宴席，但赖子都拒绝，直到她在银座开店后，想法才有些转变。

熊仓是贸易商，进口东南亚的紫檀和藤制品，利润很大，也经手一些贵金属、服饰和水晶饰品。

赖子不知道他有多少底子，但可以确定他有不少钱。开店半年后她终于寄请柬给熊仓，不只是看准他的财力，也有想吸引他伺机报仇的打算。之前，她只是一个劲儿地痛恨熊仓，尽量躲着他，但三年过去了，她终于能冷静地盯着对手，也有报仇的余裕。

“想不到你成了银座的妈妈，吓我一跳！”

熊仓接到请柬赶来，像早已忘记往事般，坦然自在地东张西望。

“不再回京都吗？”

“我已经抛弃京都了。”

京都一流料亭的千金，又是舞伎转做艺伎的美人，在银座开酒廊，总觉得是一种沦落。就像外界的看法一般，在花街靠才艺谋生有其骄傲，因此难免看低只是热闹卖笑的俱乐部和酒廊。

“光是这样的店，也该有个好靠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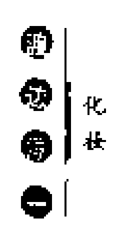
迎着熊仓探索的视线，赖子嫣然一笑，“有就好啰，我从这壁纸到地毯都是借来的钱哪！”

“反正有蔦乃家担保，多少钱银行都肯借。”

“要能那样做，就不必请熊仓先生来捧场了。”

“开玩笑！”熊仓瞬间有些不自然，很快又恢复原来的洒脱，“你这里真不错，以后我就常来坐坐。”

“多谢。”



从那以后，熊仓大概一个月来两三次，多半带着客户，有时带着殷实的乡下商人。熊仓总要告诉他们赖子是京都老店的千金小姐，舞伎出身，像要强调他和赖子的交情非常深厚，说不定他还可能吹嘘夺走赖子贞操的事。

赖子虽然介意，但也没有办法，不如把精神花在思索报仇的手段上。

“当舞伎的时候就很标致，现在更是出落得成熟美艳了。”

熊仓又厚着脸皮约赖子吃饭兜风，赖子总是客气地婉拒。

“我也没以前那么有劲，说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就算陪我一次也好嘛！”

熊仓现在也已五十多岁，皱纹增加了些，喉节处也长出了老人斑，再怎么装扮也掩饰不了年龄。

可是赖子一点也不同情他。她假装对他有意，是想把他引诱到最近距离后再予以致命的一击。赖子此刻以近乎狩猎者的冷静等待熊仓这只野兽闯进最佳射程。

刚开店时的客人多半是年龄较大的社长或公司行号董事，十点开始换成部长经理级的，到接近打烊的十二点时，则以三四十岁的课长和自由业人士居多。

时间愈晚，客层年龄愈轻，社经地位也愈低。

对店里来说，都是来消费的客人，各有长短。社长级的客人稳重威严，喝的也是白兰地类高级酒，但量不大，而且社长一来，会喝酒的部课长级就纷纷打退堂鼓，对店里来说也有些左右为难。

年轻人会闹，喝得尽兴，话题也有趣，店里的小姐也喜欢陪他们，那些板着面孔的社长董事就自然而然由赖子招呼了。赖子虽然也想偶尔到年轻人桌边喘口气，但是那些从艺伎时就来往的老顾客还真不能一刻没有她。有的客人甚至知道她没来时就直接打道回府，连店门都不进。

在这两类客人刚好重叠的十点左右，是店里最忙的时候，此时“青”也已客满。

"妈妈……"三桌的村冈像是介意又有客人上门，站起身来要走。

"再坐一会儿嘛……"

"不想妨碍你做生意，而且今天真的很高兴。"村冈很满意去过赖子的公寓，神秘地笑着凑在赖子身边，"今晚不能见面吗？"

"真是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结束哩。"

"时间无所谓……"

"真的不好意思，今天才从京都回来，真的好累，还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打烊哩。"

"那就再约吧！"村冈只好作罢。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您。"

赖子送村冈到电梯口后转回三桌，刚刚才来的广告代理店营业部长便迫不及待地说："妈妈怎么回事，和小岛约了两次都爽约？"

"我没答应呀！"

"你明明说要去的。"

"您听错了，我只是跟小岛先生说谢谢。"

"那不就是答应吗？害得他空等一场。"

"哎呀，那是谢谢他邀请，不是答应要去啦。"

"那要去的话你怎么说？"

"看对象啊！有时说'好高兴啊，什么时候？'有时候说别的，不一定一样。"

"反正笑着说谢谢时不见得是答应就对了。"

"就是嘛！我一点也没骗人。"

"部长，这是京都话和东京话的不同。"

旁边的年轻男人插嘴说。他是松山人，京大毕业，对京都知道一些。

"京都话很柔，没有否定语，比如说到银行贷款，承办人说'很好，我们考虑一下'，其实就是不行的意思。京都话历经数千年的

风雅洗练，表现柔和而拐弯抹角。”

“咦，你怎么站在妈妈那边。”

“部长，他说的都是真的！如果小岛先生真的会错意，我一定好好向他赔不是。”

又有新的客人进来。是“政界社”的黑柳社长，赖子立刻以眼向庄司经理示意。

黑柳以前是经济评论家，数年前创办“政界”月刊，自任社长。杂志起先经营不顺，最近增加一些评论集和报道纪录出版业务，周转好多了。

但是这种杂志的宿命就是要追踪政经界人士的私生活，内容也多倾向揭发性，主宰这种杂志的人出入店里，政经界的客人难免要裹足不前。

黑柳出手大方，算是不坏的客人，但恐怕会赶走其他佳宾，反而不利，因此并不是店里欢迎的对象。

赖子示意后，庄司经理赶到门口拦客，虽然是可以勉强再挤出空桌，但还是以客满为由拒绝。

黑柳跟经理交谈，只见经理一脸苦笑。赖子假装没注意到，继续陪客人说笑。倒是有客人会意，悄声问：“妈妈，那位客人想进来吧？”

“不管他。”

赖子认为即使经营服务业也有拒绝的权利。她可以拒绝讨厌的客人，要不欢迎的客人回去，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坚持，那就流于一般的风尘业了。

拒绝客人，就算生意垮掉也在所不惜，没有必要向不喜欢的客人低头，这点显示出赖子的倔强，以及殷实人家培育出来的自傲。

不过，到目前为止，她还都一直忍着没表现出来，或许客人也认同她那不似表面那么温柔的京都女人的气势。

黑柳终于死心，经理毕恭毕敬把他送到门外。

“我也喝一杯吧！”

赖子松了一口气，要了一杯啤酒掺番茄汁。赖子本来爱喝白兰地，但这样喝到打烊一定醉，最近就啤酒和番茄汁混着喝。这是酒保山崎不经意调给她喝的，出乎意料地好喝，爽口而不醉。

赖子一手持杯，旁边的边见部长抓起她的另一只手说："好美的手，加茂川洗过的手果然不同，如果说这就叫白嫩，那这地方就亮得教人眼花了！"边见指着赖子胸前。

赖子笑着说："您要觉得眼花，那就闭眼别看嘛！"

"等一下一起吃个消夜吧！"

"谢谢，可是今天才从京都回来……"

"你这么说是拒绝啰！"

"那和拒绝不同，我只是说今晚很累！"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喂！你说说看！"

听到部长吩咐，那京大毕业的年轻人一板一眼地说："大概是我很想去，可是今晚才从京都赶回来，人很累的意思吧！"

"那就只一摊好了，吃完马上送你回去。"

边见部长是常客，以前也约过赖子几次，今晚他又带着属下同来，拒绝了怕他脸上挂不住。

"那您先去好了，我等店里打烊后再去。"

"就到赤阪的咏花亭吧！"

"我知道那地方。"

"你真的要来哦！别像对小岛那样爽约。我这边有人证，你要是骗我我可不饶你。"

部长说着，把赖子的小指缠在自己的指头上。

"青"的打烊时间在十一点四十五分，但常常过了十二点人才走光，假日前夕，更是延长到快一点时。

小姐们十一点半就陆续离开，只剩几个当值的留到打烊，毕竟客人不走也不能催赶。

这天生意不错，但客人都走得早，十二点十分后已没有客人。

"大家辛苦了！"

赖子慰问正在收拾的小弟后，逐一核对会计开的账单，然后和庄司经理到隔壁大楼的咖啡厅与新来的小姐面谈。路上，谈起火灾警报器的事。

“不装不行吗？”

“那就违反消防法了。”

“没办法，已决定是十五万吗？”

“按照我们店的规模，这是最便宜的。”

赖子想想怎么筹钱后，又问起要离职的小姐。

“真弓是不是要跳槽？”

“她说母亲病了，要回九州，恐怕是缺钱得紧……”

半个月前真弓要求日薪提高两千圆，赖子没答应，或许因此不满。

“算啦！她想走也好。”

真弓是细心温柔的女人，她走后可能带走一些客人，赖子心想再努力经营就是。一旦做好决定，她就不再心烦，反正多想无济于事。

抵达咖啡厅后，要面谈的小姐坐在入口的座位上等着，庄司经理已经见过她一次。

“她叫梨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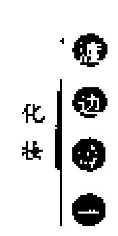
女孩穿着粉红色上衣白长裤，头发垂肩，说是在别家店做过一年，二十五岁，但看起来像二十七八岁。人不怎么机灵，老实的模样或许年纪大的客人喜欢。

赖子问过她的出生地、现在住址及过去的经历后便起身，“我还有别的事要先走一步，详细的问题跟经理谈好了。”

赖子直接走向柜台，告诉跟在后面的庄司说要用，并递给他一张万圆钞，“拿去吃点消夜吧！薪水就照规矩，其他都拜托你了。”

出来后立刻举手招辆计程车。十一点过后银座的计程车不照表计费，谈好两千到赤阪即上车。

十分钟左右来到约定的餐馆，边见已等在那里，那些年轻职员



都不在。

“其他人呢？”

“明天一大早要上班，都回去了！”

说好一伙人都去，去了以后只有一个人的情形也常有，赖子倒也无所谓。

“这不就冷清了吗？”

“这里不是还有师傅吗？要吃什么？”

柜台是白木打制的日本料理店形式，赖子点了芦笋和啤酒掺番茄汁。

边见大概常来这里，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为赖子介绍老板娘。

“她以前做过舞伎，三年前才来银座开店的。”

“果然漂亮，你当舞伎时一定很出色，当然现在也很漂亮！”

老板娘似对赖子很感兴趣，在一旁坐下加入谈话，聊了一个钟头左右，边见终于起身。

“再换一间坐坐吧！这附近有家气氛不错的店。”

“难得您费心，可是我今天才赶回来，改天再约吧！”

“好吧！那我送你回去。”

赖子也不好再拒绝，只好跟他一同坐上计程车。

车子驶出山王下，从赤阪见附的十字路口弯向四谷。

“咦？要去哪里？”

这方向不往青山，也不朝边见住的柿木阪。

“有间幽静的茶屋式酒吧，就在这附近，坐一下没关系吧！”

“对不起，今天真的不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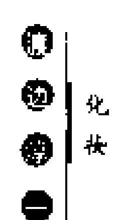
“我没别的企图。”

“我知道，可是真的很晚了。”

说话之间，车子已从辩庆桥头爬上纪尾井町。

“让我回去吧！”

“唉，坐坐就好嘛！”



“真的对不起，拜托您……”

赖子低头乞求时，边见的左手突然绕过她肩膀把她用力往自己怀里拉。

“您要干什么？”

赖子惊呼，边见在她耳旁吹着热气说：“你又不是小孩子，好吧？”

“不行！”

赖子用力摇头，边见的臂膀更加使劲，“你能跟别的男人交往，就不能跟我吗？”

“司机先生，停车！”

瞬间，边见松开手臂，赖子乘机坐直，“我就在这里下车。”

司机有些困惑，踩了两三次煞车后把车停下。

正在赤阪往麴町方向的半路上。边见不高兴地沉默不语。

“请开车门！”

司机依言打开车门，赖子什么也没说就下车，拦下反向来车。

“到青山……”

一个人以后，赖子好不容易才调匀呼吸。

原以为边见会是有分寸的绅士，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他老早打发属下回去，或许一开始就打算带赖子上旅馆，赖子痛恨他如此看待她。他说“你和别的男人交往”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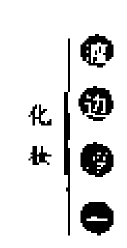
我是那么随便的女人吗？

赖子感觉自己的身体被男人呼出的臭气玷污了，不赶快回去好好泡个澡不行。

车子一驶抵公寓，她匆匆穿过门厅，坐上电梯，打开七楼的房门。

房间里亮着灯，和出门时一样寂静。

赖子脱掉鞋子，立刻奔到镜前。脸色有点苍白，右鬓有些松乱。她略微梳整，做个深呼吸后，到最里面的和室，拿着鼓跪坐在榻榻米正中央。



和室有六个榻榻米大，东北角有个铁柜，鼓原本放在柜上小花瓶的珍珠梅旁，罩着紫纱。她平常很少使用这个房间，偶尔槙子来住时才睡这里。不过，赖子很喜欢这个房间，那清冷静寂的气氛能缓和她的情绪。

赖子没有开灯，拿着鼓跪坐在和室中央。她初次学击鼓是在七岁，因为母亲常常击鼓，自然而然也就学了。可是年纪小手也小，击不出音色，学得很辛苦，和铃子老是想偷懒。也因为拿鼓姿势不对，放鼓的右肩上弄出个红色压痕，穿泳装时都会觉得丢脸。

十四五岁开始突然有些学鼓的欲望，当艺伎时获准系白色和紫色的鼓绳。

从那以后，赖子就鼓不离身。来到东京后还偶尔击打，尤其是心烦意乱时专心击鼓，自然杂念全消，心平气和。

此刻，赖子想尽快消除刚才被边见挑起的身体被玷污的肮脏感，否则她无法定下心来好好休息。

她照击鼓的规矩端正跪坐，左手拿鼓，先放在膝上再移到右肩。

从窗户透进来的月光像聚光灯似的投射在暗室中的她身上。她扣住鼓绳，先轻轻一击。

最近几天天气都干燥，鼓音显得高亢。鼓里面贴着小张调音纸，她用右手无名指蘸着口水弄湿纸张再吹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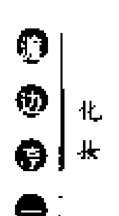
鼓声在深夜的公寓里显得特别大，幸好她的房间是边间，隔音也好，而且隔壁是办公室，晚上没人，楼上住的是上夜班的，回来很晚。已经过了两点，不知道楼上的人回来没有？悄无声息。

配合鼓声，赖子再次端正跪坐姿势，凝视月光中的某一点，吸一口气，猛然把鼓扛起。

“锵——”像是女人惨叫，清澈深沉的声音震响在午夜的静寂中，瞬间，映照着月光的房间里变成耀眼聚光灯投射的华丽舞台。

“啊！”“喔！”“呀——”

在高亢厚实皮面滚出的鼓声之间，交错着赖子发自丹田的吆



喝声。

她击的曲目是《连狮子》。在嘈杂的锣鼓点中，母狮和幼狮分从两旁花道跳至舞台中央。母狮头披纯白的毛，幼狮头戴红色的毛，双眼上吊，嘴唇下撇。一会儿锣鼓声停，舞累的狮子也睡着。这时蝴蝶出场，在狮身周围飞舞嬉游，狮子受到干扰醒来，想要挥走蝴蝶。最后狮子狂乱，浑身乱转把毛都纠结在一起。

小时候，赖子和铃子曾在舞台上扮演蝴蝶。她们穿着凤蝶翅膀形状的戏服，头发长长地垂在腰际，戴着小金冠。

两只蝴蝶戏弄睡狮的鼻子，狮子抽动着鼻子，摇头，睁开眼睛时蝴蝶早已躲开，隔一会儿又飞过来捉弄狮子。

观众喜欢看蝴蝶的可爱和狮子的莽拙，鼓掌叫好。因为是双胞胎的缘故吧！人人都说没见过这么可爱又有默契的一对蝴蝶。

赖子还记得那两只狮子疯狂时的锣鼓声。三弦琴急拉，小鼓大鼓连打中，笛声像狂风般扫过。所有的声音都像是心如刀割般的哭诉。

此刻，赖子满脑子只有发狂的两只狮子和鼓乐声。

“啊！”“喔！”“呀——”

赖子低沉的喊声重叠着高亢的鼓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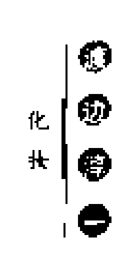
有几个人说过赖子击鼓的样子很性感。她那窈窕的身段隐在黑色和服里，纹丝不动地端正跪坐，反而引得男人无限遐思，想象这正经八百专心打鼓的女人在床上是什么样子？

赖子没有想到男人会有这种想法，她击鼓只是迷上鼓的魅力，没有其他意图。

击完《连狮子》的开场和最后场，放下鼓时，感觉有点累。这样端正跪坐丹田发声吆喝，手还不停地击敲鼓面，其实非常累。时间虽只有五六分钟，但感觉和工作或应酬时的累不同，还有种在松弛的疲劳中徘徊在另一个世界的陶醉感。

赖子轻轻调匀呼吸后，再把鼓放到左肩。

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部分，四周看似深海的岩礁。



赖子身体微微出汗，先前的污秽感觉减轻不少。

过去，每当赖子想停止学击鼓时，母亲就对她说："学才艺不是只为了表演出色，而是为了修养女人的心。"

那时她完全不懂个中含意，到了现在，感觉愈来愈能体会这里头的真意了。确实，在难过悲伤时击鼓，心里的障念自然消失不见。寂寞或快乐时一击鼓，也能立刻恢复平常心。

或许，母亲是靠击鼓、弹三弦琴来愈合失去丈夫的悲哀与孤独的。或许风尘场中的女人，也都靠热中才艺来解消等待心爱男人的折磨和无法比翼双飞的痛苦的。

赖子有时心想，如果母亲没有教她击鼓，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尤其是这几年在东京，也曾遭逢好些个气馁难堪的事。

也许是还年轻，赖子仍然有无法自我克制的时候，她的好恶明显，不高兴时不是一言不发，就是和店里的小姐激烈冲突，能够一路撑过来，全靠击鼓来定心。

赖子连做几个深呼吸，确定自己恢复平静后，才把鼓放下，拉上窗帘，回到客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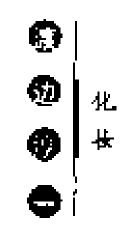
烟灰缸里有三个村冈抽剩的烟蒂。

赖子为窗台上的凤梨盆栽浇水，拿起报纸，走进卧室换衣。因为出汗的关系，衬衣黏着皮肤。她一件件脱下挂好，走进浴室。放满一缸热水，整个人泡在里面，伸展四肢，自言自语，"总算结束了……"

真是慌忙的一天。早上起床后跟着家人去给铃子做法事，然后吃饭赏花，再搭新干线赶回东京，与村冈见面，先回公寓换过衣服，又赶到店里招呼客人，没一刻休息。打烊后还面谈新来的小姐，再赶到赤阪，之后又和边见闹些不愉快，总算平安无事回到家里。

这一天之中，悲喜忧郁交错。最大的快乐是母亲送她一套和服。原谷的樱花鲜艳难忘，和边见一起来店里的年轻人惹人好感。

忧郁不快的事好几桩，最不愉快的还是边见的强人所难，还有熊仓的电话，拒绝黑柳上门，真弓要跳槽也让她有些介意。



但这些都在击鼓时消散而去。过去的事多想无益，只要活着，就无法避免有这些郁烦的琐事。

赖子缓缓伸展四肢，全身泡在热水里。

她的皮肤苍白，在日光灯下更带着一层青。她看起来很瘦，但瘦不见骨。有客人露骨地盯着她的身材说："这么细的腰身能生孩子吗？"

"只要我想生，随时都能生。"

她嘴上反驳，但也不否认臀部小如少年。

洗完头发，再泡进浴缸里，全身毛孔都像张开似的舒畅，她沉浸在那份安适中，想起边见的事。

"他就直接回家了吗……"

赖子回想起刚才车中的事。边见为什么突然那样渴求她？他平常是个开朗坦荡的人，赖子丝毫没有戒心。但那一瞬间，他确实认真在求欢，最后那句话也或许是激动之余单纯的埋怨，像他那样有社会地位、思虑缜密的大人，会像少年般激烈求欢，倒是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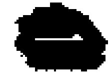
或许就这一点，边见是很清纯的。或许今晚受伤最深的也是边见。一个大男人半夜三更向女人求欢遭拒，女人当着司机的面弃他而去，他一定很没面子，恐怕以后都不会来店里了。

其实他不是坏人，却让他觉得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或许当时可以委婉地拒绝。在不伤男人面子的情形下主导一切，不正是女人的本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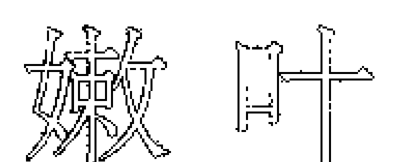
明天主动打个电话给他吧！

大概是因为击完鼓、泡过澡，身心都放松的关系吧，赖子现在能够很体贴地为别人着想了。



[化妆]



“蔦乃家”的一天，是从清晨六点津子醒来时开始的。

津子已经六十岁，除了需要戴老花眼镜这点麻烦外，其他地方都没毛病。听力比年轻人还好，腿脚依然有力。因为年轻时就勤练三弦、鼓和舞蹈的关系，窈窕的身子骨依旧挺得很直，从背后看像是鹤鸟挺立一般。

每天早上六点一到就自然睁开眼，或许是老的表现，但她坚称这是年轻以来养成的习惯。

的确，津子的母亲是个性好强的女人，每天早上六点就叫孩子们起床，洒扫之后再练习才艺。

“现在还那么严的话，女儿早就逃家了。”

比较起来，津子是和祥些。她起床后先打开自己房间和厨房的挡雨板，再到后院打水，供在神龛和佛坛上。不论下大雨或下雪，从不间断。然后打扫房间，扫到院子时老女佣阿元也就起来了，紧接着里子也起床。

“妈，早啊！”

“我是想起来才起来的，你还可以再睡嘛！”

津子的语气听起来很体贴，里子如果当真再窝回床上，她可会不高兴的。

里子夫妻虽然睡在楼上，但是母亲在楼下打开挡雨板、拜神时

拍手的响声，都让里子睡不安稳。

津子表面上说是退休，实际上根本不放手，对茑乃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干涉。

七点到八点之间，到锦市场采买的厨师回来后，津子就忙着列菜单，逐一检视上门叫卖的青菜和鲜花货色，选购一些。十点钟园丁上工，女中们也陆续到齐。随即由上女中清扫房间和走廊，下女中打扫厨房、储藏室和院子。

把女中分上下两级，听起来像有歧视意味，但是津子说："我是照以前的做法，管别人怎么说，不高兴的话可以不做。"

津子这么一说，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反正那些女中也不觉得怎么样，很多人心想做固定的工作拿相应的薪水就好。

有一段时期，茑乃家也做中午的生意，但现在已不做，因此十二点到两点是最空闲的时间。厨师和掌柜就趁这段时间喝茶外出，津子回房午睡，每天固定睡两个钟头。

午睡醒来，津子先洗个澡，再梳头，换上和服。其实她年纪大了，不必每天到店里招呼，可是就有些老顾客会惦念她，她也习惯跟一些熟客问候寒暄，让他们高兴。

论年轻貌美，当然是小老板娘里子，但是和客人的渊源还是以津子为重。

下午四点一到，从停车场到巷口都洒了水，门前也铺上红毯，完成迎客的准备。早来的客人五点左右就到，多半是六点前后，一辆辆黑头大轿车才陆续抵达停车场。

日头较短的冬季从五点起，日头长的初夏则从六点半开始，巷子里的灯笼和庭院茶室的灯光点亮后，更添料亭的夜间风情。

到了这个时候，津子和里子都已穿着和服到每个房间和客人寒暄，也没特意分派，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津子问候老的，里子招呼年轻一些的。

菊雄就坐在厨房前四周用纸门区隔的账房里。他穿着蓝底条纹和服，白袜袋，核对女中送来的菜单后转送进厨房。

他本是大阪料亭的少东，虽说已习惯这个行业，但不能像女人一样走到幕前，事业终究少了些精彩。他虽有厨师执照，但养尊处优的少爷出身，磨练得不够扎实，倒是温厚的性格让津子看重些。他偶尔会离开账房拿起菜刀，但料理的实际分派工作仍是由资格最老的厨师村木一手调度。

每一道菜都要津子尝过味道认可后才能端出厨房。津子总说"女人尝不准味道"而不让里子试味，理由是"年轻女人有月事，身体不断改变，心情和味觉也常变，因此口味不准"。

这么说来，津子是月事已停，味觉已定啰？不管怎么样，就算大厨说好，没有津子许可，菜还是不能端给客人。

有这样的老板娘，厨师们或许难以长待下去，其实也不会。有人初时是觉反感，但后来仍不得不佩服津子的敏锐味觉。大厨村木在蔦乃家已工作三十年，另外有两个也待了十年以上。

津子总爱说："圆滑又会算计的男人做老板可以，做厨师就是二流。"她总认为嗜赌又乱花钱的吊儿郎当男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厨师。也不是特别挑选，不过蔦乃家的都是这一类型专心料理的一流厨师，这是津子的自傲。

料亭大抵从六点营业到九点过后，有时候也晚过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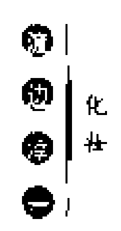
蔦乃家有间附设舞台的大厅，艺伎和舞伎经常出入。她们来时都先在账房斜对面的休息室休息，一定会和菊雄打照面。

"大哥，晚安。"

这些女人都称菊雄"大哥"，依序过来打招呼。菊雄身为一家大料亭的老板，不但年轻，脾气又好，特别有人缘。而且他也学小曲和三弦，和那些女人常在师父那边碰见，彼此容易亲近。

账房得空时，菊雄就到休息室去，年轻的姑娘都冲着他撒娇，并开玩笑。有时笑声太大，津子就突然现身，对她们说："辛苦啦，宴席马上就开始，请再稍等。"菊雄赶忙悄悄溜回账房。这些女人也知道菊雄在岳母和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

这天晚上大型宴席较多，最后一摊结束时已十点半，女中们迅



速收拾餐具桌椅坐垫，略事整理后关上挡雨板，关掉所有灯。

刚才还三弦铮铮、群妓热舞、客人喧杂的餐馆，一旦灯火熄灭，曲终人散的落寞孤寂便悄悄掩至，整栋餐馆像是间空荡荡的鬼屋。

餐馆打烊一小时后，厨房一隅还有灯光水声。不久，厨房的水声也停、灯光也熄后，陷入一片静寂。之后，再有灯光的就是值班掌柜和早班厨师过夜的休息室。三百坪大的茑乃家完全被东山的幽暗所吸纳。

津子大抵在十点左右结束招呼客人的工作，再到账房、厨房指示一下明天待办的事后，就回到别栋建筑的自己房间休息。里子可没这么轻松，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先到各个房间查看收拾状况，关门、慰劳厨师和女中，再听取领班的报告，这才结束一天的工作。

回到自己的房间，早的时候十一点，晚的时候十二点过后，有时候都快一点了。客人常约她出去喝两杯，她哪有时间？就是有也嫌麻烦。她虽然年轻，穿着和服从下午四点忙到十一点多，的确也累瘫了。

当然，她可以不必那么早出场，但她已继承家业，就不想再让母亲有数落她的机会。老母亲能撑，她也不想认输。或许这股不服输的脾气正是茑乃家流的血脉。

这天晚上，里子忙完一切回房时已十一点半。她换下和服洗澡，换上浴衣回到客厅，菊雄端坐在房间中央唱着小曲。

长蛇蜕皮弃草丛，油蝉脱壳挂高枝，

偏这失了魂的身子壳还活着，

怎生往坟墓里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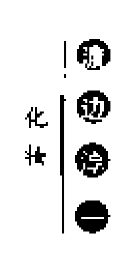
菊雄的体型是垂肩瘦身，裹在条纹和服里，伸得长长的脖子不停地晃动。

“啊！里子，你帮我配一下三弦琴好吗？”

里子没理他，坐在妆台前涂面霜。

“里子，拜托啦！”

“烦死啦！”



里子尖声一吼，菊雄缩回脖子，"怎么突然生气？"

"你让我静一静！"

从五点到十一点都在店里招呼个没完，好不容易打烊后，领班又配车失误，让她有点不高兴，偏偏又有两个女中闹脾气说要辞职。

母亲津子用人颐指气使，一出状况后就由里子收拾。这些问题就是找菊雄商量也没有用。菊雄多半睡到近午时分才起床，先拉段三弦再唱唱小曲，常常一混就到了准备开店的傍晚。坐在账房里时，也只是转接女中送来的菜单进厨房，只要有点时间，立刻溜回自己房间。他到厨房也做不好，又不能出面应酬客人，照眼前的情况看来，他这个老板是做得有点不负责任。

今天晚上他也是十点就回房休息，然后一直练唱小曲。

"来，别生气嘛！帮我配一下三弦好吗？"

"不行，我累了。"

"是吗？那真不好意思。"菊雄像想到什么似的，突然站在里子身后柔声问："要喝茶吗？还是帮你按摩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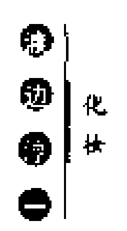
里子摇摇头，无端难过起来。她宁可菊雄恶声恶气命令她"给我弹！"如果她还拒绝，菊雄索性揍她也好，做丈夫的不就该有这份自信和权威吗？

可是菊雄太软弱，在工作、家庭上都撑不起，就算他是养尊处优的少爷，也该有点男人的气魄吧！怎么这样女人气呢？

那些厨师和女中表面上尊敬菊雄，背地里都不拿他当回事，就连那些艺伎舞伎都说："靠茑乃家的大哥是没用的！"

菊雄对这些也无所谓，只要能唱喜欢的小曲就好，里子却无法那么轻松。丈夫让人看轻，矛头自然都指到她这边，说她个性好强又任性，还有人说菊雄是养子，被踩在脚下可怜得很。

当初谈婚事时就觉得他有些没担当，但以为只要个性温柔就好，母亲也说再有什么不满，等结婚后自然就不嫌弃，里子也当真听进去，现在想想实在太天真了。



“早点睡吧！”

菊雄好像不明白里子的心事，再次柔声要她休息后，又回到房间中央开口唱他的小曲。

长蛇蜕皮……

里子看着扯着喉咙尖声吟唱小曲的丈夫，心想这不正是失了灵魂的男人躯壳吗？对这一无所觉仍唱着小曲的丈夫，里子轻叹一声。

如果有孩子的话，或许可以分散点心思，可是就夫妻两个，再不高兴也要天天见面，愈接近就愈凸显对方的缺点。虽然觉得不对，口气还是改不过来。

“我先睡啦！”

里子口气不悦，菊雄赶忙停下问：“要睡了吗？”

“今晚客人多，累死了。”

“那你先睡，我马上就来。”

里子没答腔，走进隔壁房间。

卧室是四坪大的西式房间，正中央放着双人床。

从小住在日式房屋里，里子特别向往西式房间，结婚时就决定睡洋房弹簧床。现在却后悔了，因为睡在双人床上，总无可避免地要碰触到丈夫的肌肤。

刚开始时还不觉得这么难过。初夜相拥时心里还想就是这么回事，任凭菊雄摆布。可是自从心底对菊雄有所不满后，就很难再接纳他，自己也激不起欲望，当然，菊雄也不会强行求欢。

“今天真的很累，抱歉哦！”

里子背转身去，菊雄也就老实不动。

菊雄本来也不是多欲的人，纤瘦的身躯像是这种事能免则免。他也没有偷腥的兴趣。有时去茶屋或酒廊玩，总是清楚告知去处，十二点前准时回来。有时候让一大票艺伎舞伎簇拥着回来，那股热闹劲儿反而是没有什么的证据。

老实说，他若有外遇，里子反而觉得好些，这样两个人就会有

冲突争吵。可是,菊雄面对她时总是一句"是吗"就退缩回去。里子多希望他像个男人,更强悍一点。

里子心目中的父亲是严格中带点孤独感,心情好时会主动和孩子说话,但平常总是高高在上难以亲近。暂且不说那是不是理想的丈夫形态,至少看起来有着女人无法了解的未知深沉。

比较起来,菊雄太温柔谦卑。应酬客人时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聊的内容也净是戏曲和从那些风尘女人听来的流言。

里子开始对菊雄感到不满,是在结婚两年后。也是在一次店里打烊后,他回房后穿上演员穿的纵纹和服在唱小曲。里子瞬间产生反感,想到和这种男人同床共枕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女人心真不可思议,一旦感觉不对,就觉得这男人什么都碍眼。

菊雄那纤瘦的骨架、花旦似的端正面庞、拿咖啡杯时跷起的小指,一样样都让里子看得难受。就连这一阵子他叫里子"小里"、凡事都应"是吗?"的轻言细语方式也让里子不舒服。

男人不是该果断一点吗?里子心里盼望他像个老板摆出权威面对一切,偏偏里子为女中彼此闹意见,或为人事费暴涨跟他商量时,他总是一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听到他这毫无魄力的话语,里子更气。

不满到极点,里子终于在去年底爆发。

"菊雄像女人一样整天热中小曲三弦的,我看是不能指望他了。"

母亲津子却瞪着她说:"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呢?"

"不能说吗?"

"你不能抱怨男人,觉得有不够的地方自己努力补足就是。"

"可是我是女人,他是男人,是一家之主啊!我希望他更像个男人一点。"

"什么话,像他这么温柔体贴的人上哪里找?他又没到外面拈花惹草,你这样说他,小心报应!"

在津子看来，菊雄是个好女婿，他总是听凭岳母主张，全无意见。假日时还会伺候津子，帮她按摩肩膀什么的。他唱唱小曲，管账偷懒些，对蔦乃家没什么影响。津子还认为，他以唱小曲这些嗜好取代外遇是值得肯定的。

“要让菊雄在店里打转招呼客人，反而奇怪，我们这种生意始终是女人出面，女人不撑着点不行。”

的确，蔦乃家世代都是女人打理一切的女系家族。

津子和两个男人生下四个女儿，都没有正式婚姻。里子、槙子还有赖子都是只知道父亲是谁的私生女，但没有人在意。她们的外婆虽然结过婚，但外公是入赘的，曾外祖母在户籍上也终身未嫁。

与其让没出息的儿子继承家业，不如让能干的女儿继承，招赘准没错。这种想法至今仍在。

“你就让菊雄一点，自己撑着吧！”

津子鼓励女儿，但年轻的里子仍寄望有个可依赖的丈夫来疼她、领导她。

傍晚六点，高台寺的钟声随着凉风一并飘送。八阪神社和东大路一带已听不到车流人行的喧闹，但这一带反而听得很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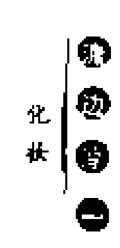
在嫩叶的清香气息中，蔦乃家巷口的灯笼点亮，客人的座车也赶在这时陆续抵达。

里子穿着紫蓝色和服，系上白底淡墨紫阳花纹的和服带，发插翡翠簪子。

有喜欢的客人时簪耳向上，讨厌的客人来时簪耳朝下，这样，不受欢迎的客人一定早早离去，这好像是自古以来花街的小小咒术，以前里子常看赖子和铃子两姊妹在那里讨论簪耳是要向上还是朝下，还年轻的里子不相信这个咒术真有效，只是每回插上发簪时总会不期然地想起，偶尔也会看客人是谁而特意调整簪耳方向。

今天，里子的簪耳明显向上。

六点钟上门的客人中有国际电业的常董椎名，招待五位客户，一个礼拜前就已预约房间。



椎名光顾蔦乃家已有五六次，半年前同事带他第一次来，之后他每到关西时必定来。

椎名的公司经销电脑及相关零件，总公司在东京，大阪有分公司，好像常来关西。他们好像还和美国的大厂商技术合作，他也常出国。

听和他一起来的客人说，椎名本来是东京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十几年前进到这家公司，很快就崭露头角，两年前升上常务董事，那时才四十二岁，真是少年得志。

其实椎名看起来没有那么精明能干，身材挺拔但沉默寡言，多半听别人说，就像是朴实木讷的工程师，不过在小地方他倒也用心。

像蔦乃家这样的大料亭，客人多半备有小费，用纸包好给领班或频繁出入房间的女中。

以前没有客人不给小费，但最近没这么肯定，尤其是报销公账的客人多半不给，或许是小费不能开收据的缘故吧！

“真没意思！”

津子虽会嘲笑这种客人，但时代确实变了，很多地方也都停止烦杂的小费，改像饭店一样直接在消费金额上加一成小费。

当然还是有老顾客会给小费。蔦乃家这种老式料亭，也有收小费的习惯，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客人对底下服务人的体贴。

椎名第一次来时是受人招待，没有什么表示就回去了。他第二次来时，途中假装要上厕所，到走廊悄悄把小费交给领班，后来也给了看管鞋子的人。

“没想到他是这么细心的人！”

里子听领班报告时，心里也很感动。虽然他是常务董事，但小费还是要自掏腰包。三千、五千的虽不是大数目，他还知道用纸包着不让别人发现，实在是有心人。

不只是里子，店里上上下下都对椎名有好感。老女佣阿元夸他英语流利却不爱炫耀，里子也有同感。

从那以后，椎名一来，里子立刻到他房间寒暄，而且停留的时间比在别的房间久。但她也不挤在椎名旁边斟酒敬酒，只是远远坐着静观一切。

椎名在席上几乎不谈公事，大抵闲聊些最近报上的热门话题、熟人的消息、旅行、出国印象还有电影戏剧。他在东京时好像也常去新桥、银座，每当聊起这类话题时，里子总有些微嫉妒。

椎名完全没注意里子的感受，酒兴正酣时也不会叫里子坐到身边或要她倒酒，总是保持主宾的立场客气应对。

对方既然这样，自己也绝不主动上前。里子也坚持着。不过就在上次椎名来时，他突然不经意地说："小老板娘很适合今天这套和服哩！"

要在平常，里子会"谢谢"、"哪里"地回应，但这回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红了脸。

"小老板娘，帮常董倒酒吧！"

旁边的客人一说，里子才说"谢谢"并给椎名倒酒，倒酒时她的手有些发抖。在座的男客或许没注意到里子内心的变化，但陪酒的艺伎们大概都看得出来。里子对自己的慌张有些不好意思，却又高兴椎名懂得欣赏她的和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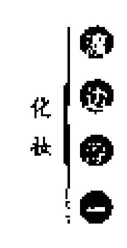
那次她穿的是明蓝色一越绸和服配朱红带子，所以今天也选穿和上次一样的蓝色和服。

椎名抵达茑乃家是在六点过后。里子并没有立刻到他房间招呼，她先上二楼各处寒暄一遍后，又到账房旁的休息室对镜整妆。

她整整紫蓝和服领口，调好和服带。头发是傍晚才去美容院梳的。粉妆不浓，鼻头附近有些粉斑，她拿出吸油纸按按鼻头，再轻扑蜜粉。

菊雄坐在账房里看传票。在应酬间隙补补妆本是理所当然，里子瞬间却有做坏事的错觉。

走出休息室，要往椎名那间"枫叶厅"去。但里子突然改变主意，转进前面的"银杏厅"。



今天做东的是西阵织批发店老板，是老顾客，轻松寒暄一阵子后，女中过来唤她出去。

“什么事？”

“椎名先生说这个送给两位老板娘。”

女中手上有个白色纸包。

里子困惑地接过来，“谢谢你，我等一下就过去。”

看到女中离开后，里子拿着纸包回房，关上门，屏息静静打开纸包，是“道明”的和服带扣，一个土黄色，一个朱红色。

“道明”是上野专卖带扣的老店，里子自己也有几个。

土黄色是送母亲津子，朱红色是给里子的吗？两个色泽都非常高雅。

里子常收到客人送的礼物，胸针、耳环、皮包还有些珠宝类，各式各样，不过因为津子严格吩咐过，太贵的礼物不敢收，普通的就不客气地收下。

他是知道我对他有好感而带来的吗……

不过，里子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个感觉，也没有表现出来，就连敏感的阿元应该也没发现。

或许椎名只是随兴买的，所以才买两份。可是仔细端详，那朱红带扣色泽鲜艳，很配白色的和服带，她仿佛听到椎名在她耳边低语“这是为你买的”。

或许就是为了送我这个，顺便买下土黄色的，因为单送一个太惹眼。

里子才这么想，随即又慌忙摇摇头。

不可能，如果他喜欢我，应该多说一些什么的。可是，以前每次到他房间，他和其他女人都说话，就是不太搭理里子，口气也淡淡的。只有上一次不经意地说我穿和服好看，我听了高兴，所以今天也穿上蓝色和服。或许他认为朱红色带扣搭配白色和服带很好看，主动买来送我。

通常，不是特别关心的人送的礼物，里子不会想这么多，只是

看看东西，心想"这个啊！"然后就收回屋里。可是今天情况特别，害她去应酬时的心情也不同。

里子来到"枫叶厅"时，艺伎们已散座席间帮客人斟酒。有六位客人，椎名坐在面向壁龛的中间，背对壁龛的上座，坐着六十岁上下的一位绅士。

房间有三十个榻榻米大，靠近廊边有个桧木小舞台。里子在门口寒暄"晚安，欢迎光临"后，走近餐桌。

"小老板娘，我们都在等你啊！"

率先招呼里子的是坐在椎名旁边的大野部长，他和椎名一同来过几次。

"这位是这里的小老板娘，这位是东京大学的平井教授。"大野为她介绍上座的客人。

"多谢光临，请多多指教！"

里子逐一问候，她先为平井教授斟酒，教授接过酒杯，有些傲慢地看着里子说，"果然很漂亮！"

"别的京都料亭里没这么漂亮的老板娘。"

大野附和着，平井教授点头说："看到你我才真正觉得来到京都了，以前来过几次，这么豪华的地方还是第一次来。"

"请慢用！"

里子谢过后，又为旁边戴眼镜的客人倒酒。他是大阪的大学教授，好像也常来京都。

"竹村教授常来这里是不？他是我的老师，听他谈过你。"

"真的？听说他最近身体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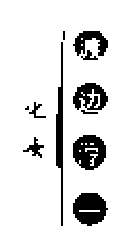
"肝有些毛病，已经出院了，不过暂时还不能出来喝酒。"

"是吗？我还惦记着要去探望他呢！"

里子一进房间时就已认出椎名，却一直没和他照面，只是一直用眼角余光注视椎名的动作。

此刻，椎名正接受舞伎富久鹤倒酒。

敬过所有的客人后，里子环视席上，照顺序她现在该到椎名旁



边，正好这时候舞伎都起身准备表演舞蹈，椎名旁边空着。

要在平常，里子会很自然地坐过去，可是今晚总觉得有些怯场。她像安抚自己似的把手轻按在和服带上，紧张地靠近椎名。

“晚安，多谢光临！”

她没看椎名的脸，迅速低头捧起酒杯。

“辛苦啦！”

椎名也像往常一样平静地回应。

本来里子想为带扣道谢，但舞伎离座后，席上变得很安静，反倒说不出口。

客人送礼的方式也各式各样，有的人会毫不在意地当众送，也有人是在离去时悄悄给。要不伤到他人，受礼者也容易接受，最好还是不要张扬。椎名通过女中赠送礼物，这是很高明的方法。这样，陪酒的艺伎舞伎都不知道，同席的客人也不知道，只要对女中施点小惠，就能皆大欢喜。

椎名的有心，却也让里子稍感不安。不管怎么说，既然他是私下送的，还是别在众人面前道谢较为妥当。

里子为椎名倒酒，感觉自己的膝盖碰到椎名，心头有如小鹿乱撞。虽是隔着和服轻轻碰触，却烫得像烙铁触肤。

“你今天很忙呀！”椎名一口喝光后说。

“托您的福。”

里子强自平静地点点头，转向旁边的大野。

“今天还是那么漂亮，你就适合穿蓝色和服。”

里子怕被看穿心事，赶紧改变话题：“今天这么多位教授，有什么事吗？”

“开研讨会。”

“什么研讨会呢？”

“教公司的管理人员怎么操作新引进的电脑系统，在座的教授都是讲师。”

里子想不出电脑是什么玩意儿，只知道是能迅速计算复杂数

目的复杂机器。生产经销这种机械的椎名买“道明”和服带扣送她，让她觉得很奇妙。

“现在就为各位献丑了！”

坐在舞台红毡上的艺伎一开口，众人立刻停止谈话，一齐望向舞台。

舞台是正方形，两边点着烛台，弹三弦和吹笛的伴奏人坐在右边，左边有个矮几。

最先出场的是富久鹤和豆加两位舞伎。

“《夏夜萤》！”

弹三弦的伴奏人报出舞名，两位舞伎深深一鞠躬后起身。

傍晚时分，姑娘靠在矮几上乘凉，萤火虫飞舞四周，引得姑娘拿起团扇轻扑。舞伎拿扇追扑左右交飞的萤火虫的模样，娇俏可爱，看着看着也不觉两腋生凉起来。

一曲舞罢，举座鼓掌。

“啊呀！这么一看，更确实感觉是来到京都了。”

“看到这个，倒觉得搞电脑有点蠢啰。”

众人说笑一会儿后，舞伎升格为艺伎的千代菊出场，她往舞台上一站，妖艳的风情截然不同于舞伎的稚嫩。

舞名是《黑发》。

相思如黑发，千丝万缕缠。

愁解相思辫，独向孤枕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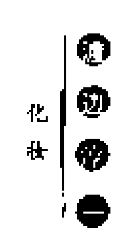
孤枕难眠的女人把相思托付黑发而舞。舞罢瞬间，掌声更加热烈。

“还是日本的传统艺术好看。”

“更显得我们工作的乏味。”

众人闲聊着把座椅摆正。这时，椎名起身往外走，里子迟疑片刻，跟在后面。

椎名宽阔的背影绕过房间来到走廊，里子从后叫住他：“椎名先生。”



椎名止步回头，里子赶忙低下头，“刚才真谢谢您。”

“不知道合不合适？我想朱红色的很适合你。”

“颜色真漂亮，我立刻别上了。”

“你喜欢就好。”

椎名点点头，举步要走。

“呃……”

“什么事？”

其实什么也没有，里子只是想多讲两句话，“没事，请便！”说完，倏地转身背对椎名。

里子想再回到椎名那个房间，但她老待在一处不太寻常，而且待在椎名身边会紧张，反而觉得累。她思索一下，走到二楼的“柊树厅”。

主客是京都点心老铺“梅善堂”的老板和三个朋友，他大概喝了不少，圆脸秃顶都冒着红光。

“多谢光临！”

里子一来，“梅善堂”老板立刻伸出酒杯，“来，小里，帮我倒酒！”

“梅善堂”老板叫仓本井左卫门，很有古味的名字，年纪才五十。仓本家男子世代成人时都继承井左卫门这个名字，亲近一点的人就叫他井左卫门。

“你今天好像特别忙，又是东京那边来了嚣张的人吧！”

井左卫门是土生土长的京都人，对东京客来蔦乃家这种有来头的料亭备觉不快。说他们嚣张是有挖苦他们是暴发户的意味。

“都是些社用族，根本不花自己的钱。”

“也不尽然……”

里子才说，井左卫门便夸张地皱着眉头，“刚才还听到笛声，是舞黑发吧！东京人看了也不了解意思。对不？”

因为说的是椎名他们，里子缄默不语。井左卫门把酒杯递给里子后说：“小里啊！千万别迷上东京的男人哦！我们刚才还在谈川

新家的姑娘和东京来的人跑了。"

"什么？友子她……"

"川新"也是木屋町的老料亭，友子是独生女，比里子小两岁，她们从前还一起学过才艺。

"这一阵子突然变漂亮了，她爸妈还正想为她找个好男人把她嫁掉呢。"

"是真的吗？"

"东京男人看似潇洒，其实都是骗子啦！"

里子有些不悦，"友子喜欢那人就好，我也觉得只要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好。"

"难道你也喜欢东京男人？"

"哎呀！怎么又扯到我身上呢！"

"就是嘛！你有个好丈夫，怎么会！"

一提到菊雄，里子就改变话题，"伸代还好吧？"

"这个啊！"伸代是井左卫门最近迷上的酒廊妈妈，在富永町。井左卫门立刻矮了气势，搔着秃头说："她说下次要和我约会。"

"那好。"

"你可要为我保密啊！"

"是，遵命！"

众人大笑。

离开"梅善堂"，里子又应酬了两个房间，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椎名。她想快点回"枫叶厅"去，又怕让人看穿心事；忍到八点，先到休息室补个妆，再直奔"枫叶厅"，房间里莺歌燕语，客人朗笑不断。

"真就那么喜欢？"

"是啊！"

"太好啦！当个演员，我要是戏子就好啰！"

"别说我冒犯您哪，大野先生要演喜剧的话一定红，要演歌舞伎的话可就太勉强了。"

又是一阵哄笑。

原来是谈到心仪的歌舞伎演员，颇会耍宝的千代菊说就是让她喜欢的玉三郎占占便宜也甘心，惹得众人起哄。

“下个月歌舞伎座要演《源氏店》，我要去看。”

“就为这个专程去东京？”

“大伙儿一起送他布帘，不去不行哪！”

“什么布帘？”大野问。

千代菊得意地把胸一挺说：“就是装饰在后台休息室门上那个蓝底粉红绸缎染有大红‘赠玉三郎’的帘子嘛！那旁边也有我的名字。”

“送这种东西?!”

“这是歌舞伎演员的人气指标，也有人送手巾或坐垫的。”

对歌舞伎不怎么关心的大野不住地点头，又问：“送那样一块布帘要多少钱？”

“五六万圆吧！”

“自己送的还不清楚价钱吗？八成是要相好的老爷出的钱吧！”

“才不呢！”

千代菊脸一红，举座又是大笑。大野又偏着脑袋，“那种娘娘腔的女人究竟哪里好？”

“在那出源氏店里，她刚洗完澡后，洗过的头发上插着黄杨木梳，条纹和服搭着黑缎领，左手拿着门铁盆，嘴里衔着糠袋的红绳，穿着木屐……”千代菊边演边说，众人听得入迷，“那模样连女人看了都心荡神驰。”

“你们都是玉三郎迷吧？”平井教授问。

他旁边的艺伎贞江说：“我倒喜欢染五郎……”

“怎么不喜欢玉三郎？”

“他在舞台上很出色，但是演电视和新剧时看起来像另外一个人。”

"你们都希望他们是入幕之宾吧？"

"才没有哩！"

"还说没有，在先斗町很受欢迎的一位演员在你们祇园町不就猛遭白眼吗？"

教授这么一说，艺伎们相视而笑。

大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千代菊姑娘什么时候去东京？"

"下个月初吧！稻菊姊可能一起去。"

"有赞助人吗？"

"哪有这种人。"

"那到东京时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吗？"

"真的要请我啊？"

千代菊当了真，大野反而有些腼腆，"但不是一对一唷，怎么样？常董，偶尔在东京做次东。"

"哇！常董也一起，太好啦！"千代菊高兴地鼓掌，"贞江姊、豆加姑娘也一起去吧？"

"好啊！我正想去呢。"

看到艺伎们跟椎名撒娇，里子的心情渐渐低落，甚至觉得焦躁起来。她收好空酒瓶要回厨房时，千代菊叫住她，"对呀，小老板娘也一起去东京好不好？偶尔也要出去走走散散心嘛！"

千代菊和里子是小学同学，感情还不错。

"我是想去，可是太忙……"

"照这样说，你就永远都离不开京都啰！我看，你就把心一横，去了再说。"

"这个啊……"里子还拿不定主意。

一直沉默的椎名望着里子，"没去过东京吧？"

"大概一年去一趟吧！"

里子说完，才想起上一次去是三年前和菊雄新婚后。

"我们知道你忙，但还是希望你能一起去。"

"常董都出面邀请了,你一定得去。"

"谢谢……"里子未置可否。

"礼拜天嘛!去啦!"

"我再想想。"

里子捧着装满空酒瓶的盆子走出房间,听到后头有人叫"老板娘",回头一看是大野。

"我们就要散了,帮我们叫四辆车,还有,你明天中午有空吗?"

"有什么事?"

"我们明天要招待美国电脑公司的副董事长伉俪,然后游览保津川,希望你能作陪。"

明天中午本来只打算更换各房间的挂轴,此外没有特别的事。

"可是我又不会说英语……"

"这个不用担心,常董也在。"

"椎名先生也去?"

"当然,就是他要我来问你的啊!"

里子按捺兴奋,"要不嫌弃的话就……"

"太好啦!先谢谢你了。"大野浮出和蔼可亲的笑容,提了提皮带,"对了,可以请你穿和服吗?听说外国太太喜欢和穿日本和服的妇女交朋友。"

"我本来就打算穿和服的。"

"那,明天十二点我来接你。"

"那么近,不用了,我自己过去。"

"这怎么好意思……"

"我不在意这些的。"

大野并不知道里子心情突然好转的原因,他又提提皮带,"刚才千代菊姑娘邀你一起去东京,常董也很高兴,你会去吧?"

"那时候正好有位客人的千金结婚。"

"不就正好吗?"

"可以的话我就去。"

此刻，里子骤然觉得大野像救世主一样。

翌日，里子九点半上美容院。熟识的美发师花了一个小时帮她梳理好头发，十点半左右回家换上和服。为了搭配昨天椎名送她的带扣，她选了淡褐色绉绸和服，系上深蓝色和服带。

穿戴完毕揽镜自照时，津子突然进屋，"要去哪里？"

"您忘啦？不是说椎名先生邀我去阪本那儿，再游保津川吗？"

昨晚跟大野谈过后，里子马上告诉津子，津子也没有反对。

"这个带扣配得好。"

"真的？妈也试试椎名先生送的看看。"

"我已经有好几个，不急着用。"

这一阵子，里子偶尔感觉到津子对她的态度是女人甚于母亲。有时候母女俩同在一个房间应酬，客人的关心一集中在里子身上时，津子就突然变得饶舌起来。两人虽说是母女，有时候又有竞争对手的感觉。

"别太晚回来啊！"津子说完走出房间。

里子再次对镜照看，阿元拿着一张塑胶布进来。游保津川的时候水花飞溅，恐怕打湿衣裳，里子有过经验，先准备好。

"谢谢！"

里子把塑胶布塞进皮包里，阿元叹声道："里子老板娘今天特别漂亮，是要去见心上人吧！"

"胡说什么啊！"

里子心下一惊，阿元促狭地笑说："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阿元从里子小时就在萬乃家工作，一切熟得很。津子忙的时候很多地方都由她代劳，她一看里子那喜滋滋的神态，心里就有数。

"有你在我就放心啦！"

里子朝向阿元的背影嘀咕着，掩饰不住被夸赞漂亮的喜悦。

里子抵达阪本，没等多久，椎名一行人就到了。除了那对外籍

夫妇和公关主任,还有椎名、大野和里子,一共六个人。

大野先把里子介绍给外宾:"这位是里子夫人。"

他的英语不流利,但他毫不在意。外宾客气地与里子握手寒暄。

副董事长威廉斯年纪约五十五,身高一米八十,一头白发,笑起来特别亲切。他太太五官端正,但雀斑明显。公关主任叫强森,比威廉斯年轻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他们都连声夸赞里子美丽。

热情寒暄过后,六人入座,威廉斯伉俪居上座,旁边是公关主任,椎名、里子和大野并坐对面。

房间近二十个榻榻米大,敞开的廊檐微风习习。利用倾斜地势造景的庭园有个斜坡,中央有个小池塘,池塘左边是高一公尺左右的小瀑布,前面配置着赏雪灯笼和黑色巨石,日本风味十足。

威廉斯看着灯笼说着话,椎名一边点头一边向里子说明:"他家里也有比这个小一点的灯笼,他很崇日的。"

"美国也卖日本灯笼吗?"里子问。

椎名问过威廉斯后回说:"有是有,不过他那个是从日本直接运过去的。"

威廉斯又说些什么,众人大笑,椎名立刻为她翻译:"他想要个古老还长着青苔的,但新的灯笼怎么也不长苔,他说是不是可以只买青苔贴上去。"

座中只有里子不懂英语,似觉无聊,外宾也察觉到了,话题转到里子的和服上。

"好美啊!"

威廉斯太太特地坐到里子旁边,边摸边问,里子逐一告诉她每一处的名称。

"好棒啊!我真想试着穿穿。"

"今晚有空的话,我帮您试穿。"里子嘴上说着,心里却想以她的身高体形怕没有合适的和服。

正聊得起劲的时候,香鱼端上桌来。

中午的怀石料理，质与量都比晚上的轻些。刚才先上的酱烤串豆腐、烤海鳗，外宾都能轻松举筷，但香鱼带刺，他们不知怎么下箸。

“我帮您去刺吧！”

里子把威廉斯太太的盘子拉过来，先除掉鱼尾，再用怀纸按住鱼头，从鳃的地方用力一抽，只见鱼骨整条抽出，鱼身完好如初。

“请慢用！”

里子把盘子送回到威廉斯太太面前。威廉斯想试试，却做不好。里子又帮强森去掉鱼骨后，大家都鼓掌叫好。

香鱼之后，又上一道酒蒸石斑鱼。外国人对纯粹的日本料理充满好奇与兴趣。

“他们难得来京都，昨晚要是能一起来莺乃家多好。”里子有些埋怨椎名。

“昨晚有别人招待，是在饭店里吃的。”

“还有好多好东西想让他们见识，真可惜。”

不能让外宾见识到京都真正的风物，里子有些遗憾。

从京都到游保津川的出发点龟冈，大约一小时的车程。六人分坐两辆车，大野陪威廉斯夫妇坐前辆，椎名、里子和强森坐后辆。

椎名本来要坐在司机旁边，里子抢着坐上。启程以后，椎名一路向强森介绍风景，偶尔抽空和里子讲讲话。

“这里是往丹后的路吧！”

“是啊！以前这一带是一大片竹林。”

稍稍有些堵车，前车的威廉斯夫妇转身向他们挥手招呼，里子也挥手回应。

虽然不是并肩坐在一起，但能和椎名同在一辆车上，里子十分欢喜。强森不懂日本话，他们可以尽情交谈。

“这带扣实在太漂亮了，今天立刻就戴上了。”

“刚才就看到啦！很配！”

“是您自己选的？”

"前一阵到上野——"强森突然跟椎名说话，谈毕，椎名突然想起似的问里子："今天很忙吧？"

"没有，我一听说和您一起就飞奔而来。"里子坦率说出自己的心声。

车子抵达龟冈时还不到三点，大野事前已安排好六人共乘一艘船。强森和威廉斯夫妇坐在前排，椎名、里子和大野并坐后排，相当宽敞。

一上船，里子就把带来的塑胶布铺在前排的外宾膝上，"水花溅得很高，可以防止衣服被打湿。"

船夫前二后一共三人，开始摇桨。河幅宽广，水流平稳，只听见"吱呀——吱呀——"的桨声响在初夏的河面上，左右两岸有人垂钓，有人躺在草丛里午睡。

以前乘船下保津川的只有运木材和柴火的人，明治以后一般人也乘河而下赏玩河景。以前顺河而下后，再由船夫把船拖回上游，现在则由卡车运回。

宽广平稳的河面不久即在左右两山包夹中变得狭窄，水流也变急，船夫摇桨已不那么轻松自在。

到达落差一公尺的急流时，船急速冲下同时溅起飞沫。

"哦——"

外宾惊呼，半戏半躲溅起的水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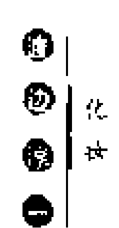
"那是青蛙岩，像只青蛙。"

船夫指的岩石确实像一只蹲踞不动的青蛙。

水流刚平稳一下，又逢急流。河水和岩石构成的风景极富变化，逼近河面的左右青山中装点着山杜鹃和藤花。不时有电车驶过山边，客人高兴地向电车挥手。

"下一个是落差两公尺的最大的急流。"

船夫说完，众人才把塑胶布挡在胸前，水花已溅到脸上。强森的眼镜沾满水珠，威廉斯的西装肩部也是水，里子赶忙掏出手帕帮他们擦掉。



“谢谢、谢谢。”

经过各式奇岩和急流，船抵岚山时已四点半。六人脚步踉跄地下船，走近河边的茶店喝冷饮，聊了一下游河的话。椎名他们预定坐五点半的新干线回东京。

“今天真的谢谢你，多亏你来了才这么好玩。我们等一下直接去车站，我帮你叫辆车先回茑乃家吧！”

“不好，我先送你们到车站。”

“那怎么行！你回去就来不及了。”

“已经跟家里说过，不要紧的。”

里子坚持要送他们，车子于是直接开往京都车站。

“千代菊说下个月初要来东京，希望你也一定来。”快到车站时，椎名低声跟她说。

“我去不碍事吗？”

“怎么会？如果你来，我一定好好招待。”

“不要麻烦，一起喝个茶就行了。”

“不必客气，反正请你一定要来。”

车子抵达车站时五点十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椎名说要去买点东西，要里子先走，里子想想也好，和众人一一道别。

最后，椎名紧紧握着里子的手，“我等你来。”

“我一定去。”里子望着椎名清楚地说。

茑乃家的东京客人不少，也有一些是从京都搬到东京去的。逢年过节店里照例要寄贺卡给这些客人，特别重要的客人还要另外送礼。有时候客人做寿或儿女嫁娶时，津子还会专程去一趟表示祝贺。

这回，里子到东京的理由是参加大荣商事岩佐社长千金的婚礼。

岩佐社长从担任大阪分店长开始，十多年来一直是茑乃家的上客。他也寄来喜帖，婚礼七月一日在大仓饭店举行。

里子实在说不出口是为看歌舞伎而专程去一趟东京，岩佐家的婚礼便成了很好的借口。

椎名回去三天后，里子鼓足勇气向津子说："妈，我去参加岩佐小姐的婚礼吧！"

"你去?!"

津子感觉讶异也不无道理。一直以来，到东京跟老主顾应酬的都是她，只有她腰痛走不动的时候才让里子去，而且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真打算去送贺礼吗？"

"岩佐先生一直很照顾我们，而且我小的时候也很疼我。"

"是啊！"津子想了一下，"菊雄一起去吗？"

"不，我自己去。"

敏感的津子探究的眼神射向里子，"不是为别的原因吧？"

"我说实话吧！千代菊那天要去看歌舞伎，我也好久没去东京看戏了，也想见见赖子姊姊。"

"我就说嘛！哪里是为客人的婚礼。"津子对自己的推测准确感到满足，"演什么戏呢？"

"玉三郎的《源氏店》。"

"玉三郎还是这么红！可是，看戏和婚礼不就撞车了吗？"

"不会，婚礼是在下午，晚上去看戏，礼拜一两点左右就回来。"

"菊雄知道吗？"

"还没告诉他，不过他礼拜天有小曲会，应该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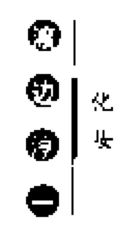
"话不能这么说，你去好好跟他说，他不答应就不行。"

津子虽这么说，心里也知道菊雄不喜欢东京那样热闹的地方，应酬客人时也会紧张，不如和舞伎艺伎一起唱小曲来得轻松快乐。

"好啦，我问他就是。"

"你去是代表鸢乃家，可不能给我丢脸哦。"

"放心啦！"



"菊雄那里好好说去！"

"我知道。"

当晚，里子告诉菊雄要去东京。她没说要去看歌舞伎，还一副无可奈何要冒着暑热参加婚礼的语气，体贴的菊雄不疑有他，"不能让别人去吗？"

"不行，他是很重要的客人，我不去不行。"

"那真辛苦你了。"

"还好只留一夜，第二天就回来。"

"我这个人闲散惯了，东京车多人多，热闹得我受不了。"

他说得那么体贴，里子反而难过，也觉得自己有点无情，摆弄这轻易受骗的丈夫。

六月底时大野打电话给里子。

"这个礼拜天真的能来吧？"

"我是没问题，但不会妨碍你们吧？"

"不会，我们正等着哩，大概什么时候到？"

"我想坐早上九点的新干线，等今天见到千代菊姑娘时再决定。"

"那我明天再打电话来确定，到时去车站接你。"

"不用客气，我直接到饭店，你到饭店来接我就好。"

"也好，那我来订饭店好了，你和千代菊姑娘一人一间可以吗？"

"拜托您了。"

"那明天再联络吧！椎名先生很盼望你来。"

挂掉电话，里子坐在衣柜前，打开抽屉。这一个礼拜来都在思索穿什么去东京。出门以轻装为便，当然洋装较好，尤其是七月天热，穿和服出门很麻烦。可是她对穿洋装没信心，衣服也不多，就怕穿了失色。想了半天，还是和服万无一失，但要穿哪一套？又煞费思量。

婚礼时穿那件扇面花色的丝织宽袖和服配丝带，不会太过华

丽，也不素，刚好衬托她京都一流料亭老板娘的身分。问题是和椎名见面时要穿什么？平常在店里招呼客人，穿得较亮丽，但朋友私下见面或许该素一点。衡量许久后，里子决定穿白色的大岛绸和服配嫩绿色和服带，再系上椎名送她的朱红色带扣。

她把大岛绸往肩上一披，揽镜自照，心情自然躁躁的，“这样行吗？”她像对椎名说似的呢喃着。

那天，下午五点稍过，千代菊来到蔦乃家。六点钟才开始营业，她来得太早，一到就说“我有话跟里子说”。正好里子已穿戴整齐，刚走进休息室，千代菊就向她道歉。

“怎么啦？”

“我不去东京了。”

“为什么？”

“他突然来啦！中午才接到电话的。”

千代菊的恩客是福冈一家大医院的院长，里子还没见过。

“真不好意思，是我约你的，现在我又不能去。”

“大野先生今天才打电话来说要帮助我们预约饭店。”

“实在不好意思，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去了。”

里子明白千代菊的处境，也不好说什么。

“真是不巧，真遗憾。”

千代菊叹息说，但语气并不那么遗憾。

“那就拜托你帮我向椎名先生告罪，可是别说是我老爷来啦，就说有个重要的宴席推不掉。”

“可以啊！不过……”

“你这里我以后再补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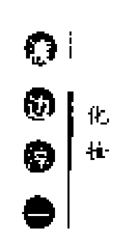
“可是，我一个人也不想去。”

“别这样，椎名先生还喜欢你一个人去哩！”

“你说什么？”

“我到过椎名先生的宴会三次，看得出他很喜欢你……”

“别开玩笑。”



“才不，我一看就知道。”

里子不说话，千代菊追着问：“你不会也喜欢椎名先生吧？”

“我怎么会……”

“我只是猜想而已，说错了请原谅……”千代菊嘴上道歉，语气却更有自信，“上回我说要去东京时，椎名先生还不太有劲，后来大野先生要你也去时，椎名先生突然兴奋起来不住地点头，虽然是我主动提起的，现在倒显得我有点多余了……”

“哪会……”

“哎呀！看我说到哪里去了！”千代菊又认真地鞠个躬，“总之，这回请你原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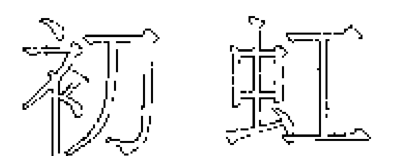
里子也不好怪她，“那你跟大野先生说吧！”

“我明天再打电话告诉他。”

千代菊说完，其他艺伎陆续走进房间，“晚安，里子老板娘！”



[化妆]



星期天早上，里子坐九点的新干线离开京都。她穿着浅粉色的纱料和服，右手提着装着婚礼要穿的宽袖和服的袋子。

自从三年前去东京看望赖子以后，就不曾单独出门过。出发前她有点紧张，当电车驶过京都市街后才松一口气。现在，她不是蔦乃家的小老板娘，而是单纯的旅人。

因为星期天的缘故，车厢很空。里子眺望一下窗外景色，买了一份便当和茶。一早起来忙着上美容院，叮咛家事，什么也没吃，肚子真的饿了，更重要的是，她喜欢吃火车上的便当。

虽然在家里每晚接触豪华的怀石料理，还是很好奇便当里装着什么菜。掀开便当盖子，一片鲑鱼、炸虾、酱油煮笋和海带，还有红白相间的鱼板，摆得漂漂亮亮的。里子检视完毕，把便当放在铺着手帕的膝盖上，吃将起来。

她边吃边望窗外明亮的风景，兴奋得像小学生远足一样，当然也有和心上人相会的喜悦。

可是浮动的心在车过名古屋愈近东京时愈发不安。千代菊不来的事已告诉大野，椎名会怎么想呢？大野虽说仍盼望她来，但他心里一定很失望千代菊不来。如今自己一个人去，会不会显得太厚脸皮？

电车已过横滨，驶进东京。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和马路上

川流不息的车辆，瞬间自觉像个乡下人般心虚起来。

电车准时抵达东京，里子提着和服箱一走下月台，就有一位穿白衬衫打领带的四十岁男子上前询问：“您是京都茑乃家的老板娘吗？”

“是啊。”

“椎名先生派我来接您。”他顺手要接过里子的行李。

“谢谢，我自己来。”

“不，还是让我拿吧！”

他接过行李，举步往楼梯走。

里子虽在电话中婉拒大野帮她备车，但椎名还是体贴地安排好车子。司机似也知道目的地，直接开往日比谷。

一路上车行顺畅，司机主动搭讪：“京都四季都是好景色。”

“东京也很好嘛！这么多宏伟的建筑，一年到头都有戏看……”

“京都没有吗？”

“很少。”

“我去年春天到过京都，还在南禅寺附近吃了汤豆腐。”

里子随声附和，心却全叫椎名占满了。

星期天路上车少，不到二十分钟即驶抵饭店。

“谢谢你。”

里子要把包在纸里的小费递给司机，司机挥手拒绝，“我在底下的停车场等您，出来时让侍者叫我就行。”

“不用麻烦了。”

“我奉命今天一整天跟您。”

“是吗？那太谢谢了。”

里子硬把小费塞给司机，告诉他大概等一个小时，然后走进饭店。

房间是双人套房。里子一进屋，立刻打电话给赖子。

“小里？你在哪里？”

"新大谷饭店,刚到。"

里子三天前告诉赖子要去东京,没有说定时间,因为来去匆匆只留一夜,不知道姊妹有没有时间见面,也不想打搅赖子的清净生活;当然更不好说是为会心上人而来。

"你等一下要干什么?"

"两点钟要参加一位老顾客千金的婚礼,然后和东京的客人约好吃晚饭。"

"吃完饭后来我这里吗?"

"我是想去,但说不准什么时候……"

"你可以住我这里,干吗住饭店?"

"也没什么,只是怕打搅你……"

"你想得太多啦!"

老实说,里子对赖子的私生活是一无所知。以前在京都时,赖子就是一丝不苟的脾气,现在也不可能靡乱,只是她现在是银座酒廊的单身老板娘,也不知道是否有喜欢的男人。里子从没主动问过,她们只差两岁,但总觉得赖子有过和她截然不同的经历,并不容易亲近。

"好吧!你吃完饭后再打电话给我,我都在家。"

"不妨碍吗?"

"当然,今天礼拜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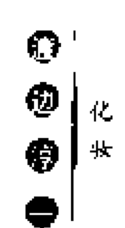
"恐怕会很晚呢!"

"多晚都没有关系。"

挂掉电话,里子偏头沉思。自己有丈夫却大老远从京都赶来见喜欢的男人,单身的姊姊却孤寂地守着空闺。如果赖子知道她要见椎名,会说什么呢?里子突然觉得自己有些任性而为。视线转向窗外,明亮的午后阳光中,大厦林立,前面是高速公路,里子心想真是来到东京了。

这一想,随即觉得不快点不行,于是开始换装。

穿戴完毕,对镜照看时,椎名打电话来。



"你终于来啦！"

是都在东京的缘故吗？椎名的声音听起来很近。

"谢谢你帮我准备车子。"

"我七点钟去接你好吗？"

"我等你，你真的方便吗？"

"当然，那——七点见。"

放下电话，里子在镜中微笑，"幸好来了！"

婚礼在饭店最宽敞的"平安厅"举行。不愧是大商社社长千金和一流电器厂商小开的婚礼，场面极尽豪华。里子看到宅客桌上坐的都是杂志上看过的政治家和财界要人，还有知名艺人。

岩佐社长看到里子，高兴地握手寒暄。里子还看到几位茑乃家的老顾客，他们都不忘问候津子、夸赞里子漂亮。

婚礼照预定的两个小时结束。临别前里子再向岩佐社长致意，一出礼堂，一个食品厂的副总经理邀她去喝一杯，她客气地推拒。走到大厅时，又有建筑公司的社长约她。他们都是茑乃家的熟客。

"真不好意思，我得马上赶回去。"

里子坐上等候的出租汽车，再回饭店。

略事休息后，洗个澡，换上白色的大岛绸和服，正在系和服带的时候大野打电话来。

"我和常董就在楼下大厅。"

"不好意思，我马上下来。"

里子匆忙系好带子，拿了要作为礼物的领带就赶紧出门。

椎名和大野并肩站在柜台左边。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椎名笑着点点头，"事情都办完啦？"

"嗯，现在完全自由了。"

椎名穿着麻料西装配褐色领带，大野穿深蓝色西装。

"真不敢相信你真的来了。"

"千代菊姑娘不能来，要我代她向您告罪。"

"真遗憾，不过主角来了，也无所谓啦！"

"别说笑！"里子轻瞪大野一眼。

"我预约了大仓饭店的法国餐厅，没问题吧？"椎名说。

"我没意见。"

"那就走吧！"

大野一催促，里子在两位男性的护持下走出饭店。

因为是周日夜晚，饭店大厅里有许多携家带眷的客人。里子瞬间想起菊雄，立刻像要挥去这念头似的对椎名说："来到东京，毫无来由地松了一口气。"

"你是稍微放松一点较好。"

椎名的座车等在饭店前。大野坐进前座，里子便和椎名坐在后座。

"千代菊姑娘这下看不到心仪的玉三郎啰。"

"就是啊！她那么想来，真可惜。"

"那，里子小姐还看吗？"

"我其实并不特别想看。"

里子真想说我是为见你才来的，她按捺这股冲动，望着街灯炽亮的前方。

餐厅为他们留下窗边座位，椎名和大野对坐，里子居中。

"请问吃些什么？"

侍者立刻送上菜单。里子没什么食欲。刚才婚礼上吃了不少东西，而且此刻还有点紧张。

椎名点了烤蜗牛、诺曼第牛小排和马铃薯奶油汤，里子也点一样的。

"远道而来，辛苦了！敬你！"

三人举杯轻碰后干杯。

"从京都来到这里，觉得很吵吧？"

"没有啊！很安静嘛。"

"今天是礼拜天，平常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东京很大，反而觉得很舒服。"

"是吗？我们倒觉得这种大是个问题。"

"怎么会？地方大就不容易碰到熟人。"

椎名和大野一起笑出来。如果在京都，三个人这样一起吃饭，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京都热闹的地方就那么几个，总会遇上熟人的。

"对了，不知这个合不合你们的心意。"里子把装着领带的小盒子拿出来分送椎名和大野。

"可以打开看吗？"

"不喜欢的话还可以拿回去换。"

领带是里子三天前在京都百货公司买的。都是西阵织，她很快就决定要送大野的花色，椎名的挑选半天，最后选中深蓝底浮织白色松针花色的。

"啊！颜色真好！"大野放在胸前比对。

"大野先生都戴比较素面的，我觉得偶尔戴戴亮丽一点的也不错。"

"这正是我要的，太好了。"

大野很高兴，但里子在乎的是椎名。

"还满意吗？"

"很大方的花色，怎么样？"椎名把领带比在胸前。

"啊！太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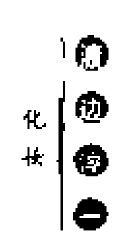
"下回去京都时就戴它。"

侍者过来为他们斟酒后上汤。里子小心翼翼地拿起汤匙，以掩饰紧张的心情。

喝完汤，椎名说："上次那位威廉斯先生有信来，要我代为向你问好，还说下次去美国时一定要去看他，你去过美国没有？"

"还没有……"

"下回常董去的时候可以一起去看看！"



大野突然冒出这句话，里子大惊，大野却一脸正经地说："你穿和服去的话，所有人都会跟在你后头。"

"多丢人！"

"在美国不会，反而觉得很有意思。欧洲像个沉睡的老人之国，美国就活泼多了。"

"是吗？"

侍者又过来斟酒。里子并不怎么喜欢葡萄酒，但今天心情好，喝了不少，只是菜吃得不多。

"菜不合你胃口？"

"不是，下午吃得太多，肚子还撑得满满的。"

侍者撤走餐盘，送上甜点水果。吃完以后大野径自起身。"对不起，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什么事啊？"

"明天要提交一篇报告，得回去准备……"

"是真的？"里子望着椎名。

椎名点点头，"他在明天的部长会上要发表报告。"

"那真不好意思，这么忙还打搅您。"

"哪里，我很享受哩！那——我先走喽！"

"再见，有空再来京都玩！"

"月底可能会去一趟，到时见。"

大野说完，向椎名点头示意后离去，里子突然浮躁不安起来。刚才还嫌大野多余，其实大野在座，谈话较顺，他这一走，剩下两个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彼此讪讪地交换几句无意义的谈话后，椎名问："再到别的地方喝两杯吧？"

"您不要紧吗？"

"没问题。"

喝完最后的咖啡，椎名告诉侍者买单后起身离开。

里子跟在椎名身后，发现自己对椎名的私生活一无所知。他住什么样的房子？家里有什么人？还有他周末假日都在做些什么？她

统统不知道。

"还是到饭店的吧台喝好吗？"

"随便。"

"那就到新大谷吧！这边打烊较早。"

椎名拦下饭店正门前的计程车，循着两个小时前里子来的路往回驶。里子心想虽然还要再喝，但就在自己住的饭店里，紧张中又有些放心，默默凝视车灯光影交错的前方。

饭店里的酒吧虽小，但红地毯衬着灰墙，有一分宁馨的气氛。两人找了一个角落坐下。

"我要白兰地！"

"我也一样。"

里子点完酒，起身到化妆室去。喝下酒后，眼眶和脸颊微微泛红。

"这样做妥当吗？"她问着镜中的自己。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两个人愉快地喝酒而已。"

"真的只有这样？"她再问自己。

"就只是这样，绝对！"她回答自己，"偶尔一个晚上放松一下罢了！"

嘀嘀咕咕之间，有人推门进来，里子薄薄涂上一层口红后走出化妆室。

桌上已摆着两杯白兰地。

"来，敬你！"

两人举杯互敬。客人都轻声交谈，轻柔的钢琴乐曲流泻室内。

"累了吧？"

"还好……"

"打电话回家了吗？"

"干吗？没有这个必要吧！"

椎名点点头，"京都的店今天休息，有时候我在想，休息的日子里那间大厅是什么样子？"

“像鬼屋一样空荡荡的怕人。”

“可是我倒羡慕能住那种房子。”

“我对那种房子和京都却烦透了。”

“那么壮丽，甚至说得上奢侈。”

椎名的语气有些谨慎，里子更想反驳，“我觉得能抛开那房子和店，像姊姊一样自由才好呢。”

“对了，令姊在东京吧？”

“在银座开店。”

“我早就听说过，上次问令堂叫什么名字，她说是一个寒酸的小店，不去也罢。”

“我母亲明明担心姊姊，嘴上就是不饶人。”

“为什么？”

“像她那种老式的人，总认为在银座开酒廊是丢人现眼的事。”

“看不出她这么老古板。”椎名笑着喝口白兰地。

“您想去看看吗？”

“是有点想……”

“就在银座的并木通，店名叫‘青’，我只去过一次，可惜今天休息。”

“东京就是这样，好一点的地方周日都休息，要是平常日来，我可以带你去更好玩的地方看看。”

“真的？”微暗的光线中，里子看到椎名点着头，渐渐觉得不想回京都了，“我也希望多停留一下。”

“那么明天再多留一晚好吗？”

“您要陪我？”

“当然。”

“好，我也带您去姊姊那儿。”里子话才出口，立刻又说，“我不能带您去。”

“为什么？”

"您要喜欢上我姊就糟了。"

里子慌忙掩口，她不经意地溜出嘴的话，仿佛在向椎名剖白心意。见椎名不在意地笑着，她才又鼓足勇气说："我想您比较喜欢她那种窈窕型的女人吧！不像我这样粗手粗脚的。"

"你要是粗手粗脚，那别的女人怎么办？别妄自菲薄。"

"姊姊和我不一样，纤细窈窕。"

"是你姊姊的话，也该很漂亮吧！"

"因为姊姊来了东京，我就离不开京都。"

"可是你继承了茑乃家这么好的店。"

"我不是为了继承而继承，而是姊姊走了，没办法才让我继承的，您不知道有多辛苦。"

"当然知道，用那么多人，客人也多。"

"做生意就是这样……"

其实她想说更麻烦的是夹在年龄愈大愈刚愎的母亲和无法依赖的丈夫之间的劳心，但觉得彼此还不到那个交情。

"有时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

里子突然想就此抛下一切，和椎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两个人就在安静无人的湖边旅社里生活，不知有多幸福。只要是和椎名在一起，就这么默默地看着夜里的海也好。

"怎么突然安静不说话了？"

"没什么。"

里子从空想中醒转，看着酒吧里面。柔暗的光线下，浮露出弹钢琴的女人半边雪白的面庞。

"对了，我一直想问您，怎么知道那个'道明'和服带扣的？"

"'道明'这家很有名啊！"

"不论怎么有名，男人也不会知道，一定是有人告诉您的吧？"里子有些醉意，半纠缠地问着。

"以前住在那附近，大学刚毕业时。"

"那时候一定花过吧！"

"你要这么认为,就算是吧!"

椎名略带腼腆地笑着,翻白的两鬓闪闪生光,眼尾有浅浅的皱纹。里子看着那纹路,感受到男人经历岁月后的深沉与温柔。菊雄的脸就平滑得没有这种皱纹,当然也因为他年轻。没办法,里子就是忍不住要比较。

"您太太是什么样的人?"

"很普通的女人。"椎名面无表情。

里子很想再多问一些,但略微僵凝的气氛让她不自觉地忍住好奇,"我好像有点醉。"

"喝点冰水吧?"

"不要……"里子满足地慢慢摇头。

椎名突然问:"该走了吧?"

里子瞬间惊觉,"几点了?"

"十一点。"

"是该回去了。"

"我是没事,可是你好像很累。"

里子无端涌起一股悲哀,她的确很累,可是她更想就这么坐着不动,她不想失去此刻,椎名为什么不明白呢?

"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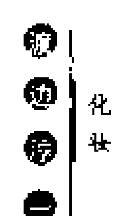
椎名拿起账单,径自走向柜台。坚稳毫无醉态的步伐。他一直都这么冷静英挺吗?

"我送你回房吧!"

里子不置可否,她怕婉拒的话,椎名可能真的回头就走。在他的温柔体贴里还有一点冷静清醒。里子有些生气,但也因此被他吸引。

两人默默走进电梯。里子房间在十五楼。十楼的客人下去后,窄小的空间里就剩他们两个。里子紧张得浑身僵硬,椎名也不说话。走出电梯,椎名一直把她送到房门口。

里子打开一丝门缝,回头望着椎名:"今天真谢谢你的招待。"



"哪里,不成敬意……"

两人近身相对,椎名显得特别高大,里子只到他肩膀。

"那就再见啰!"

"晚安!"

"明天可以再留一晚吧?"

"我等一下跟家里说。"

"明天再带你去好地方玩玩。"

"真的不打搅吗?"

"没问题,是你联络我还是我打电话给你?"

"方便的话我打好了。"

"那,明天见。"

椎名伸手,里子也递上自己的手,椎名紧紧握着。

"晚安。"

"晚安。"

里子说完,火速奔进房间里。

一个人时疲劳尽情发散出来。

从早上八点到夜里十一点多,一直穿着和服,感觉特别累。里子解开系带,只穿着长衬衣,坐在桌前,轻轻叹口气,心情却格外亢奋。她和椎名独处的夜晚轻松自在,还有明天的约会,想到这里,她就忍不住想起身旋转狂舞,仿佛觉得自己像是突然跃入某个新世界。

可是念头一转,却又担心起明天不回去的说词。原来说好只过一夜,周一就要回去的,现在要多留一天,总得找个理由。她望向镜中,镜中人没有答案。她环视屋中一遍,还是没有头绪,她站起身打开了窗帘。

阴暗的饭店庭园里树影幢幢,隔着一栋栋静寂的大楼,远处的高速公路上车灯如带。她突然想到赖子,完全忘记晚上要和她联络的事。她赶紧拨电话。

"姊,抱歉,跟客人吃饭耽误了……"

"我想也是这样,现在就来吗?"

"我已经换衣服了。"

"你不是说要来吗?我还等着你来睡哩。"

"真不好意思,可是我已经累垮了。"

"那你明天几点走?"

"我想坐中午的新干线……"里子停顿片刻后,鼓足勇气,"可是,我还想再多待一天……"

"有事吗?"

"没有,只是不想回京都。"

"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很久没来东京,想好好轻松个两三天而已。"

赖子也有点讶异,没有答腔。

"我再多留一天可以吗?"

"你跟菊雄和妈说了没有?"

"还没有……"

赖子又缄默一阵子后语气有些质疑:"你跟菊雄没有怎么样吧?"

"没有啊!"

"那为什么突然不想回去?"

"就只是想轻松一下嘛!"

"直接告诉他们不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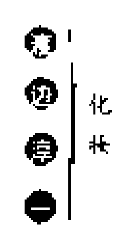
"我怕妈会啰啰嗦嗦的。"里子停顿一下后,"你帮我想个理由好不好?"

"明天店里不忙吗?"

"缺我一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只一天而已。"

赖子轻轻叹口气,敏感的她似也察觉到什么,"那就说突然吃坏肚子或胃绞痛好了,这种毛病是要躺一两天,不像感冒还可以撑着。"

"那就胃绞痛吧!你明天帮我打电话回家。"



"怎么让我说？"

"拜托啦！"

"你真的和菊雄没怎样？"

"没有啦！我要睡了，明天中午再去你那里，晚安。"

"真是的！晚安！"

第二天早上，里子醒来时已八点稍过。在京都时从来不曾这么晚起来过。毕竟昨晚太累，大清早又没有母亲走动和屋外叫卖声的干扰，睡得较沉。

刚醒时还不改老毛病地心想"又是一天开始啰"，盘算着要先做什么，猛一惊觉此刻正在东京时，立刻松一口气。

隔着密实的窗帘，室内仍静如深夜。里子尽情伸展四肢，脱口而出"好舒服"！

独处在饭店里，更深刻地感觉到已远离京都。忘掉丈夫、母亲还有蔦乃家，悠悠哉哉地玩一趟真好。虽然很可能没过两天就会觉得落寞想马上奔回京都。

躺在床上，思绪不期然地又被椎名占满。昨晚就那么干脆地告别，的确像是椎名的作风。里子仍忍不住想，他就那样直接回家睡觉了吗？此刻，他是否已经起床上班？

想到这里，里子突然急急起床淋浴，换上和服后打开窗帘，再打电话预约楼下的美容室。

昨晚椎名要她再多留一天，老实说她还拿不定主意。她没把握能瞒过母亲、丈夫，也怕打搅椎名的工作，总觉得该照原先预定的过一夜就回去。就在她还举棋不定的时候，椎名的电话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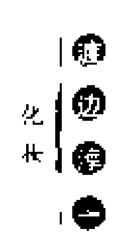
"已经起床了吗？"椎名的声音比往常亲切得多。

"昨晚谢谢您。"

"今天再多住一天吧！"

"您那么忙，不好意思。"

"哪里，不碍事的，只是白天有些事，我下午六点再去接你好吗？"



"可以，真的不勉强吗？"

"今晚带你到好玩一点的地方，你白天就好好休息吧！"

"真是不好意思，那我就等您来啰。"

放下电话，里子心中的迷惘消失一空，轻松地下楼做头发。美容师的手艺还不错，大致如她所望。之后，她到一楼咖啡座喝咖啡，接着搭计程车到赖子那里。

赖子的家里一尘不染，她有一点洁癖，里子不禁为她担心她这么爱干净，情人来了也无法放松，甚至不会生孩子。

"喝咖啡吗？"

"刚才在饭店喝过，给我果汁吧！"

赖子穿着白牛仔裤配橙色罩衫，潇洒地倒着果汁，那模样脱俗迷人。

"姊，你的背影也很好看哩！"

"哪里？倒是你这阵子变漂亮了，不会是有心上人了吧？"

"要真有就好啰！"

里子忙着否认，但脸颊泛红，幸好赖子背对着她。

"你今天真的不回去？"

"嗯！你帮我打电话给妈吧？"

"该打给菊雄才对吧！"赖子把咖啡和果汁端到茶几上，定睛凝看里子，"要打就快，还是昨晚说的胃痉挛？"

"拜托！"里子双手合十，表情殷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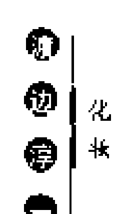
赖子白她一眼，"这个电话代价很高哦！"

"好啦！下回我帮你就是。"

赖子拿起电话，略微想了一下后拨号。

是菊雄接的。

赖子先为上次铃子七周年忌回去时的招待道谢，随后不慌不忙地说："里子今天早上突然肚子痛，看过医生，说是胃绞痛，已经打过针……不是吃坏肚子，也没有发烧，大概是大热天一大早从京都赶来，紧张加上疲累……哦？你不必来，不要紧的。"



里子听出菊雄有要来的意思，慌得坐不住。

“休息一天就好，她明天早上就可以回去，不要担心，等她舒服一点时叫她直接打电话给你好了。那就再见啰，帮我问候一下妈！”

电话挂断后，里子才定心安坐，赖子嘘口气说：“好啦！问题解决了。”

“姊，谢谢你！”里子再次鞠躬致谢。

“可是对菊雄真是抱歉，我说的他都相信呢。”

“没办法，人家是想偶尔过过轻松自在的日子。”

“我知道，那今晚怎么样？一起吃饭吗？”

“你别费心，我已经和客人约好了。”

“很奇怪哦！你不会是喜欢那个人吧？”

“哪里！你要不相信，我今晚带他到你店里。”

“随便你啦，只是别对菊雄太坏就好。”

“我知道。”

里子嘴里应着，心里想到母亲、姊姊都说同样的话，不觉有些意兴阑珊。

椎名照约定的六点来饭店接里子，大野也同来，里子忍不住有点埋怨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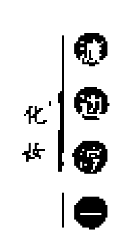
椎名说要带她去见识一下东京的花街新桥，里子是有几分好奇，看看和京都的有什么不同。

车子停在新桥演舞场前小巷右转处的“清川”料亭前。这一带大概是高级日式餐馆街，停着好几辆黑头大轿车。

里子一下车，一辆载着艺伎的人力车推过身旁，她稀奇地看着，料亭掌柜已忙着迎客。

房间有八个榻榻米大，里子坚持不肯坐上座，让给椎名。上茶之后，五十岁左右的老板娘过来招呼，接着艺伎喜和子和安代也进来伺候。等到上菜时，另一个叫富久的姑娘也来了。

她们跟椎名和大野都很熟，寒暄过后，都带着好奇的眼光看着



里子。

大野为她们介绍："这位是京都嶌乃家的小老板娘。"

众姑娘纷纷夸赞："好漂亮啊！"

以前赖子曾用千福的艺名和她们共事过，她们似乎很快就察觉到了，"你不就是千福姑娘的妹妹吗？"

里子老实地点点头。

"果然，姊姊漂亮，妹妹也美！"

被一群女人盯着看，里子无法安心进食，大野还凑热闹地说："这位小老板娘底下还有一个妹妹，也是大美人哦！"

"那你迷恋哪一个？"

"只要她们不嫌我，哪一个都好。"

"我看你还是等第五个吧！"

安代说完，一座大笑。大野就是有逗人开心的本事。

"千福姑娘现在在银座开酒廊，很成功呢！"

最年轻的艺伎富久一说，里子立刻深获我心似的点头。然而，表面上大家夸赞赖子的美丽与成功，骨子里却难掩同为女人的嫉妒与羡慕。这微妙的情绪连椎名也察觉到了，赶紧改变话题。

聊着聊着，里子发现京都的祇园町和东京的新桥是有些不一样。在祇园町，尊称艺伎前辈是某某姑娘桑，在东京就只称某某姑娘。还有，在祇园町，舞伎艺伎应邀到料亭时，一进房间先向老板娘和前辈姑娘问好，然后才问候客人，在这里则是先问候客人。

服装方面，京都那边的和服是肩部没有花色的素肩，东京的艺伎就一身花色。最不同的是祇园町有舞伎，东京没有，可能是没有女孩年纪轻轻就热中才艺，倒也使得宴席没京都那样热闹。

在餐馆方面，京都的料亭就是以吃饭为主，找艺伎游耍的是茶屋，吃的东西不是外叫，就是简单的点心，新桥这边的料亭却是两者兼备。很难说哪边好哪边不好，反正入乡随俗就是。

但坦白说，里子还是觉得京都的花街风情迷人。虽然有繁琐的规矩，上下之别严格，但是许多情绪不就都从这里面产生的吗？稍

早前她还对京都的古老沉闷感到不耐，此刻又恨不得尽快投身在那古老的美好之中。

热络的谈话继续好一阵子，三个人离开清川时已经快九点。

"到你姊姊的店里去看看吧？"椎名说。

"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难得有这个机会，去嘛！"

里子其实不想带椎名到赖子的店里，总觉得介绍他们认识后，椎名的关心就都放在赖子身上。他们又都在东京，里子不能不在意。而且，赖子也不怎么喜欢京都来的客人，从来没要求家里介绍客人到她店里。或许当她抛舍京都而去的时候，也已一并摒弃和鸢乃家有关系的人了。

"那地方不起眼，真的要去吗？"

昨晚是自己主动说要带椎名去的，现在当然不好说不要，里子只有照办。

车子在并木通七丁目的街角停下，向右走五十公尺左右，就是位在四楼的"青"。

九点过后正是店里生意最旺的时候，座无虚席，幸好一桌客人正起身离去，小弟赶紧收拾好刚空下的桌子让二人入座。送客出门的赖子姗姗走过来。

"晚安！"

里子身子倾前介绍："这是家姊，这位是国际电业的椎名常董和大野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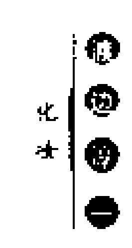
"谢谢你们一直照顾舍妹！要喝点什么？"

大野忙不迭地点头称赞："哎哟！真漂亮！好一个大美人，真不愧是里子老板娘的姊姊！"

"我要白兰地！"椎名说。

大野和里子也点同样的饮品，赖子吩咐小弟后，说声"失陪一下"便离席而去。

店里六张桌子全都客满，充斥着开朗的笑声与话语。客人少有



年轻，多半在五十岁上下，还有七十多岁的白发绅士。进门处右边有个大花瓶，随意插着一大束百合和蔷薇，旁边有个女人在弹钢琴。

店里面人虽然多，气氛却很安适。

"真的好漂亮！"大野望着在吧台前和新进门的客人应对的赖子喃喃自语，"嗯，好一对姊妹花。"

"我哪能跟她比。"

"怎么会？你们各有各的美。"

不愧是椎名，说得两面讨好，但这是他的真心话吗？里子感到不安。

"您好！"

两位小姐代替赖子坐进他们这桌。她们也各有姿色，但与赖子比起来仍然逊色。

"你们看这位像谁？"

大野一说，小姐不约而同盯着里子看。

"像不像妈妈？"

"是妈妈的妹妹吗？"小姐们再打量里子，"好漂亮啊！"

"好啦！别寻我开心啦！"

里子真的不喜欢老被人拿来和赖子比较。椎名像是察觉到她的感受，劝小姐们喝酒，试图转变话题。

钢琴旁边有麦克风，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站在钢琴旁唱歌，接着唱的人已有些醉意，老是掉歌词，歌声也刺耳，音更是走得一塌糊涂。

隔桌的客人向小弟抱怨，"真难听，这样子还敢出来献丑！"

小弟只有苦笑的份。

好不容易一曲唱罢，只有椎名鼓掌，里子就是欣赏他这份体贴。

赖子绕了回来，问椎名说："平常都到哪些地方？"

"没有一定，以前不知道银座还有这么好的一家。"

“平常都很静，今天特别吵，真不好意思。”

“哪里，下回有机会再来。”

两个男人兴致都很高，里子更加不安，想把话题拉到自己这边。

“从这个月开始岚山有放鹰捕鱼的活动，想来看看吗？”

“我还没看过，是想见识见识。”

“一定要来哦！”

好像把椎名邀到京都她才放心似的。

盘桓一个小时后离开“青”，大野说要“再喝一摊”，里子也不想和椎名告别。

“哪里可以跳舞？”

里子想发泄一下刚才一直积压在心上的郁闷感觉。大野和椎名商量一下，走到大街。

“就在附近，走路去吧！”

去的是家叫“爱情”的俱乐部，但空间比“青”大，也有钢琴，还有可以容纳四五对客人的小舞池。椎名他们好像是常客，妈妈桑领着三名小姐立刻过来伺候。

里子仍喝白兰地，但已有醉意，也就借酒壮胆问椎名：“要不要跳舞？”

椎名有点不好意思地高举双手，“我跳得很差劲！”但还是站起身来。

是慢四步的布鲁斯。

椎名还比较会带舞，但面对他高大的前胸，里子很想把脸埋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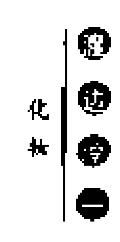
“累了？”椎名低沉的声音响在耳旁。

“没有，您呢？”

“不累……”

“明天又是一大早起来上班吧？”

“已经习惯了。”



椎名是从不诉苦的男人吗?他和里子相差近二十岁,丝毫不露疲态,让里子不期然地想起儿时心目中的父亲。大概从前的男人都像椎名这样坚强吧!

"最近要出国吗?"

"八月中旬要去欧洲一趟。"

"好忙啊!"

里子希望多知道一点椎名的工作和生活,可是怕问了以后也像电脑一样了解得不多。她这次来,只有一个要求,昨晚想说但没有机会,现在倒是可以趁着醉意说出来。

一曲舞罢,跳着第二支舞时,里子鼓足勇气开口:"椎名先生,可以送我一张照片吗?"

"照片?最近都没有照……"

"总有一张吧!"

"没有好看的,都是和别人一起照的。"

"是吗?"里子突然不好意思起来,这样要求,对方一定想做是爱的告白,这实在不是她该和客人说的,"没有的话就算了。"

椎名却说:"我找找看。"

"真的?"

"即使很滑稽也不能笑哦!"

"怎么会?我一定好好保存。"里子忘记瞬间前的自持,一颗心激动不已。

喝喝跳跳地很快过了十一点半,银座的俱乐部几乎都要打烊了。

"再到赤阪喝一摊吧?"

大野相邀,里子拒绝,再喝下去她真的会醉,再说他们明天也应该还有事情,不好连续耽误他们两个晚上。事实上,里子对能和椎名相拥而舞,又要到照片已经觉得很满足,已完全实现了这趟来东京的价值。

"明天一早就回去吗?"

"上午的新干线。"

里子脑中瞬间浮现京都的家,但好像是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

回到饭店,里子立刻宽衣沐浴。今天没那么累,身体却火烫得很,大概是喝了酒,又和椎名跳舞的激动仍盘留在体内不去吧!

洗完澡,她躺在床上,拿起电话。她多玩了一天,必须搭明早九点的新干线回去,想到要通知家里,心情突然沉重起来。想想这时候打电话回去,跟明天起早回去是一样的,不必多此一举。正要放下电话时突然想起赖子。才凌晨一点,不知赖子回家没有?电话一拨过去,赖子立刻接听。

"姊,我回到饭店了。"

"哦!刚才谢谢你了。"

"哪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

"那,路上小心。"赖子顿了一下,"里子,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椎名先生?"

"哪里?"

"别瞒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想喜不喜欢是你的自由,但那种人不行。"

"为什么?他很好啊!事业也有成就……"

"我知道,就因为知道,才说不行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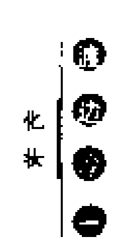
里子默不作声。

赖子轻叹一声,继续说:"女人一旦爱上男人,一切就结束了,就像陷入深不见底的泥沼里,何况对方有太太,爱上这种人,吃亏的只有女人。"

"我怎么会吃亏呢?我又没爱上他。"

"里子,你自己也是结过婚的人,好好想想吧!"

的确,自己是有夫之妇,要是爱上别人,将来痛苦的或许真是自己,但如果因为这样从一开始就放弃,好像有点残忍,不是说结了婚就永远不能再喜欢别人。老觉得爱上别人会受伤,可能是年轻时就受过伤害的赖子的偏见。



“姊，我不是喜欢那个人，只是有好感而已。”

“那就好，就到此为止。”

里子不自觉地点点头，泪水潸然落下。

八点钟醒来，里子照例先冲个澡，再打电话回京都。女佣很快地请菊雄接听。

“真对不起啊！又耽搁一天。”

“不要紧，肚子还痛吗？”

“昨晚打完针后一觉到天亮，现在都好了，等一下就搭车回去。”里子说得好顺，连她自己都吓一跳。

“好可怜，没事就好。”

“店里没事吧？”

“没有，只是你不在，有点冷清。”

“那我尽快赶回去。帮我跟妈说一声。”

里子怕母亲又要东问西问的，赶紧挂掉电话。

总之，她这下可以安心地回去了。但是，想到菊雄好得这么单纯，倒显得自己像个坏女人，情绪难免低落。她像要挥去这层感觉，起身换装，收拾行李。阔袖和服刚叠好装箱时，电话响了。是椎名。

“你昨晚要的照片，我找到啦。”他的声音有些害羞。

“太好了，我去您公司拿。”

“不用，我正要出门，顺便给你送过去，大概九点半到。”

“好，我等您。”

里子高兴地挂掉电话，她早已忘记刚才的低落，兴冲冲地收好行李。

环视这住了两晚的房间，竟有点不忍离去，总觉得空无一人的房间在呼唤她别走。

“我会再来的！”她兀自呢喃。

正要出门时电话铃又响了。

“姊！你在啊！太好啦！”

是槙子，电话中车声聒耳，大概是从公用电话打来的。

“来了东京连电话也不联络，你太冷淡了吧！”

“你不是去伊豆了吗？”

“前天就回来了！今天一早打电话给赖子姊，她说你来了，吓我一跳。我等一下去看你。”

“可是我九点半约了人。”

“是你的心上人是吧！赖子姊姊就说，我和你都在惹麻烦，可我一点也不觉得。”

赖子那么快就把昨晚的事告诉槙子，里子颇为惊讶，但仍装作很平静。

“我现在川崎，大概一个小时到。”

里子也不能说不见，只得约定十点钟时在饭店大厅见。然后，她下楼到柜台结账，接待小姐说账单由椎名付，不肯接受里子付账，里子虽一再坚持，但他们只是回答椎名已吩咐过。争取半天，里子只有无奈地暂先回房。

才刚坐在镜前整发，椎名就打电话来说人已到达大厅。里子匆匆拿起行李和钥匙，确定没有遗忘什么后走出房间。

椎名站在大柱子前面，他穿着浅灰色西装，打上里子送他的领带。里子先为昨晚的招待说谢，接着看着柜台说："连房间钱都要您请，太说不过去了。"

“别客气。喝杯咖啡吧？顺便看我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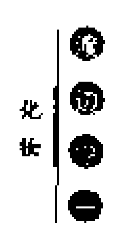
椎名快步走进大厅旁的咖啡座，里子跟在后面急着说“我请客”，但椎名好像没有听到，挑了门边的位置坐下。

“这些照片实在照得不怎么样。”

椎名掏出两张照片，一张是笑嘻嘻地穿着凉鞋衬衫坐在海边岩石上，像是年轻时候拍的，另一张像是最近，拎着手提箱站在一栋大厦前。

“好可爱，什么时候拍的？”

“大学毕业第二年，和朋友到房总的鸭川时照的，那时才二十



五岁。”

照片有些泛黄，瘦削的身材无法从现在结实的骨架想象，但在阳光下笑得粲然的脸上有着和现在一样的温柔。

“这张是在国外照的？”

“去年到洛杉矶分公司时那边的人帮我照的。”

“两张都给我行吗？”

“可以是可以，不过……”

“放心，我会收好，绝不会惹麻烦的。”

椎名可能担心菊雄看到照片，但里子有自信能藏得没人知道。她高兴地再看一眼照片，谨慎地收进皮包里。

“月底一定要来京都哦！”

“这个月底是预定要去大津的工厂，到时顺路拜访。”

“时间够的话，我带您去参观放鹰捕鱼，还可以划船到岚山的渡月桥前看烧篝火。”

“听起来很好玩。”

“我就先预约船只啰。”

“下个礼拜时间确定以后我再跟你联络。”

椎名说完看看表，想是时间不多，“不好意思，方便的话，我顺路送你到车站。”

“不用，等一下我妹妹要来，您请便吧！这两天真是谢谢您了。”

椎名轻点一下头后起身，里子不想和他在这里分手，跟到饭店门口。

“保重啊！”

“你也一样！”

椎名从车上再跟她点头，两人视线交会瞬间，车子缓缓驶动。里子挥挥手，车子滑下饭店前的斜坡时，有人轻拍她的肩膀。她一惊回头，槙子满脸是笑：“我看到啰！”

“你怎么穿成这样？”

槙子穿着T恤和运动裤,背个竹编皮包。

"不错嘛!跟你满配的。"

"你少多事。"

里子转身走进大厅,槙子并肩而行,指着咖啡座说:"请我吃点东西吧!昨晚去听海滩男孩的演唱会,刚刚才回来。"

里子不知道海滩男孩是什么乐团,也懒得问。回到刚才和椎名见面的咖啡座,槙子自己点了热汤、三明治和咖啡后,又指着坐在斜后方的男孩说:"他的你也一起请吧!"

"好啊!"

槙子立刻要女侍也为男孩送同样的汤与三明治。里子好奇地打量那个男孩,T恤配着皱巴巴的牛仔裤,卷曲蓬乱的头发,像是戴了一顶毛线帽。

"男朋友吗?不介绍一下?"

"不必了。"槙子无意介绍,里子也无所谓。

"放暑假也不回家,你到底在干什么?"

"忙得很哪!"槙子说着,突然表情认真地合着双掌说,"拜托,借我一点钱好吗?"

"我就知道。"

"最近穷死了,跟赖子姊姊借,啰里巴嗦的,她实在有点奇怪。"

"哪里奇怪?"

"整天擦东擦西的,我喝杯咖啡吃片瓜,她都要嘱咐别滴下来,别弄脏,烦死人了!难怪那么漂亮也没男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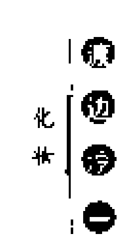
"真的?"

"是啊!我跟她同住半年,清楚得很,她很讨厌男人。"

怪不得她昨晚会劝里子小心椎名。

"是不是赖子姊姊当艺伎的时候吃过男人的大亏,因此不太相信男人?"

"不会吧!"



"可是我和男朋友打电话她就不高兴,她那么讨厌男人,不会觉得寂寞吗?"

槙子的说法刻薄了一点,但也不无道理,像赖子那样怀疑男人,那这个世界不觉得空虚乏味了吗?!

"我觉得你要是有喜欢的人也不算什么,有心爱的人总强过无人可爱,你别害怕去爱一个人。"

"像你多好!"

里子望着大口咀嚼三明治的槙子,无端生起羡慕之心。在海边晒够了太阳,和男朋友去听通宵演唱会,熬到天亮才回来也不当回事,充满年轻人特有的骄傲与任性。

"放心,我站在姊这边。"

槙子这么一说,里子也觉得有了勇气,"槙子,你要多少?"

"看你啊!"

里子从皮包里掏出两张万圆钞票放在桌上,"连早餐钱一起付哦!我现在要到车站搭新干线,再聊吧!"

"姊,谢了,今天的事彼此保密哦。"

"我也没做什么,倒是你,别玩得太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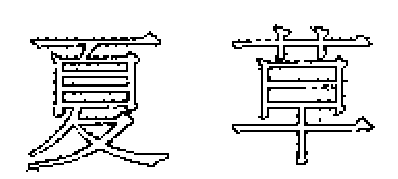
"放心,我清楚得很!你告诉妈说我下礼拜回去。"

"好吧!再见。"

里子起身,回头望着那男孩,他正嚼着三明治,笑着点头向里子致意。



[化妆]



七月一近尾声，银座也变得闲散起来。

黄昏时下班要去喝两杯的上班族和正要上班的酒廊小姐们热闹穿梭的街上，不再熙来攘往，往常齐聚在旧电车大道一带的黑头大轿车也少了。

大公司从八月初起大都轮班休假，平日来往银座的客人都到轻井泽和箱根别墅避暑度假。

今年的中元假期正逢周二、三、四三天，卡在中间，周一和周五也显得没意思，赖子心想干脆休假一个礼拜，可是小姐们反对，理由是放假了她们也没地方去，虽然有家，大都不想回去，毕竟在风尘场合讨生活的女人，很多是和家乡处不好的，逢年过节回家的欲望不那么强。这一点，赖子也略有同感：她虽然也有家，但当初是抛掉京都一切来到东京的，就算母亲妹妹亲切待她，总觉得那是别人的家，只有待在东京自己的家里才能完全放松。

于是，八月份店里照常营业，客人是少些，但有几个小姐休假，大致还应付得过来。有些客人略带挖苦地笑说太拼了，赖子也只能赔着笑脸，“不拼命赚钱还债，就要被债务压垮啰！”

大家都以为赖子有个好靠山，娘家也不错，生活应该轻松愉快。可是赖子并没有靠山，为了开这家店，她向银行贷款三千万，加上自己七百万的存款，不足的就从娘家那边凑。赖子虽然和贷款的

三京银行副总经理交情不错，但借的钱总归是要还的。不过，她从来不跟客人谈这些，说了人家未必相信，贷款也不会因此而减少。

八月初的第一个周五夜里，熊仓带着女演员秋草真由美闲闲走进“青”。

“幸亏八月里客人少，要不像我这样的客人准不受欢迎。”熊仓说着，把秋草真由美介绍给赖子，有点得意地说：“她现在正在有乐剧场演舞台剧，妈妈想看的话我可以送票。”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几张戏票来。

秋草真由美应该已过四十，古装扮相很美，曾经红过一阵，但最近有些过气，电视剧里只能演些配角，现在演舞台剧，大概也是年龄之故。

“这位妈妈以前在京都当过舞伎，那时候胖一点，好可爱。”

熊仓照例又搬弄他和赖子是老交情，真由美尽义务似的点点头。赖子冷眼旁观，他们关系并不特别亲密，搞不好是有人介绍他们才认识，熊仓一口气买下几十张票，真由美也就应酬一晚作谢。

熊仓本来就喜欢耍派头，也常带着演员和摔角力士到祇园町宴游。通常喜欢宴请演员力士的多半是有钱无名的暴发户，熊仓带着秋草真由美，无非是想炫耀自己在这方面吃得开。

熊仓又把话题带回在京都茶屋冶游的时候，“这位妈妈是双胞胎，姊姊更漂亮。”

一听到这里，赖子立刻起身离席。

“妈妈、妈妈桑！”

熊仓叫她，赖子假装没听到，坐到别桌。

“怎么？吃醋啦！”

熊仓还在叫她，赖子仍不理会。熊仓或许觉得很没面子，但赖子觉得女演员也没什么好敷衍的。银座的酒廊是有演艺人员经常捧场而出名的高消费地方，但是赖子不太欢迎艺人，尤其是有些明星的唯我独尊派头让人受不了，有的明星吃喝干脆，付账时东欠西扣地教人讨厌，倒不如一些规规矩矩有社会地位的客人，懂

得自重。

赖子离席后就显得气氛尴尬，约过了十分钟，秋草真由美站起身来，“既然妈妈不来，我要回去了。”

“不好意思，再坐一下吧！”

赖子赶过来挽留，但秋草真由美已经起身，熊仓只好不太情愿地跟着离去。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熊仓打电话到店里，弹钢琴的小姐正演奏最后一曲。

“等一下见个面好吗？”熊仓开门见山地要求。

“秋草小姐呢？”

“我刚送她回去，现在我人在赤阪。”

“真的只是护花使者吗？”

“我对她根本没意思，只是朋友而已，我真正喜欢的还是你。”

熊仓说得直截了当，其实可能是追求真由美失败，转而找赖子解闷吧！

“还是你漂亮，和秋草站在一起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比她还要出色。”

“你不必哄我。”

“真的！我现在好想见你，两个人好好谈谈。”

“不是我不赏脸，实在太忙走不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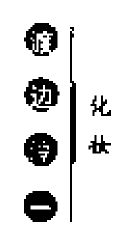
“别这样嘛！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样子？”

“在电话上哪看得见？”

“我就拿着电话跪在地上。店里的人都在笑我，求求你过来一下吧！”

熊仓在京都时也会为讨好心爱的女人当街下跪，只要想得到，他根本不在乎丢人现眼，这方法倒是哄骗到不少女人。可惜，这招对赖子无效，一旦生恨的情绪很难再恢复平常。

“就陪我喝一杯吧！我一心想见你，早早把她打发回去了。好不好吗，赖子？”



他突然亲昵地叫她，赖子瞬间打个冷颤，陡然想起七年前那酒臭熏人的唇以及那恶心的声音。

“见见面，听我谈谈工作的事嘛！”

“……”

“求求你啦！”

瞬间，赖子清醒的脑中突然涌现一个想法。自从铃子死后，她对熊仓只有恨。熊仓到店里来消费，表面上仍当他是捧场的客人而客气招待，心里却想着总有一天要报仇。可是她从没想过具体的方法，只模糊感觉是一个致命性的、让他再也爬不起来的打击。

“我现在就去接你好不好？你就了了我这桩心愿吧！”

熊仓还在嘀嘀咕咕，赖子心想借这个机会知道他的生意内容也不坏。

“好吧！打烊后我就去。”

她爽快地答应，熊仓反而吓了一跳，“真的？”

“现在还有客人，十二点过后我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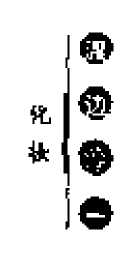
熊仓喜出望外，急忙告知店名、地址和电话，“我会一直等你，一定要来啊！”

“会的，待会儿见。”

放下电话，赖子茫然沉思，已经多少年没和熊仓单独见面了？

六年前，曾经被请到熊仓的宴席上一次，但那回一看到熊仓的脸，她立刻逃走了，只觉得和他待在一起都会搞脏自己。从那以后，她推拒熊仓所有的邀宴。来到新桥后，熊仓也曾找过她，但她一打听东主是熊仓时，绝对不会出席。这样隔了三年，她在银座开店，熊仓偶来捧场，店里人多，赖子也就不再排斥见他，但只要熊仓涎着脸故作亲昵时，赖子总是立刻离席，当然也从不接受熊仓请客吃饭的邀请。

最近熊仓好像稍微死心些，但刚才又在电话里缠着不放，是因为让女演员甩了？还是单纯的一时兴起？其实赖子一点也不在乎，她答应见他，只是想探知他的生意近况。



和经理对完账后走出店门，已过十二点。赖子拦辆计程车直驶赤阪。

靠着椅背，赖子拢紧衣领，想到马上要见熊仓，紧张自然而生。不过，她现在也不那么容易被唬，凡事都能冷静地应对。她告诉自己，此行是为铃子复仇而去。

一进店门，就看到熊仓起身高高挥舞双手“在这里”。架着银边眼镜的窄脸上堆满笑容。

店里面左边是吧台，右边是包厢，酒保之外还有三个女人各坐一方。赤阪和六本木一带很多这种俱乐部兼酒吧的店。

熊仓身边也有小姐，妈妈桑也很快过来应酬。

“老实说我真不敢奢望你会来。”

“不是说会来吗？”

“总觉得真正见到了人才放心。”

熊仓冷不防握住赖子的手，赖子立刻抽回，熊仓不以为忤地高叫“开香槟吧！”

小姐们立刻送上酒杯和冰凉的香槟，一声清脆爆响，女人急忙捧着细长酒杯接住淡金黄色的酒汁。

“来！为我们重修旧好干杯！”熊仓对着赖子高举酒杯。

赖子很不以为然，但也没说什么。

熊仓又殷勤地问：“肚子饿了吧？这里虽小，倒是有不少好吃的，鱼子酱和烤牛排怎么样？”

“我只要果汁就好。”

“那怎么行，就来威士忌沙瓦吧！”说完，看到赖子的桌面上有些水渍，立刻叫酒保过来擦干净，“你知道吗？我想这一天可是想了七年啰！赖子。”

赖子不习惯他这样直接叫她，没有反应。熊仓依然自在地把手臂绕到赖子背后像拥着她。威士忌沙瓦送上来，他一仰而尽，“我今天太高兴，要献首歌给赖子妈妈。”他走到钢琴旁，“这首《勿忘草》献给赖子妈妈。”

他故作俏皮地向赖子眨眨眼。他平常就爱唱歌，洪亮的歌声如昔。他一边唱一边向赖子眉目传情，到最后索性两手张开，送了一个飞吻。

赖子面无表情。

“这位妈妈以前是祇园町最红的艺伎，现在在银座，也找不到像她这么漂亮的女人。”

熊仓照例又在卖弄他和赖子的老交情。赖子只是微笑静默，懒得理会。熊仓这时突然脸色一正，收起轻浮的态度说：“赖子，这件事你一定要帮我，这是关系我一辈子的大赌注。”

赖子也觉惊愕，“什么事这么严重？”

“这个月七号我要和大协百货的秋山副总见面，你知道他吧？就是大协百货社长秋山嘉六的儿子，他知道你……”

“是吗？”

“他说以前去过祇园町，见过好像是你的漂亮舞伎，而且也去过鸢乃家。”

赖子以色艺娱人的时代遇过无数客人，哪能一一记住？

“我这次请他吃饭，你能作陪吗？就在下礼拜二晚上，饭局就设在新桥那里，你能不能赏光？”

“只是见面的话，到我店里不就行了？”

“可是我觉得你能光临宴席，会让对方更暖心些。”

熊仓究竟打着什么主意？赖子有些好奇，她很少看到熊仓像此刻这样认真。

“只耽搁你一晚到新桥作陪，当然，我会补偿你的。”

“真的非要我去不可吗？”

“吃个饭大概九点就结束，如果秋山先生还有兴趣，我们接着到你店里也好。”

“我不会妨碍你们谈生意吗？”

“绝对不会！拜托，你一定要来！”熊仓双手合十做个乞求的姿势，“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从东南亚进口了一大批紫檀制品，原先

要的客户却突然倒闭，这批货压在我这里，再不想办法销出去，我也完啦，好不容易找到秋山，他说要安排大协百货接手这批货，他现在可是我最重要的客户，怠慢不得。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拜托拜托！”

说着，熊仓两手扶桌，额头几乎叩到桌面。赖子望着他毛发已稀的脑勺，心想就当是帮老顾客一个小忙吧！尽管是被他利用，自己好像也没有损失，何况，她有自己的盘算。

“熊仓先生，别这样！”

“你答应了？”

“真的只是吃顿饭？”

“太好啦！”熊仓猛然抓住赖子的双手，“你真是我的恩人，感激不尽！”他用力挥着赖子的手，又向吧台里的妈妈桑大喊，“妈妈！再开一瓶香槟！还有，大家要吃什么尽量吃，我请客！”

小姐们一阵欢呼，又拿起酒杯互相敬酒。

“还是赖子善体人意，果然是京女有情！”

“哎哟，我们一样有情啊！”妈妈桑轻瞪熊仓一眼。

熊仓摇摇头，“哪里！人家就说东京男人京都女嘛！”

“没这回事，东京女人和京都女人都一样，有没有情要看对象！”赖子说。

熊仓立刻接口，“就是，赖子答应帮忙，看来赖子心里还是有我的。”

“那不一样！”赖子赶忙否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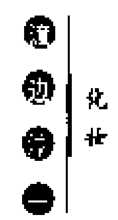
“表面冷冰冰的，心里未必那么恨，女人都是这样吧！”熊仓说。

“我不知道。”

“别这么冷淡，咱们重修旧好吧！”

赖子拂开熊仓伸过来的手，瞪着熊仓：“我答应帮你只是当作帮客人的忙，你可不要搞错了。”

熊仓脸上一愣，立刻又堆上一脸媚笑，“也罢！难得聚在一起，



痛快地喝吧！”说完，再度走到钢琴前。

赖子离开店里时已一点多。赤阪一带酒意正酣。熊仓说要再找一家去喝，赖子拒绝了，她甚至不要熊仓送她，自己搭车回到公寓。

像要抹掉熊仓碰触的感觉般，赖子一进门就直奔浴室洗头洗澡，然后才觉得舒服，斜靠在沙发上喝杯淡咖啡，翻看晚报。

换气口有些风吹进来，窗帘微微晃动。

赖子回想刚才熊仓还是那副自以为是的厚脸皮，赖子去见他已感觉不耐，为什么还答应帮他？说实在的，当他深深低头求助那一瞬间，赖子觉得他老了，委实有些同情，但这都无法抵消铃子受的苦和她受的屈辱，她之所以接受邀请，是因为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复仇意识在作祟，她仿佛有些想法，但模模糊糊地还没有成形。

周二晚上，赖子依约和熊仓前往新桥的料亭“露木”。赖子艺伎时代来过这里好几次，对这里非常熟悉。今天虽是作客，她还是先到账房跟老板娘寒暄后才进房间，闲闲地喝着热茶，十分钟后秋山副总和采购部长木川联袂进来。

熊仓让他们坐到上位后，再介绍赖子。秋山大概早知道赖子今天作陪，立刻说：“你当舞伎时我见过你一次，是在泷村茶屋，和丸友的森井先生一起。”

赖子是到过丸友百货森井社长的宴席几次，也许真的见过，“我也觉得您很面熟，我叫赖子，请多指教。”

秋山似乎兴致很高，“那时你还是个孩子，现在却出落得水灵灵的大美人一个。”

秋山三十八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三四岁。个子不算高大，但头发很长又带着自然卷，一副帅气的公子哥儿模样。

“茑乃家我也去过两三次，就在可以看见八阪塔的房间里，那里的视野真好。”

有了这一点渊源，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今天难得美女作陪，来，我敬你一杯！”

"不,应该我敬您才对。"

"别客气,新桥最近也有'女士优先'的说法。"

赖子恭敬不如从命,接过酒杯喝下后,主动为秋山斟酒,心里暗思这个人是不是看上自己了?长年色艺事人的经验,让她一接触男人就明白对方是否对自己有意,有好感的就加把劲让他更迷恋自己,不太在乎自己的则想办法吸引他的注意。照她的经验,对年长一点的男人,优雅含蓄的表现比较有效,对年轻一点的反倒是爽朗、偶尔恶作剧一下较吸引他们。

秋山的年纪就快归入年长一群中,可是公子哥儿的个性让他还不那么成熟。

从过去到现在,赖子的判断从没失准过。当然,赖子也不会为了拉拢某个男人而和他维持特别亲密的关系,说穿了就只是来到店里消费的客人,感情的收放必须精确拿捏住。

"你的酒量很好嘛!"

"人家敬酒,却之不恭嘛,但只能喝一点点。"

秋山表情柔和地问:"看你这么瘦,酒都装到哪里去了?"

"我自己也好奇。"

"该不会又直接出去了吧!"

"哎呀!真粗俗!"

边喝边聊之际,艺伎喜和子及胜久一起进来,她们都是赖子以前的姊妹。

"大姊,好久不见。"

喜和子一惊,"哎呀!怎么是你!真是愈来愈漂亮了,银座的店还好吧?"

"托您的福,大姊怎么不来坐坐?"

"就快了!等我们这边做不下去,你就收留我们吧!"

"我怎么敢当!别开玩笑。"

女人说说笑笑地,房间里气氛更热络,秋山兴致也更高,忍不住要唱他学过一点的小曲,胜久姑娘立刻抱起三弦琴为他伴奏。

"我就唱曲《洒水》好了！"

他伸直背脊，调调嗓音。

洒水草上露晶莹，秋虫慕情声声急，

我怜秋虫盼情苦，谁怜我犹寂寞身。

他的声音非常悦耳。

"好棒啊！""真好听！"

小姐们连番赞好，熊仓也跟着起哄："副总，太好了！再来一曲吧！"

秋山得意非凡，又唱了一曲《河风》。

熊仓赶忙讨好说："我从不知道副总小曲唱得这么好！您是在哪里学的？下回再参加浴衣大会时您一定要好好教我，真是佩服佩服！"

凡事都毫不在乎、恬不知耻的熊仓，还是头一次表现得这么谦卑，想必秋山是他非常重要的客户，赖子有些怜悯地看着熊仓。

"露木"的宴席结束时已九点稍过。美女环绕，又露了两首小曲的秋山兴致正好。

"还想去哪里？"熊仓讨好地问。

秋山看着赖子，"不到你店里去不行吧！"

"副总不必勉强的。"

"可是不去就要和你分开了。"

"怎么会？只要副总吩咐，我随时作陪。"

"就算这话是哄我的，我听了也高兴。"

一行人上了车，飞快来到"青"，正好第五桌空着。

秋山酒量很好，刚才在料亭里喝过啤酒和清酒，现在又要喝白兰地。

"妈妈酒量好，跟我喝一样的！"

有几分熟稔后，讲话语气也带了命令式。

"好！我听副总的，可是副总也要听我的。"

"什么事？"

"下次还要再来照顾哦！"

"当然！下次我一个人来。"

"哇！我真高兴。"

秋山和艺伎们都有些醉意，熊仓虽然陪着起哄，事实上没喝多少。混了半个多小时，当赖子送别桌客人离去回来时，熊仓拦住她小声说：

"多亏你，副总非常高兴，说要再换一家喝，你能去吗？"

"去哪里？"

"两三百公尺前的帕黛拉。"

"现在就走？"

"最好，万一不行，等这边打烊后再去也行。"

"没关系，我陪副总一起去。"

"真的这么看重我的事？"

少自以为是！赖子在心中暗笑，她叫过经理，告诉他要先离开。

帕黛拉也是同样的俱乐部，楼面较广，可以跳舞。秋山很感激赖子搁下自己的生意陪他，一到店里就说要跳舞。熊仓又起哄地鼓掌相送。

赖子在他眼中看到一丝得意，仿佛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赖子心中再度冷笑，主动贴紧秋山的身体。

秋山搂着她纤细的腰说："我就喜欢像你这种瘦伶伶的女人。"

"太瘦了。"

"不会，虽然苗条，但该有肉的地方还是有肉。"

"您知道我喜欢您哪里吗？"

"哪里？"

"整个人前看后看都很性感。"

"连背影都性感？"

"是啊！您的头发有点卷，背后看来紧贴着发际，说不出的性感。"

大概没有人这样说过，秋山左手捋着耳后的发际，有些难为情。

“今天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秋山说着，手臂用些力，倾身把唇贴近赖子耳边。他呼出的热气让赖子觉得痒，但赖子静默忍耐着。这时，秋山的唇更轻轻触弄赖子的耳根，赖子的身体稍微僵硬些。秋山又说：“我们现在一起走吧？”

“那怎么行！”

秋山沉默一下又问，“这个礼拜六能见面吗？”

“您明天打电话到店里来问吧！”

“好，应该可以吧？”

赖子点头时舞曲正好结束，秋山一放开手臂，桌边的熊仓兴奋得一直朝他们拍手。

周六黄昏，赖子正准备出门时对讲机响了，是秋山的声音，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十分钟。

“我马上下来，您请稍候。”

一楼大厅很宽敞，观叶植物后摆着五组桌椅。让第一次上门的客人在大厅等候仿佛有些失礼，但是赖子也不愿意让才见过一次的男人直接进她房间。平常她根本不会告诉才一面之缘的客人她住哪里，秋山已经是例外了，眼前，赖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赖子再度对镜检查自身装扮，她今天穿白色蕾丝洋装，领口系着蝴蝶结，戴着同色帽子。整体感觉优雅，去吃晚餐也很适合。

她调整一下帽檐，背起白色皮包，缓步搭电梯下楼，只见秋山站在大厅一隅。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

秋山没说话，呆呆地看着她。

“怎么啦？”

“我以为你会穿和服……”

"很奇怪吗？"

"不奇怪，非常好看，让我吓一跳。"

赖子不喜欢花哨的服装，只穿简单但女人味十足的优雅服饰，她对自己的装扮很有自信。

秋山也懂得穿衣服，他左手拿着淡褐色外套，穿着领口到胸前镶着红边的同色衬衫，咖啡色长裤和同色编织皮鞋。但是，赖子并不欣赏这种太定型的潇洒装扮，她喜欢看男人穿得更自然而不做作。

白色宾士跑车停在大厦门前，秋山开门让赖子坐上助手座，自己再绕到右边坐上驾驶座。

"先去吃饭吧！想去哪里？"

"随便……"

"那就由我安排啰！"秋山发动引擎，"今天的事我没跟熊仓说，不会有事吧？"

"他只是我的客人之一，其他没什么。"

"那就好。"

"熊仓先生跟你说过什么是吧？"

"没有没有……当然，我也不是因为他不行而趁虚而人。"

虽然是公子哥儿，秋山还是精于世故，这对现在的赖子来说倒很适合。

秋山带她去的是艺区王子大饭店附近的法国餐馆，约莫二十张桌子，不算大，但店里气氛安适，有个女孩在角落里弹竖琴。

"来过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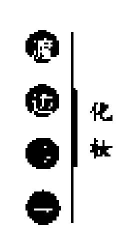
"来过一次。"

"你好像去过不少地方？"

"不论什么好地方都是陪着客人，感觉只是累。可是我想跟秋山先生在一起应该轻松愉快，所以一约我就来了。"

"老实说我没想到你会答应。"

"您一开口，女人都会答应的吧！"



“也不见得。”

秋山嘴上否定，神态却是充满自信。

要掌控这样的男人有点难。对外表差的男人，只要跟他说外表不重要，就能轻易掳获他的心；对辛苦有成的人，摆出一副弱势无依的风情，他也会亲切地照顾；对不知人间疾苦的纨绔子弟，这方法也有效，但是秋山环境优渥，却也精明能干，不是普通的公子哥儿，似乎要多费点心思才能抓住他的心。

赖子边吃边想，秋山突然问：“为什么会离开京都到东京？”

“向往东京啊！”

“可是你在京都好不容易走红了，娘家也有实力……”

赖子瞬间有丝不安，他知道我和熊仓之间的事吗？但看秋山的表情很认真，不像是蓄意试探。

“好吧！我老实告诉你，你可不许对别人说哦！”

秋山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眼冒精光，“我很守信，绝不是乱说话的人。”

“事实上是我跟我母亲吵翻了，至于吵什么，你就不要问了。”

“原来如此。”秋山若有所悟，略带同情地看着赖子，“于是你妹妹继承了家业。”

“我原本就没有资格继承。”

“怎么会？茑乃家要是交给你，一定做得有声有色，就像现在银座的店一样。”

秋山好像觉得她离乡背井又不能继承家业很可怜，言语间特别关照，但赖子怕他太关心后反而变成自己的压力。她望着映着夜晚庭园景色的窗子，淡淡地问：“你和熊仓先生认识很久了？”

“没有，半年前他拿着中京物产营业部长的介绍信来找我，这才是第一次见面，刚开始觉得他很做作，交往以后发现他脑筋不错，很精明。”

“你们这次要谈什么生意？”

“他想把东南亚批来的紫檀家具卖给我们，他在曼谷、马尼拉

那边很熟，约我一块去看看，可是我一直抽不出空……”

果然和熊仓说的一样，他和熊仓也不是深交。赖子仍佯装不知道地问：“紫檀很贵吗？”

“都是手工做的精细家具，价格是高些。”

“那——这笔生意很大啰？”

“差不多两亿，因为金额太大，公司里有人反对。”

“有人敢反对你吗？”

“也不算是反对，只是要我慎重点，别一次统统买下，只收购部分就好，但这样折扣有差，利润也有差，我还是想全部批进。”

“那也可能卖不掉吧？”

“如果都这样想，还做什么生意？有风险才有利润。”

“上次一起吃饭的部长也这么认为吗？”

“他是慎重派，他们做采购的和外商一样，特别慎重，有时照他们说的去做，能赚钱的生意也赚不到。”

“你真的放心吗？”

“现在大家舍得花钱，昂贵的家具反而好销，像条纹玛瑙的茶几矮柜特别畅销，还有大理石的台灯座都很受年轻人欢迎。”

对家具摆设没有太大兴趣的赖子倒听得很感兴趣。

“下回我送你一件紫檀制品。”

“这么贵的东西，我心领了。”

“反正我的进价接近成本，一两件不算什么。”

公子哥儿的气派显出来了，赖子再次婉拒，转头望向窗外，秋山敏感地问：“说这些很无聊是吧！”

“哪里，我学到很多。对了，你们已经签约了吗？”

“还没有，不过已经说定，你为熊仓担心吗？”

“不！”赖子摇摇头，“我倒觉得这笔生意不做较好。”

秋山一脸诧异，“现在爽约的话，熊仓可惨啦！两亿元的货要找买主很难呀。”

“我只是不希望你失败……”

“你放心，没问题的，我到现在还没搞砸过。咱们走吧！”

秋山拿起外套起身，赖子跟在后面，心想要随心所欲地摆布这个男人好像不难。

吃完饭，秋山又约她到赤阪乃木阪下的一个私人俱乐部坐坐。这是家会员制俱乐部，坐落在一栋普通大楼里，十坪大的房间里摆着沙发矮几。四周挂着鲜丽的条纹窗帘，地上是深蓝色地毯，光线极暗，面对面都看不清对方的脸。慵散的曲子流泻屋里，有四五桌客人，多半成双成对，几乎没有交谈声。

“请问喝些什么？”

女侍应生穿着及地黑裙，脸蛋相当漂亮。

“白兰地！”秋山点完，看看赖子，赖子也点头。

“我们还有空的房间。”女侍说。

“不用，这边就好。”秋山苦笑回拒。

女侍点头离去后赖子问：“还有别的房间吗？”

“要看看吗？”

看来这个会员制俱乐部充满了神秘氛围，秋山这么熟门熟路，果然不简单。

“你常来吗？”

“没有，你还满意吗？”

赖子不想回答。这里确实安静闲适面隐秘，可是又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这里偶尔会有一些表演。”

“演些什么？”

“当然是男人和女人……”

“你常来看吗？”

“我不太喜欢，刚开始觉得很刺激，后来就腻了。”

“看到腻了不成？”

“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想看的话，我们下次一起来看。”

“谢谢，我没兴趣。”

赖子还是艺伎的时候，有一次应客人邀请到饭店房间里看过，刚开始时是很惊奇，看到一半就觉得男女那动物般的交媾模样极其丑陋恶心。她不明白男人为什么看得那么兴奋？也不了解那些女演员为什么演得这么快乐？在她的感觉中，性都是男人自私的粗暴举动，她不了解热中性事的男人，以及男人为了性而追求女人的心理。

“很安静吧！”

“可是太暗了。”

“暗才好，坐到下面吧！”

仔细一看，地毯上放着垫子，可以轻松坐在上面，矮几的高度正好。但一坐下去，突然觉得两人之间亲近起来，赖子特意把身子往后仰直。

“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秋山终于忍不住了。

“有就好了！”

“像你这么漂亮不可能没有吧？”

“但是不性感迷人啊！”赖子自嘲地说。

秋山却很认真地说：“像你这种女人是不容易亲近，不过男人又都想激起你的情欲来。”

“你也想激我吗？”

“如果能够的话我是很乐意。我可以叫你赖子吗？”

“当然，这样我也觉得轻松。”

“我们还会继续交往下去吧！”

秋山上身紧贴过来，赖子赶紧岔开话题，“再到别的地方去吧！”

“不是才刚坐下吗？”

“这里太暗，让人觉得闷。”

“是吗？我却认为很有情调呢。”

“我知道这附近有个不错的酒吧，过去坐坐怎么样？”

赖子虽装着没事，但当男人这么贴近她的时候，她其实已快喘

不过气来。平常坐在一起聊天吃饭还无所谓，但话题一深入感情时她就忍不住想逃。

"走吧！"

"才刚来……"秋山不舍地环视四周，不太情愿地站起身来。

酒廊在TBS大楼左边小巷口的大楼地下室里。妈妈桑以前是新桥艺伎小太郎，现在老顾客找她时她还会盛妆赴宴伺候。因为妈妈桑是艺伎出身，店里的客人年纪也较大。

他们进去时正好一桌客人离开，店里只剩一桌客人。周六晚上赤阪也冷清些。

赖子替他们介绍，瞬间聊出一些共同的朋友和话题。离开俱乐部时脸色微愠的秋山，这时心情好转，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向妈妈桑求救。

"我一定要请妈妈帮忙，我对赖子妈妈是一见钟情，今天好不容易约出来了，她却防得好紧。"

"是啊！赖子妈妈哪有那么好追，她还是艺伎时就让所有追求的男人失望吧！您得再多投资不可。"

"如果投资就行的话，要多少我都出。"

"不只钱哪，还要感情！"

"我才不要……"赖子一口否定。

"你看，她就是什么都不要才麻烦。"

"副总啊！您可是爱上一个麻烦的人啰！"

妈妈桑说笑着再为他们倒酒。赖子虽然都只是沾唇而已，但累积下来还是有点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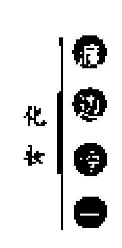
"可以走了吧！"

这回是秋山坐不住。妈妈桑送他们出来时，夜空已是云层密布，像要下雨。

"再喝一杯吧？"

"还要去哪里？"

"呃——我想想……"



秋山的表情很复杂。根据长年风尘打滚的直觉，赖子知道男人这时候多半在算计怎么把女人约到饭店或可以完全独处的地方。

"就要回家吗？"

秋山有些心虚，大概是因为自己有些身分地位不好强求，表情一径闪烁地四下张望。

老实说，赖子觉得秋山如果强求的话也就答应他吧！她不觉得自己的身体有多么珍贵有多大魅力。但是现在若给了他，未免太轻易，那和一些银座女人用身体拴住男人没有两样。她并不想讨秋山的欢心，她让秋山接近，是为了借他的手向熊仓复仇。为达目的，她是可以付出自己的身体的，反正是已经被熊仓玷污的身体，她不觉得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

男人都说赖子讨厌男人或性冷淡，其实赖子只是讨厌男人，并非性冷淡，她对男女话题没有兴趣，于是别人认为她是性冷淡。

的确，她店里有些小姐特别喜欢男人，为了心爱的男人，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就算被欺骗背叛，还是离不开男人，甚至紧缠不放。也有些小姐只是耽溺在性的快乐里。

赖子无法了解，男人真有那么好，在性事上有着比麻药还强的魅力吗？她倒觉得那是肮脏暴力令人作呕的。她表面看起来温柔，却让人觉得她很冷而讨厌男人，是因为打从心底就有对男人的嫌恶，自然而然表现出来。

此刻，赖子并不是讨厌秋山，只是不喜欢性而无意与秋山共度良宵。她怕自己勉强接受，反而让对方失望，更怕知道自己是更冷感的女人。这些年来，那么多男人追她哄她，她都守着最后一线没让他们越过，说是因为她对性的嫌恶和没有自信。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赖子不是讨厌男人，而是从子宫深处就透冷的女人。

"回去吧！"赖子催促犹豫的秋山，自己招了一辆计程车，"要不要送我？"

秋山点头，一上车就把手放在赖子放在膝上的手上。要是别人，赖子会收回手，但她现在静默不动。

"今天玩得很高兴,还能再约你吗?"秋山好像也死心了。

"好啊!"

"我想每天都看到你。"

赖子暗自得意,"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赤阪离青山很近,驶过一个街口向左转就到了。

"谢谢你。"

秋山一起下车,"我送你到房门口。"

赖子默默地开门,大厅的钟已近十二点,管理员窗口遮着窗帘,大厅空荡荡的没有人影。

赖子走进电梯,正要向秋山道别,秋山已一个箭步跟进电梯,"是七楼吧!"说着,主动按下楼层钮,然后一转身抱住赖子。

"让我吻吻你就好。"

"不行!"赖子上身向后仰。

秋山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睛,"只要接吻就好。求求你!"

"那你也要听我的!"

"只要我做得到。"

"别和熊仓先生做那笔生意。"

"为什么?"

"总之,不要最好,这是我的直觉。"

"可是……"

"不要做这笔生意,可以吗?"

"呃……好吧!"

"一定唷!"

秋山点点头,又寻求赖子的柔唇。

在明亮的电梯里接吻,赖子很紧张,万一让人撞见,多不好意思,而且,一点也没有气氛。

赖子嘴唇轻碰到就想要移开,但秋山执拗地按住不放,赖子整个人被挤靠在电梯墙壁,躲都没地方躲,只好无奈地把唇交给秋山,悄悄睁开眼。

秋山整张脸压在她脸上，因为偏着头，她可以看见显示楼层的升降指示灯，正从三移到四。

赖子一时错觉自己把嘴唇借给了秋山。她非常清醒，毫无接吻的快感，倒显得眼前这闭着眼、用尽力气紧抱着她的男人陶醉得不可思议。

瞬间，赖子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熊仓强暴她时。那时对方激狂不已，她却处在极力抗拒无效后的冰冷清醒里。此时的情况虽然与那时不尽相同，但对方愈是陶醉其中，她愈是觉得一阵冷风穿过体内的冰冷感觉是一样的。

电梯快要抵达五楼时，赖子的唇好不容易逃开。秋山还闭着眼舍不得自陶醉中醒来。

"已经到了。"

赖子的声音终于让秋山死心，他睁开眼，不好意思地别开脸低声说"谢谢你"。

这种事也要道谢，男人未免无聊，赖子觉得怪怪的，但没说话。

"我喜欢你！"秋山再把手轻放在赖子肩上。

电梯停在七楼，门自动划开。

"再见啰！"

"告诉我你住几号？"秋山又跟出来。

赖子默默走着，让秋山知道她住哪一间也没什么。

电梯出来向左转角第三间，门口挂着"茑野"的门牌。秋山看了一眼，点点头，主动说"那我走了"。

是因为吻到赖子让他觉得安心吗？突然变得绅士起来，直爽地说："下回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玩。"

"那件事情……"

"熊仓的事？礼拜一我就取消。"

赖子想起熊仓的脸，"晚安。"

"早点休息吧！"

秋山道过再见，转身大步离去。

赖子进了房间，锁上门，立刻奔进浴室刷牙漱口淋浴。她对秋山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只有嘴唇和别人接触过，她必须洗掉所有接触的感觉不可。

洗完澡出来，她坐在沙发上抽烟，回想临别时秋山说的话：“我下礼拜一就把它取消掉。”

听到这句话时，赖子感到一阵虚脱。这样就能向熊仓复仇吗？多年来她一直在想怎么向熊仓复仇，一旦实现了反而让她意外，她以为会相当悲壮决绝，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

赖子夹着香烟，忍不住想笑。但这不是太简单了吗？熊仓会这么容易就垮吗？熊仓自己说过，这笔交易他赌下所有资金，看熊仓那认真的态度不像有假，如果秋山取消这笔交易，肯定对熊仓是致命打击。

“那就好！”

赖子对自己说，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浮躁不定。她觉得自己是坏女人，做出残忍的事。她当然不是想退缩，既然发誓要复仇，当然要让敌人死得凄惨。想到熊仓对她们姊妹做过的事，尤其是铃子因此自杀，她更理直气壮。

但是此刻她并没有快意恩仇的满足感，或许是即使复仇了，也无法让死去的铃子复生的无力感。报复熊仓或可一时消恨，但实际上她什么也没得到，反而还有一些折磨别人的愧疚。

总之，她觉得闷闷不乐。这时候或许击鼓最好。她捻熄香烟，走进里间的和室。

今晚没有月亮，淡淡的幽暗中，房间悄然无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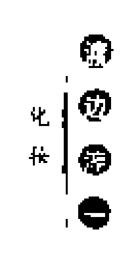
赖子开灯，轻轻抚摸鼓后，站在日式衣柜前。上面摆着两张她和铃子的合照。

一张是两人舞伎打扮并肩微笑。

赖子对着照片说：“铃，你的仇或许可以报了。”

她仿佛看到照片中的铃子向她静静点头。

“那时候多快乐啊！”



拍照时因为两人都快要转为艺伎的缘故，穿着白领黑纹和服。那时她们红得自己都不相信。

舞伎的人气指标是邀宴和"包游"次数的多寡。赖子和铃子在夏季时一个月总有十天以上"包游"。当舞伎时最大的乐趣就是脱下厚重的和服，解开高髻，穿着时髦衣服逛街。两人一起"包游"的日子特别高兴，常常在前一晚就一直讨论明天穿什么上街。

当然"包游"多了，别的姊妹们会吃醋，有些茶屋老板娘也会埋怨她们不来侍宴助兴。可是她们仗着走红还有娘家有底子，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另一张照片就是她们一起"包游"时去宾冢拍的。那时是七月初，赖子穿橘红色衬衫和短裤，铃子穿花洋装系白腰带。那天她们约好假扮大学生，搭电车到宾冢去。她们在那儿认识几个东京来的年轻学生，一起到餐厅吃饭，结果她们两人讲话时不小心冒出"豆千代姑娘……"别人觉得奇怪，最后终于知道她们是舞伎。这张照片就是那些学生帮她们照的。

那时候几乎从早上到下午都在学才艺，晚上就去宴席表演，实在没什么休闲，但现在想起来仍然怀念不已。两姊妹曾希望在温习会上一起表演，可惜未能如愿。

"铃，熊仓这下恐怕要赔大钱了，你满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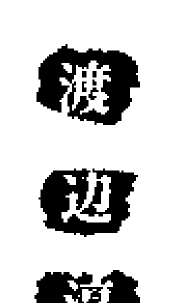
如果铃子还活着，她会怎么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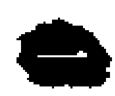
然而铃子如果还活着，或许赖子也不会想要复仇。就因为铃子死了，想到姊姊的遭遇，赖子好恨，所以发誓要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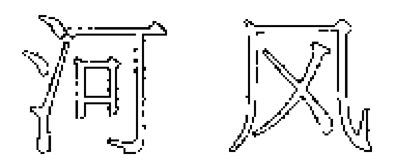
赖子的人生几乎被熊仓搅乱了。有了那次经验，赖子再也无法相信男人。她后来遇到几个温柔体贴又诚实的好男人，但就是无法接纳。每次接吻后彼此正激情时，就不期然地想到那一夜熊仓像野兽般的喘息和自己凄惨的模样，不自觉地就想逃开。这意向长年盘踞在她心底，让她拒绝男人亲近。

"都是熊仓害的！"

赖子虽然还活着，却如同一副冰冷的女人躯骸。


渡
边
淳
一


[化妆]


河风



京都的放鹰猎鱼活动从七月初到八月底在岚山渡月桥上游的大堰川上举行。鹰匠和鱼鹰都从宇治川那边过来，鱼鹰也以在浅水处活跃的河鹈为主。

里子答应椎名来京都时要带他来看。但是到了八月，椎名还没现身京都，电话上只说要延些时候。

里子也不方便催促，但是连八月的“火烧大文字”祭典都过了，椎名还是没来，里子有些焦急，深怕再耽搁下去，椎名要看不到今夏的放鹰猎鱼了。

八月中旬过后，里子终于按捺不住，打电话到椎名公司。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椎名因为在办公室，语气有些生硬，里子也客气地问候后，赶紧切入正题，“我知道您很忙，可是放鹰猎鱼的季节就要结束了……”

“是啊！我一直想着这件事，可是工作确实忙，还说中旬时一定要去……”

“这么说您是走不开了？”

“也不是，只是公司正要结算……”椎名停顿一下，“这样好了，就这个周六去吧！”

“真的？”那就是后天，里子有些不敢相信，“有顺便要办的事

情吗？"

"没有。"

"这样专程走一趟，好像说不过去。"

"不会，我本来就想去的，我大概下午五点到……"

"要看放鹰猎鱼的话，从我们这里直接去岚山就好，住的地方要我帮您安排吗？"

"太好了，不会麻烦吧？"

"没问题，到时候我去车站接您。"

"不用那么客气……"

"不要紧，但您一定要来哦！"

里子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笑容，很庆幸自己打了这通电话。两天后就可以看到椎名了，而且他这次来没有公事，完全自由身，她或许可以完全独占他一整天。想着想着，里子的心怦怦地跳得好快。

周六下午五点，里子出门直往京都车站。

时序虽是八月底，阳光还很强，向西的店面都推出长长的遮阳篷，巷子里到处都洒过水。

里子穿着裙边和袖口都染着茑萝花纹的淡褐色芭蕉布和服，系着紫蓝色带子，别着椎名送她的带扣。

芭蕉布穿在身上像是能刷衣裳般蓬松，最适合骨架纤细的人穿。

里子骨架并不粗，但不像赖子那样纤瘦；幸好她肩膀窄，穿上芭蕉布不觉得那么突出。其实，就算穿起来有点奇怪也要穿，因为是为了和椎名见面才订做的，这次不穿怕就没有机会穿了，因为她太喜欢那布料的挺和色泽。

椎名坐的车是五点半到站。

里子很少放着餐馆生意不管跑出去，虽说是周六晚上，还是有些客人。今晚就有四桌，其中一桌还是大阪一家电机公司社长。但是要顾店里就不能去接椎名，里子想了半天，央求交情最好的艺伎

千鹤打电话给母亲津子，说是椎名先生在别处请客，要里子务必赏光。

津子觉得别人家请客，里子没有去的必要，但椎名也是她们蔦乃家的老顾客，也不好推拒，只能吩咐里子早去早回。

里子比预定时刻提早十分钟抵达车站，在出站口前等待。没多久，只见到站旅客鱼贯走下阶梯出来。里子专注地追寻那熟悉的身影。

是周六的缘故，旅客很多，有享受暑假背着大背包的小学生、躺在父亲怀里睡觉的小孩。

椎名紧跟在一群年轻学生之后。他没打领带，穿着浅色开襟衬衫和白夹克，左手提着一个小提包。和皮肤晒成古铜色的学生相比，椎名的脸有些苍白倦态。里子按捺奔上前去的心，直到椎名步出出站口四下张望时才迎上前去。

“欢迎光临！”

“你好！”椎名露出亲切的笑容，“等了很久？”

“没有，我也刚到。”

“好久不见，这一向还好吧！”

“马马虎虎啦！”

里子真想说都怪你不来，害我这一个月来意兴阑珊的，但她说不出口。

“现在去哪里？”

“我都安排好啦！”里子说着，走向站前的计程车招呼站，“您这么忙，是不是因为我打电话去催，不好意思才来的？”

“哪里，是我自己真的想来。”

“真的不为工作？”

“是啊！我才穿得这么轻松。”

没打领带，椎名看起来年轻一点。

“你这套和服真好看，是芭蕉布的吧？”

“您很清楚嘛！”

“我母亲穿过。”

霎时，里子有些介意“真的是他母亲吗”？她坐上车，吩咐司机“到岚山”。

“直接去吗？”椎名问。

“我们先到岚山的吉兆吃饭，八点时再搭船去看放鹰猎鱼。”

“饭店订好没有？”

“就在岚山的河边，是间日式旅馆，叫卯月，可以吗？”

“无妨，平常都住大饭店，偶尔也想换一下旅馆。”

“房间里可以看到河水，庭园宽敞，地方很不错。”

从预约旅馆、订餐到租船，都是里子一个人打点，她还怕家里知道，特地跑到外面用公用电话联络的。想到这一切心思都是为了椎名，她反而快乐。

“店里晚上不是生意很忙吗？”

“是啊！所以要千鹤姑娘帮忙，说是您请客，万一我母亲问起来，您别帮我露马脚啊！”

“那当然，不过，我好像成了坏人。”

“没错！你是坏人！”里子语气带嗔，但心中甜滋滋的。此刻，她什么也不愿想，只想陶醉在和椎名今夜独处的满足感里。

暮色渐掩的东山天空已浮出淡淡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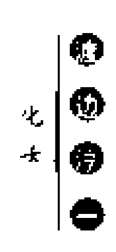
里子订的旅馆就在岚山渡月桥上游两百公尺大堰川流抵渡月桥前的小山腰处，站在河对岸只能看到树丛掩映的屋檐。

是栋木造的结实建筑，藏在树丛中的庭院有两千坪大。以前是供膳宿的旅馆，现在因为老板娘和女中年纪都大了，除了特别熟的客人，一般是不留宿的。

两人在渡月桥前的堤防下车，走向河滩，沿着河水前行四五十公尺后有条小径，穿梭树丛往里走约一百公尺，就到达旅馆入口。

“我是茑乃家的……”里子刚开口，女中立刻堆满笑容，“欢迎光临，请进！”

里子本来想在玄关等待就好，看见椎名困惑的表情，便改变心



意陪椎名一起进到房间。

打开纸门，是个小客厅接着一个大房间。

“这个房间很安静，视野也好。”女中殷勤地介绍。

推窗向外望，是庭院斜坡，坡下大堰川的水面映着夕阳闪闪发光。

“好美！真是好地方。”

椎名非常欢喜，里子也觉得推荐得有价值。

“还满意吗？”

“这么好的地方不多招待一些客人真有点可惜。”

话虽如此，但留宿的客人一多，服务人员也要增加，恐怕要减损几分幽静。

“老板娘呢？”里子问女中。

“正好有事出去了。”

“她回来时请代我问候一声！”里子顺手把小费交给女中，转身对椎名说，“我们出去吧！”

沿着河岸走到吉兆，约五分钟的路程。两人并肩走下山径时，里子有种他们一起投宿旅馆的错觉。

“离开东京才三个小时，却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不好意思在休假时还要您来。”

“哪里，来了真好！”

夏天快要过去，路边草丛里已有虫声啾啾。

河滩上还留着白天的余热，但山径上已觉秋凉沁人。

出于行业的关系，里子对别家料亭餐馆都很有兴趣，倒不是想偷学几样好菜，毕竟一个好厨师的手艺是偷不去的。里子感兴趣的，是别家用的餐具和店内摆设。

吉兆在京都也是有传统的老店，在这方面特别费心。里子应客人邀请来过几次，这次是头一回和男人单独前来，她非常紧张，怕别人多想，其实只是自己多虑而已。

时序已过立秋，但天气还有残暑，因此料理还是以夏季为主。

先上来一道莼菜豆腐，接着是龙虾生鱼片、烤鳗鱼和咸水莲藕，盘中斜放一片菊叶，十足夏日口感。再上来的是嫩鸡汤、煮鲈鱼，最后是用鳢鱼汤熬虾仁加上香菇和银杏勾芡的浓汤。

菜色充满季节感外，餐具、酒杯、酒壶也都用水晶制品，感觉更有凉意。

"菜还合口味吗？"

"很好。"

"跟我们家比怎么样？"

"各擅胜场吧！"

"您不这么说也不行！"

里子笑说，椎名也绽开有些酒意的笑脸。

吃完红味噌汤、白饭、小菜和水蜜桃，两人步出吉兆，已经过了七点半。

"请这边上船！"

掌柜领着他们走出大门，悬有吉兆标记灯笼的游河船已在岸边等候。椎名先跨上船，里子跟着上船时船身自然摇晃一下，她"啊"了一声，椎名迅速伸手扶住她的身体。

船宽约五六公尺，中间有顶篷，下面垫着草席，可以挤坐二十个人。先前开出去的船都挤得满满的，但他们这艘还空空的，里子但愿只有她和椎名就好。

船中央摆着坐垫、团扇、酒壶、杯子和装下酒小菜点心的叠盒。挥别掌柜，船缓缓划向上游。

放鹰猎鱼的表演半个小时前就开始，距离码头五六十公尺的上游处已排着十几艘游船，每一艘的顶篷四周都悬挂着不同料理店标记的灯笼，倒映在水中，光影流泻。下游的渡月桥一带，车灯来往如织，不时从河滩打上的灯火染亮了夜空。

"好舒服。"椎名靠着船缘，张开两臂。夜晚的河面已残暑尽消，阵阵微风轻拂颊面。

里子劝椎名连腿也伸直会更舒服后，帮椎名斟酒。

"你不喝？"

"刚才喝得已经觉得醉了。"

"可是，船上饮酒，别有一番滋味哩！"椎名说着，把酒杯伸向里子，"就用这杯子可以吧？"

"可以，谢谢。"

里子捧着酒杯让椎名斟酒，有点担心让人看到。不过，隐匿在灯笼光背后的幽暗中，船外的人不容易看到篷顶底下的人，何况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猎鱼上。就算有人看到他们，只要说是陪客人来看猎鱼就行了。这么一想，里子决定豁出去，不再担心别人的视线，只要尽情享受他们两人的时光。

篷顶船慢慢划向上游，不久就和先到排成一列的船并在一起。前面有艘船头燃起篝火的船，随着嘈杂的敲打船板声慢慢接近，那是放鱼鹰的船。熊熊燃烧的篝火旁站着身穿黑衣的鹰匠，一个人操纵着五六根系着鱼鹰的线。鱼鹰似已习惯人们围观，昂首挺立，随着鹰匠的信号潜入水中，瞬间衔起一尾香鱼。

围观的人一起拍手，鱼鹰像是受到鼓励，又振翅潜入水里。为了不让鱼鹰吞食捕到的香鱼，鹰匠特别勒住它们的脖子和肚子，看起来有点残忍，但鱼鹰好像不以为意。

篷顶船靠近放鱼鹰的船，里子他们看得更清楚生动。

"我不懂为什么要烧这篝火？"

"大概是为了诱引香鱼游过来吧！像钓乌贼的船也会点上很多电灯。"

里子为自己的无知不好意思，椎名仍看得认真，感叹说："以前的人真懂得玩！"

"一个人都能操纵得那么好！"

"什么意思？"

"没什么，再喝一杯吧！"里子拿起酒壶帮椎名倒酒，指着岸上的树丛说，"这树丛前面就是您住的旅馆。"

"有捕虫灯光的地方大概是庭院吧？"

桥边的堤上有几间茶店，都很热闹，船过茶店区后，两岸就是黑漆漆的山墙，只有船上的灯光摇曳在水面上。

“我们来放烟火。”

“您敢放？”

“我小时候常放，很容易的。”

椎名说完，拿起一颗最大的站在船边点着引线。瞬间，火花喷溅，随着刺耳尖声，夜空中爆开一朵红黄绿三色交织的晶亮火花，两朵、三朵地把夜空装饰得色彩斑斓，当第四朵花开后立刻曳着光尾消失在夜空中。

“你也试试看。”

“不要，好可怕。”

“不要紧，拿着这里朝外放就行。”

椎名帮里子点燃引线，里子紧张地别过脸去，烟火很快就猛然喷出，连续炸开几朵灿烂的彩虹花朵。

“你看，一点都不可怕。”

“火不会烧过来吗？”

“放心！”椎名自己又拿起一个来放，“放完一个烟火后就觉得落寞，就想再放一个，没完没了的。”

里子点头，仰看蹿上夜空的彩光。

的确，和椎名的幽会就像烟火，相逢时快乐得身心震颤，分手后备觉难过。为了逃避那份寂寞，盼望再次相逢，然后又重复分手的难受。

“没有永不消失的烟火吧！”

椎名不知明不明白里子的真心，温柔地笑了。

篷顶船在上游回转，划向码头；交错而过的放鹰船篝火犹旺，四周的篷顶船内传出鼓掌及吆喝声。

“好舒服的风……”椎名望着夜空，“感觉好像做梦一样。”

里子望着漆黑的河面没有说话，仿佛怕一开口就要惊走眼前的幸福似的。

"来了真好！"

"真的这么想？"

"当然。"

"那就好！"

里子抬起眼，正迎向椎名凝望的视线，她赶忙转身收拾散落一地的烟火筒。

"夏天就要过去了。"

"是啊……"

里子再次点头时，近处的篝火照得椎名满脸通红。

回到码头时已过九点。通常这时候店里的饭局多半也要结束，里子也该回家了。可是，吹着晚风，看着河面的光影，她毫无归意。

"现在有什么打算？"椎名问。

漫步在河滩上，上游仍持续着放鹰猎鱼的喧闹声，渡月桥一带依然车光交错。

"要到街上逛逛吗？"

"你不……"

"我这边没问题。"

如果就此告别，就像是为了品尝分手的寂寞才见面似的，里子已不再去想家里的事。

"那去喝两杯吧！"

椎名走上堤防，拦下一辆空车。

"到花见小路新桥，那里有家叫'大绢'的店，妈妈桑很漂亮。"

"比你还漂亮吗？"

"我怎能跟她比？难得来一趟京都，今天就让您见识一下真正的京都美人。"里子说完，又故意压低嗓音说，"我看，还是算了，让您见到太漂亮的美人，万一您爱上她就糟啦。"

"怎么可能……"椎名苦笑辩白。

里子伸出小指头："答应我，绝对不能喜欢上她哦！"椎名点点

头，里子主动用小指勾住他的小指头说，“如果毁约就溅血三升，骗人就吞针千根！”

“这么可怕！”

“是啊！京都女人就是这么恐怖！”

车子从太秦经河原町驶抵花见小路约三十分钟。他们下车后西行五十公尺，就看到一栋竹篱围绕的民宅，门口挂着“大绢”的布帘。

里子正要进门，突然说声“等等”，走到前面的小神社。街灯昏暗，看不清是什么神社，只见朱漆牌坊和小小的社祠，可能是土地公庙。里子站在祠前，双掌合十。椎名觉得光看不敬，也跟着低头。

“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来拜一下。”

“是什么神社？”

“稻荷神社，这附近的艺伎常来拜，你猜我刚才祈求什么吗？”

“生意兴隆吧！”

“才不是！”

里子一心祈求能和椎名好合，椎名却故意扯开，里子有些不高兴地钻过“大绢”的布帘。

店是普通民宅改造，穿过狭窄的内廊，步上阶梯，打开纸门，眼前就是一座酒吧。右边是吧台，左边是雅座，座席之间摆着灯笼，纯日式的风情一览无遗。

“有点不一样吧！”

椎名入座后，好奇地四处张望，一位身穿和服的女人走过来。

“欢迎光临，里子，晚安！”

“这位就是我刚才说的妈妈，这位是东京来的椎名先生。”

妈妈桑向椎名点头招呼，里子又说：“很漂亮吧！妈妈以前也是做舞伎，红得不得了。”

“里子爱说笑……”

妈妈桑作势拍打里子的膝盖。她的确很白，散发着京都女人的柔美气质。

“这里以前是餐馆吗？”

“对，以前是茶屋。”

果然，吧台后面的橱子原来是壁龛，架子上放着满满的威士忌，旁边是根突出的黑柱。

“我以前去过京都的家庭式酒吧，这种地方还是第一次来，气氛很轻松。”

“真的，那以后要常来啊！”

“椎名先生不会一个人来，来时一定有我。”

“多谢捧场！”

妈妈桑又低头言谢，二人同时笑起来。

“要喝点什么吗？”

“白兰地好吧？”椎名问里子。

是客人都喜欢这轻松安静的气氛吧！店里已经客满，还有新的客人拉开纸门进来，看到座无虚席，又失望地离去。

“我总觉得带您来这里好像错了。”里子等妈妈桑走后，表情执拗地看着椎名，“从刚才到现在您就一直看着妈妈，不会是心动吧？”

“人家跟我讲话，我只是礼貌地回答而已。”

“我要跟妈妈说你是我喜欢的人。”

“你时间真的不要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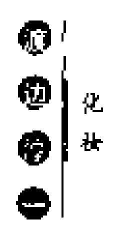
“看你！偏又提起这个！”里子瞪着椎名，但事实上她是一直在意时间的，“失陪一下。”

里子假装要去化妆室，看看表已十点半。这时候茑乃家的杂事该都收拾完毕，账房也要休息了，这时候回去，反而引人注目。里子想了一下，走到吧台打电话给千鹤。

“你那边好像很热闹嘛！”千鹤以为她早已回家。

“千鹤，我现在还在‘大绢’，可能要再晚点回去，你打电话给我妈说我们正一起喝酒好不好？”

“你又要我去骗你母亲！”



“拜托你啦……”

里子打完电话回到雅座，椎名正和小姐们说说笑笑，里子看了有些嫉妒，没好气地说：“给我威士忌！”大有豁出一切的准备。

三十分钟后两人离开“大绢”。酒店虽然十二点打烊，还可以坐下去，但是旅馆那边却必须十二点以前回去不可。这是日式旅馆麻烦的地方，但既然住了，也只好遵守规定。

“我先送你回去吧！”

椎名想要拦车，里子摇摇头，“我送你，京都我熟得很。”

“可是……”

一辆空车停下，里子径自上车，吩咐司机“到岚山”。

“这……”像要封住椎名的嘴似的，里子双手紧按胸前。瞬间，椎名的手臂搂住里子的肩，将她揽入怀里。

汽车驶上花见小路，从三条向西行。一阵小小的晃动，是穿过三条京阪铁路的平交道吧！里子靠在椎名的臂弯里，闭上眼睛。

十一点过后又远离市中心，车行顺畅。里子但愿车子永远不要停下，哪怕是开到丹波、若狭也好，甚至到悄无人声的海边，遥远的深山。

椎名在想些什么呢？里子紧紧贴靠的肩膀处传来静静的呼吸声，光是这份规律的动静与温润感觉，已让里子觉得好满足。

奔驰中的车子逐渐减慢速度，缓缓停下。

“到了！”

他们已在岚山堤防上。

“下车吧！”里子点点头，看着椎名付过车资，感觉像做了一个短暂的梦。

椎名等里子下车，关上车门，空车只留下尾灯弱光掉头急驶而去。

“好静……”

椎名望着夜空缓步向前，里子跟着他从堤防走下河滩。两个小时前热闹猎鱼的河水现在变成一条黑色带子，只有对岸的光规律

地排着。桥上和堤防上几乎已无车经过，在黑暗中岚山突然体积变大起来。

"我送你到门口！"里子说。

椎名不置可否。两人走上山径，夜色清凉，草丛里虫声啾啾，黄昏时隔着树丛看到的河面现在已看不见，只有像路标似的街灯照着山径，在丛丛树影遮蔽下，灯光不够明亮。

走到半山腰时向右拐，前面已可看见旅馆大门。两边点着明亮的灯，似在等待椎名归来。

瞬间，里子止步，椎名也跟着停下。

"我回去了。"

就着树丛缝隙漏下的光线，里子仰望椎名，当她转身欲去时，椎名的手臂一把绕住她的肩膀。

"这么晚了怎能让你独自下山叫车，先进去休息一下吧！"

"可是……"

"不要紧，等一下再叫车就好。"

半夜三更跑到男人下榻的旅馆，等于不打自招是来幽会，心里虽然这么想，里子还是不由自主地举步向前。

大门一拉就开，门槛前里子又止步犹豫，椎名已径自进屋。

"回来啦！"

卯月的老板娘出来迎客，里子慌忙低下头，老板娘善体人意地说："两位都累了吧！里子小姐，请上来坐坐。"

"不必了，我只是送椎名先生回来，马上要走。"

"别这么客气，喝杯茶再走，请进、请进！"

老板娘在风尘场打滚多年，又经营旅馆好长一段时间，对人情世故早就了然于心。她主动走下来，利落地把大门关上说："今晚有点凉，好像冲绳那边要有台风来！上来吧！"

里子不好再推辞，"那就打搅一下。"

"我去备茶！你们知道房间吧！"

走廊边的庭院静寂无声，只看到赏雪灯笼照亮庭院一隅的池

畔巨石。

里子瞄着石块，快步跟在椎名身后，窸窸窣窣的衣摆摩擦声震动着夜里的空气。

椎名打开纸门，里子穿上拖鞋跟着进屋。房间里已铺好床，枕畔托盘上放着水壶和杯子。里子感觉怪怪的，看着被铺发呆。

“怎么？进来啊！”

“我就坐这里吧！”里子留在小客厅，“等老板娘泡茶来。”

椎名看房间这景况，一时也不好说什么。走廊上一阵脚步声，老板娘端茶进来。

“有点凉意，喝杯热茶吧！”

里子这时更觉尴尬，只有沉默。

先前来时摆在房间中央的黑漆矮桌已移到窗边，桌上放着茶具和晚报，里子和椎名相对而坐。老板娘把热毛巾和茶送到两人面前。

“房间里开着冷气，如果嫌冷，可以开窗，外面有纱窗，虫子爬不进来的。”

“不好意思，我马上就要回去……”

“这么快！我们这里太僻静，街上这时候还很热闹哩！我最近是很少下山，不过一出去，总是一两点才回来。”老板娘有意宽慰里子，开朗地笑说，“等一下你要走时就从走廊旁边的侧门出去，有条踏石路接到竹门，那里可以直通到河滩的路。我们人手不够，佣人都要休息，服务不周，还请见谅。”

“哪里，非常谢谢你。”

“那我先告退了，你们聊吧！”

老板娘说完，点个头，关上纸门出去。

里子轻嘘一声。椎名喝口茶，看着纸门说：“老板娘真体贴！”然后望着里子，“今天东奔西跑地累坏了吧？”

“没有……”里子倒觉得此刻心中矛盾大于疲倦。

“澡堂在哪里？”

“就在前面，要洗澡吗？”

“不要。”椎名又喝口茶，走到窗边，“这地方真的好安静！”

“……”

“你看树叶在晃！”

里子走到他身边，窗下的马醉树叶是在轻轻摇晃。

“那灯笼看起来特别美。”

刚才看见的赏雪灯笼此刻正照着右边的小树丛。

“前面就是河了。”

里子凝目静望，但是幽暗的庭院之外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很难想象不久前还在这下面热热闹闹地看放鹰猎鱼。”

里子一边点头，一边觉得此刻全身像针尖一般敏锐，连纸片落地的声音似乎都听得见。轻微的空气翕动让她猛然僵住，椎名的手臂缓缓绕到她背后，像一片柔软的巨幅布幔从天上飘降下来把她裹住。

里子的视野中，赏雪灯笼的光亮模糊的同时，椎名的脸像影绘般接近，盖住她的唇。里子本能地向后退，但椎名的手臂早已用力将她牢牢揽住。

里子闭上眼睛，但愿时间就此停住不动，但愿这夜里的微风、树叶和流水也都停止不动。

里子感觉椎名的眼睛正窥视着她的脸，窥视她那兴奋泛红有些汗湿的额头。椎名轻轻离开她的唇，拨开她的头发，在她耳旁低语：“我喜欢你！”

里子感觉那声音像远山吹过来的风。

“不想让你走……”男人的气息贴在耳畔，里子感觉整个人轻轻浮起。她踮着脚尖，上身被拖抱向前，两人一起倒在被铺上。

里子还没有心理准备，她挣扎着要起来，椎名的唇立刻吻过来。

“放开我……”里子违逆正激情燃烧的自己。

椎名无意松手，他更用力抱住里子。

“人家会听到……”

里子仍在抗拒挣扎，发型已乱，衣带也松。她使劲力气想推开椎名，却是力不从心。

“不要这样嘛！”

最后，里子缩成一团，近乎哀求地说。椎名霎时松开手，然后又再抱住里子，嘴唇贴在她耳边说：“我想要……”

那低沉的一声和他嘴唇轻触耳垂的酥痒感，让里子的身体瞬间放松，失去抵抗。

远处传来像是雨后积水沿着山路往下流的水声，又像是雨水流经排水管的声音。里子闭着眼睛倾听那水声。此刻，她全身赤裸地紧靠椎名胸前。猛然想起，根本不曾下雨，哪里来的水声？再仔细聆听，好像是她身体里流动的声音。她此时正像雨后的山路般复苏，那截然不同于雨前郁闷不开的安详正充满她的身体。

椎名上身微动，结实的臂膀再度拥紧里子。他的吻不再像先前那般慌乱，而有了更多的温柔与自信。

里子没有抗拒，主动凑上自己的唇，像母鸟喂雏一般，自己都觉得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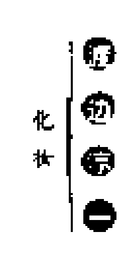
“怎么？”

“没有……”里子只是微笑。

椎名的手缓缓下移，“好可爱的屁股，滑嫩嫩的。”

里子突然害羞起来。她虽曾抗拒挣扎，但最后还是自己解开和服带的。她感觉自己体内淫荡的魔女性格打败了贞节的淑女性格。她对自己感到讶异，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大胆奔向男人怀里，原以为已经熄灭的情欲之火再度熊熊燃起，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

“我喜欢你！”椎名在她头上再次低语，轻吻她的额头，里子闭目接受。小溪依然流在她体内，发出珠子滚动般的轻脆声音。那一度燃起的炽烈欲火已然平息，全身溢满了清流的爽凉。



“我也喜欢你……”

突然，里子的眼眶涌出泪来，不为什么，只是一涌而出后再也抑制不住，豆大的泪珠滚落面颊。

“怎么啦？”

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个劲儿的流。

“别哭！乖！”

椎名再度拥抱她，靠着结实的胸膛，里子放声哭起。没有什么理由，她此刻就只想哭。尽情哭过后，她抬起脸，望着椎名的喉结不自觉地说：“我该回去了。”

“……”

“现在几点？”

椎名转身看表，“两点过一些！”

里子眼前慢慢浮现家里阴暗的大门和母亲、菊雄的脸。她从没这样迟归，菊雄睡了吗？母亲睡得浅，半夜时可能醒转。

“我要回去了。”

里子呢喃着，她期待椎名说“别走”，可是椎名没开口，里子像鞭策自己般坐起身子，四下张望，只见和服带和长衬衣散落一地。

“你不要看！”她蒙住椎名的眼睛，捞过衬衣披在身上。椎名依言闭上眼睛，里子放心地捡起和服、系带奔进浴室。

浴室明亮的灯光下，头发蓬乱、残妆斑驳有如夜叉，但是眉柔眼润，皮肤散发光泽。

“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她问着镜中的自己，那人却是一脸困惑没有回答。

里子调整心情，重新整发。不论再怎么快，梳好头、穿好和服也要三十分钟，而且，发型还是不对，母亲一看这头发就知道不对。反正已经迟归，再晚一些也无所谓，里子把心一横，又重新梳理发型。好不容易穿戴妥当出来，椎名已穿好衣服坐在椅上等着。

里子忙着整理好散乱的被铺，椎名捻熄香烟说：“我送你到桥那边叫车。”

"我自己走就好。"

"别逞强!"

里子依恋地看了房间一眼,拿起皮包。

"她说走这边有个竹门……"

走出廊边的侧门,夜已深沉,无星无月,幽暗中块块白色踏石接连到院外。

"那像都睡了!"

母屋那边还有灯光,但没有人影。沿着踏石走五十公尺后向右转没几步就是一道竹门。

"明天……"

走在山路上,椎名问。

"我打电话给你。"

"还可以再见面吗?"

"唔……"里子含糊作答。

"我不会忘记今天的事。"

"我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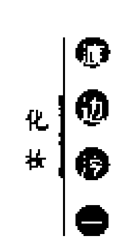
树丛微涩的气息中,里子很肯定地点着头。

里子在快到家门的时候下车,小步跑向后门。这一带不见半个人影,只有印着蔦乃家标帜的灯笼在夜风中摇晃。离开岚山时快三点,现在大概已三点半,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没有月亮的空中隐隐浮现东山的轮廓。

里子悄悄打开后门。深夜的院子里静得吓人,矮树从前,熄了灯火的蔦乃家本馆像飞鸟展翅般挺立夜空。里子躬身穿过松树盆栽来到母屋前。

大门没有上锁,她抬起拉门悄悄拉开,母亲这时候若没发现,就不会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拉开五十公分左右,侧身溜进门后,又轻轻关上。

玄关的灯下,并排着母亲、菊雄和阿元的鞋子。里子脱了鞋,蹑



手蹑脚地爬上楼梯。

二楼是里子夫妻专用楼层。一上楼梯，左边是起居室，再过去是四坪大的和室和卧室。

平常睡时起居室的灯是熄的，今天还亮着。

菊雄睡了吗？卧室里没有一丝声响。

里子走进和室，解开和服带，把和服及衬衣挂好，和服带叠好，换上睡衣，感觉这一天总算结束了。要在平常，她要洗个澡再睡，但今夜没有这份心情。她舍不得洗去心爱的人拥抱的感觉，希望带着这份残留的缠绵进入梦乡。

悄悄走进卧室，菊雄睡在双人床中央，微暗的床头灯下，他略张着口，安详地睡着。里子放心地回到起居室。

此刻，里子丝毫不想睡在丈夫身边，她觉得那是对椎名的背叛，是对自己的冒渎。她甚至不愿再看到菊雄的脸，碰他一根指头。她转进和室，从壁橱拿出毛巾被，关了灯，枕着椅垫躺下。

"晚安！"她悄悄对椎名说，仿佛也听到椎名对她说"晚安"，这时，椎名吻她耳垂的感觉苏醒，全身滚热起来。

"亲爱的……"她呼唤着在椎名面前说不出口的字眼，像要冷却自己似的双手紧按乳房。

第二天早起就下雨，已是八月末，果然一雨成秋，天气凉飕飕的。

里子迷迷糊糊地在天亮时睡着，不到一个小时又醒过来。体内仍残留着昨夜的缠绵余韵。她躺在沙发上追寻那份触感时，菊雄起来了。

"怎么睡在这里？"

"昨晚睡不着，在这儿看书。"

"你很晚回来是吧！我一点才睡的，千鹤姑娘打电话来说你们去喝酒，要晚一点回来。"

里子坐起身子，菊雄赶忙制止她："你再睡一下嘛！一定很累，

到床上去睡吧！”

“已经七点了。”

“别勉强，对身体不好。”

菊雄对她的晚归丝毫没有责怪，还要她多休息，这份体贴固然让人感动，但也没脾气得教人生气。

里子不理他，走进和室，对镜整妆。因为睡眠不足，头有点晕，脸色也差。楼下已传来母亲和卖东西的欧巴桑讲话的声音。

窗外，雨依旧下着，地势较低的京都街区笼罩在濛濛雨雾中。

他起来了吗？

里子的思绪自然而然地奔到椎名身边。

他还在睡吗？还是也和她一样望着雨中的庭院？

她想见他，恨不能马上飞奔过去，就算不能去，听听声音也好。可是，拿起电话，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是说“早安”，还是“昨晚……”

想着想着，又觉得羞愧起来。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淫荡的女人呢，那样无法自制地激情迎合？

更丢脸的是该如何面对卯月的老板娘。昨晚离开时她知道吧？要是她把这件事情传扬出去，里子还能待在京都吗？甚至连茑乃家都待不下去了。

虽然她信任卯月的老板娘不会声张，但自己也太胆大妄为了，她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与厚脸皮，但也因为太过大胆，倒像是在梦游。可是，这梦天亮了还没消失，经过一夜，想见那人的心情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更加炽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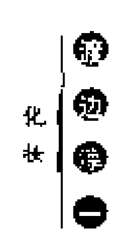
“你再休息一下嘛！”菊雄隔着纸门劝她。

她根本不理，继续穿戴和服，菊雄开门进来，“我帮你揉揉肩膀。”

“不要，我好得很。”

她不让菊雄接近似的慢慢缠上和服带。

“你脸色不太好。”



“没事的。昨晚有没有什么事？”

“金善的老板来了，直说要找你。”

金善是五条的绸缎庄，是她们蔦乃家的老顾客。

“还有，内山说要走，因为年岁大了。”

内山明子做了五年，才四十五岁，年纪不算大，身体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里子想改天再跟她好好谈，现在没这份心思。

“你今天要出去吗？”

“中午要去木屋町。”

又是和小曲同好见面喝茶吧！里子根本不在乎他和谁见面，反而觉得他出去倒好。

“这雨不像要停。”

里子木然地点头，但满脑子都是椎名。

八点了，他该起来了吧！他说晚上回去，中午要怎么见面等里子电话决定。

“厨房采买好了没有？”里子问。

“下雨嘛！等一下再去看看。”

菊雄没有动身的打算。里子收拾好房间，只得下楼。她穿上木屐正要出门时，津子正好撑着伞进来。

“早安！”里子慌张地低下头，津子就站在原地不动，定定地看着她。

“早！怎么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昨晚回来得晚。”

“客人虽然重要，但也得适可而止。昨晚几点回来的？”

“大家兴致正好，怎么也走不开，大概两点回来的。”

“我昨晚也奇怪，怎么也睡不着。”

“我去厨房看看！”

闪过堵在前面的母亲身旁，里子逃也似的快步出门。

吸饱了雨水，院子里生机盎然。本馆那边没人，但厨房一隅已有人影。里子径自经过，走进微暗的账房里喘口气。

母亲没有骂她，但明摆着不高兴。母亲说她没睡，或许是暗示里子回来时她还醒着。照这情形看来，今天中午是出不去了。里子呆望着板窗透进的细条光线，拿起桌上的电话，在这里打电话不怕别人听见。

电话拨过去，是个年轻女人接的。

“请找椎名先生！”

如果是老板娘，里子必须好好谢谢她，既是不相干的人，里子也没多说什么。

“请稍候！”

椎名很快就接起电话。

“是我！”

“哦——还好吧？”

“嗯！昨晚睡得好吗？”

“睡是睡了，但不够沉。”

“我也是，现在下雨哩。”

“这边也是。”

“真讨厌，你难得来……”

“不过，雨中的岚山显得更清幽。等一下可以见面吧？”

里子不敢马上答应，她怕约好了又去不成。

“吃早饭没有？”

“正要吃。”

“这样吧！十一点……”

不管去不去得成，先约再说。

“你知道都城饭店吧？在大厅见。”

“我知道，十一点。”

里子告诉自己，哪怕是下刀子她都要去。

九点过后，雨还是继续下着。

做早饭、打扫房间时，里子净想着出去的事。约好十一点，那十点半就必须出门，可是，她很少这么早出门。常常一上午就忙着家

事，一晃眼就是中午，接着要准备餐馆房间，和女中、掌柜商量，听听他们的牢骚，到美容院时已是黄昏。

整个白天几乎没有轻松悠闲的时刻，她羡慕在东京自由自在的赖子和槙子，埋怨为什么只有自己必须留在家里过这样匆忙的生活。可是现在烦这个没用，眼前得想个能出门的理由……

菊雄还好打发，问题是母亲，昨天太晚回来，她已明显不高兴了。怎么瞒过她呢？

最简单的理由是上美容院，但是现在去时间太早而且也不对，去看亲戚朋友，又没有好借口，说是去看和服展示会吧，母亲可能要一起去。

里子边想边望着窗外，雨还在下，街道上一片濛濛雨烟。

"怎么办？"看看时间已过十点，她不觉"啊"了一声。

这时，菊雄正好走过来，"你叫我？"

"我要出去。"

"去哪里？"

里子迟疑一下说："到美浓吉，想去看看秋天的餐具。"

"店里还有很多呀！"

"是啊！可是样式旧了，也不齐全，前些日子经过美浓吉时，他们社长还说新的设计都已到货，一定要我去看一下！"

"可是下雨天还出去？改天去吧！"

"这次不去，下次什么时候有空也不知道，而且，也有一些可以送人的。"

"我中午不是要去木屋町吗？等下一起出去好了。"

"我还是早去早回，昨晚没照顾生意，今天有得忙的。"

"那辛苦你了……"菊雄有些不解，也不再说什么。

里子敷衍完菊雄，突然有了勇气。

现在就走……

已经没时间去美容院，她把头发束在脑后，穿上蓝底和服，系上麻纱带，穿好时已十点十分。

"我走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中午。"里子看都不看菊雄一眼，直接走出房间。

第一关总算混过去，但楼下还有一关。该怎么瞒过母亲呢？她很敏感，不像菊雄那么好骗。

里子拿着雨衣，悄悄下楼，轻轻拿出木屐和油纸伞。母亲在一楼最里面的房间，没发现她下楼。

里子屏息轻轻拉开门，钻出身子后迅速关上。撑开油纸伞，快步跑过院子，一直到跑出后门，她才停下来喘口气。好像是逃狱般，她紧张地看看四周，早上的山脚一带悄无人影。

雨还下着，雨水流过石板路两边。里子不敢在这里叫车，她下了坡，来到通往圆山公园的马路上才拦辆空车，"到都城饭店！"

时间应该来得及。

定下心来，回想刚才谎话说得那么顺口，自己都很意外，虽然美浓吉的社长是曾请她去看看新进的秋天货色。

是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吗？

"都是你！"

里子讶异日益变坏的自己，很想埋怨椎名。

车抵饭店时十一点稍过。她下了车，走上楼梯时，先到的椎名向她遥遥招手。里子快步走过去。

"抱歉，来迟了。"

"还早！"

两人互相凝视一会儿，椎名笑着说："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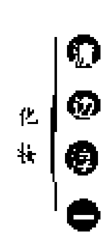
再次相对而坐，里子为昨夜而羞愧，椎名却像忘记了，"喝点什么？"

"咖啡。"

刚刚还想怨他几句的，见了面只能笑脸相对。

"吃早饭没？"

"还没有。"里子此时倒希望就这样静止不动，想更确定喜欢



的人就在眼前。

女侍把咖啡送到里子面前。

“那间旅馆真不错，离开时看到老板娘，她说下次来京都时可以再去住。”

“她这么说，一定是很满意你这个客人。”

“她人真的很好。”

“昨晚的事她没说什么吧？”

“她不是爱说嘴的人吧！”

里子同意，介意还没向老板娘道谢。

“你今天有多少时间？”

“你呢？”

“看你啊！有没有安排？”

这么一说，里子反而难过起来。她没说话，椎名看着窗外说：“雨中的京都也很美！”

里子突然想到带椎名一起去美浓吉，下雨天和喜欢的人一起观赏陶器也不坏。

“你喜欢陶瓷器吗？”

“不懂，可是满喜欢的。”

“那陪我一起去看看。”

里子说去美浓吉，椎名立刻赞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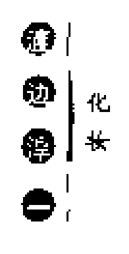
两人坐车到河原町，里子撑开紫色的油纸伞时，过往行人忍不住回头。里子把伞缘压得很低，不让人看见她的脸。雨天对幽会的人倒是挺方便的。

到了美浓吉，社长不在，一位叫野村的副理带他们参观。

“这位是东京来的先生。”

里子简单介绍椎名后，随着野村漫步店里。

秋季的新货色都在二楼，都是白磁上描画着秋草月亮的图案，色泽鲜嫩，但花色不是很吸引人。里子倒想看看昨天在吉兆用的水晶杯。



"这个怎么样？"她拿起一个捷克制的高底、下半边如波浪的水晶杯。

椎名点头说："日本人喜欢石头、木材这类素材，我却觉得这些东西太多表情，让人郁闷，水晶玻璃看似没有表情，但是它那冰冷沉默的感觉又让人觉得清爽。"

他说的有几分道理，但里子不怀好意地说："你这么说，我倒觉得你很像水晶玻璃呢！"

"为什么？我这么冷吗？"椎名是有再怎么接近也难以掌控的冷静清醒，那是不同于温柔体贴的椎名自身散发的孤独阴影。

"我很难说清楚！"里子无法说明，却买下那个杯子，"我就把它想作是你！"

椎名付之一笑，里子却是认真的。

离开美浓古时已十二点半，雨总算停了，东山山腰的雾霭渐散。

菊雄中午要到木屋町，两地虽有段距离，但难保不会碰上。

"走一走好吗？"

椎名说完，朝河原町大街走去。

里子心想该回去了，十点多出来，已经两个小时，菊雄那边还无所谓，但是瞒着母亲出来，她还是很在意。

"去吃个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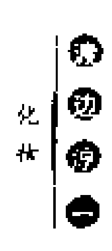
里子并没有食欲，但她不想和椎名分手。

"我就只知道大饭店！"

椎名走进面向河原町的一间饭店，在二楼餐厅，点了法式炸黄鱼和沙拉，里子也一样。椎名又叫瓶酒，举杯对里子说："我很高兴，不会忘记这次相会。"

"我也是。"

酒杯轻碰，里子一口喝下，闭上眼睛。如果这里只有他们的话，里子会将自己埋在椎名怀里，她想和昨晚一样，承受无尽的亲吻与拥抱。



“你会再来东京吗？”

“不会。”里子说得斩钉截铁，与其说是对椎名告白，毋宁说是对不能自由的自己的无耐。

两人几乎不再交谈，继续进餐。

沉默中，里子知道别离的时刻正一分一秒地接近。

吃完这餐饭后他们就须告别彼此。

昨晚的缠绵已在昨夜结束，她不希望再纠缠不放，增加心爱的人的负担。她想像水晶玻璃般干脆而无表情地告别。

最后的咖啡送上时，里子说：“我送你去车站。”

走出饭店，里子挥手叫车，“到京都车站的八条口。”

她故意展现爽朗的气势，椎名却默默看着窗外，车子开到七条时，他幽幽地说：“我还会再来。”

“……”

“我来看你好不好？”

里子虽然点着头、表情却很僵硬。此刻，她努力压抑着自己，深怕椎名再一句温柔体贴的话，立刻崩溃她所有的武装。

车子很快开到八条口。

“谢谢！你不用下来！”椎名自己下车，“再见，好好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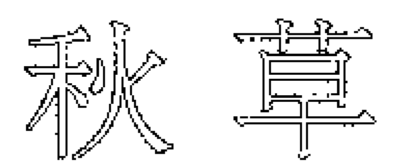
里子点点头，吩咐司机：“到高台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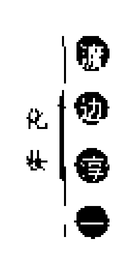
车子启动，椎名的身影横过眼角后消失。车子一直穿过站前的停车场向左转时，里子才赶紧回头，但已经看不见椎名的身影了。






[化妆]





从九月到十月，一共来了三次台风，十月底的那次，关东一带直接陷入暴风圈。

那天一早起狂风挟着暴雨，到了近午时分更是风强雨骤，树枝折断，招牌倾倒，下午两点时街上几乎不见人踪。

赖子那七楼的阳台在激烈风雨扑打下，雨水如瀑布流泻过窗玻璃。又粗又急的雨遮蔽了平常可以俯瞰到的六本木和赤阪一带，只有附近大楼的轮廓模糊挺立雨中。不曾休息片刻的午后的大都会正在暴风雨中屏息。

赖子凝视吹打在阳台上的风雨，喝着咖啡。

已经三点了，今天还要开店吗？正犹豫时庄司经理打电话来。

“风雨真大，玻璃都快被吹裂了！”庄司好像也是望着窗户讲话，“刚才电视新闻说，台风大概在三点到六点间通过。”

“那么七点左右风雨就停了？”

“距台风眼五十公里以内都是三十公尺以上的暴风圈，就算过了，也不会马上放晴。”

一般来说，黄昏开始下雨的话，特种行业就不用开市了，因为刚下班的人想喝两杯的兴致叫雨水给打散了。还有杂志周刊发售日若撞上下雨天，销量一定下跌，因为人们嫌一手打伞一手拿书报麻烦。可是，今天是早起就下雨，而且昨天就已预报今天台风可能

登陆。

"今天行吗？"

没有客人会在大台风天里优哉游哉地喝两杯，小姐们冒着风雨上班也辛苦。

"今天正常上班、上课吗？"

"对，小学生下午才停课。"

如果雨一直下还没问题，就怕六点一过突然放晴，万一有客人见台风已过想喝点酒，没有开门倒惹得他们说嘴，"这点风雨就要休息?！"

"电车和公车都正常行驶吗？"

"总武线有一部分刚才因为风势太强暂停行驶。"

"其他线都没问题吧？"

"我想是，这种日子恐怕还是有客人。"

电车停驶，有些人为避开私家车和其他车潮尖峰时刻会提早回去，但也有人反而故意留晚一点再走。通常在罢工当天和前一天，这种客人不少。

"可是，小姐们愿意来吗？"

"就叫住在附近的吧！"

赖子再望一眼窗外，雨水还是激烈地打在阳台上，风声呼啸如笛。

"这样好了，七点开店，能来的小姐尽量要她们来，我会尽早赶来，我们再电话联络！"

"好的，我先联络一些小姐。"

两个小时后终于风息雨停，以为要肆虐到晚上的风雨骤停，让人愕然，赖子心想这会是台风眼吗？直到看见晚霞，才相信台风确实走了。

她正感觉轻松时，庄司又打电话来说："放晴了，我现在就去店里。"

他说有五六个小姐要来。

"麻烦你了！"

傍晚突然放晴，不知会有多少客人？赖子八点时到店里一看，出乎意料地热闹。六张桌子坐满五桌，吧台那边还坐着两个。

台风把中央线和山手线的高压电线吹落，列车不能走，京王线和东横线也暂停行驶，下班的人涌向地下铁和公车，车站一带乱糟糟的，所有联外道路也拥塞，不知堵到什么时候，有人索性先留下来喝两杯再回家。因此，客人不像用公费的社用族，多半是三两好友相约共饮。毕竟，今天有台风，所有的宴请活动大概都延期了。

赖子一一向客人问候，他们半揶揄地说："妈妈真是风雨无阻啊！也幸亏妈妈有心，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因为多半是个人性的客人，气氛显得轻松和谐，可惜小姐还是不够，只有平日的一半。有人发牢骚，"我还以为这种天气只有我来，可以左拥右抱哩！谁晓得，唉！"

十点过后，秋山打电话来。"我刚才打到公寓去，你不在，没想到你真的在这里。"

"哪怕台风地震，我还是不休息。"

"我现在四谷，十一点过去。"

这一阵子秋山总是很晚时一个人晃过来，等赖子打烊后一起离开。赖子大抵陪他到六本木或赤阪的酒吧转一两间后就回去。虽然秋山的言语和态度都明摆着要上旅馆，但赖子总是技巧地假装不懂，惹得秋山又爱又怨。

秋山说今晚也要十一点来，大概又想约她出去。

秋山闲聊几句后，突然问："熊仓没来吧？"

"没有啊！一直没看到他的人。"

"我取消生意，他一定很恨我！"

"你真的取消了？"

"当然，不是答应你的吗！少了那笔买卖，他大概没钱到银座买醉了，但我也不必太过良心不安是不？反正我不想见到他。"

"放心，就算他来了也不让他进来。"

“你就是这么冷硬！”秋山在电话那头苦笑。

十点过后，店里有点空。因为不是慷公司之慨的社用族，多半喝得兴致差不多时就走。听楼下的小弟说，稍早前中央线和山手线已恢复正常行驶，公路的拥塞情况也已疏解。

十一点左右，店里就只剩下两桌客人，气氛更熟稔。

“大概不会再有客人了，今天早点打烊吧！”

赖子悄悄吩咐庄司经理时，门突然被撞开，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闯进来。

赖子一眼就看出是熊仓。经理赶紧冲过去扶熊仓，熊仓甩开他的手，大叫“妈妈呢”？

赖子缓步过去，熊仓搔着一头乱发，仰望赖子，确定是她后，整个人扑过来喊着：“我完啦！完蛋啦……”经理赶快把他扶到最近的雅座坐下。

“我要见妈妈！”

熊仓胡乱挥手，脑袋前后摇晃。赖子头一次看到熊仓醉成这个样子。他平常不论喝多少都面不改色，即使借酒装疯，也一副心思清醒的样子。可是现在他头发散乱，眼镜歪了，口齿不清。

“怎么醉成这样？”

“妈妈，你一定要再帮我一次！”

小弟送上湿毛巾，熊仓看都不看。

“你再帮我约一次秋山先生，只要你开口，他一定会答应的。”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啊！”赖子装傻。

熊仓却像溺水的人抓着草绳，“就是上次那笔生意，突然取消了，我搞不懂怎么会这样！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小弟问要送什么饮料，赖子说“冰水就好！”

“我去找他，还跟他打过几次电话，他说就是不行，到后来干脆不理我也不见我，这一个月来我老吃闭门羹，急得睡不着，连酒都喝不下。”

熊仓头上白发确实多了，身材也瘦了一圈。

"我现在真的只能靠你了，求求你！"熊仓想抓住赖子的手。

赖子迅速躲开，"对不起，我帮不上忙，我们这里也不欢迎醉酒闹事的客人。"

熊仓的大嗓门早已引起其他客人的白眼，可是熊仓毫不在意，还想抓住赖子的手，知道不行时忙着双手收回胸前合掌乞求，"求求你帮我这一次吧！"

赖子心想"又来这套"，把脸别开，熊仓竟滑下椅子，趴在地上向她磕头："救救我吧！"

"快别这样丢人现眼！"

赖子用眼示意经理把熊仓扶起来。

"你别走……"

经理和两个小弟前后架住熊仓扶到椅子上，熊仓粗暴地挥开他们，"别烦我，我要和妈妈说话，放开我！"

瞬间，桌上的酒杯打落地上，破片四溅，小姐们惊声尖叫。

"把他弄出去好吗？"

赖子点点头，经理他们架起熊仓往外推。

"你们干什么？！我是客人呀！"

熊仓大声喝斥，但又老又醉的体态拗不过年轻人。

"放开我！放开我！"

他一边叫着，人很快被拖到门口。

"妈妈、妈妈……"

"……"

"我在赤阪那家店等你，一定要来哦！"

赖子别开脸，熊仓又留下一句"我等你"后被拖出门外。

熊仓人影消失后，众人又恢复正常喝酒聊天。

"醉成那个样子，真是！"

"我们该走了吧！免得让人撵出去。"

"您放心，您这么绅士，请都来不及呢！"

小姐和客人调笑不停。

不久，庄司回来，向赖子报告，“我把他送到一楼，在巷子里跌倒了，不过，站起来回去了。”

赖子默默点头，离席走进化妆室。

怎么也没想到熊仓会在这种日子来！醉得一塌糊涂外，人也急速衰老，丝毫没有以前那种厚颜无耻的样子，这次的打击可见相当惨。

赖子对镜整理头发。其实发型仍完好如前，只是她总觉得沾染到熊仓呼出的浊气与酒味，很不舒服。

赖子也不愿意熊仓在其他客人和小姐面前这般难堪，也许他能博得一些同情，但更多的是别人对他的幻灭，而且赖子也担心别人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老实说，当熊仓说“救救我”的时候她毫不在意，瞬间反而有报了仇的满足感。

但是，看到一个大男人躺在地上哀求的样子，仍然让人觉得心有戚戚。庄司说熊仓出去时滚落地上，下过雨的街道湿漉漉，他的衣服一定脏了。他就这样离开夜银座吗？想象他那模样，愤怒转成了怜悯。

“这样够了吗？”赖子问着镜中的自己，“我是冷酷的女人吗？”

日光灯下显得苍白的镜子里，有着赖子清醒的小脸，镜旁插着一瓶蔷薇。

赖子仿佛看过这样配置的一幅画。画题是《女人与蔷薇》还是《冷淡》？

“真是！”赖子嘀咕一句，走出化妆室。

秋山已经来到，赖子看见他先是一怔，然后轻轻点头。

“怎么啦？表情怪怪的。”

“很奇怪吗？”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秋山还不知道熊仓来过。

“给我白兰地！”赖子没回答，直接吩咐小弟。

“很难得呀！妈妈主动要喝酒！”秋山说着，举杯敬赖子。

“秋山先生果然言而有信，敬你！”赖子把酒一仰而尽。

在最后一曲悠扬琴声中，最后一桌客人也买了单，店里只剩下秋山。

“等一下去赤阪吧？”

赖子点头，她只看看传票，其他事交给经理后和秋山一起离开。

平常打烊时间，街上还满是酒客和小姐，今天大概因为台风的关系，行人只有平常的一半。

“月亮出来了。”秋山仰望天空。

几个小时前还风雨交加的景况早已不留一丝痕迹，霓虹灯彩闪烁不停的大楼顶上，悬着十三的月亮。

平常漫天要价、奇货可居的计程车，今天是随叫随到。

一上车，秋山极其自然地搂着赖子。不久，车子来到上次来过的会员制俱乐部，接待小姐还是同一个人，但里面的气氛与上次大不相同。上回来时地毯和窗帘是以深蓝色为主调，现在改为浅褐色系统。不变的是照明依旧昏暗，四周的客人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

赖子又要了白兰地，“今天特别想喝酒！”

秋山满心欢喜，示意赖子看着右边正在热烈拥吻的一对后，亢奋地说：“今晚可以好好陪我吧！”

但是赖子更加清醒，甚至觉得男人为什么那么想要很不可思议。

“嗯？”秋山贴近脸，神态像个孩子，而不是快四十岁的男人。

“赖子……”他又呢喃一声，把赖子整个人揽进怀里。赖子睁着眼睛任他拥抱。

法兰克辛纳屈唱的《夜里的陌生人》旋律流泻室内，秋山的唇缓缓凑近赖子嘴边。赖子稍微后仰，秋山的脸依旧贴过来，瞬即堵住赖子的唇。

赖子没有抵抗，但坚拒秋山的舌头闯进她嘴里，就这样任凭秋

山轻咬吸吮她的两片薄唇，直到他尽兴离开，声音干涩地说："我喜欢你！"

赖子听着他的声音，心想歌曲也快结束了。

他们离开乃木阪的俱乐部时已一点。走到电梯间时，赖子知道自己已经醉了，她很想踩稳脚步，但脚尖不那么听话，地板也似有些浮起。

"再喝一家吧！"

秋山撑着她的背。夜空更加清朗，月色更增明亮。要去的店大概就在附近，车子在赖子不知道的小巷里穿梭两三分钟后停下。

赖子靠着秋山的肩下车时，看见眼前是一栋白色圆顶建筑，像个玩具店，她立刻明白是宾馆。

秋山有些腼腆地低着头，搂着赖子走向白色石门。刚走到门口，"当"的一声，门自动打开，迎面是一盏璀璨的水晶吊灯，地板和墙柱都是大理石，正前方是个热带鱼水族箱。

中年女中带他们去房间。秋山看看赖子后，安心地跟着女中坐电梯上三楼。

走廊很暗，靠近地毯的地方微微亮着紫色灯光。

女中打开第三间房门，一进门是脱鞋台，接着是小洗脸台，隔着纸门是四坪大的和室，再里面是卧室。女中应酬两句，泡好两杯茶就退去。

门一关上，脚步声也消失后，秋山浮躁地点根烟抽。才吸一口，就搁在烟灰缸里，像请罪似的对着赖子说："对不起……"

"……"

"生气了吗？"

赖子并没有生气，在店里看到秋山时，她就有预感今晚会是这个结果。

当熊仓突然跑来，被经理撵出去后，赖子的心情一直浮躁不定，她希望尽快忘掉这一幕，看到秋山时还真有松一口气的感觉。

"你可能觉得我很差劲，但我只是想两个人静静地……"急于

辩解的秋山突然像个幼稚纯情的少年。

但是，赖子有些不满。虽然她并不渴望，但是两人静静独处的不该是这种宾馆，而是海边山上或湖畔的幽静饭店。就算要在市区选择，也不该是这种俗丽的宾馆，而是高雅的大饭店。可是，在这三更半夜的不可能远赴山腰海际，就算是进一般饭店，孤男寡女的又没带行李，也会遭人侧视。也许秋山也是想到这一点才选择宾馆，即使让赖子感觉有些轻慢。

本来秋山就多次想约赖子远游，只要赖子答应的话，多远的地方都去得成。但是想到和秋山单独出游，赖子不能说没有怯意。她并不讨厌秋山，也不特别喜欢他，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很轻松愉快，此外没有其他感觉。如果两人真要有什么，在某个晚上不自觉地发生最好，如果在喝醉的情况下那就更好。这么看来，今晚这种情况未必是坏。何况，拜秋山之赐报复了熊仓，是她确定熊仓受到打击的值得纪念的一夜。

"要喝啤酒吗？"

秋山心浮气躁地走到角落打开冰箱。

"我不要。"

眼前有刚泡的茶，赖子也不想喝。

"要不要洗个澡？"

浴室入口虽在玻璃门外，但和房间只隔着一层洞洞帘子，只要打开帘子，坐在房间里也可以将浴室里面一览无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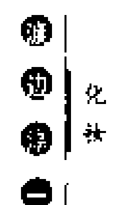
"你先洗吧！"

赖子拒绝后，秋山又抽了一小截烟，突然起来打开身后的纸门。四坪大的和室中央有个矮床，铺着红色花纹床罩，枕边除了台灯开关外还有几个按钮，显示这床有些特别设计。

"果然……"秋山讪讪地低声说，走到门边关灯。

"赖子……"

是因为黑暗使他变得大胆吗？秋山转身回来立刻吻上赖子，赖子没有推拒。秋山整个人靠在赖子身上，赖子撑不住往后倒时，秋



山的手伸到她胸前。

“别这样……”赖子扭开上身，秋山更用力扯开她的衣领，还把脚缠住赖子的腿。

“放开我……”

“……”

“先让我脱衣服……”

秋山瞬间松手，赖子起身整整领口。

“你真的会脱？”

“我不喜欢乱来！”

“那我在床上等你！”

秋山有些不好意思地搔着脑袋，拿了浴衣走进卧室。

赖子看他走开后，才站起身来开始脱衣。反正已经到了这里，也没什么好逃避的。她慢慢脱下和服挂好，把和服带叠好，再把紧带一根根仔细拢好挂起，最后脱袜袋，卸发簪，身上只剩一件长衬衣，拉开卧室的纸门。

赖子的长衬衣是白底粉红色圆点图案，在台灯柔和的光线映衬下，秋山忍不住惊呼“好美！”激情地一把抱住赖子。

赖子虽然喝下不少白兰地，但心思还很清明。当她想到下一刻的云雨激情时，仅剩的一点醉意也完全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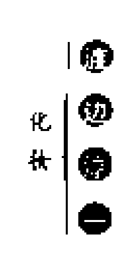
但是秋山却已欲火难抑，他粗猛地紧抱赖子，疯狂地吻她。

平常穿着和服看不出来，一旦褪下衣物，才知道她窈窕的身段更凸显丰满坚挺的双峰。秋山对这意外的发现又惊又喜，不住地把玩轻吻。

“好美！真是太美了！”他一边呓语，一边用舌尖挑弄赖子的乳房。

赖子轻轻闭着眼睛，几乎没有感觉，只有乳头四周微觉酥痒。她有些难过，扭动身子，秋山更激烈地吻她。

当赖子实在受不了想逃开时，秋山赶忙停止轻吻，急促地跨在她身上。



赖子心想他该温柔一点的，但是秋山已停不下来，滚热的东西一举逼进。

“啊！”

瞬间，赖子仰起脖子，那是一种被贯穿的感觉，粗暴得让她全身僵硬。她紧闭双眼，微张着唇呼吸，眼中似有泪水溢出。

不过，男人的动作很快就变得柔畅，赖子身上的重压也随之消失。男人的呼吸急促，动作却很有节奏。

赖子也放松自己，悄悄睁眼窥看。

秋山就在她身上剧烈地上下摆动，垂在额前的头发遮住的脸湿润充血，灼热的呼气随着上身动作呼出。

男人为什么这么热中这种事呢？这样气喘吁吁地消耗体力，究竟有什么好？

赖子觉得不可思议。

秋山的动作更加激烈，他抱着赖子肩膀的手臂也更用力，当赖子难过得拼命摇头时，秋山猛然“啊、啊”地大声呻吟，紧接着他那激烈的动作突然停止，整个身体突然像岩石般重压在赖子身上。

赖子睁眼忍受这份重压，秋山的额头满是汗水地就呈现在她眼前。赖子突然有点怜惜之意，但被压得喘不过气而扭动身子，秋山这才注意到似的抬起脸，移开身子。

“好吗……”赖子以为秋山自言自语。

“好不好？”秋山又问一次，她才发现是在问她。

老实说她不知道是好是坏，秋山进来时她体内深处是感觉有些微甜美，但稍纵即逝，那或许是所谓的快感，但对她来说是太轻微了。

“这没什么好害羞的。”

秋山以为赖子的沉默是害羞，他再度拥抱赖子，“好美的身体！”

秋山愈是赞美，赖子愈是觉得无趣。她不觉得自己的身体有那么好，这她比谁都清楚。眼前这个人是图谋什么呢？他难道没发现

她刚才毫无感觉吗?这是为安慰没有感觉的女人的安慰话语吗?还是挖苦呢?

突然,赖子对这夸赞没有感觉的女人的男人,和与男人做爱毫无感觉的自己感到憎恶。

不可原谅! 这一切不都是作戏吗?

"我要起来了。"

赖子坐起上身,秋山赶忙压住她,"拜托,再躺一下嘛!"

赖子没有理会,硬是下床,拿了和服走进浴室。

虽然只是一时躺在陌生的宾馆床上,却感觉全身都弄脏了。这宾馆只是男女做爱享乐的地方,床单、浴衣虽然清洗过,但总觉得男女的情欲黏在上面不退。

她要冲洗掉沾在身上的这宾馆以及秋山的所有味道。

她冲着水,从肩膀细细搓洗到脚尖。

突然,她感到精液正慢慢流出体内。十天前就已经历排卵时下腹部的抽痛,今天应该是安全期,但还是要小心。她把莲蓬头对着阴道仔细冲洗干净。

把一切都冲洗干净后,她感到完成一件大事般的放松。总算还清秋山的人情了……从此以后,她或许可以将熊仓和铃子忘记了。

洗完澡,她擦干身体,走出浴室,梳理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穿上和服。

秋山还躺在床上,看着赖子依恋地问:"怎么都穿好了?"

"已经两点了,你去洗个澡吧!"

"不用。"

"不行,快去吧!"

"我不想冲掉你留在我身上的香气。"秋山拉住赖子的手,"再让我亲一下。"

"已经亲了好多。"

赖子不理他,径自走到小客厅,秋山只好下床。

"真奇怪,我是男人,还这么依依不舍的,你反而满不在乎,是

讨厌我？"

“没有，只是想要你洗个澡！”

“我就不洗。”

秋山像磨人的孩子，脱掉浴衣，穿上衬衫。

“这样回去，你太太会知道。”

“知道最好！”

“太过分了！”

“谁叫我那么迷恋你。”

赖子不回答，低头收拾桌上，秋山打着领带说：“你不是真的喜欢我吧？”

“怎么会？”

“我知道，不过，我会让你一天没有我都不行。”

“走吧！”

秋山还没穿好外套，赖子已拿起皮包快步走向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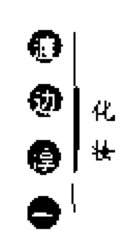
住在东京的高楼上，对季节的变换不那么敏感。在房间里有空调，根本接触不到外面的空气。

赖子房间的阳台上摆着一些观叶植物，光看嫩绿的叶子，感觉还是夏天。等到黄昏出门到店里去时，看到街头行道树的叶色，接触冷冷的空气，才知道秋意已深。

平常赖子都在七点前后离家，先到美容院整理头发，八点左右才到店里。有时候会提前出门和客人约会见面，吃过饭后再一起到店里。

这一天，赖子和太平洋化学的村冈常董约好六点吃饭。村冈人有点胖，不算潇洒，但是待人亲切又大方，在店里很受欢迎，小姐们都喜欢陪他，有的还会跟他谈些私事。曾经有一个瞒着乡下双亲在这里上班的小姐，结果父母找来了，只好骗说在村冈的公司里打工，村冈还真的陪她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厅见她双亲。

像村冈这样热心的男人或许好色，但是太过照顾女人的结果，



也使得彼此关系不易转成男女关系，徒然落得小姐都喜欢找他帮忙的老好人，彼此和和乐乐相处，也成了店里的常客。

本来今天同时有两个人要约赖子吃饭，赖子选择村冈，无非是因为村冈让人轻松，没有压迫感。

饭局约在筑地的料亭“河庄”，赖子见过老板娘一次，也是个身材窈窕的美人。

吃饭约在六点，必须赶在五点前出门去美容院才来得及。四点时她刚放好洗澡水，正要洗时电话铃响。

“请问茑野赖子小姐在吗？”

“我就是……”

“这里是目黑警署，你是茑野槙子的姊姊吧？”

“是，她怎么啦？”

“今天早上有人检举她吸大麻，现在人在这里。”

“真的？！要不要紧？”

“她还是大学生，又是初犯，可以交保。”

“我马上过去。”

“就到防犯课保安组，记得带印鉴。”

“我知道，谢谢，我马上去。”赖子对着听筒猛点头，放下电话后，呆坐椅上。

槙子从小就任性。刚来东京时住在赖子这里，半年后搬到自由丘单独住，一个小小的套房，自由自在地好不快活。赖子偶尔去看她，不是看不过去主动帮她打扫，就是要唠叨她几句，连自己都嫌烦，也就难得再去。槙子也只有缺零用钱时才会来找她。

槙子偶尔抱怨赖子太严，赖子不以为然。既然嫌我严，那就去找里子姊姊好了，我也乐得轻松。当然槙子不会这么做，但不容否认，里子是好说话些。她们年龄接近，里子又远在京都管不到，而且她们是同一个父亲。赖子难免不认为是血浓于水，心上总有一点点疙瘩。既然槙子不喜欢人家说她，那就默默随她去吧！

半个月前，赖子有事找她，她不在。两三天后找到她，问她到哪

里去了？她说跟着摇滚乐团从关西到九州去旅行了。

赖子知道槙子疯狂迷上摇滚乐团，但不知道她竟跟着乐团公演到处跑。如果是十五六岁的少女也就罢了，已经是大学生还迷成这样，实在不像话，说她两句，她毫不在乎，还反过来劝赖子去听一遍，保证也会迷上。

"我才不浪费那个时间和金钱呢。"

"赖子姊姊是个好女人，可惜没有半点梦想。"

"你别玩得太凶，你背后还有茑乃家这个名字。"

槙子夸张地叹口气，"别傻了，姊，脑筋还这么守旧，我是无意回京都和茑乃家的。"

赖子虽然也一样，可是也不至于逃课追随乐团啊！

"反正你别闹笑话给人家看就是。"

"你怎么愈来愈像妈了！"

槙子会这样轻狂不羁，或许是幺女的关系，同时看到三个姊姊的生活方式，对京都和那份古老特别反感。

赖子赶到目黑警署，问过柜台，到二楼的防犯课。

去警察局保人出来，她是想穿得朴素一点，可是等一下要和村冈吃饭，也不能穿得太素。她本来想取消约会，但是村冈不在办公室，联络不上，只好打电话到"河庄"说她可能晚一点到。

她穿着深蓝色大岛绸和服系白底染织带子，在警察局里特别醒目，埋头办公的警官纷纷转过头来看她。

走进防犯课，右边放着保安组牌子，赖子走到那个年约四十岁的警官面前，点个头，"对不起，我是茑野。"

"啊！请坐！"

房间相当宽敞，十几张桌子后的便衣警察和刑警都看着赖子。

"我妹妹她……"

"马上带她过来！茑野槙子是吧！住址是目黑区自由丘四之六之三，松木庄，本籍京都市东山区……"

警官看着文件陆续念出槙子的学校、父母姓名，赖子一个劲儿

地点头，羞得脸都红了。

"你不知道令妹抽大麻吗？"

"我们没住在一起，很少见面。"

"女孩子还在读书，不好好看着不行。"

"是……"

"你从事什么工作？"

赖子觉得这问题没有回答的必要，但也不能不说，"我在银座开间俱乐部。"

"俱乐部的妈妈？"警官再次打量赖子，问了店名后说，"你不会也做这种事吧？"

"我怎么会！"

赖子的口气太强硬，警官吓了一跳，赶忙改口说："不是的，是现在有些酒廊小姐也会抽，我随便问问。那你看完后签个字！"

警官拿出另一份文件，赖子看看，上面大大地写着"保释书"，领回本人外，并有责任监督她不再犯，有关此案应随传随到。

赖子签名盖章。

"喂！叫茑野楨子！"

警官向后面喊道，铁门打开后，一名警官陪同楨子出来。楨子穿着红色毛衣牛仔裤，满不在乎的表情。

"楨子，有没有怎么样？"

楨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对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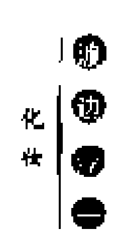
取供室的门还开着，里面有两三个披着长发的男孩，是和她一起被抓的吗？

"吓死我了！"赖子叹口气。

旁边的警官转头对楨子说："听到没有，别再抽那种东西让家人担心！"

"……"

"下次再犯就要拘留啦，别再和那些家伙混了，好好用功，知道吗？"



“槙子，跟警官道谢！”

在赖子催促下，槙子转向警官鞠个躬：“真的很对不起，下次不会再犯了，请原谅！”

警官微笑着对赖子说：“好好看着她吧！”

“谢谢您！”

赖子又九十度的鞠躬后，逃也似的走出防犯课。

一出警局大门，赖子立刻拦辆计程车，想尽快离开这个晦气的地方。

槙子却站着不动，“我饿了，从昨晚到现在都没吃。”

“我知道，先上车再说！”

赖子把槙子先推上车，自己接着坐进去，要司机开往新桥。

“我只要普通的味噌汤和白饭就好，中午时发个面包，难吃死了……”

“闭嘴！”赖子不想被司机听出端倪，制止槙子后吩咐司机，“抱歉，请到白金的首都饭店。”

赖子这地方不熟，不知道该去哪里吃白饭和味噌汤，只有到大饭店的地下餐饮店去。

才下午五点，料理店里没有客人，赖子选了最里面的桌子，和槙子面对面坐下。

“到这么好的地方吃大餐啊！”

槙子兴奋地东张西望，点了生鱼片和盐烤鲑鱼，赖子只要一客茶碗蒸。

“真是吓坏我了，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没什么，只是吉米他们问我要不要抽两口，我就试了一下而已。”

“吉米是谁？”

“你不知道啊？就是冲浪乐团的鼓手，是个混血儿，人很不错。”

“你跟他们一起抽大麻？”

"大麻就跟香烟一样,我只是好玩,也没做什么坏事。"

"警察怎么会知道呢?"

"吉米常抽,可能老早就注意他了。"

女侍端上生鱼片和茶碗蒸,姊妹俩暂时沉默。

"在哪里被抓的?"

"吉米的公寓,一大早大家都还睡得迷迷糊糊的……"

"你也睡在那里?"

"只是过夜,又没怎么样,大家唱唱聊聊,累了就瘫在地上睡而已。"

"还有别的女孩是不?"

"本来恰美和悦子都在,后来悦子先回去了。"

这两个女孩赖子也见过,家世都还算清白,竟然也会在男孩的房间过夜抽大麻……她真想不通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刚才那里面的人都是和你一起的?"

"恰美刚刚被她妈妈带回去,吉米和川部虽然做完口供,好像还不能走。"

女侍又端上烤鱼和味噌汤。

"会不会上报?"

"不知道,搞不好吉米不能登台表演了……"

"你的名字不会见报吧?"

"应该不会吧！刚才那警察不是说没事吗?"

"你哦！要是让妈知道了,看你怎么办！"

"这件事你得帮我保密……"

"可是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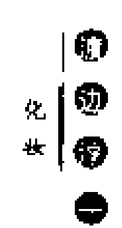
"拜托,又不是什么坏事,只是抽一两口大麻而已。"

"就算一两口,那终究是麻药啊！"

"没那么严重,只是普通的大麻叶子啦！"

"可是你一个女孩在男孩房间过夜,怎么说?"

"很多人在一起哩！你的想法真怪。"



"我不这么想才奇怪！"

"我真搞不懂……"

"没错，我是什么都不懂！"赖子挺着胸，两手拇指在和服带子里，"我再也不管你了！"

赖子说话很少这样果断，桢子立刻放低姿态，"生气啦？"

"没有，只是讶异！"

桢子不语，低头吹着热汤，津津有味地喝着味噌汤。看见她那乐天无虑的脸，赖子半是讶异半是感叹，年轻就是这样吗？霎时觉得自己老了。

"你也是懂事的人。"

"姊，别这么说。"

赖子不知道该不该把今天的事告诉母亲和里子，等晚上回家后和桢子好好谈过再说。

"我要走了。"

"要去店里？"

"跟人约好六点见面，都是你！"

"对不起！"

赖子从皮包里掏出自己房间的钥匙，"你拿这个先回去。"

"我要回自由丘。"

"不行，今晚睡青山！"

"可是我想回去换洗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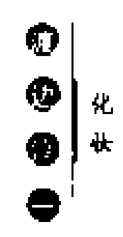
"我那边都有新的。"

桢子知道晚上又要听训，一脸愁苦，赖子也无奈地说："我刚才签过保证书，你知道吗？保证你不再犯，如果你再犯，连我都要被抓哩！"

"不会吧！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

"到了警察局，大罪小罪都是罪，反正你今晚留在我这里就是。"

她的语气没得商量，桢子低头不语。



“你明白吧！”

赖子说完，拿起账单起身。

赖子赶到筑地的河庄时，已迟到三十分钟。村冈在房间里喝啤酒，跟女中说话，没有不高兴的样子。

“抱歉，我来晚啦！临出门前妹妹突然打电话来说人不舒服，我赶去看她，所以耽搁了。”

“有没有问题？”

“还好，只是吃坏肚子。”

赖子搪塞过去，她在意槙子的名字明天会不会见报。槙子说没事，就怕万一，村冈虽然不知道槙子的名字，但她们姓茑野的并不多见。

“你要姊代母职，很费心吧！”

“真的，我真不懂现在的年轻女孩。”

“我女儿也一样，最近迷上摇滚歌手，把他的照片贴满墙壁，真不懂那种像女孩似的男人有哪点好？”

村冈说话的时候，女中送来一大盘河豚生鱼片。

“我已经叫他们煮鱼白了，饮料就鳍酒好吗？”

“现在就开始喝酒会醉的。”

“一杯就好，没有关系的。”村冈要女中把酒拿来，还对赖子说，“看你晚来，她还担心我被甩了。”

“答应了我一定会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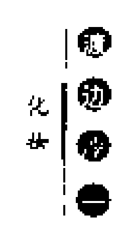
“我知道。”

去店里前先和客人吃饭要比打烊后消夜来得轻松，尤其是打烊后，常常弄到很晚，还可能扯上男女之事。如果是在去店里以前，对方一开始就没这个打算，轻松吃到八点半左右再一起到店里。

“令嫒会跟着合唱团公演到处跑吗？”

“我想不会吧！”

赖子想多知道一点，但又怕问多了反而泄漏槙子的事。虽然她



对村冈没有太多防范，店里的小姐也喜欢找他商量事情。

“令嫒今年多大了？”

“大三，二十一岁。”

“大学女生大抵都喜欢同类的事物。”

“你还年轻，大概了解她们的喜好吧！”

“没有，我对摇滚乐一窍不通。”

“可是姊妹住得近，应该常常谈心的呀！”

“只是彼此挂念而已，很少深谈。”

到目前为止，槙子是找赖子商量过，赖子却从来没有找槙子谈过心。

仔细想来，赖子一开始就没有谈心的对象，在东京、在银座开店，她都一个人来，谁也没靠，甚至连母亲都很少深谈。

惟一可以谈心的就是铃子，她可以把一切一切都告诉铃子，就因为她们太亲密，除了铃子，她不想再和别人谈心，也觉得谈了也没用，这个心态在铃子死后也没有改变。

然而，一个人在银座开店，经常会觉得心虚无靠，想要找个依托，但每一次都凭着自己一个人熬过来。想找同性商量吧——但女人的狭窄见解，顶多给她随便说说的意见，何况女性朋友一亲密，骨子里总掺着羡慕与嫉妒，眼前虽好，往后未必不会出卖你。找男人商量，到最后演变成男人与女人的复杂关系反而麻烦。

既然都是这种结果，倒不如自己想办法解决。老实说，当赖子有心向熊仓复仇时，就觉得有这个做心理支撑那就什么都不怕了。她不需要对别人说明过去，只要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好。

赖子不喜欢和别人过分接近，不论男女，她都想保持适度的距离。她讨厌因为身为女人就必须依赖别人的想法。她不过分接近别人，也不希望别人太接近她。这些年以来她一直就这样，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最近，她突然会想到去依赖某个人了。每当这么想时，她总会觉得要是能有个人商量就好了。这回遇上槙子的事情，这种感

觉更为迫切。是胆怯了吗？还是年龄大了？或许是这阵子太累了。

看到亲密交谈的男女，她会无端生起一股羡慕之心，以前都觉得讨厌的事物，现在也会觉得那些还是有它们存在的意义。当然，她很快又会庆幸孑然一身无牵无挂还是好。

“你有烦恼是吗？”村冈问。

“没有，是这河豚太好吃了。”

赖子微微一笑，夹起河豚生鱼片。

女中又端来一个大陶锅，准备煮河豚火锅。

“村冈先生，等一下陪我到店里吗？”

“那当然，车子都准备好了。”

在所有客人中，要说能依赖的，或许只有这个不够潇洒却看似诚实可靠的村冈了。赖子望着他的方脸心想。

吃完饭离开河庄，已经八点多。

经过走廊时，村冈突然停下，拍拍赖子的肩，“你看！”

赖子转头一看，在玄关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六十号的日本画，画中是两个女人裸体背对而立，她们梳着日式发髻，整张脸到肩颈都涂着白粉，一看就知道是舞伎，但是穿着比基尼，连若隐若现的耻毛都画得纤毫毕露。

赖子赶忙移开视线。

“是专画舞伎的吉本画的，这一幅大概要两三千万。”

赖子听过画家的名字，以前也有舞伎朋友做他的模特儿，现在据说是描画舞伎第一人。

“感觉不坏哩！”

的确，画里并没有淫靡的感觉，在日本画独特的沉沉色调中显现舞伎的华丽，那丰润的腰身散发着成熟女人的艳色。

村冈或许是纯粹欣赏，赖子却觉得像是自己裸体示人。当然，画中人一点也不像赖子，赖子也没让吉本画过，只是画中人背对而立的体型非常像，有如双胞胎。

“好画！”

村冈好像很欣赏，赖子却无法产生同感，倒不是画本身的好坏，而是以舞伎为模特儿这点让她觉得沉重，仿佛是自己姊妹的身影被出售般忧郁。在让一流画家着笔的骄傲的同时，也有着暴露一切的羞怯。而且那特意强调的短腿长身中似乎潜藏着日本女人的喜悦与悲哀，让她高兴不起来。然而这份感受就是说出来，村冈也未必了解。

"请慢走！"女中的送客声让赖子感觉得救，撇下还看得入迷的村冈，径自穿鞋出门。

两人抵达"青"时刚好八点半。

十一月以后生意略显清淡，但现在已有三桌客人。村冈立刻被接到左边第一桌去，赖子先转进衣帽间，脱下外套，补过妆后，再听经理的报告。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两通客人打来的电话和今晚有些小姐不来。

赖子随后出来和客人打招呼。客人先开她玩笑："到哪里幽会去啦？"

"看你不在，我们还说要走了呢！"

赖子一一道歉赔笑，主客皆大欢喜。当她来到第三桌时，视线一和秋山相对，本能地有些退缩。

"欢迎光临！"她尽量装作平静，视线自然飘开。

"这位是我们的营业部长，这位是池袋分店经理，他们都说要来看看妈妈。"

秋山也许不会说出他们的关系，但是态度却充满彼此关系亲密的自信。

"好像瘦了点？"

"是吗？体重一点也没有变呀。"赖子技巧地躲开秋山伸过来想握住她的手，拿起杯子，"今天怎么那么早？"

"明天要去宫崎打高尔夫球，你也一起去吧？"

"是想去，可是……"

"那就休息一天吧！好吗？"

赖子眼中含笑，心里却觉得秋山是否错觉了什么。和他上床，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他，只是回报他帮自己向熊仓报了仇。当然，她也不讨厌秋山，但绝对没有爱。如果秋山以为两人春风一度，赖子就是他的女人的话，那未免太天真。

"各位慢慢聊！"赖子放下杯子。

秋山突然说："对了，前几天熊仓又来找我，求我一定要帮他，到最后都哭啦！真是搞不过。"

"那您怎么做？"

"我还是拒绝啦！后来他去找三京银行要求融资宽限，好像也没用。"

"您怎么知道？"

"三京和我们有往来啊！"

赖子默默点头。秋山要杯新酒，赖子乘机把杯垫放在自己的杯子上，起身转台。

村冈从刚才一直和明美说话，赖子一过去就问"喝些什么"？

赖子要了鲜果汁后跟他说声抱歉。难得一起来的，却没时间陪他入座，村冈倒也宽容不计较。他知道赖子必须周旋在各桌客人之间，而且能够和这么受欢迎的酒廊妈妈桑一起吃饭，他或许已觉心满意足。

"今晚真的谢谢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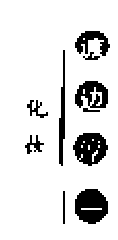
赖子再次说谢，举杯和村冈轻碰后，有松口气的感觉。

这天晚上虽然又有客人约她消夜，赖子都推说有亲戚来而婉拒。事实上，是槙子在她家里等她。

一点不到，赖子便回到公寓，很久没这么早回家了。她一开门，就听见一种陌生的音乐。她好奇地换上拖鞋，喊声"我回来啦！"

没有回应。她走进室内，槙子仰躺在沙发上，桌上的大录音机正播出奇妙的音乐。

"你在干什么？"



槙子猛然惊起，“吓我一跳！不声不响就进来了。”

“我进来时叫你，开那么大声当然听不到，这会吵到邻居的，小声点！”

“那多无聊！大声才好听。”

槙子已洗过澡，也洗了头发，换上赖子的睡衣。

“这是什么音乐？”

“你不知道吗？现在最红的YMO的音乐。”

“怎么跟电视游乐器的音乐一样。”

“拜托！这是电子合成器啦！”

“没听过。”

“你真落伍！”槙子夸张地耸着肩。

赖子很想说我是不懂现在的音乐，但我也不会被警察抓，但又觉得这样说过分了点，只好进卧室换衣服。

槙子关小音量。赖子对着卧室外的槙子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几点吧！我一直很乖啊！”

是吗？赖子有点怀疑，“没别的事吗？”

“没有。”

“其他朋友呢？”

“不知道。”

槙子已觉得没好气，赖子也觉得问不下去。她卸好妆，换上浴衣，到厨房冲了一杯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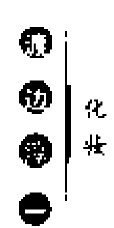
“你真的没携带大麻吧？”

“我怎么会有那种东西。”

“那最好，万一警察到你住的地方搜查就糟了。”

“我只是昨晚抽了几口而已。”槙子点根烟，“大麻跟香烟和酒没有两样，美国的音乐家、艺术家还有大公司老板都抽，只有日本最落伍，还当作麻药和兴奋剂。”

“既然禁止，那就不该抽。”



"好玩一下也不行吗？怎么就那么倒楣，又不是只有我们抽……"

"还有谁？"

"多了！只有吉米被抓……"槙子语气颇不甘心似的。

"你喜欢吉米是吧？"

"……"

"你跟他有没有什么？"

问她两次不回答，或许他们之间是有什么。

"学校会不会知道这事？"

"不会吧！"

槙子摇摇头，但脸色倏地发白。

第二天早上，槙子七点就醒来了。微明的光线中看见日式衣橱和放在壁龛上的鼓，瞬间她错觉自己是身在京都家里。昨晚和赖子说完话上床时已两点多，但翻来覆去睡不着，快天亮时才朦胧睡去。梦到警官追捕吉米，自己追着警官。

槙子看看枕边的钟后起床，打开纸门，向南的客厅里已照进晨曦。

赖子应该还没醒。

槙子蹑手蹑脚走到玄关口拿报纸，走回和室，再钻进被窝里翻看。

她懒得看政治经济版，直接翻到社会版，醒目的"摇滚吉米等人被捕"跃入眼帘。她迫不及待地细读报道。

> 目黑警署十六日深夜接获密报，指出在目黑区青叶台五之二之六之三〇二吉米冈田，亦即冈田次郎(二十三岁)公寓里举办大麻派对，警方据报前往调查，以违反大麻取缔法现行犯罪名逮捕冈田及同一乐团之川部孝两人，并将同在公寓中狂欢之歌迷学生六人一并带回调查。吉米冈田是冲浪摇滚乐团的中心人物，广受年轻人及大学生欢迎。据悉冈田在过去即有吸食大麻习惯，警方亦怀疑其有走私或藏匿大麻之

嫌……

报道后还附有经纪人的谈话："我做梦也没想到吉米会做出这种事，下个礼拜在关西本来有场演出，看这情况恐怕不得已要取消，谨此向所有歌迷致歉。"

槙子吸口气。她知道可能会上报，但没想到做得这么大，还登出吉米戴着太阳眼镜的照片。

警察果然早就暗中注意吉米了，吉米大概也有所察觉，被抓那天也说过"这一阵子运气不好"，但是槙子不相信吉米会走私大麻，他应该只是想吸而已。

报上没登出自己的名字，槙子松了一口气，这样家里和学校都不会知道。可是，吉米的新闻登得这么大，对她还是有影响。

乐团里的人都知道吉米和她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吉米不管到哪里，槙子几乎都跟着，她已不是单纯的亲卫队歌迷，已经是吉米半公开的女朋友了。跟随乐团到处公演，旅费虽然是自掏腰包，但是却和吉米住同一个房间。悦子和恰美也一样，她们各和吉他手及主唱要好。

槙子她们自诩是超级歌迷，本身条件都很好，人都聪明漂亮，会打扮、家境好，在崇拜的偶像前仍然拥有一份尊严。她们即使为男人付出身体，也知道自己付出的价值，绝不会如同她们向来轻视的盲目奉献。

如今吉米被捕，其他人一定会联想到槙子，他们不但会幸灾乐祸，甚至可能讥笑槙子没有眼光。

在这个摇滚世界里，男男女女都在竞争，虽然表面上是那么和谐。

槙子不愿意向这些人示弱，她不要别人无谓的同情和安慰，这时候尤其要展现她好女孩的个性。

她看着报纸，脑筋快速转动着。

赖子起床时已八点半。

虽然晚上工作，赖子却一向起得早，而且一起床就开始打扫卫

生、煮饭，因为晚上没吃，早餐特别讲究。

槙子平常是不到中午不起床，除非上午有课。今天是特别，躺在被窝里，她正盘算着该怎么办？该让赖子看到报纸吗？她是很不情愿，但真要藏也没地方藏。她一咬牙，索性拿着报纸下床。

赖子穿着毛衣牛仔裤在阳台浇花。

"姊！早！"

赖子回头，"已经起来啦！"

"报上登了！"

槙子把报纸摊在桌上。赖子停止浇水。不到九点，阳光虽弱，但照满一屋子。槙子刷牙洗脸回来后，赖子正对着报纸叹气。

"他真的走私大麻吗？"

"我不知道，报道也只是怀疑而已。"

"会怀疑也是因为有不对劲的地方，真的和你没有关系吗？"

"昨晚不是说过了。"

槙子不耐烦地回到和室换衣服。她穿上黑色紧身迷你裙，白衬衫，红腰带，再套件羊毛衣，皮外套，青春俏丽得有些花哨。她觉得有点不妥，摘下银红色的亮晶晶的耳环，回到客厅，赖子正坐在沙发上喝咖啡。

"要走啦？"

"想见见悦子她们。"

"不是去学校？"

"上午没课。"

老实说槙子这时根本无心上课，只想先找到悦子和恰美这些知道内情的好友谈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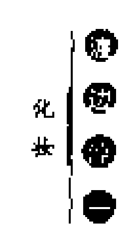
"你真的没事吗？"

"……"

"你不会是爱上这个叫吉米的人吧？"

"哪里。"

"可是，你们发生关系了是不？"



赖子直勾勾地望着槙子，槙子感觉无处遁逃，只有老实承认，“可是，那不一样的。”

“你是说有关系，但不是爱？”

“对呀！只是普通的男朋友啦！”

“原来是这样……”

赖子倒是能够理解，她不像母亲和里子会斥责这种矛盾，反而看得开，在某一意义上，她或许比槙子更能超脱这种肉体与精神背离的现象。

“不要花太多心思在男人身上，这个人的事最好忘掉！”

也许没那么容易，但槙子也觉得是该停止和他们交游了。和搞音乐的人混在一起，是因为快乐轻松时髦，总有好听的音乐，感觉也很前卫。但是，这种感觉不会长久。因为搞音乐的人喜怒无常，喜欢玩女人，前途也不安定。有才华的也许可以长久生活在音乐世界里，其他的就很难说了。学生时代跟他们玩玩还可以，结婚的话就要好好考虑。槙子对这方面一向能很冷静地区别，玩归玩，结婚归结婚，所以能深入而不沉迷。

“这些男孩不会到处宣扬你的事吧？”

“不会的！”

大家本来就抱着好聚好散的心态，分手不会口出恶言的。

“也许会寂寞一阵子……”

“你放心，我还有别的。”

“别的什么？”

“男朋友呀！庆应和立教的各有一个。”

“吉米不知道吗？”

“怎么会？他们都不认识。”

“你也够大胆的了！”

赖子讶异地望着槙子。

离开青山公寓，槙子打公用电话给怡美，昨天她母亲到警察局

把她领回去后，可能一直关在家里。

平常两人一通电话就心照不宣地啊哈几句，今天却正经八百地问"怎么办"？随即约好悦子一起到六本木的咖啡厅见面再谈。

恰美专科毕业后留在家里，悦子是服装模特儿，上过杂志广告，但没走过秀。幸好那天晚上悦子因为有事早走，否则一起被捕后要闹大新闻了。

距离约好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槙子本想去学校晃晃，但立刻改变主意。同学虽然不知道她和吉米的关系，但是对摇滚乐团的动静都很关心，可想而知大伙儿一定热热烈烈地正在讨论这事，槙子此时不想听他们的看法。

她先坐进一家小咖啡厅混过半小时，再转往约好的地方。恰美已经先到，兴奋地向她招手。两人坐下，刚点完牛奶咖啡，悦子也来了。

三人很难得这样准时赴约。

"怎么样？""还好吧？""幸好！"

彼此匆忙地打听问候，才一天不见，好像一年没见。

这次事件对她们三个有不同的影响。

受伤最浅的是悦子，她因为早走，没有受到警方讯问，而且吉他手裕史送她回去，两人都避免了被捕的命运。比较起来，恰美不但被抓，还让母亲知道，幸亏主唱健也跟她在一起，两人都被释回，只是在家里的信用降低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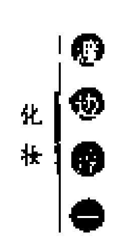
最糟糕的就是槙子，不但自己被捕，吉米还被视为主犯，继续羁押，报上又登出这么大的新闻。

遭遇的不同，使得她们三个此时态度也不一样。

悦子有心拿出香烟问她们："抽不抽？"

槙子后悔那时候为什么没和悦子一起离开。

恰美抱怨说："昨晚挨了一个晚上的训，连健打电话来都不让我接。还好，刚才我和他联络上了，约好等一下见。"说完，笑得甜滋滋的。



“吉米怎么样了？”

“又不能去看他。”

“可以送东西进去吧！那里面的东西好难吃，他好可怜哦！”

悦子和恰美一阵对答，槙子不做声。

“又不是什么大坏事，应该马上就放出来的。”

“吉米的鼓技那么好，还会回乐团的。”

槙子对这些安慰觉得乏味，冷冷地说：“吉米的事就算了。”

“可是，好像都是他一个扛下来，经纪人好坏，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我看了今早的报纸，一定是他跟警察胡说了些什么。”

“别说了，这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槙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他结束了。”

“真的？”

“我就快二十二岁了，不能再玩了。”

槙子说着，拿过悦子的香烟点着。

和两人告别后，槙子直接回自由丘的公寓去。在和她们见面以前，事情还只模模糊糊的，见过以后，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再和那些人一起玩了！

下了电车，走在落叶满地的人行道上，槙子感觉好像结束了一段青春。她才二十一岁，说青春结束或许太早了，但青春是一种感受，和年龄没有绝对的关系。

她将停止追逐摇滚乐团的生活，思索一下也不是现在才开始产生这种想法的。

以前和恰美、悦子谈男孩子的时候，槙子总保持一丝清醒。她知道这种交游不会长久，很快就会烦腻，到时她一定会毫不留恋地挥手作别。她自认为自己不是普通的歌迷，觉得自己是和恰美、悦子有点不同。她一开始就没打算嫁给吉米，她欣赏吉米的才华，不会忘记他曾经是她的玩伴。她没有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吉米分

手，也许该稍微浪漫一点，或者干脆大吵一顿，都会比现在这样有气氛。

和吉米分手后，或许也就不再常见到恰美和悦子了。

“这样也好……”

槙子故作潇洒地踏上公寓的楼梯。

房间里和昨天出门时一样，蓝色窗帘拉下，桌上放着一个咖啡杯。

她脱掉外套，想打开窗帘，但走到一半又改变心意，打开录音机。

音乐流出史提维汪德的自弹自唱。

槙子觉得心情稳定一些，仔细听着音乐。华丽的音色中带着些微忧郁，正符合她此刻的感受。

她躺在床上听着歌，突然想到吉米。

他现在在干什么？还在目黑警署吗，还是转到别的拘留所？是困在那铁栏杆房间里，还是被咄咄逼人的警官问口供？

吉米很倔强，或许不会好好回答，可是不合作的话，恐怕要吃苦头。

不知为什么，槙子希望他不会轻易屈服，她想为他加油，她猛然想起吉米粗壮的指头，那击鼓、抚摸下巴短须和爱抚槙子身体的指头。

灰色的音乐走扬，槙子跟着轻哼。

突然，电话铃响起，槙子吓了一跳，看着矮几上的电话不动。响了五声后她才怯怯地拿起话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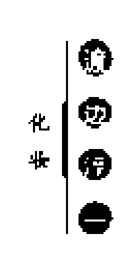
“喂！”冷不防冒出个年轻男人的声音，“槙子吗？怎么不说话？”

是小泉士郎，两年前庆应大学毕业，现在在三兴商事上班。

“我在听歌……”

“好久不见，还好吧？”

三年前朋友介绍他们认识后，一起去滑过雪。他身材很好，喜



欢运动，家境不坏，又在一流商社上班，是槙子有心保持的男性朋友之一。

“好久没找你聊聊，今晚见个面吧？”

他们是一个多月没见面了。

“我昨天领到奖金，请你吃饭好不好？”

槙子降低录音机音量。

“七点在大仓饭店大厅见，可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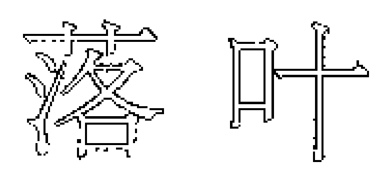
“好啊……”

槙子看着遮蔽阳光的窗帘，不由自主地笑着点了点头。






[化妆]





往年，十一月初正是京都红叶盛季。

但是今年出奇地晚，山峡一带已到十一月，还没装点上些许红彩。红叶又是天气突然转寒时最美，照这情形看来，今年的枫红可能较往年失色。

不过，即使夹在松绿和银杏黄中，红叶仍然更显鲜艳，京都的枫红以切割成一小从一小块的一乘寺红叶为主，那在秋阳照射下，艳红直透叶脉尖部的美，简直是日本美的典型。

十月底椎名打电话来时，里子约他来看红叶。曾经春风一度的女人不好意思直接要求“你来”，只有借辞赏枫。

“京都的红叶应该很美吧！”

椎名只这样回答，没说来不来。里子心想，他没说要来，大概是很忙吧！如果有空，他一定会来，也就没有强邀。

可是时序已入十一月了，枫叶还没透红。

十一月的菜色为添季节风味，盘边都会装饰一片红叶，因为京都缺货，两名厨师专程下高雄去找，结果从槙尾到拇尾都没看到好的，直到花背才找到。

里子暗自庆幸，好在没硬邀椎名来京都赏枫。

每年十一月第二个星期日在岚山举办的“红叶祭”，今年也因为绿丛中只有几点红叶而失色不少。

不过，一个星期后连着几天冷日，枫叶都急速转红。茑乃家院子里的绿色成分稍减，朱红叶片约占三分之一。里子从中拾起三片颜色最鲜艳的红叶，连信一并寄给椎名。

好不容易盼到了红叶季节，今晨在院中拾起，一人独享觉得浪费，特地寄上共赏。

里子

她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最后就是这几句。心想写多了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反而显得做作。

信是寄到椎名公司的，寄信人处只盖着茑乃家的橡皮印章。四天后，椎名打电话来。

"谢谢你，我把那片红叶慎重地夹在记事本里了。下个礼拜还有红叶看吗？"

"应该没问题吧！要来看吗？"

"星期三大阪有个会议，会后想去京都看看。"

"真的能来吗？"

"看到你寄来的红叶，真的想去。"

"我如果不寄红叶，你就不会想来了？"

"哪里，一直都想去的。"

"是星期三晚上到吗？"

"会议晚上八点结束，到京都时大概十点，你那天方便吗？"

里子迟疑瞬间，立刻说"没问题"。

"不过，我第二天中午就要搭一点的新干线回来，赏枫地点不要太远。"

"东山附近有不少好景点，我先安排吧！到时见！"里子感觉自己也像枫叶一样浑身泛红。

椎名打电话来时她随口说没问题，但是一个星期后他人来时，红叶恐怕已飘落不少。

当然，枫叶在即将飘离枝头时色泽最红，然而银杏的黄叶已先

落尽，那样也就少了颜色互相映衬的趣味。

带他去哪里赏枫呢？里子左思右想，因为时间有限，选景特别难。

一般人欣赏红叶名胜，有从高雄的神护寺一带到槙尾的西明寺、栂尾的高山寺，洛北地方则是从大原的三千院到寂光院。可是这些赏枫路线太有名，平常日子游客就多，而且也远。近一点的地方有冈崎的永观堂和清水寺，可是前者人也多，后者又太接近茑乃家。嵯峨野的祇王寺和小仓山一带枫红也迷人，可惜也是游人如织。

想来想去，里子想到鹰峰的光悦寺和修学院前面的莲华寺。这两处的枫叶很美，也比较僻静，距离也不远。想看枫红映照光悦垣的丽景就到光悦寺，想寻幽探静则是莲华寺好。到时见了椎名后再决定。

周三晚上客人不多，只有三个房间摆宴。

平常忙的时候走不开，现在闲下来，却也很难找出门的借口。上次因为陪椎名晚归后，母亲津子对她的行动有些警戒。嘴巴上虽然没说什么，态度上仍可以感觉得到。如果这次抬出椎名，反而更惹母亲起疑，只好再次求助千鹤。

“没事啦！我只是去见见他而已。”

千鹤好像有些微不安，但拗不过里子拜托，只得再帮一次忙。

里子又告诉母亲说千鹤的客人要请她喝酒，因为是宴席都结束后的九点才出去，津子倒是轻快答应，当然也不忘叮咛一声，“早点回来啊！”

九点半，里子叫车赶往饭店。今天早已准备要见椎名，她穿着淡紫色和服配浅黄带子。

抵达饭店，她径自通过柜台，直往左边大厅，只见椎名坐在沙发上抽烟。他身穿灰色西装，系着领带。

“让你久等了。”

“没有，我也刚到。”

椎名把烟蒂捻进白色细石钵中，走向电梯，“要不要先喝点什么？”

“不用……”

两人坐进电梯，一对外国男女紧跟着进来。

“没想到京都这么热！”

“这两三天天气突然好转的。”

里子说着话，同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走向椎名的房间。以前她不会这么大胆，见了面总是先吃饭喝酒聊聊，可是现在只想两人独处，连旁边那对外国男女都嫌妨碍。

电梯停在五楼，走出电梯向左二十公尺，就是椎名的房间。椎名掏出钥匙打开门，望着里子，里子默默地跟着进门。

房中一张大双人床，床头柜上亮着台灯。

里子看到床，脚步陡地停下。椎名反手关上门，一把抱住里子：“好想你！”

“我也是……”

里子此刻什么也不想，主动凑上红唇。

这一次仿佛也像从遥远的原野尽头乘着微风飞舞回来般悠悠苏醒，那充盈的余韵是说不出的温柔、慵懒，又有点依恋。她就想这样连一根指头也不动，松尽全身力气地躺在椎名身边。

可惜，这样的时间不会永久下去。

虽然闭着眼睛，里子也能感觉到时间在分分秒秒地流逝。

她想问：“几点了？”却又害怕问。

椎名抽出垫在她肩下的手臂，面对着她。里子知道他在看着自己，把脸埋进椎名胸膛后问：“喜欢我吗？”

“当然。”

“有多喜欢？”

“这个啊……”椎名沉吟一阵，“多到形容不出。”

“我喜欢你是比海深，比富士山高。”

“我的比圣母峰高。”

"我是你的两倍……"

说到这里,两人一起大笑。

但是下一瞬间,里子突然悲哀起来。

为什么这样幸福的时间不能长久呢?快乐的时间太短,忧郁的时间太长。好像是为了补偿漫长痛苦的时间才有这一瞬间的快乐。

椎名沉默无语。

里子心想,或许他也不知道有多爱我,说爱比富士山、圣母峰高,终究只是语言的游戏罢了,爱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

但是要单纯地说爱,女人的爱应该比男人的更深。

当然,她认为椎名是爱她的,至少在此刻,她是这么相信。但是,论决心之深,男人是不如女人的,女人认定对方的执著可以把这世上的一切燃烧殆尽,因此恶念附身、化身邪淫的都是女人。

"我好怕!"

"怕?"

"对!"

她不知道自己还会陷下去多深?也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仅仅想到这些,就无端害怕起来。

"几点了?"里子像被鞭子抽打了快要崩溃的自己似的问道。

椎名抬起上身看看床头柜上的钟,"你以为几点?"

"一点吧!"

她知道很晚了,故意说得更晚一点。

椎名摇摇头,"才十二点半。"

虽然和当初所想的一样,里子仍然觉得像赚到了三十分钟。

"再躺一下好吗?"

"求之不得。"

里子望着椎名的胸口低声说:"从上次以后,我这是头一次再做这个,或许你不相信,可是……"

她自己也不知道此刻为什么急于诉说这些,只是很想跟椎名说明白。本来菊雄就不是精力充沛型的男人,但也不时会要求,只

是从岚山和椎名一度春风后，里子一直逃避，不是推说不舒服，就是说太累。

“你明白吗？”

“……”

女人无法像男人一样和谁都能同床共枕，一旦心有所属，就再也不愿别人碰触自己，就连触及一根头发都会起鸡皮疙瘩。

“我心里就只有你！”

话还在说，椎名宽广的胸膛直逼到眼前，里子整个身躯被裹在椎名的怀里。

里子离开饭店时已一点过后。

街头一片静寂，一排街灯静静伫立在夜风中。

里子靠着椅背，凝望幽暗夜里的加茂川。见面以前，她有好多好多话要跟椎名说，想一吐积压多日的相思。但是见面以后，所说的还不到想说的一半，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也不是忘记说，而是想说时心绪总是不对，总觉得说出无益，尤其是与其说那些，还不如被他拥在宽厚怀中，把整个身心托付给他来得平静。

在椎名怀里时，里子往往厌于思索，只想专心一意地沉浸在心爱男人的温润怀里。直到神思清明，也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必须倾诉的话总是搁延一旁，只有被爱的感觉温热地残留在体内，更加煽动幽会后的无奈与不舍。

里子告诉椎名自从岚山之夜后再也没有和先生做爱，是希望他能明白自己对他的爱有多深。椎名似乎难以相信，甚至有同情菊雄的感觉。

他不说话，是对妻子红杏出墙的男人感到愧疚，还是他本身的腼腆？

里子无意责备他，她不要他困扰，只希望他一如往常地对她。她逃避丈夫，拒绝丈夫，都是为了椎名。为心爱的人永远保持干净的躯体，不让其他男人碰一根指头，是女人自然的心情。

这些，他能了解吗？

"你明白吗？……"

她这么问时，椎名沉默不语。当然，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沉默是明白后的沉默。

那时，她多希望听到一句"谢谢你"。

男人不像女人那样会表达感情，他们远比女人知道表现爱情的深沉谨慎而一径保持沉默，却也让人无奈。

"他什么都不明白！"里子望着窗外叹息。

现在要回去的是什么样的地狱，除了里子自己，没有人知道。在别人眼中，里子是大餐馆的小老板娘，貌美多金，有个温柔体贴的丈夫，集所有幸福于一身。但事实上她不过是身陷老店繁琐规矩和母亲严格管教中为爱所苦的鸟儿。最痛苦的是在不爱的丈夫身边思念爱人的漫漫长夜，有时候忙着招呼客人反而是种救赎。

每当丈夫柔声呼唤、轻碰她肌肤的瞬间，她就全身起鸡皮疙瘩，浑身发抖，感到一阵恶寒。她总想办法推脱掩饰过去，但敷衍终究有个界限。就算再温柔体贴，三个月不让菊雄碰她，难免让菊雄怀疑"你讨厌我吗？"

她几度忍住想冲口而出的"是的"，只是用棉被罩住眼睛，静待时间的流逝。

津子也敏感地察觉小两口之间近日的冷淡，不时提醒里子"再体贴菊雄一点"，否则，"菊雄会在外面养女人。"

里子都默不做声，反而觉得真要这样倒好。如果菊雄真的在外面有女人，她或许会对他另眼相看。她不喜欢菊雄总是那么温存，求欢被拒后就老实睡去，醒来时又自在地唱着小曲，和来往商家闲聊。

母亲曾说"像他那么温柔的人哪点不好？"但里子就是受不了他的太过温柔，不喜欢藏在那温柔里面的娘娘腔和优柔寡断。

当然，里子的看法太偏颇，菊雄毕竟有他的优点。只是当女人讨厌男人的某一点时，就会全部生厌，就像齿轮一个地方错开后，

就整个乱了序。

"都是为了你……"里子呢喃着。

明知这种说法有些自私，但在椎名出现以前，她的确没有现在这么难过。她虽不爱菊雄，但还能接受他，现在却讨厌得要死。

"我该怎么办？"

里子最想问的是这个。椎名心里是怎么看待每天这样痛苦度日的自己的呢？如果他说"离开他，跟我来！"里子真的可能不顾一切奔向他。可是他什么也不说，这令她困惑。或许这是最不负责任、最简单的答案，但只是让女人更加迷惘。女人这样激情燃烧，男人却在紧要关头时沉默，不是太没责任了吗？

女人一旦燃烧起来就再也无法停止，犹如火上加油的烈焰熊熊。那点燃火柴、浇油的是男人，烧着以后却佯装不知，是太过自私，因为一旦熊熊烧起要再熄掉是很困难的。

"我怕……"

里子明知椎名很难表明自己的立场，还是忍不住倾诉。他是让她痛苦却佯装不知的自私卑鄙可恨的人，能够的话，她想摘下他的脑袋狠狠地往地下摔，但他也是她最爱的人。

"怎么办？"里子再度叹息时，车子已驶上群树围绕的高台寺坡。

第二天，里子十点就到饭店去接椎名。

她让车子等候，正走往柜台时看见椎名正好迎面过来。

"来那么早！"

"不是说好的吗？"

"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就怕你觉得勉强。"

"是真的勉强。"

椎名愕然，里子径自说："是中午的新干线吧？"

"一点左右上车就行。"

"到近一点的地方就是莲华寺了，那里红叶不多，但比较

幽静。"

"我就客随主便。"

饭店到莲华寺约二三十分钟的车程，应该赶得及下午一点的火车。

两人坐上等在饭店前的计程车，告知目的地后，椎名突然问："你今天真的不要紧吗？"

"没问题。"

里子今早出门时什么也没说。菊雄和母亲看她穿戴整齐，随口问一下，但里子只说"出去走走"，就大剌剌地出门。他们仿佛被她坚决的气势所震慑，只是默默地看着她离家。里子知道，这只是一时的逞强，等一下回家后可有得说了，不过，她现在不愿意多想。

"好像给你添麻烦了。"

要说椎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太为里子的立场着想。昨晚就担心她们夫妻的失和，现在又再度表示歉意。里子也知道两人相会多少要付出一点牺牲，那就是与菊雄的疏离，在家中的难过，但也无奈。世事总难双全。

"我无意让你受苦……"

"我没有受苦。"

"可是你昨天晚上说难过。"

"没错，但那正是我活下去的价值。"

椎名无言以对，望着窗外。车子正驶过白川街向北，天气清朗，路边枫叶红得炫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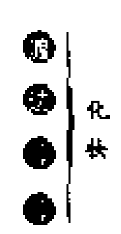
车抵莲华寺时十点半。

从前莲华寺入口的地方很僻静，常被误以为是私人大宅邸，如今在路两旁辟建了专用停车场。

走进山门，悄无人影。

在寺厨入口轻喊一声，没人回应；再喊一声，出来一位中年女性。

"可以进去吗？"



“请进，这里有拖鞋。”

“能喝杯茶吗？”

“请稍候！”

小小的铁柜上放着书写寺庙缘起的册子和白纸包裹的风景明信片。椎名买了一本书，付过茶资后入内。

莲华寺是宽文二年前田家武士今枝近义为吊祭曾祖父而建，没什么知名度，但因为地当往大原的路上，前往三千院和寂光院的游人香客有时顺道过来看看，渐渐地也有人知道了。

里子上次来时也是在访大原的归途。

他们穿过客室，来到北边的书院，面前是一个庭院，那庭院面积不大，但树阴浓密，中央有片池塘，右边是绿松红叶环绕的正方形大殿。庭院里凉意飕飕，悄然无声，映着红绿色彩的水面飘散着片片红叶。

“那就是莲花灯笼吧！”

椎名沿着庭院坡道而行，抬眼上望，灯笼如莲叶，大概是这寺名的由来。四周的红叶灿然如火，驻足其间，仿佛全身都被染红了。

再走回书院，沿着长廊来到后书院。

从方位来看，西边布置着巨大岩石，石前有急湍的小河流过，哗啦哗啦的水声清脆悦耳，水面飘浮着红叶。

“真是好地方。”“还满意吧！”

“美不胜收！”椎名坐在榻榻米边，“住在这种地方，人的思想和表情可能都会改变。”

年轻的僧人送来抹茶和点心。僧人光着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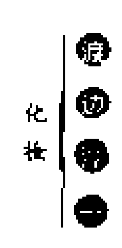
椎名喝口茶，又细细欣赏院中景致。

“看红叶飘落或许很残酷。”

“什么意思？”

“枫叶转红是它叶子寿命将尽，也就是死前瞬间的美，因为太弱不能再吸收水分，人们却把它临终的痛苦当做美景来欣赏。”

“枫叶不会觉得痛苦吧！”



"枫叶虽然没有和人一样的意识，但生命最后的瞬间感受是一样的。"

"这样想的话就太沉重了，美丽的事物就让它止于美丽，不是很好吗？"

"你或许就是这种人。"

"不好吗？"

"很好，这样很好。"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或许我最近想得稍微复杂些。"椎名捧着茶杯的手放在盘坐的腿上，"身处这幽静美景中，总觉得有些可怕。"

"你也有怕的事？"

"数不清咧！"

"譬如什么……"

"工作啦、公司啦、自己啦，还有你的事……"

"我的事？"

"年纪大了，害怕的事也多了。"椎名说着，眼光移到红叶下的清清流水。

莲华寺的后书院在向阳处，椎名和里子的影子投照在地板上。从红叶缝隙穿射而下的阳光虽然明亮，但坐着不动，隐然有股阴寒。

"走吧！"椎名促里子起身。

时间还早，没有其他游客，再从后书院绕回前书院，看着红叶池塘和莲花灯笼转回寺厨时，才见到一对年轻人进来。

"谢谢！"椎名向站在入口的中年妇女道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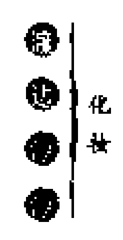
车子就停在前面的停车场里。

"要去哪里？"司机问。

椎名看看表，才十一点十分。

"要早点回去吗？"

"不用，坐一点的车就行。"



“那再去看一处红叶？还是去吃饭……”

“光是刚才看的我就很满足了，再到那间饭店吃饭好吗？”椎名说的是面向河原町街的饭店。

车子再沿高野川南下。近午时分，路上车辆渐多，都像是往北边的三千院或寂光院去。

“好久不曾这样欣赏红叶了，整个人感觉好祥和。”

里子无言颔首，心中却在思索刚才椎名说的“年纪大了，害怕的事也多了”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刚才在清静的寺院里不好问他，现在碍于司机，更难开口。

“现在赶回去还有事吗？”

“公司是下班了，可是六点钟有个会议。”

“不能取消吗？”

椎名一副抱歉的表情，像是无意变更计划。

这个人凡事以工作为先，不会为了我而变更预订的计划。里子有些恼，但也更为椎名的冷着迷。

“在哪里开会？”

“赤阪。”

“那有艺伎作陪啰？”

“是为了工作。”

“可是，艺伎姑娘也会在座。”

“多少吧！不过那是会后的事，工作还是要紧。”

椎名可能是和政界要人或其他公司主管谈他们公司的重大事情。以椎名的地位，这种会谈饭局几乎天天都有，而且多半有艺伎作陪。想到等一下分手后他就直接赴宴，里子很不甘心。

“赤阪的漂亮女人很多吧？”

“我不清楚，这跟工作没关系。”

“前一阵子有客人说，最近赤阪的艺伎不像以前了，根本不讲辈分，年轻的姑娘自在地笑闹唱歌，还是祇园这边最有规矩。”

“的确！”

“会有人因为这样而来京都吗？”

“明白的人都会这么想。”

车子抵达京都饭店时刚好十一点半。饭店距车站只要二十分钟，离开车差不多还有一个钟头。

他们直上二楼餐厅。椎名要了一份红酒炖小牛排，里子点了龙虾和鱼排。

两人举杯互贺时，里子惊觉这是两人这次相会以来的第一餐饭。

昨晚椎名来得晚，两人直接进房间，今天一早又直接去看红叶，好不容易安静坐下来一起吃个饭，却又是必须分手的时候。虽然知道他很忙，但总是被时间追赶的幽会让她怨怼。

“大野君要外派九州的分社长了。人事命令下个月发布，但他这个月就要去博多。”

大野陪椎名来过蔦乃家几次，在东京也一起吃过饭。椎名在场时他总是扮演耍宝的角色，其实人很精明能干。

“算是升官吗？”

“当然，下一步就要升董事了。”

“那应该好好庆祝，他还会来京都吗？”

“他是说想来看你，可是太忙，恐怕要等年后了。”

“那你把博多的地址给我，我寄点贺礼过去。”

椎名打开记事本，告诉里子分公司的地址。里子一面抄下一边说：“做你的属下好像都能出人头地。”

“没这回事，他本来就很优秀。”

“可是，还是需要上司好好提拔啊！”

里子虽不清楚他们的交情，但可以确定大野是椎名的心腹。里子突然打定主意问个明白。

“刚才你说工作啦、公司的事可怕，是什么意思？”

椎名愕然，放下酒杯沉吟道：“那有很多很多意思……”

“你的工作很顺利，这也可怕吗？”

“眼前顺利或许意味着以后不会更好，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你那么用心工作，地位又高，还会怎么样呢？”

“谁也说不定哪！”

“我想你接下来会升社长，不是很好吗？”

“不可能，公司还有很多优秀人才，搞不好我会被派到比博多还远的小分公司去。”

“怎么可以！不能好好留在东京或京都吗？”

“我也希望这样，但我终究是拿人薪水替人做事的，由不得自己。”

里子瞬间直视椎名。过去她以为椎名是一流公司的常董，地位永远不会改变，如今这个想法显得天真且自以为是，就算是公司董事，在公司的组织里也未必不会有什么变化。或许椎名自己更能了解这层冷酷。

“你不会那样啦！”

“谁知道。”

“真要那样，我会帮你。”

“那太好了。”椎名苦笑着喝口酒。

里子喜欢他那有些迷惘又有些腼腆的笑容，那是不同于侮蔑自嘲，而是谨慎、深谋远虑的男人含羞而性感的微笑。

“我倒喜欢休闲一点。”

“不太好吧……”

“我再问你，你还说我的事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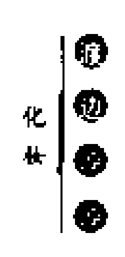
“哦，不是你的事，而是我和你的事。”

“有什么不同？”

“我不怕你，要是真怕也不会来看你，只是想到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就害怕。”

“……”

“大概因为我喜欢你吧！”



里子慌忙垂下眼睛。原先像濛濛薄雾罩住的不明确感受豁然开朗，她感到安心。

“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或许是我给你惹麻烦。”

“我不在乎。”

里子为自己言词的大胆吓了一跳。这样的对话好像不该出现在灯光灿烂的餐厅里，而该在烛光摇曳的枕边。

“要咖啡还是红茶？”

幸好女侍的问话解消了里子的尴尬。

车子驶向新干线车站途中，里子的心充盈无比。她并不想探究椎名的心，但椎名说喜欢她，又说想到他们的以后会怕，足够满足了了。为这么简单的言词欣喜，里子觉得自己有些太过单纯，但就是按捺不下浮动的心。

“今晚的会议会喝酒吧？”

“或许会吧。”

“别喝太多，也别看那些斟酒的姑娘，免得迷恋上她们。”

“怎么会！”

里子悄悄把手放在椎名膝上。

下车入站，时刻表上下一班“光”一点五分开车。里子买张月台票进站。

晚秋的明亮阳光照满月台。

“就要离开我这聒噪的女人，觉得松了一口气吧？”

“怎么会？”

“到东京是傍晚吧？”

“四点。”

“我跟你一起上车好吗？”

椎名望着天空不语。里子心想他绝对不会说“好”。先前他说“和你的事可怕”，但他也不想失去自己。这样的椎名虽然令人恼，

但也令人安心。

“年内还会再来吗？”

“我是想来……”

“不能来就不要勉强，心存期待相见，落空时反而更难过……”

“明年一月大概能来。”

“那一定要来，新年时舞伎姑娘都打扮得特别漂亮，更赏心悦目哩！”

“你们店里休息几天？”

“初一到初三。”

“那时候不能见面吧？”

“你真的要来？”

椎名点点头。

“你家人呢？”

“老婆在静冈娘家，女儿要出国观光。”

“你太太不住在东京吗？”

“她心脏不好，要住暖一点的地方，两年前就搬到静冈去静养了。”

“那你……”

“一直只和女儿住……”

里子是头一回问到椎名家庭，以前是想问没问，现在他突然主动说起，倒令她拙于应对。

“新年时你一个人过？”

“去年初二时有事，在饭店过的，今年还没决定。”

“太太那边不用去吗？”

“这就不劳你操心了。”

椎名说时，电车开进月台。四周的乘客拿起行李走向车门。

“再见啰！”椎名拿着外套和手提箱回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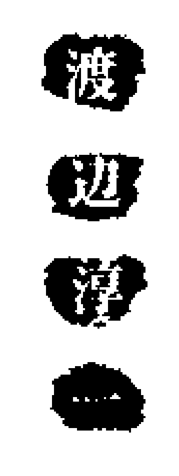
“呃……”

里子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她还有好多话想说，但是车已停稳，旅客忙着上下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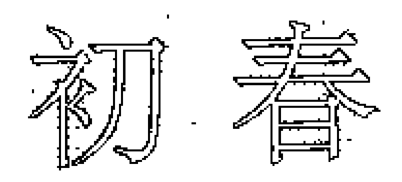
“这一趟很愉快，谢谢你！”

“一定要再来哦！”

椎名点点头后上车，在车门口回望一眼后，消失在车门里。



[化妆]





元旦这天是个晴朗无云的好天气。电视新闻说北海道是八十八年来头一次没有下雪的新年。

初一早上，蔦乃家难得地全家团圆。

正放寒假的槙子是二十九日那天带着大学同学一起回来的，同学在蔦乃家停留一夜后回福冈老家，槙子就留在家中过年。

赖子的酒廊营业到二十八日，紧接着大扫除，向顾客拜早年，直到除夕夜才搭新干线赶回京都。

里子虽然一直都在京都，但餐馆开到二十九日，三十日领着女中、伙计和厨师忙着大扫除，也不得闲。

去年过年时赖子去欧洲，槙子去北海道滑雪，只有津子和里子夫妻过个寂寞的年。今年三个女儿都到齐了，津子心情特别好。

因为蔦乃家是京都老铺，过年也特别慎重其事。津子六点就起床，先到院子里向初一旭日合掌祷告，再从井里汲水，供在神龛和佛像前，然后点亮厨房灶旁和洗手台旁的供灯，供上盐。这两处都是屋宅的鬼门，供灯是从蔦乃家本馆暂时移到住宅这边供奉，所以是件大事。

这些都弄完后，赖子姊妹也已起床准备拜年。

里子腾清一楼的客厅，准备年菜。

菊雄把印有家纹的布幕挂到玄关，春酒放在壁龛，再装饰上挂

轴和匾额。赖子是三姊妹中字写得最好的一个，就由她逐一在筷纸上写上家人的名字。槙子把坐垫搬进房间，再把白色和粉红色的福球排在壁龛上。

十一点过后，津子的妹妹喜代来时开始拜年。

津子坐在背对壁龛的上座，喜代坐在她旁边。她们姊妹相差三岁，喜代住在北白川，以前是歌泽节（谣曲之一）师父，因为独身，几年前开始跟茑乃家一起过年。

菊雄坐在喜代身边，然后依序是赖子、里子和槙子。

津子每年固定穿素面印着家纹的和服外套，喜代和赖子姊妹们都穿正式和服，和服带左边插着扇子。

五坪大的和室两边摆着宣德火钵，燃着梅香。

大家坐定以后，先是喜代向前跟津子拜年。

"新年快乐，旧的一年诸多麻烦，实在抱歉，希望今年姊姊还是一如往常照顾有加。"

她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背部依然挺得很直，口齿清晰。

津子笑着点头，"新年快乐，你年龄也不轻了，要好好保重啊！"

她说得慢条斯理，不愧是大餐馆的老板娘。

接着轮到菊雄，他穿着大岛绸和服，伸着长长的脖子。拜年的吉祥话都大同小异，只是菊雄的声音显得细而浊，最后鞠躬时更像女人似的偏着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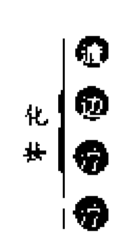
津子倒是温柔地对他说："一切都要靠你了！"

津子回答的内容因人而异，偶尔夹些意见。菊雄虽是女婿，但她特意要在三个女儿面前拉抬菊雄，话说得很好。

菊雄接着再向喜代拜年，对答的是同样的吉祥话。

茑乃家拜年是晚辈向所有长辈拜，辈分愈小的，拜年鞠躬的次数愈多。

菊雄之后轮到赖子，她平常讨厌京都一切古老的定规，但觉得拜年是例外。



她也说了同样的吉祥话。

"别太逞强，也别忘了京都，记得常常回来啊！"

津子的语气很柔，但话里的意思很坚定。

赖子再向喜代和菊雄拜年，他们只同声回答"新年快乐"，没多说什么。

再来是里子。

"去年一年让您操心许多……"

里子才说到这里，旁边的槙子已忍不住捂住嘴偷笑。平常大家说话直来直往，现在却正经八百地讲些客套虚辞，实在好笑。去年槙子选在新年时去北海道，就是害怕听到这些旧时代的寒暄会忍俊不住而逃走，但是津子仍一本正经地缓缓点头说："今年要跟菊雄好好相处，生个好孩子，也让我抱抱孙子。"

槙子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里子表情微妙地低下头来，津子虽然知道女儿夫妻的情况，还这样说，这是相当的讽刺。

槙子收住笑意，也随例拜年。好不容易咬文嚼字说完松一口气时，母亲立刻回答："你也要好好认真读书，快点毕业回京都来。"

槙子低头忍着笑，再向喜代、菊雄和姊姊们拜年。

每次过年，槙子都觉得自己最亏。像今天她要向五个人拜年，可是没有人跟她拜年。她也希望有人向她拜年，但要等姊姊们生的小孩长大了以后。

津子的应对虽短，但都一语中的。她对赖子说"不要太逞强"，要里子"生孩子"，要槙子"认真读书"，都巧妙地点到她们各自的弱点。不愧是为人母，不用问也能一眼看穿女儿的生活。这倒也让槙子觉得母亲津子是个很可怕的人。

拜完年后开始喝春酒。

每人一个朱漆酒杯，菊雄从岳母开始依序为众人斟酒，在津子领头说"恭喜发财"声中举杯同饮。

每个人面前放着黑漆餐盘，筷纸上写着各人的名字。

"赖子的字还是那么好看。"菊雄夸道。

里子接着说,"真的,好像男人写的。"

"真不好意思,我就写不出来,看来写字是要天分的。"

"你可以不练小曲,花点心思练字啊!"

津子才说要他们闺房和乐早生贵子,两人的对话已有点火药味。

"嗯!味道真好。"

喜代尝着盘里的精致年菜,不住称赞。

"今年特别忙,直到昨天才把年菜做好。"

"怎么愈忙愈好吃哩!"

"那就多尝些!"

姊妹俩亲切对话。

盘中装蛤蚌的汤碗印着梅花图案,盛青鱼子、小鱼干的碟子是松针图案,装醋鱼肉丝的小钵上的图案是竹,合起来刚好一幅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叠盒四周是朱红金漆的华丽图案。

餐具和酒杯是茑乃家的传家之宝,还没开餐馆时就有了,只有过年时才拿出来用。

"咦,我怎么没看过这幅挂轴?"槙子望着壁龛上的挂轴说。

是一幅白鹤展翅翱翔在初春田园风景间的画。

"是你爸爸喜欢,买下来的。"

槙子没听懂母亲的意思,"这鹤孤零零的,好像很狂妄自大。"

"不可以这么想,应该是'白鹤高翔不逐群'。"

"什么意思啊?"

"聪明的鹤不会自甘下流和俗物交往,宁可孤高安静。"

"我们是俗物啰!"

"我是希望你也能像鹤一样高贵聪明。"

"要槙子变成鹤,太为难她了吧!"

里子一句挖苦话,全家笑成一团。菊雄拿出准备好的白纸包,"妈,这是大家送你的。"

厚厚的和纸包中装着写着各人名字的红名袋。每年都是孩子们先商量好金额。其实津子也不缺钱花，但是拿到孩子们给的红包总是高兴。这一次商量的结果，每个人包五万，槙子还是学生，只包一万。

“谢谢你们！”津子笑得像小孩一样。

“这是给喜代阿姨的。”

菊雄他们三人各包一万圆。

“哎呀！连我也有，真不好意思。”喜代接过纸包，不住地点头。

“来，槙子，这是给你的。”津子说。

槙子一听，高兴得拍手。里子有些不满，“讨厌，只有你有。”

“我还在读书，不会赚钱嘛！”

“可是妈给你那么多生活费。”

“姊，你不知道东京生活多花钱哪！光是房租就……”槙子说得高兴，感觉赖子正盯着她，不好意思地掩住口，转向津子，“谢谢妈。”

“本来二十岁以后就不给零用钱了，但你还是学生，特别例外。”

“我知道。”槙子恭敬地接过红包。

“明年真的要毕业哦！”

“放心，一定会。”

槙子鞠个躬，正要退下时，喜代也从和服带中拿出红包，“来，槙子，这个给你，不多就是了。”

“谢谢阿姨。”

槙子满脸是笑，望着菊雄，菊雄忍不住扑哧一笑，“放心，早就准备好了。”

“还是姊夫体贴。”

里子有些不是味道，“槙子，你是为了拿压岁钱才回来的吧！”

“才不呢！人家一心想见妈妈和姊姊的。”

“骗人。”

槙子不理她，转向赖子，“姊也给我吗？”

“没有。”

“怎么会？刚才不是说今年也一样吗？”

赖子没办法，只好掏出准备好的红包袋。到头来，姊妹中最赚的是槙子，最倒楣的大概是和菊雄一起等于每一样都出双份的里子。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他们将要继承茑乃家偌大的家业，并没有吃亏。

送完红包，大家就随便聊，笑声不断。

“啊！好怀念啊！我要一个！”

槙子伸着脖子看着排在壁龛上的福球。

“那是下午富子和村上他们来拜年时要给小孩子的。”

每年新春下午，留在京都的女中和厨师还有平常往来的商家会来拜年，一直热闹到傍晚，那些福球是准备给他们的小孩的。槙子拿了一个，里子和赖子也跟着去拿。

直径约三十公分的福球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小东西。

“好棒哦！”

槙子的福球里面装着茶道用的扇子，赖子的是茶道用小绸巾，里子的是手球。

“怎么都是小孩玩的东西，以前都装很多好东西的。”

“你留给今年生的孩子玩嘛！”

“你少胡说！”

女孩的笑闹不断，津子满足地开始吃起白味噌杂煮。

拜完年后，赖子三姊妹要到八阪神社拜拜。

“等一下吧！我好像有点醉。”

姊妹中酒量最差的里子拍着泛红的两颊。

“不要紧，出去让冷风一吹就醒了。”槙子说。

里子打开粉盒，轻轻补上一层蜜粉。

“我也一起去吧？”菊雄问。

里子瞄着镜子，“不行，就我们三姊妹去，等一下富子和村上

他们要来,你得帮妈招呼他们。"

菊雄有些失望,三姊妹没理他,直接跟津子说:"妈,我们走了。"

津子笑眯眯地,"路上小心。"

"妈,等我帮你抽个上上签回来。"

"人一定很挤,小心衣袖别碰着别人的烟头啊!"

"放心,不会的。"

"我们走啰!"

三姊妹热热闹闹地出门。

一早万里无云的天空到了午后飘出一点云彩,但阳光依然灿烂。从东山山脚边俯瞰街区,一片静寂。

茑乃家距八阪神社不远。三姊妹从高台寺沿着石墙小路而下,来到东大路再转向祇园。

赖子穿着大岛绸和服,里子在枯草色的古代绸和服上套着米褐色外套,槙子就像一般少女穿着全染和服。

放眼望去,不少已祭拜完拿着降魔箭和气球往回走的人,擦身而过后总忍不住回头,其中不时杂着"好漂亮啊!"的赞叹声。

三姊妹都知道别人在盯着她们看,但仍一副毫不在意的表情沉默地大方前行。那种洒脱劲更引人注目。

但是来到八阪神社的石梯下时,就无法再装腔作势了。这一带交通管制,参拜的人潮汹涌,不易接近石梯,好不容易踏上梯阶,又被前后左右推挤得发型服饰差点散开。原先并排而行的三姊妹也形成一列纵走,槙子紧按着又宽又长的和服袖子跟在姊姊后面。

交通警察虽然努力区隔上下的人潮,但他们自己都快被人潮淹没了。

有些人与其说是为了祭拜神社,不如说是为享受人潮的左挤右搡而来。

穿过牌坊,好不容易接近神殿,要好好地祭拜也很难。三姊妹投了钱,老是被推开。推挤一阵,总算扯到布幔,拍手合掌,参拜

完毕。

这种状况下，无法做到小时候跟母亲来时规规矩矩虔心祭拜。

槙子很快就拜完，回头看时赖子正抬起脸，里子还深深地低着头。

“姊，走啦！”

槙子唤起里子，三姊妹又辛苦地挤出神殿前拥挤的人潮。通道右边是贩卖护身符、绘马、降魔箭、签条的摊位，也挤着一大堆人。

赖子和里子买了护身符，槙子买了一支降魔箭，三人又各抽一支签。

槙子的是大吉，赖子中吉，里子小吉。

“好高兴啊！今年果然事事如意。”

槙子拍手叫好，里子没好气地折着签条，还不服输地说：“照这样看，稍微不好，但凡事小心反而可能好。”

神社参道的两边是小商店，卖面具、气球、玩具、甜酒、棉花糖，还有算命的。在牌坊左边的路上，还有玩射箭、射击的店铺。

挤在店门口的几乎都是小孩，拖着探头张望的父母。

“这么多人都从哪里来的？”

“大概是京都外面的人吧！”

她们记得小时候的八阪神社过年时没这么多人，比较安静，也充满肃穆的气氛。

“累死了！”

“去喝杯咖啡吧？”

“我要喝杏仁蜜茶。”

三姊妹走下石梯，往加茂川方向。

八阪坡下仅有的一家甜品店挤满拜完归去的游客。三姊妹运气不错，找到一张空桌坐下。

“上次我们聚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去年春天铃子七周年忌时，四月二十日吧！”

“好快，已经快一年了。”赖子叹息。

槙子意味深长地说："这一阵子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又老了一岁。"

"你这样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也不是那个意思啦！只是这是我学生时代最后的一年嘛！"

"看你怎么想的！"

三姊妹中里子最爱甜食，槙子还好，赖子无所谓。有趣的是她们的身材也照这个顺序，里子最丰腴，槙子其次，赖子最苗条。

"你加那么多蜂蜜，又要肥了！"

"书上说纯蜂蜜不会胖人。"

"姊夫喜欢丰满型的吧？"

"我管他！"

一提到菊雄，里子就没好气，其他两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小时候加上铃子，四姊妹常常叽叽喳喳，偶尔有点小争执。不过，现在三个人聚在一起时，谈的只是不着边际的闲话，彼此客客气气地，避免伤害姊妹的感情。

"走吧！"

店门口还有人排队等着进来。

本来说好各付各的，结果是赖子请客，她付完账出来，里子和槙子一起说："谢谢。"

"回家吧？"

"再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吧！这里太吵，一点也没有休息的感觉。"里子说。

赖子有点担心，"家里有客人，你不回去好吗？"

"反正有妈在，没问题的。"

"可是菊雄一个人……"

"不要紧啦！难得新年假期里子姊才能自由一下，好可怜哦！"槙子站在里子这边。

可惜大年初一，商家几乎都闭门歇业。但是从四条通的祇园到河原町大街一带行人熙来攘往，女人穿和服的也多。

来到河原町大街一看，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喝咖啡，只好再往前走，到御池前的皇家大饭店里。

二楼的咖啡座隔着落地窗，河原町街景尽收眼底。三姊妹坐在窗边，点了咖啡。

女侍端来咖啡后，槙子突然扑哧一笑。

“干吗一个人笑？”

“想起今早妈说的话很奇怪。”

“不是叫你好好用功吗？”

“我是指妈叫里子和姊夫恩爱，让她抱孙子。”

“不理她。”里子没好气地说。

“妈是老早就想好了要说的话吧！”

“应该是吧！不都是她的心声吗？”

“我就是受不了，想到过年回来就觉得沉重。”

“妈也是年龄大了，觉得寂寞。”赖子安慰说。

里子立刻反驳：“可是我们说的话她根本不听。”

“多少会妥协一点吧！”

“那只是表面，其实还是一样固执。”里子端起冰水喝了一口，“前些时我说把本馆旁那栋员工宿舍修一修，她说没必要让员工住那么好的房间。可是，现在也不能再让员工挤在阴暗的房间里吧！再这样下去，人家就是想做也待不下去了。”

赖子点头称是，里子继续说：“我说让早点的人八点下班她也反对，现在外边都是上班八小时嘛！她老说那是浪费、懒人，哪知道我招人招得多辛苦。”

“你没跟妈说清楚吗？”

“说过好几次，她一点也听不进去，今晚你就帮忙说两句劝劝她吧！”

“可是我已不住家里了。”

“不要紧，你说的话妈反而会听。”

“对！刚才妈也只是对赖子姊姊说要常常回来啊！”

"就是嘛！赖子姊最大，又离家在外，妈还是有点顾忌的。"

"没这回事……"

赖子虽然否定，但津子对她的态度是比对里子和槙子客气些。

"总之，你们没住在家里真好，像我一直待在家里，就像抽到下下签一样。"

里子这么说，其他两人也不知该怎么安慰。

"真的！我真想统统扔下不管。"

"哎呀！大过年的别说这些，换点愉快的话题吧！"槙子试图转换气氛，"晚上玩花牌好吗？"

"不行，我忘得差不多了。"

"那打麻将？"

"你会？"

"打得不好，但是赌钱的话，我会愈来愈进步。"

"可是，赖子你不喜欢打……"

三姊妹中，里子和槙子都喜欢赌博游戏，赖子几乎不碰，她自己说是不喜欢输，也许是特别好强。

"不用管我，妈和菊雄可以呀！"

"不要，菊雄打的话我们夫妇打两家，不好玩。"

"那就玩扑克牌吧！赖子姊也可以小玩几把。"

"你那么带劲，是想从我这儿赢点钱走是不？"

"没错，过年正是我赚钱的好机会。"槙子本来意气昂扬，但想到去年抽大麻被警察抓的臭事，立刻摆出一副老实模样，"也只有过年才这样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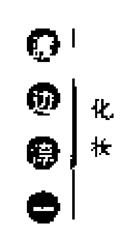
"回家吧？"

"可是，我还没看够呢！"

两人受到里子声音的吸引，不约而同望向窗外。

隔着一扇落地窗，各式各样的行人来去眼前。有全家出动的，有成双成对的，也有清一色男或女的。

赖子想着东京的店。她打算初四开张，不知道小姐们会不会照



预定收假回来？还有熊仓和秋山会怎样？

槙子托着下巴，想着年底时见面的庆应男孩，也想了一下古米。

里子右手握着皮包，想着椎名。

他这时在东京吗，还是在他太太的娘家静冈？他说过年时或许会来，是真的吗？如果要来，除夕前就该联络的，但是没有，大概不会来了吧！想到这里，里子突然胸口一阵揪痛，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三姊妹回到家里，以前的厨师村上和女中富子正好来拜年，他们都像亲属一样，每年过年都来。

“这么晚回来，去哪里了？”津子问。

赖子赶忙说：“难得一起出去，顺便散散步，喝杯咖啡嘛！”

“妈，我帮您抽到个上上签哦，里子姊姊……”

“我只是小吉！”

六十多岁的村上笑眯眯地看着她们三姊妹，“都是大美人！”

“大叔还是爱说笑！”

赖子和槙子许久未见村上，便坐下来陪着，里子先回二楼房间。

“来！喝一杯！”

两姊妹接过村上帮她们倒的酒喝下，槙子立刻满脸发红，赖子却一点也不上脸。

“还是赖子能喝！”

“哪里？我只是不上脸而已，其实头也很晕的。”

“刚才老板娘还看着那些福球说，以前铃子和赖子都要拿回来许多。”

每年除夕夜时，舞伎就到各个茶屋拜早年拿福球，拿得愈多表示愈红。赖子常常一拿就是二十个。

“赖子瘦多了！”

“干巴巴的一点魅力都没有。”

“不会，倒显得窈窕的性感，今年多大了？”

"怎么问这个呢？"

话题一直集中在赖子身上，槙子无聊地把手插进和服带里，"好累，我要上楼换衣服。"

"槙子要是学舞伎的话，现在也都出师转艺伎了。"

"是吗？那就要像大叔一样的人好好照顾我才行，请多多指教！"槙子夸张地鞠个躬。

津子半感叹地笑着说："偶尔穿一下和服也受不了，就是学做舞伎恐怕一天也做不成。"

"有女孩就是热闹，像我们家都是男孩，在家里总觉得阴沉沉的，一点生气也没有。"

"可是男孩子才有得靠啊！将来一定都有出息的。"

"男孩也有男孩的麻烦，与其养个不肖子，不如生个漂亮女儿，找个像菊雄这样的好女婿。"

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菊雄酒意醺红的脸腼腆地笑着："是吗？"

"当然！绝对是！"

菊雄的慌乱引得一座大笑。

晚上，喜代姨妈也回去后，只剩自家人时，除了津子，其他人都换下和服，穿上轻便的洋装。

晚餐并没有特别准备，虽然还是人各一盘，但各人都只挑自己喜欢的吃。

津子和菊雄陪客人聊天喝酒，觉得有些累，没什么食欲，只喝点汤便停着。

"我们打麻将吧？"

槙子一开口，只有菊雄立刻附和。

"妈打不打？"

"太费脑筋了，我还是看电视好啦！"

"赖子姊？"

"我不喜欢输赢的游戏！"

结果，找来村上的长子，加上里子、菊雄和槙子四人成局。

赖子在旁边看了一下，便到楼上的小客厅去。

屋子因为在宽广的庭院深处，虽是大年初一，也静悄悄地没有一丝声响。她打开窗帘，院中枯树外耸立着黑墙一般的山。

赖子冲杯咖啡，打开电视，看着播出的艺人才艺表演。电话突然响起。

楼上楼下的电话是同一条线，此刻正切在楼上。赖子有些困惑地拿起话筒，一个男人声音冒出来。

“恭喜恭喜！我是椎名。”

“哦！”

“是里子吗？”

“对不起，请稍候！”

赖子和里子的声音很像，从小起就常常被误认，可能椎名也弄错了。

赖子一边下楼，心想他不就是那晚里子带到银座店里的男人吗？他怎么会在初一晚上打电话来呢？

客厅里笑声麻将声嘈杂。

“里子，电话！”

“谁打来的？”里子头也不回地问。

“快去接吧！”

“我快听牌了，等一下！”

里子还舍不得离桌，赖子给她使个眼色，里子瞬间想到可能是椎名打来的，立即表情僵硬地奔上二楼。

“你帮我打一下！”

看她那样子是要说久一点，赖子也就坐下来帮她看牌。牌局正热，菊雄已经听牌，赖子只想到别放炮就好，打得极为保守，但手风不错，“哎呀！我听牌了！”

“不好意思！我胡了！”菊雄得意地说。

“就是打不过菊雄！”

"唉！不好意思，满贯！"

"真是的！先欠着！"

洗完牌砌好时里子还没回来，幸好大家热中麻将，没注意。菊雄手气正旺，又听牌了，直到赖子放炮的这一局，里子才回来。

"姊！谢谢！"里子的脸发红。

"真是，害我放了菊雄一个满贯。"

"没关系，你继续打啊，把他赢回来。"

"不行！已经输这么多了。"

"你输的我来付！"

"真的？那还是你来打吧！"

赖子起身让给里子。

"姊！不好意思啊！"

里子再次向赖子轻轻点头，声音充满喜悦。是因为帮她接了椎名的电话让她有些心虚吗？平常的话，她一定气得要赖子自己付钱。

他们果然交情不浅！

赖子思索着椎名的模样，回到楼上。

她继续喝着咖啡看电视，津子敲门进来。

"你在这里啊！"

"下面还在玩？"

"恐怕要打个通宵吧！"

"大家都喜欢。"

"很多东西还是传统的好。"津子说完，跪坐在沙发上。

"要喝点什么？"

"给我茶好了。"

赖子泡杯煎茶出来，津子轻啜一口，"你明天要去师父那里拜年吗？"

"是想去看看手鼓师父，好久没见了。"

赖子在舞伎时代除了舞蹈，还学手鼓和三弦，但现在还继续的

只有鼓。

“还是要初三回去？”

“初四就要开店了。”

津子点点头，自顾自地说，“你要是能回京都就好啰！”

“现在回来还能做什么？”

“你要是肯帮忙家里，我当然高兴啦。”

“店里有妈、里子和菊雄，不需要我的。”

“是吗？”

“本来就是，而且我要是真的回来，里子和菊雄一定不高兴的。”

“可是，里子整天怨三道四，菊雄又撑不起。”

“话是如此，可是我回来以后也不能对他们颐指气使，反正妈也年纪大了，索性放手让里子去做不就好吗？”

“要是能放手的话早就放手啰，可是里子还像小孩子一样教人不放心。”

“你老觉得她像孩子，自然觉得她是孩子，其实里子也有她自己的想法。”

“你听她说过什么吗？”

津子从袖中取出香烟，赖子拿起几上的打火机帮她点烟，“她说要帮员工盖新宿舍，妈却反对，害她很烦恼。”

“要盖新宿舍的话又要借五千万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盖这家的贷款还清，又要借钱！唉！”

“银行愿意借啊！”

“借钱总要还啊！还有每个月的利息累死人。”

“只要有人肯借就借嘛！”

“你不住家里，说得倒轻松，你知道五千万的利息一个月要多少吗？”

“可是现在找人很困难，那些好的有心长做下去，不让他们住舒服一点不行。像富之井和河村他们都有员工专用宿舍。”

“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又不是没地方住。而且我们也住在楼上。”

“现在哪有员工还跟主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如果没有一栋像样的宿舍根本招不到人，像在东京，店家都提供很好的宿舍给员工住。”

津子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而且工作时间整整八小时，超过的话要算加班费，还要给交通津贴……”

“这都是里子说的吗？”

“她说得没这么清楚，只是妈的做法有些过时了。”

“连你都这么说！”

正因为从年轻时候就一手打理这家大餐馆，如今面对女儿的批判，难免不是味道。

“我落伍了，成了碍事的老太婆啰！”

“妈，您别这么说，我只是希望您也能听听里子的意见。”

“反正一切都惹她嫌！”

津子情绪一激动，就抓着和服领左右摇晃脖子。赖子看了，心想自己是说得过火些，“我知道妈和里子都是为了蔦乃家好，只是想法有点不同，好好谈谈不就行了？里子一直很信赖妈的。”

“天晓得，她最近是否还有一半心思在店里？”

“怎么回事？”

“你看，店里忙的时候她径自跑出去玩，白天有时也一声不响地出门……”

“里子真的这样？”

“她根本不管菊雄，满脑子只想出门去玩。”

赖子喝着冷咖啡，想起刚才椎名的电话。

“里子和菊雄还好吧？”

“我哪知道！反正她就这么任性，我要是菊雄的话一定好好管管她，打她两巴掌！”

的确，换作刚强的津子是可能做得出来的。赖子重新打量母亲，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已有明显的白发。

初二也是个好天气。

里子和槙子昨夜打麻将睡得晚，九点过后还没起床。

津子还是照样六点起床，汲水散步。平常她会用力打开挡雨板或咳嗽，像在吆喝小辈快点起床，但现在过年，她特别放轻动作，不弄出声响来。

十点时赖子先起床，接着里子和菊雄也起来，十一点时一家人又聚在一块儿。

“你们昨晚打到几点？”赖子问。

“三点多，都是槙子，一直要打。”

“不对吧！是你拼命要打吧！”

“这关系输赢啊！”

“那谁赢了？”

“姊夫吧！有两千吧？”

“才这么点！”

“打到最后脑袋都昏了，白高兴一场……”

大伙儿热闹地说着，依序向神龛拜拜后就桌吃饭。只有菊雄喝酒，三姊妹则开始吃煮年糕汤。

“唉呀！不能再吃年糕了！”

怕胖的里子拨开年糕，只吃萝卜和小芋头。

“吃了煮年糕，感觉真的回到家里了。”

“那就常常煮，吸引你回来。”

“那又没意思了，还是一年一次好。”

津子满足地聆听她们姊妹的对话。

吃完早餐已是午后，大伙儿悠闲地看着电视或看报。电铃突然响起，里子出去开门，很快就回来。

“园丁小田来拜年。”

里子把小田的名片递给津子。

“他很难得地穿着西装，看起来像某家公司的社长。”

“现在的园丁都是社长。”

谈话间，门铃又响，这回槙子去应门，是批发干货的角屋老板。也是在玄关说声恭喜就回去。

本来京都人就不喜欢在大过年时挤到别人家去凑热闹，年假三天多半是自家人优哉度过，上门拜访的也都是亲戚或老交情的朋友。

茑乃家因为做生意，从食材、餐具到家具等各来往商家都会来拜个年，但也都只是留张名片，在门口寒暄寒暄就走。

“咱们来个茶道聚会吧？”

略事休息后，津子提议。每年初二或初三在茶室里沏茶是茑乃家的习惯，去年因为赖子和槙子没有回来，也就没有举行。

“我们去准备！”

津子大概老早想好今天她们三姊妹都在时要做，迅速起身回房换衣服。

茑乃家的茶室靠近院中假山地势略高处，原先仿照高台寺的时雨亭而建，十五年前又改建成现在的模样。有客人要求的话也会开放，偶尔也在前面举办露天茶会。

槙子觉得过年时向母亲拜年和这茶会规矩最麻烦，但又觉得自家人开茶会也不坏。在正月的凉爽空气中端正跪坐，感觉内心被洗涤干净一般。

三十分钟后，一家人聚集在茶室。

津子换上煮茶服坐在茶桌前，正客位依序是菊雄、赖子、里子和槙子。

自家人茶会，也就不必会前客套寒暄和欣赏挂轴，直接开始煮茶。

赖子看津子煮过好几次茶，但每一次都觉得新鲜。

津子挥舞着朱红色绸巾擦拭茶杯，呼吸匀称。学过才艺的人煮

茶感觉就是不同，让赖子看着打从心里佩服。

津子按照顺序沏茶，推给众人喝下，喝完后，津子对他们说："这个茶杯是赤乐，是乐五代做的，是我祖父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已很难得看到。"

听她这么一说，大家重新审视茶杯，色调略沉的朱红的光泽浮现在午后的阳光中。

"这个茶罐是宗哲的作品，茶勺是永乐和全的作品，每一样都是我祖父的收藏。"

津子手上的茶罐是黑漆底描金梅花图案，茶勺图案是逆流而上的鲜艳彩鲤。

"都是现在很难收集到的好东西，你们要好好保存啊！"

津子的语气像是自觉总有一天会死似的。她一样样拿在手中把玩后，"赖子，你来试试看。"

"唔！"

赖子点个头，膝行向前。

当舞伎时她常参加茶会，也学过煮茶沏茶，但最近已很久没做，有点没信心，难免忘记一些小动作。

赖子一开始煮茶，槙子便"扑哧"一声，津子立刻瞪她一眼，"干什么？"

"对不起。"

就只是自家人还要静静地看着，槙子是觉得好笑。但她仍拼命忍着不敢再笑。

"做得很好，槙子，你来！"

"不要！我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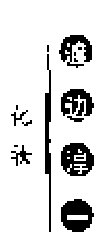
"整天就知道玩，学不会沏茶怎么嫁得出去！"

在津子的埋怨声中，新年的家庭茶会结束。

回到房间，赖子随即到冈崎向手鼓师父拜年。

槙子在楼上小客厅和东京朋友打电话。

津子和里子在楼下招待来拜年的艺伎千鹤和豆弥，不时到门



口和来拜年的商家寒暄。

千鹤和豆弥经常出入茑乃家，而且也是里子用来托辞出去的重要人物，里子热忱地招待。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赖子回来，艺伎也告辞回去，反而轮到菊雄要出门。

“去哪里？”

“小曲的同好聚聚，我去看看。”

他缠着围巾，拿瓶高级白兰地喜滋滋地出门。

外面天色已暗，院子里的饰灯已亮。

“姊，晚上要干什么？”里子问。

赖子一边换上衬衫牛仔裤一边说：“年菜还剩好多，怎么办？”

“我们来喝酒吧？”

“妈呢？”

“到舅舅那里去了。”里子说着，伸个大懒腰，“烦死啦！大家都走了，这才松一口气，就剩我们三个，可以尽情吃喝！”

说完，她奔进厨房，把年菜端出来摆在桌上，还加上啤酒和威士忌和清酒。

“赖子姊喝什么？”

“啤酒就好。”

“里子姊清酒吧！”

槙子自己喝威士忌加冰水，三人举杯互敬。

“新年快乐！”

“健康如意！”

“为我们三姊妹的心上人！”

“槙子也有吗？”

“这把年纪没有才奇怪。”

“不会是那个头发乱糟糟的男孩吧？”

里子想起去年在东京饭店里看到的那个男孩。

“那只是我的亲卫队，跑腿的啦！”说完，看看赖子，赶忙又说，

"已经都断啦,全都断绝来往了。"

"那,现在是谁?"

"庆应的,人很规矩正派。"

"想不到你这么行!"里子有些惊叹。

槙子晃着杯中的冰块说:"交往各种男人后,最后伤心的才不会是女人。"

"别得意,小心马上失恋。"

"放心,我比你能干多了。"

"什么嘛!"

"你不是觉得结婚就是失败了吗?"

"槙子!"赖子轻斥一声。

"对不起!"槙子帮里子倒酒,"可是,我觉得你有别的心上人。"

"你说什么啊!"

"别装啦!咱们是姊妹哩!"槙子一副豁出去的心情,咬着冰块说,"我觉得婚前交往各种男性,好好研究一下男人较好。"

"恐怕不会这么称心如意吧!"

"任何男性都是研究材料。"

"你一定还没有真正喜欢的人才这样说。"

"怎么没有,只是觉得女人不能太专情在男人身上,到时候什么都听他的,跟奴隶没两样,我才不做这种女人。"

"如果觉得喜欢到做奴隶也无妨,不也很好吗?"

"太落伍啦!"槙子夸张地皱着眉头。

"落不落伍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最重要。"里子说得激动,把酒一口喝下,转向赖子,"你觉得呢?"

赖子沉思一下,"我倒觉得就算是喜欢男人也要适可而止,一旦深人的话,难免有怨有憎有妒有恨,平添许多无谓的争执。"

"看!赖子姊的想法和我一样。"

槙子得意地点着头,赖子没理她,继续说:"保持不即不离的

距离不是很好吗？”

“这样或许轻松，可是也没办法亲密，更别说结婚了。”

“我根本不想结婚。”

“真的？”

“真的！”

里子难以相信的表情，“你要一辈子单身？”

“我不知道，至少现在是这样想。”

“赖子姊姊讨厌男人吗？”

“怎么会？我也喜欢男人，只是不相信他们。”

“不信任……”

里子看着赖子，赖子没说话，拿起啤酒来喝。

桌上气氛有些冷时，槙子叹息说：“我们虽然是姊妹，想法却是那么不同……”

三个人彼此望望，不禁一同笑出声来。

初三中午过后，赖子开始准备回东京。刚把和服塞进皮箱里，津子走进屋里。

“今天一定要回去？”

“明天店里要开业啊！”

“是吗？”

津子随着年龄增长，愈容易觉得落寞，但她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看着赖子收拾衣物，想起什么似的回到自己房间，拿来一匹布。

“这个拿去吧！”

“给我吗？”

“白色的，可以随便染。”

是一匹白缎。

“谢谢妈！”

赖子双手接过道谢。

去年铃子七周年忌回来时，津子也送她一套樱花衬着远山背

显花色的和服和盐濑织和服带。津子装作冷淡的样子，但总是会送点什么给女儿。

赖子要走时，津子送她到玄关。

“别太逞强，好好照顾自己。”

“妈也要保重。”

赖子走出玄关，里子跟出来，“姊，什么时候再回来？”

“樱花开的时候吧！”

“一定哦！我们再去原谷赏花。”里子兴奋地说。

赖子横眼看她，“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怎么？”

“我也说不上来，看你兴高采烈地。”

“有吗？”

里子假装糊涂，但她那柔和的表情和轻快的步伐是有着与往常不同的亢奋。可是里子不主动提，赖子也无意问，彼此都是大人了，该怎么做，心里都有数。

槙子还年轻，好奇心旺盛，有什么事就说出来，但赖子除非必要，绝不多话。这之间有年龄、性格的不同，但底子里不能说没有父亲不同的顾虑。

穿过院子，走出后门时，出租汽车已经停在门前。赖子接过里子帮她拿的皮箱，“谢谢，保重啊！”

“你也一样。”

“想散心的时候再来东京玩吧！”

“我会的。”

赖子坐上车，“再见！”

里子挥挥手，汽车驶向高台寺坡。

三天后槙子也回东京，京都的家突然变得冷清下来，但里子的心境很愉快。

初七那天椎名来了。

初一晚上他就说要来，初三早上又打电话来说一定会来。果然

让赖子看穿，里子兴奋的心从那时一直持续着。但在即将相逢的喜悦的同时，里子也有些微的不安。

从十二月底就开始隐隐觉得，过了年后，这感觉愈发确定。

里子是在十二月中发现月经来迟。原来该是十日前后来的，过了月中还没来。平常都很准时，最多也只晚个四五天，但是二十日时还没有来的征兆。她以为是年底事忙，生理期也跟着紊乱，但过了年后，她没办法再这么安心，因为已经明显迟来半个月了。

里子想到椎名。

如果真是怀孕的话，应该是十一月赏红叶时受的孕。

那天椎名到得很晚，两人一见面就去饭店，迫不及待地结合。当时，里子是有瞬间的不安，但因为距危险期有一个礼拜，心想不会这么准吧！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是轻率了些……

初一晚上椎名打电话来时她立刻想到这事，但在电话中她没勇气说。

总之，过完年后先去医院检查再说。

过年期间，里子一直在想着这事。

从夏天以来就和菊雄没有肌肤之亲，如果真的怀孕，可以确定不是菊雄的孩子。想到必须拿掉，不由得一阵心寒。虽说可以瞒着母亲和菊雄，但不安恐惧总令她夜不成眠。

躺在床上，轻抚腹部，想到里面如果真的有个小生命，感觉是那么奇妙。结婚以来，她并没有刻意避孕，就是一直没有怀孕。如果肚子里真有个小孩，会是什么样的孩子呢？

里子饱受不安的折磨，又忍不住怜惜自己和腹中可能有的小生命。心想，这会是老天赐给她的缘分吗？拿掉孩子，岂不辜负了老天的美意？

其实真想拿掉的话随时可以去做，不必急。

里子告诉自己不要再多想无谓的事。就算真的怀孕也好，就让心上人的孩子窝在自己身体里吧！光是想到他的孩子静静躺在自己的肚子里，里子就觉得好幸福。

要不要拿掉？以后再说。这么决定以后，里子浑身再度兴奋起来。赖子问她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只是猜测她和椎名相会的日子近了，并没有看穿她甚至怀上椎名的孩子。

想到自己拥有这个秘密，里子的心绪更是高亢。

初七那天，椎名到大阪参加关西财界人士的新年会。

下午参加完中之岛大饭店的宴会，带着五位客人一起来到蔦乃家。

“椎名先生，好久不见啊！”

津子先到房间打过招呼，又踅回账房找里子。

“山福社长也一起来了，快去打个招呼。”

“梅善堂的仓本先生也有饭局，我先到那边看看。”

里子表现得毫不在意，津子有些不解地离开。

其实心上人来到，里子反而不便马上过去。她介意自己的衣服发型，又不知道一进房间该摆出什么表情。当然，她可以按主客顺序寒暄，但总担心两人四目相接时会不会让别人看穿。只好先到梅善堂老板的房间去敬酒。

“里子啊！你这一阵子特别漂亮迷人，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仓本盯着里子从头到脚细细打量，里子生怕被他看穿心事，那份害羞与不安更增添迷人风韵。

“这个年纪不正是女人最美的时候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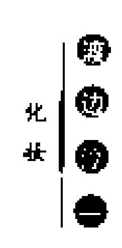
受不了一座宾客盯着她看，里子匆匆告退。

回到账房对面的休息室，她再次照镜。灰底梅花图案的和服系着浅米色锦带，胸前略显暗沉的色调和裙摆的梅花呈鲜明对比。里子侧身调整和服带，抿着嘴唇，然后头一扬，风情万种地走出门。

椎名的宴席在右手边最后一个房间。里子进去时，席上已有艺伎和舞伎各三人侍候，热闹得不得了。

“欢迎光临！”

里子亲切地向一座问好，再向背对壁龛的主客寒暄。



椎名今天做东，坐在最靠近门口的末座，不过宾主都像交情不错，气氛热络。

"总算来啦！我们等你好久了！"老主顾的山福社长冲着她埋怨，忙着帮她介绍，"这位是这里的小老板娘，京都的大美人！"

"社长爱说笑！"

"来！敬你一杯！"

"不敢，我帮各位斟酒吧！"

里子走到六十岁上下、身材瘦削的主客身边。

"这位是光荣物产的濑户社长，人很体贴，可是喜欢玩女人，你可要注意些。下一位是H东制铁的小林常董，虽然号称是基督徒，不近女色，但我不敢保证。"

山福社长的介绍引得一座哄笑。最后轮到椎名。

"这个人常来光顾，你也不陌生，看起来是个木讷的好男人，很有女人缘，这个年纪尤其容易激起女人的性爱，小心，这是他的诡计！"山福社长停顿一下，"搞不好你已经迷上他了？"

"哪有！……"里子赶忙摇头。

"那你干吗脸红？"

里子不理会，自顾为小林常董倒酒，但捧着酒壶的手仍紧张地发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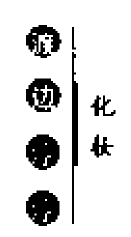
"对啦！椎名先生常来光顾是为了小老板娘吗？"

"社长啊！您该不会是吃醋吧？"

千鹤一句化解的话，让里子松一口气。椎名只是微笑静观一切，什么也没说。

眼看自己被人家当做话题也不帮忙排解，里子只能心中怨椎名过分，但在人前不好说出口。里子特意不看椎名，殷勤为别人斟酒，看在别人眼中反而觉得不寻常，只是酒酣耳热之间没功夫深思。

里子进来前，大家正在谈论舞伎的装扮。小林常董看着身边的舞伎说："今天是打扮最华丽的一天吧！"



"是啊！只有过年才穿这套衣裳。"千鹤代替舞伎回答。

舞伎在正月里都穿彩色印有店徽的和服，只有初七开张大吉日那天和十五穿黑色店徽和服、发型也和平常不同，梳的是正月髻。仔细看，插在发髻上的小梳子和发簪都是玳瑁制的，发髻右边还插着一根顶尖沾着小鸽子的稻穗。

"这鸽子怎么没有眼睛？"

"等着让过年时遇到的心上人点啊！"

千鹤一说完，在座男客立即兴奋起来。

"不能随便点吗？"

"帮鸽子点上眼睛后，就表示您愿意一直照顾她啰！"

"没问题！"山福社长说。

舞伎便笑嘻嘻地递出稻穗。

里子从账房拿来砚台和笔时，椎名正把身旁舞伎的稻穗拿在手上。

"我点啰！"

"点小一些比较可爱！"

山福社长帮鸽子点上眼睛，又在鸽子胸部画上自家公司的山型标志。

"社长，这代价不小唷！"

"没关系，没关系！我画上公司的标志，可以报公账。"

一座哄笑。接着是光荣物产的濑户社长帮鸽子点睛，也写上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

"椎名先生，可以吗？"

"不怕老婆责怪？"

山福社长故意激他，椎名只是笑着点上眼睛，又写上自己姓的代号S，默默还给舞伎。

虽然说是要让心上人来为鸽子点上眼睛，但是客人要点，舞伎也不会拒绝，一些当红舞伎每赴一场宴席都换上一只新的鸽子，尽量宾主尽欢。

可是这举动的本来意义是点睛的男人发誓要好好照顾这舞伎的一切，椎名若无其事地当着里子的面为鸽子点睛，里子无法心平气和。别的客人她不管，但椎名不知道她从年底以来一直烦恼的感受吗？里子是愈看愈有气。

椎名这一间散席时九点稍过，一伙人还打算到"金清"茶屋续摊。

"小老板娘一起去吧？"千鹤开口邀里子。

山福社长立刻接腔："对呀！偶尔也该下山服务一下嘛！"

他说得毫不客气，其他客人也一并起哄。

"谢谢，不过还有其他客人……"

"那有什么问题，交给老板娘就好，怎么样？可以把令嫒借我们一下吗？"

社长直接跟津子商量，津子也不便反对，只有笑着点头。

"看！不是没问题吧！快点准备准备好走人。"

"谢谢，我真的还有点事，你们先走，我等一下再去。"

"不会黄牛？"

"我一定去。"

"好！快一点啊！大家年纪都大了，不能等太久的。"社长笑着起身。

热络的气氛中，没有人发现这都是里子和千鹤事先套好的剧本。里子知道今晚椎名要来，吃饭喝酒，回饭店时大约十点半。她不知道自己走不走得开，于是找千鹤商量，果然一切顺利。不过，她也不敢马上出门，还是得装出顾虑母亲的样子，晚一点再去。

送走所有的客人后，里子再次向津子禀告："我走了！"

"早点回来！"

津子有些不高兴，但也没反对。

里子也跟菊雄说要出去后，出门叫车。

"金清"在祇园巷中，是山福社长最爱光顾的茶屋。

里子到时，大家改喝威士忌，又多叫了两个艺伎，里子都认识。

“小老板娘,你真的来啦！好！”

山福社长高兴地招手要里子坐到他身边。

“这怎么好意思……”

“不要紧,偶尔要放松一下。”

椎名和山福社长隔着一个人而坐,正和艺伎豆香聊天。因为不是刚才那个要椎名点鸽子眼睛的舞伎,里子稍微觉得舒服些,但还是有些不受用。可是山福社长不停地跟她说话,她也分不出心思去听椎名说些什么。

酒兴正浓，艺伎和舞伎照例要以艺娱客，她们陆续起身去准备。在房间右边空旷处,弹三弦琴和吟唱的艺伎已就位,表演随即开始。

先是《御所车》,接着是《十二月》,都是配合新春吉日表演的舞目。

> 新春开历伊始,心畅体快,众家姑娘由华魁领阵,轻移莲步,来自门前,向年年眷顾的恩客请安致谢,小婢女们各自玩笑……
>
> 阳春四月方过,即是盛大的佛祖祭诞,当麻寺的游神法会直到黎明方歇,五月梅雨,道镜旗杆上消防头巾迎风招展……

这出舞是以幽默方式把男女行为比喻成十二个月来呈现,众人看得高兴入迷。

里子一边观舞,一边悄悄掏出和服带里的表,一看正好十点。她担心椎名能不能顺利抽身离开。

她装作不经意地望望椎名,他正看舞入迷。

两段舞蹈结束,众人鼓掌叫好。山福社长兴致大好,说要唱一曲《白扇》,艺伎染乃配合曲子舞将起来。

里子又看看表,十点十五分,椎名还是专心看舞。

他该不会忘记相约十点半见面吧?

里子有些焦灼，不禁埋怨起这时还在唱歌的山福社长。唱完《白扇》,山福还想着该再唱哪一首时,小林常董也要唱,他好像学

过清元调，跃跃欲试，但曲子太长，他在考虑要不要唱？

大家继续喝酒，座中气氛更热闹。

看样子他是走不开了……

里子有些灰心，没想到椎名这时却悄悄起身。因为大家还在吵着要唱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

结果，山福社长再唱一曲《初雪》。只有三弦配乐，没有伴舞，众人就不像刚才那样老实地坐着聆听。社长自顾对弹琴的艺伎倾唱，其他人各自聊天。

《初雪》唱完时，椎名还没有回来。

又经过五分钟后，里子站起身来，下楼问老板娘："椎名先生呢？"

"他说明早有事先走一步。"

里子回到房间，向山福社长说："很抱歉，我要先告退了。"

"怎么？就要回去啦？"

"不好意思，店里还要收拾，明天也还有事。"

"是老公会啰唆吧！"

"怎么会？各位慢慢聊，再见。"里子向众人鞠躬道别。

走出"金清"，她立刻打电话到椎名下榻的饭店。

"已经回去啦？"

"我正等你，现在在哪里？"

"我刚离开'金清'，马上过去，要不要带点水果？"

"不要，什么都不要。"

里子问明房间号码，拦辆计程车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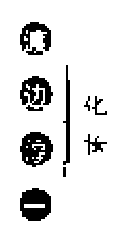
两人约好是十点半，里子到达时已十一点多。一敲开房门，里子迫不及待地扑到椎名怀里。

"终于在一起了！"

好像绕过一大段远路赶来似的，其实坐车不过几分钟。

"冷不冷？"

"还好……"



里子边说边窝到床上。

激情过后，里子再次在微暗的床头灯光下望着椎名白色的喉节。即使不看，里子也对他的颈子、脸庞、胸腔熟悉至极。在性爱满足之后的充盈感觉里，里子突然"扑哧"一笑。

"什么事？"

"没有。"里子摇头，想起山福社长的话。

他说"你老公会啰嗦吧！"简直太离谱，谁会想到她此刻正和椎名幽会。

想到这个就觉得好笑。

"我刚刚还在担心你去哪里了。"

"真不好意思，不过不那样做怎能抽身？你呢？"

"我本来也想一声不响地走，但是你已经先做了，我怕别人起疑，只好说明早有事要先回去。"

"山福社长没发现我不在吗？"

"应该知道吧！可是他没说什么。"

"那就好。"

"这样会不会太失礼？"

"我早就跟他说过明早有事要先走，明天再打个电话向他告罪吧！"

"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这样。"

"为了见面，坏点子愈来愈多。"

"都是你哪！"

里子现在已经能若无其事地直呼椎名"你"了。她再次紧紧抱住椎名的胸，立刻觉得胸部腹部有压迫感，于是扭转上身，挣脱椎名的手臂，大口喘气。

"好难过……"

里子仰望天花板。台灯的影子在白色墙壁上映出个圆形。望着灯影，里子不知该不该说可能怀孕的事。

说出来后椎名会有什么反应呢？她想知道，但又害怕知道。

“呃……”里子嗫嚅好一会儿，终于鼓足勇气说：“万一我有孩子怎么办？”

“孩子？”椎名身上一阵悸动，“你怀孕啦？”

“还不知道……”

“月经没来？”

“还没有……”

椎名急迫地盯着里子，里子不敢看他，闭上眼睛。

“去医院检查了？”

“没有。”

椎名扶着里子的肩膀柔声问：“真的不会错吗？”

“万一是真的怎么办？”

“怎么这么……”

“……”

“无论如何，先去检查再说。”

里子点点头，椎名叹口气。

“其实，我不会麻烦你，而且还要感谢你。”

“感谢？”

“起初我也很惊慌害怕，但现在已经平静下来，要是真的怀孕也好。”

“可是……”

“告诉你这事，你会不会讨厌我？”

“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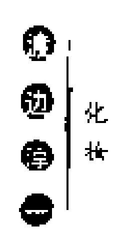
两人突然沉默下来。

里子抬身看床头柜上的钟，十二点半。

山福社长他们已经散席了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了吧？稍早前还待过的地方如今已像遥远的世界。

“明天什么时候走？”

“预定搭十点的新干线。”



里子点个头，起身拿着和服进浴室。

日光灯太过刺眼，里子拉上遮帘挡住灯光，冲洗身体。

说出这件大事后里子的心特别平静。一方面是抛出了从年底以来一直烦着自己的心事，另方面是椎名的沉稳反应让她高兴。

她梳好头发，穿妥和服回到房间时，椎名已穿好西装坐在椅子上。

“怎么啦？”

“我送你。”

“不必，我自己走就行。”

“不行，我送你！”

“不要紧的，你好好休息吧！”

“我明天延到中午再走，走前再见面行吗？”

“你不是有事吗？还是早点回去较好。”

“可是……”

“你别担心我，真的不要紧。”

里子在自己也无法了解的豁达心情中穿上外套，拿着围巾。

第二天早上，京都飘起雪来。

从东山的高台往下看，绵延不断的民房平坦屋顶和八阪塔上都积着白雪。蔦乃家的庭院也铺上一层白雪，只有池塘还留着一点点黑色轮廓，吸掉大片大片的雪。

里子昨晚回家时还没有下雪，大概是半夜两三点过后才下的吧！

年二十九到年三十时曾下过一阵雪，很快转变成雨，因此，这要算是今冬第一场雪。

看到雪花纷飞，里子最先想到的是新干线。京都已有这样的雪量，那么关原一带一定积雪更深，新干线可能延误，说不定椎名也要拖到傍晚才走得成。

昨晚分手时，她要椎名照预订行程快点回去，椎名说可以延到

中午，她还叫他不要勉强。可是现在看到下雪，想到椎名孤零零地被封在京都街上时，不禁心志动摇。

可惜雪下不长，八点左右变小，没多久，淡淡的阳光竟穿云而出。虽然是大寒以后的雪，也没有积存一日的能力。

不到半小时，雪已开始融化，玻璃窗让雪水打湿了。

菊雄还在沉睡。里子泡杯咖啡，又想起椎名。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如果要搭十点半的新干线，现在也该起床，或许该打个电话告诉他下雪了。

里子犹疑中先打电话到车站查询行车状况，电话一直占线，打不进去。她无奈地放下电话时，楼下响起母亲的唤声。她应声下楼，只见母亲穿上外套正准备出门。

"我要去黑谷……"

津子和同年纪的人每个月借黑谷寺举行一次茶会。平常她都是在前一晚告诉里子，昨晚里子迟归，没机会说。

"虽然下大雪，不过雪中茶会更见风雅。"

"什么时候回来？"

"中午过后吧！"

津子一出门，里子霎时有浑身解放的感觉。

早知道会这样，先和椎名约定见面就好了。现在约或许还来得及，可是现在再约，势必就要见面，那昨晚说不再见面岂不成了谎话？

更让里子挂心的是，告诉椎名她可能怀孕的事。说过这些话后，一大早又赶着去见他，不会让他觉得自己脸皮很厚吧？

想归想，她还是拿起电话拨到车站，依然忙线中。

她放下电话，看着窗外，阳光明亮，池畔的雪开始融化。好像有一点风，不时吹落树枝上的积雪，连着竹叶上的积雪也成堆落地。

里子望着融化的雪景，心想去医院吧！早就想去了，却一直下不定决心。她怕，不知要耽搁多少时间？更怕让人看到。

但事情也不能就这样放着不管。幸好，今天母亲不在，下雪天

医院也可能清闲些，而且椎名还在这市区里，感觉他就在身边，胆子也壮大些。

里子下定决心，开始换衣服。

从去年年底起，里子就在电话簿上查询医院，走在街上时也特别注意妇产科的招牌。盘算多时后，看中堀川街往西边去的奥田妇产科。那地方距离东山较远，附近没有熟人，医院又在幽静的小巷子里，白漆二楼建筑看起来很清爽。

里子在医院前下车，环视四周，确定没有人注意后她推门进去。

医院里面右边是候诊室，左边是柜台。

坐在柜台后的小姐问她："有什么问题？"

里子小声说："验孕。"

小姐似乎很习惯里子这样的患者，要她写下姓名住址和年龄后，照抄在病历表上说："请稍候。"

是下雪的关系吗？候诊室里只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人。里子坐在长条椅子的边上，望着窗玻璃上璀璨的阳光和水滴，显得扭曲的窗玻璃外是个中庭，茶花的绿叶和黑色矮墙溢满眼帘。

左边墙上是幅海岸风景画，旁边的挂钟指着十点五分。

要告诉他我在医院吗？

里子看着柜台旁的红色公用电话。心里正想着只要拨过去就可以听到椎名的声音时，护士出来叫她进去。

医生四十五岁，蓄着胡子，矮胖结实。

"请坐！"

里子依言坐下。

医生看着病历："是第一次来？"

医生的声音很温柔。里子点点头。医生拿起笔，问她最后一次月经和有无恶心症状。

例行的问诊结束后，护士要里子到旁边的布帘后，叫她脱掉内裤，躺上诊疗台。

里子等护士走开后解开牛仔裤的钮扣。因为下雪，她穿着毛衣和牛仔裤出门，那模样一点也让人看不出是蔦乃家的小老板娘。

她脱下内裤，迟疑几秒后紧张地爬上诊疗台。

护士过来，说声“放轻松！”手伸进她大腿内侧。里子霎时缩住双腿，但很快又张开双膝，闭上眼睛。

她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老天快点让这一刻结束。

“好了！”护士说。

里子赶忙合拢双腿，逃下诊疗台。穿好衣服再坐回医师面前。

医师边写病历边说：“恭喜，差不多三个月了，照日子算来，预产期在八月中，一切都没问题。”

里子一时不知如何反应，呆呆地看着医生。

“应该是头一胎吧？”

“……”

“决定要生吧？”

“是……”

“那就准时来做检查好吧！”医生把病历交给护士。

“谢谢。”

里子匆匆道谢后，头也不回地走出诊疗室。

走出医院，阳光更加炫眼，积雪都融化了。小孩子在自家门前玩雪，车子缓缓驶过以免溅起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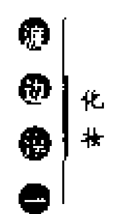
里子立刻向右转，走出看不到医院的巷子后稍微放慢步调，走向大街。

虽说自己心里有数，但当医生明确告诉她时感受仍然不同。以前只是漠然地想象，如今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预产期说是八月，但真的能生下这个孩子吗？她觉得怪怪的，有些难以置信的感觉。

怎么办呢？

里子边想边走上大街。

街上车辆往来不断，路上的雪都已融化，只有建筑物的顶上和



天桥上还有残雪。天桥边有个公用电话亭。

里子突然渴望听到椎名的声音。已经过了十点半，他还在饭店吗？她把心一横，先打个电话过去再说。

总机把电话接到房间，没有人接，空响了十声。

“对不起，没有人接。”

“请帮我转到前台！”

“请稍候。”

很快就有一位男性接起电话，“椎名先生已经退房了。”

“什么时候？”

“不久前吧！”

里子也不好意思再多问，说声谢谢便挂掉电话。

他是搭十点的新干线走了呢，还是正在街上某处？

里子走出电话亭，望着车流。明知椎名已经不在，却还特别想见他。

我是这么难受，想见他却不知他在哪里。

“傻瓜、傻瓜……”里子嘀咕着走上天桥。

她走得神思恍惚，差点滑一跤。她仍然快步往前，一下天桥便拦辆计程车，“到京都车站的八条出口。”

或许他还在车站，里子暗自祷告他一定要在。

刚下过雪，交通特别拥塞，里子闭上眼睛想按捺焦躁的心，但又挂念地四处张望。

一下车，她奔向检票口。正面行车时刻表和检票口前都贴着临时通知，因为关原附近积雪太深，“光”号延迟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回声”号延迟两个小时开车，因此，大厅里人比往常多。

里子在人群中搜寻椎名，她从检票口四周走向左边的小店，又买张月台票，从二楼的候车室找到月台。

可是，到处都不见椎名的影子。

其间，新一班的“光”号进站，又开走。

里子再到候车室看过一遍后，怅然走出检票口。

她想，椎名如果要坐车，一定会经过这里……

她就在时刻表下等着，可是椎名没有出现。

或许他赶不及，一到车站就直奔上电车。如果真是这样，也该在饭店留个口信的。

"冷淡的人！"

里子明知是自己任性，仍忍不住想说。

她又等了十分钟，大厅的钟已指着十二点，里子终于死心，坐上站前待客的计程车。

"到东山的高台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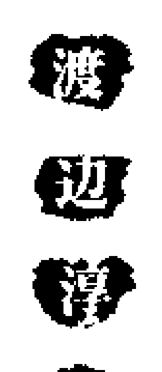
她靠着椅背，再次咀嚼寻人不遇的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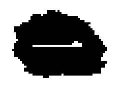
"我这样找他，他为什么急着回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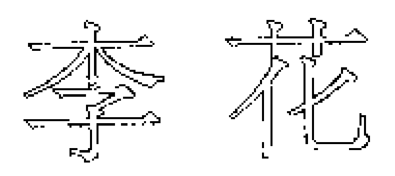
她嘀咕着，心里突然有了主张。

"既然相见不易，我就生下这孩子！"

不只是因为想见而见不着的懊恼，还因为他终究不是自己能掌握的男人，那么，至少可以在身边留下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孩子吧！这将是两人之间最确实也永远无法改变的系绊。


渡
边
淳
一


[化妆]


李花

京都的春天是从二月底的梅花祭开始。

菅原道真在太宰府过世那天是二十五日，于是在每年梅花盛开的二月二十五日，北野天满宫就要举行盛大祭典庆祝。

虽然是年年都有，但今年依然人潮汹涌，花下铺着野餐席，上七轩的娇美艺伎殷勤奉茶。

里子应千鹤邀请，中午过后来到天满宫，当然不只是为赏梅而已。

坐在红毯上享受甘润的春茶后，离去时里子再邀千鹤去喝杯咖啡聊聊。

时间才下午两点，距离晚上的赴宴准备还有一段时间。

穿过北野神社牌坊往南行，来到今川街，两人对坐在临街的咖啡店窗边。

“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在白天见面了。”

千鹤说得没错，两人见面总是在晚上，而且有其他宾客作陪。

“天气好转了，可是风还很冷。”

隔着窗玻璃，外面布满阳光，感觉很温暖，但行人都还穿着大衣。

“再冷也不多久的。”千鹤喝口热腾腾的咖啡，“你是不是瘦了？”

"没有吧？"

里子装傻，但挡不住千鹤直视过来的眼光，垂下眼皮。"怎么就只有脸瘦呢？"千鹤有些不解。

的确，里子原本圆嘟嘟的脸最近显得两颊瘦削，下巴也尖出来，反而腰腹一带有些发福。当然穿着和服，下半身的改变是看不出来，但是脸就没法隐藏。

"你哪里不舒服？"

"没有啊！都很好嘛！"里子笑笑，随即一本正经地说，"我有事想和你商量。"

"什么事？说来听听！"

里子一时有些迟疑，她搅着咖啡，慢慢地说："我还没告诉任何人，只跟你说，你一定要帮我保密。"

"知道，相信我啦！"

里子视线转向窗外，鼓足勇气说："我怀孕了！"

"真的？"千鹤先是一惊，赶紧道贺："恭喜，不是很好吗？"

"可是这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这不是菊雄的孩子。"

千鹤直勾勾地盯着里子，"那，难道是椎名先生的……"她像要镇定自己似的喝口咖啡，"什么时候发现的？"

"一月初。"

"多大啦？"

"四个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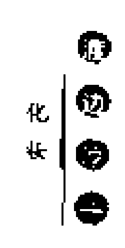
千鹤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为什么不早点拿掉？"

"我不想。"

"你想生下来？"

"对！"

"怎么行？菊雄要是知道了……"千鹤不知怎么说下去，改口说，"你打算说是菊雄的孩子？"



"不行，我去年夏天起就没和他那个了。"

"这下更不能生呀！"

"可是我想生。"

里子紧咬着嘴唇，用力得仿佛要咬出血来。

那天见不着面就分手后，椎名打来几次电话。都是一些普通的寒暄问候，只是最后一定问"去医院没？"

起初里子都回答"还没有"，后来改说"没问题"。她这样含糊其辞，怕的是椎名可能放心不下而赶来看她。

其实她很想告诉椎名她已怀孕，但这只会让椎名狼狈罢了，她不想让椎名担心这些琐事。可是，她也不想让他太放心，所以老说"没问题"，不肯明说究竟有没有。

二月初椎名打电话来时，里子说："放心，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椎名反而不安起来，七点过后又打电话来说，马上要搭新干线来京都。

里子讶异他的认真，一再要他放心，但他就是放心不下。

"真的没有事吗？"

"放心，没问题，你忙你的嘛！"

"我三月后会去一趟，你别慌。"

"你是反对我生这个孩子吗？"

"可能吧！你毕竟结婚了……"

"是嘛！我不是要你放心吗？"

"那你是真的怀孕啰？"

"不是，只是男人若太反对，女人反而更要生而已。"

里子有点不怀好意地挂掉电话。

椎名果然还放在心上，没两三天就打电话来。时间正逢公司年度结算，他走不开，心里急得慌。

里子虽然高兴常常听到他的声音，但也觉得他有点可怜。

"我是想象怀孕啦！"

"有这种事吗？"

"医生也是这么说。"

"身体没有异常吗？"

"跟以前一样活蹦乱跳。"

椎名这下终于安心，但再度表示三月时会来京都。

从那以后，里子暗自发誓不再让椎名担心。可是，她并不想放弃孩子，反而拼命在想该怎么生下来。

她也知道，任谁都会反对她生下来，赖子和槙子都一样，母亲要是知道了恐怕还会气倒。可是要她拿掉这好不容易怀上的爱人的孩子，更教她难过。

她和椎名在一起的次数不多，能够怀孕也是个缘分。何况她本来就打定主意，要生孩子的话，就要生最爱的人的孩子。

也许这次的骚动后，椎名行事会更加谨慎，也许两人再也没有缱绻情怀的时刻了，那么，这一次也就是最后一个机会了。

里子已不再去想堕胎的事。但是，她对怎么生下来也毫无头绪。

她是想过冒充菊雄的孩子生下来，但这半年来他们都没有接触，有时候菊雄喝醉回来想要时，她总以很困和不舒服推掉，有时候索性说不想要。曾经这样冷淡拒绝，现在又如何涎着脸说是他的孩子呢？

她曾经想假装接受求欢，之后就咬定是菊雄的孩子。但就算能瞒过老实的菊雄，她也不想以怀着心爱之人的孩子的身体再接纳别的男人。

到了这个地步，干脆明白告诉菊雄，把孩子生下来。事情当然不会平静无波，菊雄和母亲都可能大闹，甚至闹到离婚，毁掉茑乃家。

"可是，我不能只为茑乃家而活啊！"

一直以来单独留守家业的坚毅，如今倒变成她鼓励自己的

动力。

窗外洒满灿烂的春阳。里子穿着褐色和服系深蓝色带子，千鹤穿着白色的大岛绸和服。看到这两个当窗对坐的女人，根本想不到她们正在商量处理私生子的大事。

女侍过来帮她们添冰开水后走开，千鹤再仔细问说："椎名先生并不知道你真的怀孕了？"

"我没告诉他。"

"即使他来了也不告诉他吗？"

"该让他知道的时候就告诉他。"

里子是看得开，千鹤倒叹口气，"总有一天，菊雄和你母亲会知道啊！现在有没有孕吐？"

"偶尔想吐，可是都没吐出来。"

"我看，还是找一天快去拿掉吧！"

"我根本不想拿掉。"

"这事不能闹着玩的！"千鹤反而更紧张。

"我正在找房子。"

"干什么？"

"搬出去住呀！"

"你哟！"千鹤瞪着里子，说不下去。

"你就帮我留意一下，有好的房子就告诉我。"

"你母亲和菊雄会答应吗？"

"不管他们答不答应，我照我想的去做就是。"

"……"

"怀着外人的孩子，肚子愈来愈大，也不好意思再待在家里。"

里子说得也有道理，千鹤觉得也该为她设想以后怎么办，但想不出什么好主意。

"我母亲要是能谅解，我还可以到店里帮忙。"

"万一不行呢？"

"我还有点钱,就乖乖待在外面好好把孩子生下来。"

"你真打算这么做?"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都是真心话,而且只对你说。"

"我很高兴你相信我……"

"等我搬出去住后,要你照顾的地方还很多,像是帮我劝我母亲和菊雄,联络点事情。"

"这点小事没问题,倒是生下的孩子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户籍啊!"

"当然从母姓,要是男孩,就取椎名先生名字里的敬字,叫敬太郎。"

里子已打算到这个地步,说什么也是阻止不了她了。千鹤这下总算死心,但还是有些不解,"孩子没有父亲也无所谓吗?"

"我会好好抚养他,我想孩子本身也不会差的。"

千鹤点点头,想起宴席上椎名沉稳的模样。

"椎名先生一定很讶异?"

"我绝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他若知道了,也不会闷不吭声吧?"

"……"

"椎名先生也挺可怜的!"千鹤冒出这么一句。

里子看着窗外,点点头。

千鹤喝着冷咖啡心想,里子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生下这孩子,如果勉强阻止她,以后可能会后悔。男女之间的事终究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一切就凭当事人决定吧!

此刻,千鹤虽然理解里子的行动,也打算帮助她,但有一点她想弄清楚。刚才她一直顾虑着没说,现在似乎有必要问个明白。

"里子,你决心这么坚定,是因为菊雄的关系吧?"

"不是,我只是喜欢椎名而已。"

"话虽如此,但还是菊雄的事让你下定决心的吧?"

"什么事？"里子讶异地反问。

"你不知道吗？"

"什么事啊？"

"你真的不知道？"

"快说啊，什么事？"

千鹤迟疑半晌，里子一直催促，只好为难地看着里子，"你不要难过哦！"

"绝对……"

"听说菊雄和先斗町一个艺伎要好。我也是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难道你没听到一点风声吗？"

里子不知怎么回答，"也许是真的。"

前些时候菊雄是常出去参加小曲会或喝酒，但都在十二点以前回来。他也常送艺伎回家，也没听说和哪个艺伎特别亲近，也没有特别的女人打电话给他。

"是哪一个？"

"豆久姑娘吧！"

里子知道这个人，老老实实的并不起眼，茑乃家有宴席时召过她几次，约莫二十三四岁，已经是独立的艺伎，应该有老爷包养。

"什么时候的事？"

"我是去年底听说的。"

茑乃家经常有祇园町的艺伎出出入入，先斗町的艺伎也常来，其中豆久姑娘来的次数算多的，但仔细回想，她从去年秋天以后就没来过。

难道就从那时候开始和菊雄要好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早知道的，你不会怪我吧？"

"怎么会？反而要谢谢你告诉我。"

"说真的，菊雄哥要变心起来那就是玩真的了，看他以前对你那样子就知道……"

"……"

"我猜菊雄大概是和那帮唱小曲的朋友常在一起，偶尔也约些艺伎玩玩，怕是逢场作戏而已。"

千鹤虽试图宽慰里子，但菊雄和豆久要好应该是事实。

"真的是我多管闲事，对不起。"

"你不用抱歉，没事的。"

里子刻意保持冷静，但拿着咖啡杯的手已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里子先让车子送千鹤回去，剩下自己一个人时，从头把刚才听到的事想一遍。

这一阵子菊雄外出的机会是多，不是去唱小曲，就是陪客人去喝两杯，里子从没查问他去哪里。

菊雄虽然在账房管账，他不在时店里也能招呼过去，因此他外出时里子也没放在心上，更不会想到他有外遇。

老实说，里子打心底不认为菊雄会有外遇。可是刚三十岁的年轻男人应该无法一直忍受没有性爱的夫妻生活吧！因为他不会强行求欢就断定他是淡泊无欲的人，未免太轻率了。

刚才被千鹤一提醒，里子才发现妻子一直拒绝行房，丈夫投向别的女人的怀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可是，他们两个究竟怎么搞在一起的呢？

豆久来过茑乃家几次，当然有和菊雄说话的机会，但也总是和大伙儿一起来一起走，没有特别逗留。菊雄也不可能大胆到趁津子、里子看不到的时候和她约会。

这么说来，他们两个接近的机会最可能是小曲会。菊雄学小曲的地方，先斗町的艺伎也会去。彼此在茑乃家见过，又是小曲同好，或许自然亲近些。

回想起来，菊雄最近去先斗町的机会是多了些。菊雄说是认识太多来过店里的祇园町艺伎，现在才知道这都是借口。

我真是疏忽了……

一起生活工作却没有发现丈夫有外遇，的确是傻。可是，这半年来里子根本没把菊雄放在心上。满脑子想的都是椎名，所有的关心都投在椎名身上。

菊雄这事要是发生在半年前或新婚之初，她一定立刻发觉。菊雄不是爱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只要花点心思注意他的交游就可以发现。

里子之所以没有发现，是因为整个身心都教椎名占去了，那自己又有什么权利责备菊雄呢？

千鹤说是去年底听到风声的，菊雄到先斗町的时间也是在秋末。虽然时间有些不同，但可以确定是里子和椎名在一起、开始拒绝菊雄以后。

从结果来看，逼使菊雄走上变心之路的正是自己，怨不得别人。不过，对象是豆久姑娘，还是教人意外。豆久长得白皙，五官还不错，舞也跳得好，待客得体大方，但就是不显眼，让人没什么印象。

里子不是挑剔丈夫外遇的对象，只是觉得先斗町应该还有更出色一点的艺伎。豆久虽然也不差，但说不上让人心服。

不过，换个角度来想，或许豆久这样的女人才适合菊雄。他是入赘的养子，夹在强势的岳母和自以为是的妻子之间，他并不好受。只能唱小曲排解情绪的懦弱男人或许就喜欢豆久这样老实的女人。

“是这样吗？”里子嘀咕着望着窗外。

车子正驶过东山，弯进往高台寺的路。

窗外依旧阳光耀眼，但对此刻的里子来说，这份明亮反而令人忧郁。听了千鹤的话以后，仿佛身边的世界一下子全都变了。

她感觉路上的人都在看她，说着风言风语。

只知道跟别的男人鬼混，却不知道丈夫已移情别恋……

以前不知道还无所谓，现在知道了，就害怕出门，其实就连在家中和下人面对面都觉得难堪。

左思右想间，车子抵达莺乃家入口的停车场。

从后门穿过院子走进屋里，里子直上二楼。菊雄不在，可能去了厨房那边。

里子走进卧室，坐在双人床沿。想到睡在这张床上的是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她不觉打个冷战。

以后该怎么办？总之不能就这样耗下去。

千鹤说菊雄和豆久要好，只是单纯的外遇，心里还是真喜欢里子的。虽然是有些安慰的成分，但也有几分事实。只是，夫妻各有外遇是铁的事实，而且里子还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里子突然感觉这看似平静的莺乃家像个栖妖藏怪的可怕洞穴般。

"怎么办？"

里子喃喃着，自然又想起椎名。

这时候他若在身边，不知能给自己壮多少胆。如果他就在附近，她恨不得飞奔到他身旁。见到他，问题不一定能解决，但至少心情可以平静下来。

"你是怎么想呢？"

里子独对虚空问道，渴望见他到揪心的程度，至少能听听他的声音也好。

里子回到起居室，拿起话筒，迟疑几秒后果断地拨到椎名公司。

短短响过两声，总机接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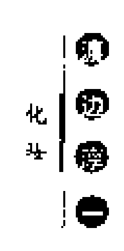
里子先自报"这里是莺乃家"，请她转椎名。

"椎名先生正外出，您是否要留言？"

"不用，谢谢。"里子慌忙放下话筒。

椎名不在，虽然遗憾，但她反而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如果他在，说不定什么都跟他说了，从对菊雄的感情到肚子里的孩子，统统说出来。

"不是说别给他添麻烦的吗！"



里子告诉自己，站到窗边。

院子里有点风，植树叶子轻轻摇晃，梅树正开着白花。不知不觉中，院子里已是春天景色。望着幽静的庭院景致，里子的心绪平静不少。

“不论有什么事都不能仓皇失措，既然决定要生，就坚定下去！”

里子再次想到菊雄。

如果他真的和别的女人有染，那也好。自己向别的男人投怀送抱，这个报应理所当然。再深入去想，菊雄有外遇，对她或许是个机会。

过去虽然一直忽视他的存在，但心里是很愧疚的。不管彼此之间还有没有爱情，自己这任性自私的做法还是太过分。如果他也有情人，自己多少觉得轻松些，虽不能说是卸下心头的重担，但总觉得彼此扯平了。

事情是人想的。以前迟疑不定不敢决定的事，现在或许敢放手去做，这么说来，菊雄的外遇未必全然是负面的效果。

里子心想肚子大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如果母亲和菊雄问起，就老实回答，然后搬出去住。如果夫妻就此恩断情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或许像豆久那样温柔的女人比我更适合菊雄！”

里子不是挖苦，她是率直地这么想。

梅花祭的三天后，津子把里子叫到房里。菊雄正好出去参加小曲会。

里子下楼，看见母亲把腿伸进暖桌底下看电视。

“过来坐吧！”

津子关掉电视去泡茶。

下午时家里特别清闲，隔着拉窗，院子里的枝影映在榻榻米上。

滚水一冲，茶香四溢。津子冲好一杯放在里子面前，自己也慢慢啜饮一口后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该来的终于来了！

里子垂眼不语。她早有心理准备，但面临了还是有些紧张，一时语塞。

"是不是？"津子再问。

里子轻轻地点头。

"我老早就觉得不对劲，什么时候有的？"

照医生的说法，已经快四个月了，但里子说："刚满三个月。"

"我说嘛！"津子得意地看着里子，"去医院检查了吗？"

"去了……"

"为什么不早说呢？我们有好多事情要准备，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

"这是件喜事，是不是也没告诉菊雄？"

"妈！这件事我想和你谈谈。"

"难道你不想要？"

"你听我说！"里子坐直身体，凝视褐得发亮的桌面说，"这孩子不是菊雄的。"

"什么？那是谁的？"津子放下茶杯，整个人往前倾。

"您镇静一点。"

"你快说！"

"是椎名先生的。"

"东京那个椎名……"

事情太意外，津子一时接不上话，停顿半晌后才哑声问："是真的？"

"嗯！"

"菊雄知道吗？"

里子摇摇头。

"你啊！"津子勉强按捺住想要发作的脾气，再问，"你有打算是吧？"

"……"

"是拿掉吧？"

"我要生。"

"要生？"

"我想生。"

"笨蛋！"

津子厉声呵斥，里子不由缩着脖子。

"说什么傻话！你不想想这社会容得下这种事情吗？不但一辈子让人耻笑受苦，死了都没人原谅！"

"我就是死了也没关系。"

"里子！"津子怒吼一声，她双眼发红，细长的颈子上青筋微微抖动，"我不准你生！"

"妈！我不会给你惹麻烦，我这就搬出去，找间房子把孩子生下来，菊雄那边我会好好跟他说。"

里子连珠炮似的说完，津子不知都听进去没有，她凝视虚空一点，身体僵立不动。

"这是我这辈子仅有的要求，我已经决定了，求求你答应我。"里子身子往后稍退，恭恭敬敬地叩头，"原谅我吧！"

可是，津子什么也没说，母女俩就这样僵持着。

突然，院中传来一阵刺耳鸟啼，随后又一片静寂。不久，津子重重叹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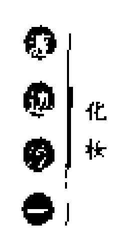
"你知道这样做，你和菊雄就完啦？你会成为大家的笑柄，亲戚邻居都不再搭理你，知道吗？"

"……"

"孩子生下来后没有父亲，一辈子让人指指点点，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是反对的，如果你一定要生，就马上离开这个家！"



"我还是要生。"

津子不再说话，默默回房。

里子也回到自己的房间，摇摇欲坠地瘫在沙发上，全身汗淋淋的。

终于说出来了！心情这下爽快多了，但是也有箭已射出再也收不回来的紧迫感。

以后究竟该怎么办？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大过一天。

"以后就只有往前走啰！"

里子告诉自己，说实在的她还是在意母亲说的话的。她似乎低估了母亲的反应，以为挨一顿骂后一切还是依她，但现在母亲的反应并不是这样。母亲明白地告诉她，如果要生下这个不义之子，就得离开这个家。虽然她之前也有这层心理准备，但母亲真的这么说时，她还是有些怕。

今后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走下去吗？光是想想往后可能遭受的苦难折磨，她就有些心虚，何况生下来的孩子没有父亲，让人说三道四，更令她惶恐。

到目前为止，里子还没想过孩子没有户籍的事，她以为孩子可以跟她姓茑野就行，可是现在母亲反对的话也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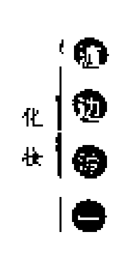
孩子若是被人指指点点是没有父亲的私生子，实在可怜。里子真不明白母亲怎么能那样不在乎？就算母亲的用意是要打消她生孩子的念头，但这孩子毕竟是有她血缘的外孙啊！怎么忍心让他沦为无父之子呢？

可是菊雄要是知道了，亲戚朋友甚至赖子和槙子都知道后，一定都会反对。椎名当然也是反对。

不顾这么多人的反对去生，有意义吗？

是不是该乖乖地听母亲的话去拿掉？

这时候闷不吭声地拿掉，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知道的人只有母亲和千鹤。只要拿掉孩子，一切都消弭于无形，自己仍旧安居在茑乃家中。



可是，现在去拿掉，那么先前的努力不都没有价值了吗？何况孩子本身无辜，太可怜了。

里子反复思量，最后还是决定生下来。虽然户籍的事比较棘手，但周遭的反对和指责早在意料之中。她也知道等在前面的还有更大的苦难，她将面对的一切条件都是最坏的。但是大家愈是反对，条件愈是恶劣，她就愈要抵抗，不能认输。

“就算断绝母女关系，就算别人说他是私生子，我也会好好把他养大，我不认输，我会把他养得好好的。”里子说给自己听。

别人怎么说，常识怎么看，只能提供判断而已。爱情不是常识，也不能用常识来规范，否则那就不叫爱情了。爱情总是超越世人的想法与常识，爱情是疯狂的，恋爱的女人是疯女。

爱情愈纯粹就愈自私任性，忘掉别人、忘掉常识，眼中只有情人和自己，这才是爱情，或许到最后还违背情人的期待，只有自己孤独地一径向前冲。

“我绝不后悔！”

里子愈想愈觉得自己像顺风满帆的船只，已经航行大海之中，不想再回头。

今后不论多艰辛困苦，她都只有向前航行。

和没有爱情的丈夫同床异梦，安稳地当她茑乃家漂亮的小老板娘，都已经没有意义。

“我只是走自己的路！”

里子再次坚定地告诉自己。

那天晚上，菊雄十一点过后回来。他穿着轻便的大岛绸和服，有点醉，领口有微微的香水味。

他是又和某个女人跳舞，还是和豆久温存？里子已经不在乎了。

“抱歉，回来晚啦。”

菊雄照例柔声细语地靠近正在看杂志的里子，想从身后抱住她。

“放开我！”

“这样不好吗？有时我们也该亲热一下。”

里子起身走到流理台，菊雄跟在后面。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吗？”

“我做不来。”

“你就是这么拘谨。”菊雄叹口气，伸手想拿水喝。

“你先坐到那里，我帮你拿。”

“干什么？”

“我有话跟你说。”

菊雄搔搔他略长的头发，坐回沙发上。里子倒杯水，加进冰块，放在菊雄面前，坐在他对面。

菊雄津津有味地喝着水，纤细的喉结上下鼓动。里子看着杯子空了以后说：“我怀孕了。”

“怀孕？”菊雄收好擦拭嘴角的手帕，上下打量里子一遍后，忍不住哈哈大笑，“别傻啦！你怎么可能怀孕！”

“是真的！”

“是吗？”

“没错，别人的孩子！”

菊雄霎时呆望着里子，好半天才嗫嗫嚅嚅地问：“真的……”

“嗯。”

“是谁？”

“椎名先生的。”

“椎名……”

菊雄的脸上已毫无醉态，刚才泛红的脸此时已变得惨白。

“对不起，是我的错。”

“……”

“请你原谅！”里子低下头。

菊雄却表情怪异地回答：“你不用抱歉！是我的错，是我花心，你才这么做的。”

“不是。”

“我明白,你从去年开始对我冷淡、拒绝我,都是为了这事。”

“不,我只是……”

“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

菊雄拿着杯子起身走到流理台,又倒杯水喝后回到沙发前。

“你别逗我!是真的怀孕了?”

“刚才不就说了?”

“是吗……”菊雄语声落寞,“这事我要好好再想想,今晚累了,我想先睡。”

说完,脚步踉跄地走进卧室。

向母亲和菊雄开诚布公后的一个礼拜,里子简直是如坐针毡。

母亲每天都问她“决定拿掉吗”,要不就是“要生,就别指望有人理你!”

每天早晚碰面时,母亲就是这两句话,好像在这样重复诉说下里子会被自然洗脑一样。

津子当然也知道里子不是那么容易被劝服的,又找来喜代姨妈帮忙劝她。

喜代比津子还保守,对里子这样做当然反对。

“里子啊!你这么做,就连茑乃家在京都也待不下去了呀!你妈担心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就算帮你妈,打消这念头了吧!”

茑乃家开不开得下去,里子管不了,但是影响母亲健康,她不能不在意。

“这么大了,不能再给家里惹麻烦啊!”

里子明白姨妈的意思,但她真想反问,槙子和赖子就没给家里惹麻烦吗?

“大家都说姊妹中就属我最乖,我也就一直压抑自己,让自己像他们说的一样,就像压抑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现在就算我勉强压抑,但终究还是要爆发的……”

里子很想这么说，但说出来好像在和姨妈顶嘴，只好咽回肚里。

其实就算真的说出来，也不见得会通。里子觉得她和姨妈是住在不同世界里的人，价值观和生存目标不一样，再怎么说都无法沟通，干脆一径保持沉默。

"你真是固执哪！"

姨妈也只有叹息的份，感觉再多说一句，不是立遭反驳，也会被敷衍过去，说了也是白说。

菊雄倒是沉稳如常。里子跟他说明白后，他说要好好想想，但之后两人并没有再单独谈过。不过，菊雄是跟岳母津子谈过，他的意思是，只要拿掉孩子，他就既往不咎。说得相当宽容，或许是他自己也有外遇，对里子也还有依恋吧！

母亲和姨妈都告诉里子，像菊雄这样宽厚识大体的男人实在不多。

可是里子希望的不是暂时逃避的解决方法，那种表面和谐掩饰一切的时期已过。老实说，里子已经没有信心今后还能和菊雄继续夫妻生活，就算拿掉孩子，她也不想再和菊雄有肉体接触，这样下去不可能有幸福可言。破镜难以重圆啊！

别人都说她是红杏出墙，但是里子自己不觉得有什么错，她只是真心谈一段情罢了。

看来，众人的想法和她之间是有根本性的差异。和这些人谈，无法解决事情。既然这样，照自己所想的去做就好。虽然有些顽固，但老在家里听训，让她恨不得早一天逃出家里。

三月初，里子终于搬出娘家。

在梅花祭那天和千鹤谈起时，她根本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快。

虽然早就决心要离家，一旦真的成行，她又心绪纷乱，茫然不安，一个人呆坐在陌生的房间里。

回想过去这一个礼拜，匆忙慌乱，好像一下子过了两三年。

"终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里子环视四周白墙。这房子是千鹤帮她找的。

在家里连番受母亲和姨妈教训，里子实在受不了，拜托千鹤尽快帮她找房子。

地点在法然院到银阁寺的路弯向西边地方。一栋三层楼建筑，一共十五套房间，里子中意它的新和环境清幽。

公寓有两房一厅，一间和室，一间洋室，她一个人住相当宽敞。

新搬乍到，屋里空荡荡的。她只从家里带了一床棉被出来。昨天匆匆采购了一些家具，但都还没送来。厨房用具也只有茶杯和水壶，连调味料、垃圾桶都没有。

直到离家前一刻，母亲和菊雄还是反对，因此里子这一走就像离家出走一样，能带的东西有限。本来她也不想带走有太多家庭回忆的东西。既然是跨出新的一步人生道路，她希望所有的东西也都是新的。

回想离家那一刻，每个人都冷漠无语，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妈，对不起！"

里子最后向母亲告别时，津子默默地别过脸去，只有菊雄有些惊慌，"里子，别那么冲动，再慢慢考虑嘛！"

"你知道我是任性的，可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请原谅我！"

里子说完，独自把皮箱和纸箱扛进车里，女佣阿元急奔过来，"小姐，怎么回事？干吗要搬出去？"

"我以后再跟你说，现在就别问吧！"

大家就这样看着里子一个人来来回回把东西搬到车上。

"你真行！"

里子把东西都搬进公寓时，千鹤忍不住说她能干，她自己也很满意。

这一切只能说疯了。

一个礼拜来，里子都没和母亲交谈。偶尔在店里迎面相对，也都匆匆避开视线。

一个礼拜的母女交战，让她筋疲力尽。

和菊雄之间也一样，没有像是夫妻的对话，晚上她也不进房睡，而是睡在小客厅的沙发上。

这情形若再持续一个礼拜，里子恐怕真的会发疯，说她任性也好，说她固执也好，反正她的限度就止于此。

"总之，先安定下来再说！"里子告诉自己。

搬到公寓的翌日，家具陆续送来，房间里终于像是有人住的地方了。

八个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间里放着矮柜和衣橱，一套小沙发。和室里放着日式衣柜和妆台。小厨房边放着冰箱，也买了吸尘器。

花瓶、台灯、窗帘这些小东西她也没忽略，杯盘锅子也买齐了，可以下厨做些简单的料理。

采购是和千鹤一起去的，里子一边选东西，一边在脑子里描绘和椎名一起生活的情景。

"他会喜欢这个吧！"

每挑一样，总在心里琢磨一遍。

"里子，看你这么带劲，好像真想弄个新家似的！"

"不挑新的怕他不高兴呀！"

里子现在也不介意，当着千鹤的面堂而皇之地提到椎名。

但是要买齐全部家具并不容易。里子离家时带着存折和一些有价证券。存款差不多五百万，暂时不愁生活。证券是她父亲死时留给她的纪念，都是一些大公司的股票，两年前一位远房亲戚帮她估过，市值近一千万，现在物价又涨了一些，股票可能更值钱些。

里子能下定决心搬出来，也是因为有这笔钱。万一有个什么，她和孩子还能靠这笔钱活下去……

虽然她略有盘算，但房租、押金、家具等已经耗掉一百五十万，想到现金只剩三百五十万时，突然心虚起来。可是，她转念一想，这

一辈子恐怕也只有现在会用到这笔钱，如果一直住在茑乃家，这钱也是白白糟蹋了。

何况钱是为生心爱之人的孩子而花……

这么一想，又不觉得心疼了。

"千鹤，真是谢谢你帮那么多忙。要是单靠我一个人，绝对做不来。"

"哪有，你自己够坚强的。"

"喝杯啤酒吧？"

里子从冰箱取出啤酒，倒在两个杯子里。

"恭喜！"

"谢谢！"

恭喜什么呢？千鹤一无头绪，里子径自干杯。

"好安静呀！"

才傍晚六点，附近一带静悄悄的。公寓新盖不久，有一半房间还空着没人住。

"你不去店里了？"

"都搬出来住了，怎么还能去？"

"老顾客看不到你一定很失望。"

"反正很快也是大着肚子见不得人了……"

里子穿着和服，看不出体型，但注意的话还是看得出腰身有点膨胀。

"你母亲没再说什么？"

"没有……"

"菊雄呢？"

里子摇摇头。

"他们一定也很担心的。"

"其实不担心也无所谓。"

千鹤没说话，只是愕然津子和里子母女两人个性之强。

母女俩心里都在意，表面上彼此视若无睹，照这样僵持下去，

真不知会有什么结果？但更令千鹤在意的是椎名。

千鹤帮眼眶有些发红的里子倒酒，“椎名知道你在这里吗？”

“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他？”

“不想让他担心啊！”里子说完，转头望着已经暗下来的窗外。

搬出茑乃家后就接不到椎名的电话了。二月时椎名在电话上说三月要来京都，也许他会打到茑乃家联络详细行程。里子怕他真的打去，惹出一堆不必要的误会，于是在搬家的第三天便主动先和他联络。

她特别挑选下午四点稍过、快要下班前比较空闲的时间打过去，椎名亲自接的。

“是我，里子，你不是说三月要来的吗？”

“是啊，这个周末就去，昨晚打电话到店里，你不在，怎么回事？”

“没什么，有点私事……”

“那就好，我担心你人不舒服，周六可以见面吗？”

“呃……”

“不方便吗？”

“没有。”

“我下午五点到。”

“我去接你。”

“店里走得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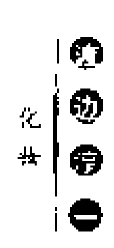
“不要紧，我们到别的地方吃饭。”

“那就拜托你了，我坐新干线，下午两点出发，上车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电话打到这里好不好？”

里子告诉椎名公寓的电话。

“这是哪里？”



“朋友的地方，我会在这里。”

“你是特意安排的吗？”

“没那么费事啦！你这次来是公司的事吗？”

里子讶异椎名说话毫无顾忌，他旁边不是坐着秘书小姐吗？

“我还住上次那家饭店，已经预约了。”椎名说完，又不放心地问，“真的不要紧吧？”

“嗯。”

“好吧！那就礼拜六见。”

里子放下电话，坐在地毯上不动。

椎名说周六来，还有四天。幸好打了这通电话，否则联络不上，白白错过见面的机会。

上次见面是在一月，算起来已经暌隔两个月，如今再等四天又要见面了，可是里子不完全只是高兴，她害怕见面胜过欢喜相见。

从电话里的语气听来，椎名丝毫没有怀疑她已怀孕，但他肯定是在意这件事，在忙碌中抽空赶来，是想实际确认一下情况吧！

届时，他会有什么反应呢？生气、斥责还是茫然？

无论如何，他一定会要里子“拿掉”，可是为时已迟。

孩子快要五个月了，已微微感觉他在子宫里蠕动。医生说孩子发育正常，要里子系上腹带。这时候想拿也拿不掉了，如果一定要拿掉的话，自己也一并死掉算了。

现在拿掉孩子，犹如剥夺自己的血肉。

周六下午两点过后，椎名从新干线上打电话给里子，五点五分抵达京都。

里子说要到出站口接他。

挂掉电话，里子准备出门的穿着。肚子已经隆起，只有穿和服能稍微掩饰。她昨晚就想好穿那套绛紫色的盐泽绢和服，配博多带，系贝口结，再罩上羽织外套。因为衣服颜色深，有收缩视觉效果，椎名应该看不出来。

里子站在镜前左照右看。正面看还好，侧面看腰身明显觉得臃肿，她着实懊恼，但怀孕又能怎样？

四点半，里子叫车直往京都车站的八条口。

周末又碰上春游旺季，车站人潮汹涌。

里子许久不曾这样盛妆外出，即使充满春天气息的黄昏空气舒畅怡人，她还是担心碰到熟人。虽说她已搬出家里，自由自在，但顾忌流言的心还没消失。

她早到约十五分钟，先到餐厅喝咖啡，在列车抵达前三分钟才走到出站口右边的寄物柜前等着。

只见椎名远远走下阶梯而来。他穿着薄呢深蓝色西装，右手提着小旅行袋和大衣。

里子迎上前去，“你来啦！”

“呀！”椎名的表情霎时变得柔和，“等很久吗？”

“没有，我刚来。”

“还好吧？”

“嗯。”

里子轻应一声，快速走到椎名身旁，这样并肩而行，椎名不易发现她肚子大了。

“到四条的小谷吃饭吧！要先去吗？”

“先到饭店吧！”

椎名大步跨前，拦下计程车。

“天气真好。两个月不见，你好像瘦了？”

“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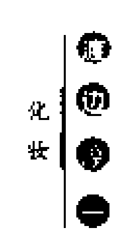
椎名只注意她的脸消瘦一些，没发现她下半身的变化。

“好巧！在车站碰到山福社长，还谈起你。”

“他知道你来见我？”

“当然不知道，只是谈谈上次见面时的情形，他还不停地夸你能干。”

里子想改变话题，“你最近不忙吗？”



"这个礼拜刚好忙完，好久没这么轻松悠闲了。"

椎名今天看起来是比往常优哉。路上车多，走走停停。到达饭店时里子不肯下车，说在车上等他。

"吃晚饭不用那么急吧！"

"已经预约六点的。"

其实里子是怕两人一进房间，万一椎名要求，她脱下衣服后，什么秘密都藏不住了。

在车上等了约十分钟，椎名只带着大衣出来。

"今天不用去店里？"

"不要紧。"

"这样不是又要挨你母亲骂吗？"

里子没回答，直视前方。椎名的手靠近她腹部，她猛然缩身。

"干吗？"

"没什么……"

"把你的手给我！"

里子就让椎名紧握她的手，无言望着窗外。

计程车开出原町大街，弯过四条，驶过鸭川停下。"小谷"就在街边小径里面。

打开格子门，是个白木柜台，坐着五六个客人。

"欢迎光临！"

椎名和里子并坐在背对入口处。

"这地方虽小，菜却很精致可口。"

"真想不到有这么好的地方！"

椎名满意地向老板夸说柜台的白木很高级。老板听了欢喜，迅速把他们的小菜和烫热的清酒送了上来。

"你常来？"

"偶尔，上次来是去年秋天。"

里子选择这里，是因为老板不认识她母亲津子和女佣阿元，而且柜台可以遮住下半身。

"来！"

椎名举杯轻轻互碰，慢慢喝下。

"好酒！这下确实感觉来到京都了。"

继乌贼和咸海参肠的小菜后，上来的是龙虾沙拉、慈菇樱花、白菊衬蟹和白醋勾蕨芽。

朱红的蟹肉配上排成樱花状的慈菇，洋溢着春天风情。接着是鲷鱼白、苦菜和花椒树芽汤，糖酱煮鲇鱼和树芽，再来是新笋、海带芽和树芽汤，最后是赤味噌丸子，白饭上配上牛蒡和柴渍，洗筷水是梅干水。

这不比一流料亭逊色的菜都出自这个小小柜台，椎名相当佩服。

"下回有机会我还要再来。"

"随时欢迎。"

椎名要了一盒店里的火柴，和里子相偕离开。

刚刚来时天空还残留着夕照余晖，东山轮廓清晰可见，现在天色已完全暗下，只看到从山麓蜿蜒而上的灯光。

"这么好的天气，可能有的樱花已经开了。"

像是四月阳春的天气，又是周末，四条的行人熙来攘往。

"再去喝一点好吗？这就回饭店，觉得好可惜。去你上回带我去的花见小路那家吧！"

"那地方可能没开，到饭店吧台去喝不是更轻松？"

里子现在是不愿碰上任何熟人，硬要还想在外头流连的椎名回饭店。

坐上吧台，椎名点杯威士忌，里子要柳橙汁。

"怎么不喝酒？"

里子是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不喝刺激的酒精饮料。

"真的不用回店里？"

"不是说过不要紧吗！"

里子说得很肯定，椎名还是为她担心。

里子兀自沉思，椎名总会知道她怀孕的，该不该现在就说呢？还是继续隐瞒？椎名今天难得那么放松，她不想破坏他的闲情。或许不告诉他，偷偷把孩子生下来，是最不会困扰麻烦他的做法。

可是，这么一来，和椎名相见也只有今天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怎么？没精打采的？”

“没有啊！”里子赶忙堆出笑脸。

“是担心家里吗？忙的话就回去吧！”

“我要是回去了，你有什么打算？”

“晚上再见面也好，万一不行，那明天见也好。”

是谅解也是体贴，椎名总是不强人所难，可惜现在的里子对这份温柔一点也不高兴。她宁可椎名对她说：“今晚别走！”

此刻，她要的是强悍甚于温柔。

“我不回去了。”

“为什么？”

“一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椎名似懂非懂，喝口威士忌，“回房间去吧！”

里子没说话，椎名拿了账单起身。

走向电梯途中，里子隐隐觉得肚子里有东西在动。是两人终于要独处的紧张感传达给腹中的胎儿了吗？里子停步，想更确定，但动的感觉就刚才那么一下，此时又毫无动静。

电梯里的灯光刺眼，里子靠在角落，垂着视线。

“今晚什么时候回去？”

“……”

“十二点？”

“无所谓啦！”

“你今天有点奇怪。”椎名轻抚着里子的肩，“真想哪天我们两个单独去旅行一趟，你看是北海道好，还是九州好？”

“你说得好听，事实上你那么忙。”

“我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在外面过夜不行吧？”

“我不要紧。”

“真的？”

里子不回答。现在想出游的话，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可是在身心自由的同时，她的身材已经变样，不能穿轻便合身的衣裳了。

“你看四月底怎么样？”

“……”

“还是不行嘛！”

椎名嘀咕时电梯停下门开，两人默默走出电梯。

房间还是上次那间双人套房，椎名喜欢它柔和的气氛。里子只留下玻璃屏风边的小台灯，昏暗光线下慢慢解开和服带。

她一件件慢慢地脱，最后只剩下浅蓝色的长衬衣。

才十点刚过，外面已听不到一点车声。

她挂起脱下来的和服，椎名在床上叫她，她仍自顾叠着和服带。

就在此刻，她珍惜两人独处的时间，很想尽快投入椎名怀里，又刻意压抑这份急切，为的是想掩饰凸出的腹部。

她在长衬衣上绑上伊达带，试着用手触摸，感觉很明显，只是从外面看不出来。

不会败露吧……

里子兀自沉思，椎名再度呼唤她。

“还没好吗？”

里子脱下袜袋，赤脚走近床边。

昏暗中，椎名仰卧床上。里子轻轻靠向他肩膀，椎名手臂一搂，像磁铁般把里子整个身躯吸到怀里。

“想你！”

椎名吻着她，伸手欲解开她的衣服。

“等等！”

“不行！”

肩膀被紧紧抱住，里子曲膝缩腹，椎名一无所觉，像要感受肌肤温存的柔腻，全身贴着里子。

"好温暖……"

里子蜷缩在椎名怀里，心想他会从后面来吗？对肚子里的宝宝而言，这样或许好些。可惜这话说不出口。

"我要！"

椎名的手缓缓下移，摸到她腰边时，突然低下头吸吮她的乳头。里子怕他看到肚子，扭曲着身体。

"不要！"

此刻，她宁可要直接做爱甚于温柔的爱抚。

"紧紧抱着我！"

里子仰躺，拉着椎名的手臂，椎名顺势迎合而上。

瞬间，里子脑中又想到胎儿，但思绪很快就在男人强劲震撼中，飘入无垠无涯的梦世界里，所有的紧张情绪也随之化解。

似乎女人比男人较难以自性爱的愉悦中苏醒，正因为那愉悦既深且广，她们需要时间慢慢恢复。

当然，这并不是一段短时间。就在瞬间的空白时，椎名的手触及里子的腹部。那只是习惯性的触抚，里子却紧张地缩起身子，那动作反而引起椎名怀疑。

"怎么？"

椎名再伸手过来。里子想躲，但在狭窄的床上无处可躲，椎名的手终于抱住里子的腰。

好一阵子，椎名挺起上身，盯着里子的脸。

"肚子是不是变大了？"

"……"

"怀孕了？"

里子闭着眼不说话，等于默认。

"果然是这样！"

"请你原谅！"

椎名转开脸去,随即缓缓躺下,没有做声。

肚子里猛然一阵抽动,这次很清楚地是从内侧向外推的感觉,是胎儿伸展四肢吗?里子专心腹中的动态时,椎名开口:"几个月了?"

"五个月。"

"为什么一直瞒我?"

"……"

"前一阵子你说是像怀孕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里子知道是自己不对,她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现在还能拿掉吧?"

"怎么行……"

"我朋友认识妇产科的大夫。"

"我不要,绝对不要,他已经会动了。"

"可是生下来怎么办?"

"我会养。"

"是我的孩子吧!"

"……"

"你怎么跟先生说?"

"已经说了,我母亲也知道了,所以我搬出家里,一个人住在银阁寺附近的公寓里。"

"……"

漫长的沉默之后,椎名像是呻吟般说:"我都不知道。"

"我给你的电话就是新公寓的,我会在那里把这孩子养大。"

"你这样做,不就再也回不去茑乃家,也见不着你母亲了吗?"

"我已经无心回那个家了,不管大家怎么说,我就是要生,我已经决定了。"

"……"

椎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又是一阵沉默。

"一定要生？"

"对！等我肚子大了变丑了，就不再跟你见面。"

"如果你现在拿掉，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一起出国。我们认识还不到一年，怎么说也不必勉强生下来吧！"

"我是想和你去旅行，只要一次就好，可是现在都只能放弃了。"

"不要嘛！现在还来得及，如果你真的想要孩子，以后再好好商量嘛！"

"早生晚生都一样，只怕这次算了，下次我想生时你就不答应了。"

"……"

"只要有孩子，我们就是分手也行，只要有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孩子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

椎名的脸部表情扭曲，五官几乎纠结在一起，他伸手覆着额头。

里子以为椎名在哭。他拼命压抑迸起的愤怒，忍住几欲夺口而出的斥责，又焦虑无法打消女人的执著。看着他那愁思百结的表情，里子觉得他有点可怜。

"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我谁也不麻烦，自己生。"

"……"

"求求你，让我生吧！"

里子忘记自己全身赤裸，她爬起身向椎名低头哀求。椎名没有回答，只是紧闭着眼睛。






[化妆]

阳炎

下午两点二十分，赖子赶到东京车站新干线的十八号月台。距离开车还有十分钟，但列车内部已清扫完毕，车门敞开。

月台上的旅客都急着上车，赖子却四处张望。

昨天电话里和槙子约好，直接在月台碰面，还特别说清楚是两点三十六分开的"光"号列车。

是不是又玩得太晚、睡过头了？还有三分钟就要开车，仍不见槙子人影。

"老是这样漫不经心的！"

赖子嘀咕着打算先上车再说，只见槙子飞奔而来，赖子松口气，向她招手，发现还有一个提着旅行袋的男人和她一起跑过来。

"嘿！好累！"槙子大口喘气，看看表，"还有两分钟嘛！"

"别开玩笑，下次让你等等看。"

"哦！士郎，这是我姊！"槙子转向那年轻人，"这是我朋友小泉。"

小泉恭恭敬敬地鞠个躬，"我是小泉，常听槙子提起你。"

"我是想早点赶来，可是士郎说……"

"对不起，是我耽误槙子的。"

"别说这些了，槙子，行李呢？"

槙子赶忙接过小泉手上的旅行袋，"我下星期二就回来，

拜拜！”

槙子说完，随赖子走进车厢。

她们的座位在车厢后半部，把行李放在架上后望着窗外，小泉还站在月台上，隔着厚厚的玻璃，槙子做手势要他回家吧，他还是站着没动。

开车笛响，槙子挥挥手，小泉也挥手，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月台的另一端。

“啊！幸好赶上了！”

槙子舒坦地靠着椅背。她今天穿着开襟丝衬衫和浅咖啡色喇叭裤套装，拎着同色的小背袋。

赖子穿着和服，淡紫色的结城丝料，系着一个礼拜前刚买的浅紫色刺绣带。

两姊妹一个和服一个洋装，并坐在一起非常惹眼，经过走道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好久没跟姊姊一起坐新干线了，距上一次有三年了吧？”

“你刚进大学那年年底。”

“那时你还帮我买车票。”

“谁叫我是姊姊呢！”

“就是嘛！绿车厢果然舒服。”槙子舒服地倒下椅背。

“刚才那是男朋友？”

“你觉得怎样？还不错吧？”

“还好……”

“这是你第一次说我男朋友好，我是想嫁给他，不过……”

“真的？”

“他是庆应的，现在在三兴商事，他老爸是大协银行的董事。”

“他要娶你吗？”

“他迷死我啦！老是缠着我说要结婚，昨天还去他家吃饭。”

不久前才和摇滚乐手厮混的槙子，什么时候换上这个朋友，让赖子想不明白。

“其实，我是很忠实的！”槙子说，“本来想在这个周末带他去京都介绍妈认识，没想到里子姊的事把家里搞得翻天覆地的，我想妈心情一定很坏，也就作罢。”

赖子她们今天回去，也是应母亲召唤。

一个月前里子搬出去后，津子打电话大略告诉了赖子。当时赖子还安慰母亲，说里子很快就会回心转意，可是里子到现在依然不改初衷。

赖子知道，她现在再去京都也于事无补，只是母亲心虚，频频催她回去，只好趁着这个礼拜天给铃子做法会的时候回去。顺便约了槙子。

“我这时候带男朋友回去不是自讨没趣吗？”

“算你明白。”

赖子望着车窗外的海景。

电车左边是伊豆海，右边远眺富士山，快速奔驰向前。四月中旬已过，樱花季节已经结束，有点阴沉的天气中，海面泛着点点鳞光。

小贩走过，槙子买杯咖啡，问起：“你觉得里子姊这事怎么样？”

“她都已经决定了，我怎么想又有什么用。”

“想不到里子姊这么倔！”

槙子以为自己最了解里子，这件事对她冲击不小。

“她这样只是苦了自己，什么好处也没有。”

“也不见得，至少她能生下心爱的人的孩子。”

同样的话语在过年去神社参拜时里子也说过，当时她们都没想到里子已经有孕在身。

“但也没有必要弄到母女断绝关系、夫妻分手的程度吧！”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你是赞成她生？”

“我不是赞成，只是认为她自己觉得好就好。”

"现在觉得好,以后要后悔了怎么办?离家在外,偷偷摸摸地生个私生子,这一辈子有得苦吃。"

槙子说着,不觉悲哀起来,想到自己最亲最温柔的姊姊今后要独自扛着重担活下去,着实不忍。

"里子姊真傻!"

"话不能这么说。"

"不是吗?我不是说有夫之妇就不能有婚外情,想玩就玩,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见过里子姊和椎名先生在一起,我都保密没说。他们彼此喜欢也很好啊!里子姊可以常来东京会心上人啊!可是要玩也要有个限度嘛,根本没必要生这种不可能结婚又相隔两地的人的孩子。"

槙子可以谅解里子喜欢别的男人,但不能同意里子这样耽溺不拔、连孩子都要生的死心眼。

想玩就要有玩的样子,也要有个限度,有个道义。如果抛开这些不顾,一头栽进男人怀里不能自拔,是最要不得的玩法,就像她瞧不起的那些疯狂追求摇滚乐手主动献身的女孩。想到自己最要好的姊姊正处在那些追星族同样的状态,她就气愤不已。

"里子姊真傻!真是大傻瓜!"

槙子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赖子瞪她一眼,"她不傻,要是真傻的话,不会决心生这孩子。"

"明明是傻得要生孩子,还说不傻?"

"我不评断这件事,反正我认为坚定自我意念一路向前,遭到亲朋好友甚至整个社会批判也不改信念的事,不是傻瓜做得出来的。"

槙子完全了解赖子的意思,赖子只是认同里子生孩子这件事,但是否同意里子的做法另当别论。

"我无论如何都反对,不论你怎么说,我就是反对她生孩子,和妈一样。"

"我也反对呀!"

"你刚才不是说她做得好吗？"

"我是说能贯彻自我意志这件事很好，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他自己觉得好那就好，不是吗？"

"你一下说这样，一下说那样，很不负责任。"

"哪里，我只是觉得这种事旁人管不着，只有等时间解决一切。"

"好奇怪！这不等于教人随心所欲，什么都不顾吗？"

说着，槙子突然对世故沉稳的赖子生起气来。

赖子很早就离家到东京自立，姊妹对她早已另眼相看。不论发生什么事，赖子总是冷静应对，不会感情用事。以前，槙子觉得她那份冷静是个依靠，现在看起来却像她独自闪开，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

"我不明白你的说法。"

槙子正在想自己是不是有点狂妄，转念一想，或许是赖子和自己血缘不同的关系吧！

里子和自己看起来想法行事都恰好相反，其实彼此个性非常像。槙子也许不会为丈夫之外的男人生孩子，但会谈几次恋爱后再认真考虑结婚。彼此虽有玩不玩的差异，但根本上都是认真追求幸福。

但是，赖子的生活方式就有些放任，一个人在银座硬撑，却又对每件事相当豁达。

是因为彼此的父亲不同之故吗？还是因为她最亲爱的铃子死得悲哀？或只是单纯的年长之故？槙子完全不清楚。

姊妹俩就一直沉默无话。槙子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先前的疙瘩不觉消失，又率直地说："我本来希望你好好劝劝里子姊拿掉孩子的……说真的，也只有你说的话里子姊会听。"

赖子轻轻点头，"那些话我在电话中已说过，当然这次还是会说。不过，女人一旦下定决心，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她不变我们也没办法，很多事即使是亲姊妹也不能干涉的。"

"我知道。"

槙子拿起放在窗边的咖啡来喝。

光亮的海面突然消失不见，电车驶进隧道，穿过隧道后又见一片江洋，就这样重复三遍。

槙子说："夏天时我们就成阿姨了。"

"你喜欢小孩不？"

"可爱的话，也想要一个。"

"那就自己生嘛！"

槙子笑了，随即表情凝重地说："希望在我结婚以前，里子姊不要离婚。"

"不能这么会打算吧！如果这件事会影响你的婚事，一开始就说清楚不好吗？"

"谁知道，再说吧……"

槙子摇摇头，想起一个钟头前分开的小泉。

到达京都时下午五点半。姊妹俩在站前叫辆计程车直驶娘家。

四月中旬过后，白昼渐长，但此时天空已暮色沉沉，东山的轮廓黑凸凸地浮现眼前。每次看到那缓缓起伏的山峦，赖子就确实觉得回到家了。

"还是京都好！"

虽然她讨厌京都而离开，但对故乡的爱不同。

蔦乃家旁的停车场前已放着红色矮桌，摆出灯笼。以为是客人上门而出来迎接的掌柜一看是她们，惊喜地说："哎呀，两位小姐回来啦！"

"辛苦您啦！"

姊妹俩直接从后门穿过院子走进屋里。女佣福嫂迎接她们入屋。

"我妈呢？"

"在餐馆那边，已经通知她了。"

姊妹先到母亲房间的起居室放下行李，才坐一会儿，津子便赶过来。

“怎么那么晚！”

“说好是傍晚到的呀！”

“都已经晚上啦！”

其实只是六点，津子嫌晚，是因为等得太久。

姊妹俩向母亲问好，拿出东京带回来的珍味礼盒。津子只瞄一眼便问：“你们等一下要去看里子吧？”

“去也可以……”

“里子真不孝！”

津子忍不住数落起里子的不对，先前一直压在心底不好对外人说的话，现在一古脑儿地倾吐出来。

“姊夫怎么办？”

“他也真可怜，整天忙着看账，里子做出这种事，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里子都没有跟家里联络？”

“她这么任性，当然不会主动联络啦！真是固执的孩子！”

话题又绕到对里子的不满，赖子听着，看看时间差不多时说：“好吧！我们这就去看里子。”

“叫她快点去看医生啊！”津子不忘叮咛，又想起似的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纸包，“把这个带去！”

“这是什么？”

“瓢正家的竹卷寿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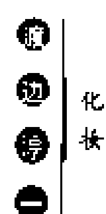
赖子似有所悟地点点头。

津子像要掩饰自己的矫情，故意大声呼唤：“福嫂，我过那边去了。”说完，匆匆出门。

客厅里剩下姊妹俩相视偷笑。

“看她气得那样，还记得买里子喜欢吃的寿司。”

“毕竟是母亲嘛！”



两人再度窃笑，准备出门。

天色已完全变暗，但很容易就找到里子住的公寓，房间是二楼二〇三号，但门牌上什么也没写。

按了电铃，里子立刻开门。

“啊！是你们……”

“晚安！晚上来打搅，别见怪啊！”

“快点进来，屋里很小……”

一进屋是四坪大的小客厅和厨房，里面是间有阳台的和室。

“随便坐！”

赖子和槙子并坐在沙发上。

“东西还缺一大堆……”里子有些腼腆地说。

赖子把东京带来的土产和母亲交付的寿司递给里子，“这是妈要我带来的。”

“什么东西？”

“瓢正家的竹卷寿司，你从小就喜欢吃的。”

“真的……”

里子接过来赶紧打开。

“妈虽然气，但还是很担心你。”

“是我不好……”里子垂着头。

“这房子很好嘛！”赖子环视房间，闲闲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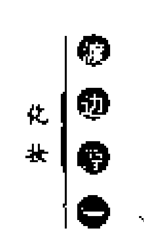
公寓新盖不久，房间和家具都干净，看起来很舒服，但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挺着肚子住在这里，仍是有点可怜。赖子小心不让这份感觉表现出来，笑着说：“住在这里什么也不用操心，很轻松吧！”

里子落寞地笑着，“我只有这个容身之处。”

赖子望着里子的肚子，里子虽然穿着和服，仍掩盖不住凸出的腹部。

“里子姊，你还穿和服，跟以前在家里一样。”

“没办法，不穿和服就定不下心来。”



"我饿了，一起吃寿司吧！"

"槙子，那是给里子吃的。"

"我们才到家，妈也不管我们还没吃饭，就叫我们马上来看你。"

"那就一起吃吧！我去拿盘子！"里子走到厨房那边。

槙子打开寿司包，突然指着梳妆台小声说："看！椎名先生的照片！"

赖子看到妆台上放着一个相框，椎名站在一栋写着英文的建筑前笑着。

"里子姊时时看着他，寂寞时就向他倾诉……"

"槙子！"

赖子斥止槙子时，里子拿着盘子和筷子过来。

"东西还不齐，将就点吧！"

"不要紧，没那么多规矩。"

"哇！好好吃哦！我先尝一口！"

槙子率先举筷，竹笼里的寿司一个一个包在竹叶里，米饭上摆着鲷鱼的生鱼片。

三姊妹从小就常吃这种寿司。

"我也尝一个！"里子夹起一个入口，吃完后问，"妈怎么说？"

看来她还是很在意。

赖子静静喝口茶后，"里子，你别管人家怎么说，照你自己想的去做就好。"

里子没想到赖子会这么说，感激地不住点头，"姊，谢谢你。"

"这样太过心烦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

一滴泪掉落在里子放在膝盖的手背上。短暂的沉默后赖子想起母亲的吩咐。

"打算在哪家医院生？"

"堀川街附近的私人医院……"

"要是一个人怕的话就到东京来生，我可以照顾你。"

里子满脸是泪地摇摇头，“我要在京都生！”

“预产期什么时候？我会瞒着妈回京都看你。”

“谢谢。”

里子突然起身走进房间，大概是去擦净泪水，很快就脸色开朗地回来说，“槙子，这衣服你穿不穿？我这个身材再也穿不下了。”

“是香奈儿的套装耶！真的送我？”

“会不会觉得土了点？”

“怎么会！我老早就想要有一套了。”

槙子立刻拿起套装奔到镜前比对。

姊妹俩离开里子公寓时已过十点。

里子希望槙子留下来过夜，槙子怕母亲骂，心想还是先回家看看。

“我明天再来！”槙子拿着装有香奈儿套装的提袋。

“我很想参加铃子姊的法会，可是我这样子不方便。”

“没关系，去年七周年忌时你才去过。”

赖子安慰她，可是里子仍然觉得落寞不已。

“别想太多，好好把孩子生下来。”

赖子她们上车离去后，里子还站在街灯下不停地挥手。

“总觉得里子姊好可怜唷！”

车子转弯，看不到里子身影时，槙子低声说。

“不要紧，里子很坚强的。”

“妈说什么都不告诉她，这样好吗？”

“不管好不好，那些话都不能说。”

的确，当着一心期待孩子出世的里子的面，怎好说堕胎那些话呢！

“现在就只有生了。”

“生下以后再说吧！”

槙子担心，事情能这么轻松吗？但赖子真的是很平静。

"只是，姊夫也可怜！"

她们今天还没见到菊雄，等下回去见到面，该说什么好呢？

"店里的员工都不知道吗？"

"应该察觉到了吧！"

"妈也真能撑！"

槙子现在很想同情母亲，也不由得憎恨起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椎名来。

"椎名先生就这样放着里子姊不管吗？"

"这是里子自己一意孤行，跟椎名先生无关。"

赖子说的没错，实在没有苛责椎名的理由。

"椎名先生也可怜！"

到最后，槙子感觉每个人都可怜起来。

"好像一切都是命定的。"

年轻的槙子再次觉得人生那么不可思议又不可解。

夜间交通顺畅，从里子的公寓车行十分钟就回到家里。

蔦乃家那边还灯火通明，听得见客语喧杂，但是津子很快就回到家里。姊妹俩还没坐下，津子就问："怎么样？"

赖子先说"回来晚了"，接着说，"里子很高兴您的竹卷寿司。"

津子瞪着姊妹俩，"你们没跟她说？"

"说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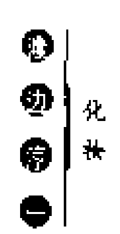
"到医院去拿掉。"

"妈！那太危险了！孩子都六个月，已经会动了，拿掉他太残忍，这样做会遭报应的，而且也没有医生愿意做。"

津子额头青筋猛抽一下，她挺直背，转过头去像没听见赖子说的话。

"里子既然下定决心，不可能这时候才放弃，您就让她生吧！"

赖子突然跪在榻榻米上向津子磕头，槙子也赶忙照做。



“里子--再说她对不起妈。”

津子突然起身，临出门前回头说：“那样任性胡来，不是我的女儿！”说完，把门一关，快步离去。姊妹俩又是面面相觑、叹息。

“妈好像很生气。”

“那也没办法呀！”

赖子累了，手指按着肩心。

“上楼休息吧！”

“要不要再跟妈说说。”

“算啦！随她去吧！”

赖子说完，径自上楼。

翌日，铃子的法会从上午十一点开始。去年七周年忌是到庙里做，今年是请和尚到家里诵经，只备些简单的供品。

津子、赖子、槙子还有菊雄和喜代五个人在座。赖子耳听和尚诵经，突然觉得没有一点血缘的菊雄穿着茑乃家的衣服、老实地低头默祷的样子很不可思议。

本来，这个人不应该在这里的……

菊雄虽然也有这个感受，但他还是一大早起来准备供品，装饰佛龛。而且昨夜见到赖子时也爽朗地说：“回来啦！很累了吧！”赖子只是点头答礼，他还愉快地说：“舒服的季节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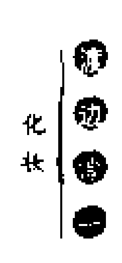
他是忘记老婆跑了？还是顾虑大家的感受故作潇洒？总之是有点怪。也幸好这样，也免去赖子要为里子的事说遗憾之类的难堪对话。

十二点诵完经，大伙儿到里面的大房间进餐。

和尚来过茑乃家好几次，彼此都很熟，他好像注意到里子缺席。

“小老板娘出门旅行了吗？”

空气霎时凝冻起来。津子赶忙说：“她今天有个怎么推也推不掉的聚会。”



"那真遗憾，我还以为今天可以看到她们三个姊妹花哩！"

赖子偷瞄菊雄一眼，他没事人一样地吃着芋头。他究竟是临危不乱，还是真的迟钝？赖子愈来愈不明白。

吃吃聊聊到一点，叫车送和尚回去。

之后，槙子说要去看朋友，赖子要去看里子。

姊妹俩在三楼换衣服时，津子上来问："去哪里？"

"我想去看里子。"赖子说。

"铃子的忌日也不回来。"

"妈这样生气，她怎么回来？"

"把我昨晚说的话好好告诉她！"

津子说完，又气呼呼地甩门出去。

每次一谈到里子她就不高兴，根本不能好好商量。她就这样怎么都不肯原谅里子吗？菊雄又有什么打算呢？这些都想好好问她，赖子估量暂时还不能谈。

赖子两点钟来到公寓时，里子正在缝棉纱婴儿服。以前忙着招呼店里，以为自己做不来，现在慢慢做也能缝得不错，缝的痕迹不会露到外面。

"好可爱哦！"

赖子摊开刚缝好的棉纱衣，里子拉开抽屉要她看，里面各种婴儿服都齐备了。

"这都是你做的？"

"那件外套不是，其他都是。"

"好能干。"

"有空嘛！"

赖子翻翻看看抽屉里的婴儿服后，问里子要不要上街。

"挺着这个大肚子……"

"没那么明显啦，而且一直闷在家里心情也不开朗。"

里子本来也想出去走走，于是立刻去换衣服。

"今天的法会怎么样？"

"和平常一样，那爱说话的和尚也来了，后来一起吃了饭。"

"我没参加，对铃子姊真抱歉，只好在这边为她祈求冥福。"

"铃子会高兴的，尤其是看到你的孩子后一定吓一跳。"

赖子说着，不期然想起铃子怀孕的事。如果那时候生下来，现在已经上小学了。想到这里，又连想到几乎要忘记的熊仓，突然愤怒起来。她很想说："里子，还是你幸运，可以把孩子生下来！"但隐忍着没说出口，只是转头望着窗外。

铃子的忌日总是阳光普照的好天气。四月中旬是时冷时暖、樱花风暴随时会来的不安定季节，但不记得有阴天的时候。

去年七周年忌时到原谷赏樱，天气也很好。那时，母亲、槙子和菊雄都在，菊雄还特地开车载送大家。

法会后她们三姊妹穿着和服走过樱花树下时，冒失的赏花客会呼唤她们"美人！"那时，里子和椎名还没有深交。谁也没想到今天会是这个情况。

"一年过去啰！"赖子低声自语。

里子没听清楚，"什么？"

"去年的忌日到今天，又是一年了。"

"是啊！"里子说完，也想起去年到原谷赏樱的情形，"那里的樱花开得好茂盛。"

"要去看花吗？"

"我想去百货公司。"

"那就走吧！"

两人联袂出门，走廊上碰到牵着四五岁小孩的妇人。

"你好！"

"天气真好！"

简单的寒暄，擦身而过后，里子告诉赖子："这个邻居太太前一阵子问我先生在哪里高就。"

"你怎么说？"

"我说是做纺织公司业务的。"

"就这样？"

"她也没再多问。"

应该是段难堪的对话，里子却不怎么放在心上。

天气好又遇上星期天，街上人潮拥挤，很多都是外地赶来看御室和洛北一带樱花的人。她们坐车到四条河原町的百货公司。

"最近因为肚子大，看什么都觉得没有意思。"里子逛着服饰皮件卖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生完后慢慢会恢复原来样子的。"

"就算身材恢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打扮了。"

"怎么会？你还年轻得很。"

赖子安慰她，心想她这么年轻就一个人孤零零地生孩子也着实可怜。

"难得一起逛街，我送你一件东西好不好？"

"好啊！送我什么？"

"你屋里还缺什么？"

里子想了想，"到六楼看看吧！"

"六楼卖什么？"

"婴儿用品，你还没去过吧！"

的确，里子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小孩。赖子没有异议。

百货公司每一层楼都挤满人，只有婴儿用品卖场稍微空些，里子从婴儿服的专柜看起，环绕卖场一遍。

先看到四五个月大婴儿穿的上衣、罩袍，然后是更大一点的连身裤装、短裤、小裙，每件都绣上小花或动物的可爱图案。

赖子是头一次逛婴儿用品卖场，看什么都新鲜，"好可爱啊！里子，你要什么？"

"难得你要送，我要挑个贵一点的。"

"棉被买了吗？"

"还没有。"

两人过去看婴儿被。各式各样可爱花样的小被子让人爱不释手。

“婴儿床呢？”

“也还没买。”

“不都该先准备好吗？”

“我怕先准备好，到时不能生就麻烦了。”

“别这么不吉利。”

“我听说有人都买齐后，五个月大的胎儿却流掉了。”

或许怀孕后人也变得比较神经质吧！

“那我过一阵子再送你床。”

“那先谢啰！”

和婴儿床摆在一起的还有小衣橱、婴儿车、小马桶、学步车等，赖子看着看着，有点羡慕即将做妈妈的里子了。她现在的处境虽让人同情，但到了婴儿用品卖场后，才发现她是多么幸福。她现在虽然难过，要吃些苦，但将来有孩子依靠，也许是姊妹中最幸福的，能生下心爱的人的孩子，就是女人最大的幸福。

“你看！”

里子指着一条印着小鹿斑比图案的婴儿被。

“不错啊！是男孩用的花色吧！”

“我感觉会生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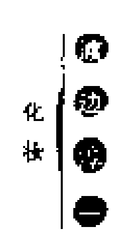
“是你想要男孩吧？”

“怎么说都行，如果是男孩，一定很像他。”

里子说着，旁边走过来一对男女。女的年龄和里子差不多，肚子更大，靠在约三十岁上下的高个子男人身边，也指着那条小鹿斑比的婴儿被问男的：“怎么样？”男人握着女人的左手，点点头。

赖子突然感觉他们要抢走里子选中的婴儿被似的，赶忙提醒里子：“就这条吧！”见里子点头，赖子立刻告诉店员：“我们要这条！”

手还摸着的婴儿棉被竟然被买走，那对年轻夫妇一脸讶异，转



到别的卖场。

“谢谢！”里子接过发票，低声道谢。

“还要别的吗？”

“买那么多不好意思。”

“没什么，这件婴儿服好不好？”

赖子此刻有股冲动要为里子什么都买。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只是受到刚才那对夫妻的刺激使然。

那一对男女明显是夫妻，受到亲朋好友祝福而结婚，很快就要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他们夫妻还有父母一定都全心期盼这个小生命的诞生。

在幸福的家庭环境中，选个周日下午，小夫妻一起逛街购物，从婴儿服、棉被到婴儿床，每一样小宝贝要用的东西两个人都手牵手亲密地商量，他们对未来，丝毫没有不安和恐惧，让人羡慕。比较起来，里子却没有人可以商量，她可能来看过好几次，一定都是形单影只，而旁边总是有一对对幸福相伴的夫妻逡巡。

来到婴儿用品卖场，对里子来说既有喜悦，也有痛苦。今天里子说要上街，又直接到百货公司的婴儿用品部，是因为难得有亲姊姊作陪。

刚才，赖子还有点嫉妒里子即将有个孩子，现在才体认到里子也有她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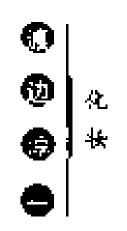
“里子，你要什么尽管说，我都买给你！”

赖子此刻是真心想扮演里子丈夫的角色。

买完东西，离开百货公司时四点。街上依旧人挤人。上午还是晴天，现在天空有些阴，远远望去被四条通林立的大楼切割成条的东山，在樱花盛开的微阴天色下呈现一片霞红。

赖子有两张四点半开演的“都踊”门票。每年铃子忌日都会碰上“都踊”表演期，她几乎都去捧场。

虽然现在不当艺伎，但祇园对赖子来说，仍是她充满少女时光



回忆之地。即使人在东京，也会不期然地关心这花街里的人和事物。

如今，每年来看一次"都踊"，可以说是她和祇园间的惟一系绊。或许，铃子选在"都踊"的四月死去，也有永不忘记祇园的心情。

"我有两张票，你去不去看？"

里子没有什么兴趣。去看表演，难免要碰上熟识的艺伎、舞伎和茶屋、餐馆老板娘，里子不想让她们看到自己大肚子……

赖子当然了解里子的心情，"观众很多，不会每个人都看你的肚子。"

"这事除了千鹤以外，谁也不知道。"

"可是，也不可能永远瞒下去吧！"走在人潮中，赖子继续劝说里子，"让人家看到也好，反正你已结婚，趁机露露脸更好。"

"什么意思？"

"这一阵子大家都问你跑到哪里去了，看不到人，反而让人觉得不自然。"

里子有点被说动，"真的不要紧吗？"

"跟我在一起，放心吧！"

两人走过四条桥，从"一力"旁向右拐。

巷道两旁都是印着祇园町图案的灯笼串，装饰着樱花枝，家家门口都贴着舞伎拍的"都踊"海报。

十年前，赖子和铃子也曾一起拍过这种海报。那时也拍了不少登在周刊杂志彩色画页和广告页上。现在到家里的书架上找找，应该还有许多这种照片。

有一段时期，赖子连看都不想看这些照片，现在反而有些怀念。

时间过得实在快！

十三年前和赖子一起出道的舞伎，现在只剩三个还仍操旧业。那时候祇园一带光是舞伎就差不多五十个，现在也只剩下十四五

个了。

以前的舞伎，多半就是祇园町茶屋老板或艺伎的女儿，都有家庭的渊源，很少来自外界，而且管教严格，有一点点差错就不能出来表演"都踊"。有的人因为瞒着师父上电视，或是偷偷出国观光，就不能站上"都踊"的舞台。师父一句"你不用跳都踊了"，比什么都教她们害怕。

做舞伎时，每天要帮师姊清理妆台、替换溶解粉块的水。还没有出师前也不许穿披肩和外套。天冷时总期待能早一点罩上披肩。

一切都已过去，走在茶屋林立的花见小路上，往事历历又仿佛昨日之事。

举办"都踊"表演的歌舞练场人潮汹涌。最后一场是四点半开演。门票早已售罄，连站票也不剩。入口处挤满乡下来的观光客，也有几个外国人。

姊妹俩入场后，在走廊上就碰到认识的茶屋和料亭老板娘。简单寒暄后，她们走上二楼的茶席。

今天奉茶的是和赖子一起出道的舞伎芳福，当然她现在已是艳名远播的艺伎。赖子今天一定要来看表演，也是为了见她。

领位人把她们领进前排第二列坐下后，芳福先看见赖子，睁大眼睛，赖子笑着向她颔首示意。

芳福正在泡茶，不能多话，但两人这样一对眼，往日亲密交情顿时恢复。

赖子喝过茶，用纸包好馒头，向芳福使个眼色后便走出茶席，节目即将开演。

"很麻烦呢！"

里子对要穿梭人群挤到座位上有点迟疑，赖子却不在乎地牵着她直往中央稍前的座位上走。两人刚刚坐定，舞台上正好开演。今年表演的主题是"月雪花名胜图绘"，是以名胜的春夏秋冬景色

为背景扮演各地精彩的节目。

第一景是“置歌”，接着是“春霞日吉的社头”、“殿上根合”、“萤桂山庄”、“竹生岛月之舞”、“比睿山东塔的红叶”，还有仿阿桑茂兵卫的“天桥立雪道行”，最后以“花都町”谢幕。

其中，“竹生岛月之舞”是压轴之作，舞中出现龙神和舞女。龙神这个角色很难跳，由比赖子早出道四年的孝代扮演，扮演舞女的是和赖子同期的佳乃江。

赖子看得入迷，里子悄悄在她耳边说：“你如果一直留在这里，这龙神角色一定归你。”

“哪里！”

赖子虽然摇头，但看到佳乃江扮演舞女，心想这也不无可能。

“身怀才艺的人真好！”月之舞跳完时里子低声说，“拥有一项才艺，甚至可以不要情人，心情烦闷时，击击鼓，弹弹三弦，弄到指尖都流血了，心情多少也排解些。”

里子表面上装得开朗，其实心里很苦吧！如果是在东京，或许还可以和椎名见见面，无奈京都和东京是有那么一段距离。

此时，赖子也只能说：“里子，忍忍吧！”

大约一个钟头，表演结束。六点不到，已经暮色昏暗的巷道里，灯笼更添明亮。

“去吃点东西吧！”

赖子提议到四条巷子里的“鸟居”去。

推开格子大门是一条长径和院子，接着是主屋。以前本来都只有房间，最近在入口右边的房间里设置柜台，让一般偶然上门的客人不觉得突兀。

这家店的年轻媳妇以前也是舞伎，里子认识她。

姊妹俩就坐在柜台边，叫瓶啤酒，菜色就由师傅搭配。

“真是好久不见。”

老板娘和媳妇一起出来招呼。

"这么忙还来照顾我们，真是谢谢！难得看到你们姊妹俩一起。"

她们好像都不知道里子搬出家里的事。

"我也想在东京开一家这样的店。"

虽然是柜台，但透过后面的赏雪窗，可以看到布置灯笼的院子。

"赖子你真要开的话，我来帮你。"里子说。

"什么话！"

赖子四处打量，没有人注意到她们姊妹的对话。

"真的，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不会的，你要好好守着家里……"

"就算我愿意，妈也不准吧！"

里子这么说，赖子也没有把握。可是这样下去，茑乃家怎么办？

"再怎么说，将来茑乃家都是你的。"

"可是，还有菊雄啊！"

"傻瓜，菊雄只是入赘的女婿，跟我们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就算是你不在，也不会交给他。"

七年前离家时，赖子觉得茑乃家未来如何都无所谓，但现在想到可能落到菊雄手中却突然觉得有所不舍。

"算啦！现在也不要多想，好好专心把孩子生下来。"

年轻媳妇过来为她们斟啤酒，赖子打住谈话。

"你还是那么漂亮。"

"已经老啦！还是你行，还生了孩子。"

"是啊！都六个月啰！"

这时老板娘从里面抱孙子出来，是个女孩。老板娘疼得紧，看到熟客都抱出来献宝。

"好漂亮，是未来的京都小姐呢！"

"选美算什么，倒要让她好好学舞。"保守的老板娘煞有介事的语气惹得大家发笑，她还是高高兴兴地亲着孙女嘀咕着"京都小姐算什么对不对"离去。

"好棒哦！"里子低声说。

赖子倒着啤酒，"你和椎名联络没有？"

里子表情僵硬地点点头。

"他也知道你搬出来了？"

"偶尔会打电话来。"

"都说些什么？"

"刚开始时反对，现在好像放弃了。"

赖子点点头，喝了口啤酒后又问："他不来京都吗？"

"他说要来，我叫他不要来。"

"为什么？"

"他那么忙……"里子突然表情一亮，"他昨晚打电话来，问我身体怎么样。"

这么一句话就让她高兴成这样，赖子有些感伤，但里子又说："我说在生以前都不要见面。"

"哪有这种事……"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丑样子。"

"那就生下以后再见面吗？"

"到时再说吧！"

"他说要见面吗？"

"他也知道这很勉强的。"

"怎么会？他不是很体贴人的吗？"

"是没错，可是他也很困扰吧！"

话讲到这里，赖子也不好再说什么。里子和椎名之间能说什么，能有什么承诺，都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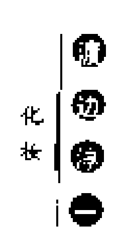
"我明天回东京，有话要我带给椎名先生吗？"

"你明天回去？真好，我也想去。"

"那就一起走吧？"

"不行，我不能去。"里子又摇摇头，"我不要紧，我很坚强。"

"我知道，但是你肚子愈来愈大，不找个人帮忙不行。"



“不要紧，千鹤会过来陪我住。”

“她行吗？她还有生意要做！”

“你就别担那么多心嘛。”

“生孩子是大事，何况是我们鸢乃家的后代。”

“怎么说？”

“不管他是谁的孩子，只要是你生的，就一定要继承我们家。”

“你真的这么想？”

“当然。”

“谢谢你，姊！”

里子紧紧握住赖子放在柜台上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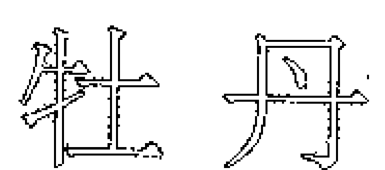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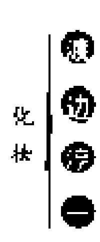






[化妆]





今年的黄金假期只有最后一天下雨，四日以前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赖子店里的小姐几乎都远游去了，赖子为了整修店内装潢，却一直留在东京。

“青”的装潢是以蓝色为主调，桌椅都搭配成色。开店四年来，中间曾经换过一次地毯，装潢并不算旧。但是赖子仍然决定趁着长假期间重新装潢，当她说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五日期间因整修暂停营业时，有些客人还问好好的为什么要变？

老实说，是赖子自己有点腻了。

客人一个月来一两次，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礼拜来两次，而且坐上一两个小时就走，可是赖子却有大半天的时间都待在店里。

刚开始觉得新鲜的装潢，每天看总会腻。每天傍晚离开青山公寓到店里途中，想到又要窝进那里面，就有点难过。不只是她，店里的小姐也有这种感觉，开店以来就一直在店里的明美经常埋怨：“这装潢有些旧了。”

虽然客人没有埋怨，但小姐们有烦腻的感觉也不好，如果她们提不起劲，当然也会影响到接客态度。趁着情况还没有恶化，索性重新装潢一下。虽然花点钱，但店里气氛焕然一新，让大伙儿提起干劲，好处还是比较多。

不过,装潢费仍不是一笔小数目。

通常,银座的酒廊俱乐部重新装潢时,行情是一坪一百万圆,当然可以选择更高档的,但大部分在一百二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圆之间。

赖子的店有十五坪,估计要一千五百万。

赖子手头虽然有钱,但考虑到往后或许有急需,因此还是要向银行借七八百万不可。幸好往来的三京银行副总经理伊关是老客,答应融资。至于工程,再找原来的人做就好。不过,她突然改变主意,包给一个叫日下的年轻人。

赖子认识日下,是在一年前,他和一家广告代理商营业部长边见一起来到店里。

边见个性开朗,爱热闹,一直是店里的好顾客,不过自去年春天某晚送赖子回去时,在计程车里有些轻浮,惹怒了赖子,赖子下车甩头就走后,他就再没来店里消费。倒是夏天开始,日下一个人自己来了。

赖子看他进来时的低姿态,以为他要帮边见说几句话,但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坐着喝酒。

那时,赖子才知道日下是室内设计师,自己开一家"工艺社"。

日下说他是在替客户画广告插图时认识边见的。他年约三十二岁,虽然比赖子大三岁,但看起来显小。

日下第一次自己来店里时,坐上一个小时,走时付现金。"青"的客人几乎没人付现金,都是签账,除非是特别有问题的客人,通常店里也不会要求付现金。日下来过一次,如果要签账也可以,但他还是如数照付。

从那以后,日下就常常来。有时带个朋友,都是大学同学,年轻得不像是店里的客人。

不过,赖子对日下的内敛很有好感。通常,男人从中年步入初老时期最难伺候,一下子要威风,一下子又自怜自艾,特别执著于一些小细节,甚至吃干醋。

比较起来，日下他们很好应付，陪酒的小姐少，他们也无所谓，不会缠着不放，大放厥辞。店里客满时，看到有新的客人进来，也会知趣地起身买单。

由于过去一直以上年纪的客人为主，年轻人的爽快倒显得特别突出。赖子对他有好感，别的小姐当然也喜欢他，不到半年，日下成为店里不起眼却最受欢迎的客人。

不过，日下从一开始，整个心思就在赖子身上。赖子坐到他身边时，他紧张得不得了，讲两句话，他就心满意足地离去。他不像其他客人会和赖子握手，触摸赖子的身体，只是眼睛一直盯着赖子。

赖子是头一次这样被年轻男人盯着看，但她并不讨厌。比起中年男人色迷迷的视线，她宁可接受年轻人清澄透亮的眼睛注视。

赖子欢迎日下天天都来，可是“青”的消费并不便宜，客人几乎是大公司的董事、社长部长级主管。日下虽然也是社长，但只是个小公司。一个月来一两次，一个人少说也要两万圆，赖子虽然没加收服务费，也要一万五上下。

从去年秋天开始，日下也开始签账，不过店里一请款他就立刻付清。

赖子是在去年底跟他谈到重新装潢的，日下沉吟半晌后谦恭表示：“方便的话，交给我做吧！”

赖子不知道他才华如何，只是觉得交给他也不错，只说：“你有意思的话，到时就拜托你了。”

今年三月初，赖子正式拜托日下，想在四月底的黄金假期中进行整修工程，把过去以蓝色为主的色调改成稍微朴实、感觉简单的气氛。因为四年过去了，客人又添些年龄，店里的气氛也想配合他们显得更安适些。

日下听完，第二天就拿来估价单，总额一千二百万圆。

“做得出来吗？”

“没问题。”

“我们的客人多半年纪大，椅子不舒服不行……”

“你放心。”

“你不要勉强，该收的还是照行情来啊！”

“你都交给我吧！”

赖子也不再坚持，放手让他去做。

虽然是黄金假期，但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是星期二，因此银座里面接连几天都开店的酒廊俱乐部不少。“青”也一样，一直开到二日星期五，三、四、五日三天才连休。

装潢就赶在这三天进行，赖子担心壁纸、地毯和桌椅这么多事能否赶得出来，日下保证一定准时完工。

早在一个礼拜前，日下就画好蓝图，桌椅已经发包。

三日早上，赖子九点起床，泡好咖啡后打电话到店里，日下接的电话。

“八点就开始动工了，你什么时候过来看看？”

“中午吧！”赖子说完便挂掉电话。

日下几乎不谈他自己公司的事，听他朋友说，办公室在三田的庆应大学附近，有两三个职员。业务从室内装潢、广告杂志插图到各商店的橱窗设计和商品陈列咨询，统统都做。

朋友说：“他很有才华！”

实际上赖子也无从查证。虽然他年轻诚实，价钱又开得便宜，赖子还是有些不安。

日下再有才华，实际施工的是木匠、泥水工和其他行业工人，他那么年轻，镇得住吗？

中午过后，赖子来到店里。店门敞开，堆着木材和瓷砖，里面有两个工人在施工。

日下穿着牛仔裤，指着设计图说明，赖子却听不太懂，只好说：“反正我希望是沉稳安适又高雅的气氛就对了。”说完，留下她路上买的寿司和蛋糕便回去了。

第二天，赖子没去店里，日下打电话来跟她商量吧台的位置和桌椅的摆置。

赖子希望吧台高一点，但不愿意减少桌子。

“设一个三人座的小卡座好吗？”

“不方便吧！”

她愈来愈担心，但订制的新桌椅都已运来，也没办法。

第三天下午她再去店里，还是木片、电线散落一地，像个储藏室。

“这个样子，明天赶得完吗？”赖子有点急。

日下搔着头皮，“我尽量。”

“尽量不行，一定要绝对。”

日下表情微妙地点点头，赖子此刻有点感觉年轻人的直率有时是靠不住的。

整个晚上，赖子就担心装潢做不完，辗转睡不好觉。最晚必须在明天下午一点完工，否则晚上开不成店。她心里急，午夜一点过后打个电话到店里，是日下接的。

“你还在？”

“今晚要赶通宵。”

赖子也不知该说什么，只好说：“拜托你了。”

翌日，赖子上午先到银行，又忙着检收庆贺整修的礼品，没去店里，中午才打电话告诉日下她二个小时后过去。

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在两点过后到店里时，除了吧台后面的架子和桌子上的装饰还没弄好，其他都已完工。

壁纸是赖子希望的浅米色，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有两幅画。地毯也是米色系，但色泽稍浓，搭配咖啡色系的椅子，感觉很柔和。吧台用的是白木，只看吧台会以为是日式料亭。除了天花板的照明外，两个角落摆着和式台灯，整体气氛优雅闲适。

所有的顾虑一扫而空，赖子激动得握着日下的手，“真好，谢谢你！”

日下却是满脸通红地低着头。

“怎么？”赖子放开手。

日下赶忙缩回手，低头说："很抱歉，耽误一些时间。"

客人对店里的新装潢都有好评。

"色调干净明朗，感觉很畅快。"

有人还开玩笑说，"总算有成人的气氛了。"

的确，以前的装潢太重南欧海洋风情，感觉太浪漫，气氛也有点孩子气。现在虽然不那么花哨，但上年纪的客人感觉很舒坦。

"是谁做的？"有人问。

赖子只说"一个认识的朋友"，就含混过去。

让人家知道是日下做的装潢也没有不好，只是都会在店里碰到，她想还是不说较妥。何况收费相当便宜，日下在客人中又太年轻，这些都使得赖子不好明说。

无论如何，改装成功，让赖子安心极了。

第二天，赖子打电话向日下道谢，要他把请款单送来。但是一个礼拜过去，日下都没提出。三天后赖子再催他时才送来，明细表后写着总额一千二百万圆。

价钱是当初说好的，可是赖子觉得东西用好的，贵一些也无妨，就她估算，这次装潢收一千五百万也不为过。

赖子一再要他照行情确实算，日下只是说"好"，但并没有改价。或许他是回报赖子平常少算他酒钱的好处，这又让赖子觉得过意不去。

她想，日下的公司小，赚的不会太多，他自己也年轻，不像有钱的样子。这次装潢他可能只收成本价，甚至小亏一点，他是年轻人逞强，倒让人过意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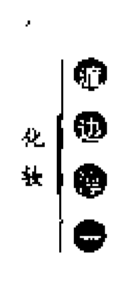
赖子如数照付后，让日下吃饭作为谢礼。

"下个礼拜六好吗？"

"真不好意思。"日下的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你想去哪里吃？"

"无所谓。"



“那就六点在芝区的王子大饭店大厅见。”

那地方正好在赖子住的青山和日下公司的三田的中间。

“谢谢你。”

听筒那端传来的诚挚语气，让赖子忍不住好笑。

银座的酒廊俱乐部周六几乎都休息。“青”除了十二月以外，周六也不开店。赖子与客人邀约吃饭看戏，也尽量选在周六，星期天通常不太外出。因为每天都置身灯红酒绿的繁华闹市区里，就希望每周至少有一天能安适地待在家里。

周六下午，赖子抵达饭店时，日下早已等候多时。

日下平常到店里时都穿普通西装打领带，今天他穿着像是刚做好的灰底细纹三件式西装，打着范伦铁诺的领带，高高的身材显得更挺拔。

“去哪里吃呢？”赖子问。

日下立刻回答：“关心怎么样？”

“你常去吗？”

“没有，偶尔去一次。”

“要吃法国菜的话，我带你去一家。”

关心在东京是超一流的名店，当然不错，但是赖子想去稍微轻松细致的地方。她在大厅打电话到面向并木通的“蒙佩地”餐馆。她常光顾这家，认识店里的经理，也觉得店里气氛舒适。

而且这家店的前菜就有鹅肝酱、鲍鱼、鱼子酱等店家独特调味的十道菜，吃它们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两人选了靠里的席位，赖子先点两人份的前菜，再问日下要喝什么？

“葡萄酒吧。”

赖子不太喝葡萄酒，但没有提出异议。

经理拿出了酒单，日下想了一下，问：“有没有一九六六年的玛歌堡？”

"很抱歉,没有。"

日下嘟哝着"糟糕"后,点了赖子没听过的牌子。

"如果有一九六六年的玛歌堡就太完美了,一九六六年是葡萄长得最好的一年。"

赖子笑着点头。

她和许多客人来过这里,几乎所有人都喝侍者推荐的葡萄酒。比起他们,日下好像懂得更多。

赖子觉得他可以放轻松自然一点。

"你觉得酒的味道怎么样?"

"很好。"

大概他自己也觉得先前啰唆些,这下干脆地回答。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赖子从皮包里取出一个小盒子,递到日下面前。

"送我吗?"日下半信半疑地打开盒盖,是一套dunhill的袖扣和领带夹,"很好看。"

日下把领带夹摆到胸前比对,随即卸下原来的珍珠领带夹,换上刚得到的礼物。直截了当的做法就像年轻人。

"谢谢你!"

别上新领带夹后,日下深深鞠躬致谢。

吃完饭离开餐厅时已过八点。

刚才日下抢着付账,赖子不肯,争执的结果,这一餐还是日下请客,下一次再由赖子做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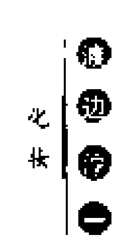
外面的空气有些闷热,才五月中旬,天空像要飘下梅雨似的。

是周六夜的关系,酒廊俱乐部都歇业,并木通行人不多,街道宽敞,车流迅速。

"去哪里?"

"随便吧……"

赖子说着,望着旁边大楼的玻璃窗停下脚步。在因歇业暗下的



窗玻璃上映着一位高大的男人和穿和服的女人。

"怎么了?"

"没有……"

过去,赖子也和客人在街上逛过,看过映在玻璃窗上的影像,但都是不经意的一瞥。

那时,站在自己身边的总是发福的中年男人,今天换个年轻男人,她好像有新发现的感觉。

"七丁目那边有个小酒吧,我比较熟,到那里可以吗?"

到七丁目的话,只需走路就到。他们很快走到十字路口,是红灯,但没有车辆通过。

日下突然拍拍赖子的肩膀,"走吧!"

赖子瞬间愕然,但日下已跨出大步,赖子也赶紧跟上。

"虽然是红灯,两个人一起走也就不怕了。"

店里的客人多半是有身份地位也有些年纪的人, 和他们过马路时绝不会硬闯,甚至黄灯刚闪,他们就止步,更别说闯红灯了。赖子倒有久已不曾和年轻人一起走路的畅快。

日下带她去的是在七丁目转角大楼地下室的"莎布蕾",只有一个吧台和一个厢座的小店。里面有两个女人,一个是老板娘,一个是她妹妹。

日下立刻把赖子介绍给她们。

"平常老是听日下说起你,真的很漂亮哪。"

日下有些腼腆,但看得出他很高兴。

"多承日下帮我许多忙,我今天约他要谢谢他。"

"这么漂亮的小姐约你,日下先生真红啊!"

日下满脸通红,赶紧借点饮料岔开话题。

"我要威士忌加水。"赖子说。

"我要伯本酒!"

赖子听了,又觉得好笑。这么小的店,其实大可不必独沽一味,他还特别指定,实在年轻。

"来！敬你！"日下端起酒杯举向赖子。

"我们店虽小，但是礼拜六也开，请多指教！"

老板娘拿出名片给赖子，赖子也回递一张，"彼此彼此！"

递出名片时，名片夹里不小心掉出一张纸片，日下迅速捡起来。

"谢谢你。"

赖子觉得很窝心。刚才在法国餐厅里，日下为她拉开椅子，冰水沾湿桌面时也立刻叫侍者来擦拭干净。但是以前交往的客人都是老一辈的大男人主义者，根本不太为女士服务，纵然有心也做不出来。日下就不同，他亲切细心，但偶尔有些郁闷的样子。

"还有一家店不错，今天是周末……"

"不必了吧！这里不是很舒服吗？"

这时，老板娘妹妹跟日下搭讪："日下先生，你今天很幸福哩！"

"阿美今天穿得很漂亮，很时髦哩！"

老板娘妹妹穿着胸前印有图案的丝质洋装。

"好看吗？"她转问赖子。

赖子笑着点头，觉得说出时髦这个字眼儿的日下很贴近自己。和年纪大的客人谈话，绝对不会说出这种字句，看来，日下的确和自己是同一代人。

事实上，赖子并不擅长应付年轻的客人。从当舞伎开始，应付的都是年纪大的男人，因而总觉得年轻男人靠不住，他们总有一堆奇怪的理由。

就像今天的日下，年轻人总是莫名其妙地装腔作势，好像什么都懂，是有些逞强，但也有点扫兴。

不过，逞强毕竟是年轻人的专宠，年轻人看起来清爽愉悦，感觉也相合，谈话也投机，更重要的是他们那份认真劲儿。在现在的赖子看来，日下的一言一行都很新鲜。

最近银座的酒廊俱乐部不像往日那么兴隆。走在高级俱乐部栉比鳞次的旧电车大道和并木通，每天都可看见一两家庆贺新店开张的华丽花篮，这不也是有店关门的证据吗？

一家店关了，又开一家新的。这一阵子关掉不再开的店似乎增加了。

一般来说，大店比小店难经营，装潢气派是不错，但小姐的人事费、店面权利金还有房租等负担都不轻。平常客满还好，要是客人一少，入不敷出，店里也显得冷清。因此最近开店的都顾虑到这一层，店面都不大，一二十坪就够，小姐也请个十人左右。

也有不要小姐陪酒，只有四五坪大，只放个吧台，找一两个打工小姐的小店，这种店其实已是单纯的酒吧了。

“青”有十五坪大，是现在正流行的面积，客源不错，最近也才重新装潢，在银座中算是生意好的。问题是小姐不好请。

本来高薪自然请得到，但这么一来，成本就要摊到消费上。如果一天保证可以做上三四万圆生意的小姐，不让一个客人消费到五六万不行。这种小姐一个月必须做到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的业绩，因此抢客人也抢得凶，经常起纠纷。

赖子很早以前就不太用这种太专业的小姐，店里有太高档的小姐，一个不小心，很容易让客人有被坑的感觉。但是，便宜、脸蛋不错又会侍候客人的小姐特别难找。当然可以从别家店挖角，但总会闹出纠纷，而且这些小姐多半要求准备金。偶尔也会有主动托店里小姐说人情想来的，但可遇不可求。

几经考虑之后，赖子决定亲自上街找人，她说这叫“猎小姐”。

当然，赖子并不主动拦人问话，她都在店里休息的周六或星期天，和庄司经理一起到闹区，庄司在街边寻找对象，赖子在咖啡厅里等着面谈。

现在的女性比较开放，也不害怕街头有男人搭讪。

“你长得实在太迷人了，愿意到银座的俱乐部上班吗？”

庄司经理个头儿不高，但长相不差，气质还不错，女性对他不

太戒备，但也不见得搭理，通常两个中会有一个讶异地反应，“我吗？……不行！”

庄司这时就加把劲，“是银座一流的俱乐部，不信，你可以跟妈妈桑谈！”

“她在哪里？”

“就在那间‘蓓蒂和杰克’咖啡厅里，坐在一进门右边戴太阳眼镜的。”

女孩这时多会半信半疑，庄司逮住机会再说：“你不愿意也行，只是谈一谈就好，妈妈桑是个大美人唷！”

讲到这里，大部分女孩就有一探究竟的心理，尤其是两人同行的，大概有人做伴比较放心，特别容易答应。不过真正到咖啡厅面谈的，十个中只有一两个。

庄司经理在街头找女孩搭讪不好过，一直坐在咖啡厅里等女孩面谈的赖子也不轻松。她会先让对方看名片，让她们放心，再一点一点地从服装、工作探究她们的资质。

所有的女孩一看到赖子都为之惊艳，然后自惭形秽要打退堂鼓，赖子赶紧安抚她们，说明店里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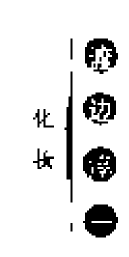
那些白领族和女大学生对灯红酒绿的银座都很感兴趣，聊着聊着逐渐放松戒心，有人会认真地问待遇和条件，有的当场答应，大多数则是说要回去考虑考虑。

赖子大抵在涉谷、原宿和四谷一带找人。这地方漂亮机灵的女孩比较多。

在酒廊俱乐部上班的小姐，个性太强不好，太外向也不好，即使她们有意，赖子也不见得要用。

赖子就用这方法找到四个女孩。她们都是初次入行，生疏得不太会侍候客人。不过，她们很快就学到窍门，陪着客人喝酒说笑，穿着打扮也有银座的味道了。

客人多半也喜欢这种风尘味不那么重的小姐，赖子要找一个得花很大功夫，有时好不容易来了，没做十天半月就要走，只能说



她和店不投缘。

六月初，赖子又开始上街找小姐，地点就在四谷车站附近的咖啡厅。

四谷不像新宿和池袋那边又大又热闹，但附近较多女子短期大学，倒是找俱乐部小姐的好地方。

赖子周六下午在这里花了三个小时，找到两个，都是大学生。

店里门前已经有十个小姐，赖子还想再找两个，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庄司经理难得奉承地说："还是因为妈妈漂亮的缘故。"

"是你能干，辛苦了。"

赖子愉快地把小费交给经理，离开咖啡厅。

日下来的那天，黄昏起就飘着细雨，平常九点时是人来人往最热闹的时候，这天有点清闲。

他照例站在门口张望一遍，看见有空桌才放心地进来。小弟立刻领他到五号桌，安排两位年轻小姐。

赖子正在应酬二号桌客人，只远远地向日下点头示意。

自从五月中旬两人共进晚餐后，日下还是常来店里，只是都和朋友或公司同事一起。今天他却单独一人，还穿着深色西装打黑领带，装扮非常素。

日下已算是熟客，他轻松地和小姐谈话，视线不时抛向赖子。

小姐们都说"日下先生看上妈妈了"，赖子虽然对日下也有好感，但仅止于此而已。上次去吃饭喝完酒后，也就直接回家，让他送到公寓门口而已。他也没像一部分中年客人那样说"想进妈妈房间看看"、"想进去喝杯茶"。

日下到店里时开朗健谈，但和赖子独处时却很少话。或许是年轻人的矜持和怯懦，但赖子挺喜欢他对自己的方式。看多了那些涎脸强求的客人，谨慎的日下更显得新鲜。

也不是故意逗他，赖子陪二桌客人寒暄十多分钟后才转到日下的桌前。

"今天怎么一个人？"

"临时想来的。"

"这种下雨天还来捧场的客人，我真的是衷心感谢，可是，怎么穿得这么素？"

"今晚守灵。"

"为谁？亲戚吗？"

"家父。"

"很抱歉，真没想到……有病吗？"

"突然过世的。"

"心脏病？"

日下没有回答，低头沉思。

"真遗憾，我知道的话一定去上香，葬礼是明天吗？"

"不必了，我们没住在一起。"

听日下的口气，好像父子间有些问题，但再问下去就显得唐突，赖子只好跟着沉默。

"我想一个人喝酒，于是就穿着这样来了……"

"这没有关系，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换条领带。"

赖子要经理到衣帽间把预定送给客人的圣罗兰领带拿来。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今晚就戴怎么样？"

领带是蓝底白纹，也很配深蓝色西装。

"我戴走可以吧？"

"请笑纳！很搭配呢。"

日下这才露出笑容，突然端起酒杯说："给我换一杯更烈的。"

"守灵夜这样喝行吗？"

"没问题，我今晚要彻底喝个痛快。"

"你等一下还要回灵堂吧？"

"不回去了！从今天开始，我终于自由了！完完全全独立了！"

"怎么说？"

"你不懂，总之，大家一起喝个痛快吧！"

日下说完，端起刚送上的烈酒一仰而尽，一不小心呛到，于是猛烈地咳嗽起来。

“你喝得太急了。”

“我可以唱歌吗？”

店里虽然有钢琴，赖子却尽可能不让客人唱歌。尤其醉客一开口，就弄得店里像歌声酒场或是卡拉OK酒吧一样没格调，因此钢琴几乎只是独奏，陪衬店里雅适的气氛。

但是日下想唱，也不好拦阻他，而且在为父亲守灵之夜唱歌也很稀奇。是心情太激动，还是太落寞？

小姐们拍手鼓噪，日下站在钢琴旁拿着麦克风，“我唱得不好，但只唱一曲，请多包涵！”

说完，他搔搔头发，开口唱起：

被贫穷打败了，被世间打败了，就连这条街也容身不得，我该了无牵挂地去死吗？……

日下唱的竟然是老歌《昭和枯芒草》。歌声透着浓厚的感情，唱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唱这首歌呢？

赖子从旁打量闭着眼睛的日下的侧面，仿佛看到过去不知道的日下的另一面。

唱完歌，日下又开始豪饮。

他来时已有一点酒意，现在已醉态十足，不似平常的谦顺，特别饶舌，上身前后晃动，口齿也含糊。

赖子是头一回看见他这种醉态。“别再喝威士忌了！”她制止日下再喝，要小弟拿茶来。

“我帮你叫车回去吧？”

“不要，我不走，还可以再坐一下吧！”

日下像赖皮的孩子摇着头，他两眼充血，刚打上的领带松垮垮地吊在胸前。

“大家再喝嘛！”

可是打烊时间已过，店里只剩一桌客人，而且已经买单叫车。

“日下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你喝杯茶再走吧！”

日下突然双手抱膝哀求赖子，“妈妈，再陪我喝好吗？”

“今天已经喝得太多了，还是回家休息吧！”

“求求你，我今天觉得特别寂寞。”

看着醉眼迷濛的日下，赖子只说：“我送你回去，你等一下！”然后赶到起身离桌的客人身边，“谢谢，下次再来！”

不论任何客人走时都要招呼，这是酒廊妈妈的任务，也是最起码的服务。

赖子把客人送进电梯后转身回店，日下还趴在桌上。

有小姐说：“妈妈，我先走啰！”

赖子跟她们点点头，看过传票，交代经理后，也准备回家。

“要叫车吗？”庄司问。

“我到外面叫好了。”

赖子平常回去都叫个人计程车，现在叫车要等一段时间，她想早点送走日下。

“日下先生，走吧！”

她拍拍日下的肩膀，日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小心！”

“没问题。”

日下拂开赖子的手往前走，一个踉跄差点跌倒。

“干吗这样乱喝一通儿！”

赖子扶住日下的手，猛然错觉像在骂醉酒的儿子。

夜晚十二点，正是酒廊俱乐部打烊的时间，计程车招呼站排成长龙。赖子不想排队等车，伸手拦下一辆空车。不是排班的车收费较高，赖子多付两千圆后，和日下一起上车。

“请到三田。”

“不，我不回去。”

“你还想喝吗？还是别喝啦！回家吧！”

“再陪我喝一家就好。”

“不行。”

赖子坚决的口气让日下不敢强求，“那我送你。司机，到青山吧！”

“不，还是到三田。”

日下还想争，突然他两手掩口，胸口激烈起伏起来。

“怎么回事？”

可能是喝多想吐，赖子立刻递手帕给他，帮他揉背。

“不要紧吧？”

日下点点头，脸色惨白地靠着椅背。赖子又拿出面纸递给日下，并且打开车窗。

“吹一点凉风会舒服点。”

日下用手帕掩着嘴巴，把脸靠近窗口。赖子心想他这样子回去挺可怜，而且也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

“不好意思，请你到青山吧！”

“没问题，可是别吐在车子上啊！”

司机真担心日下会吐在车子上。

“不会的，放心！”

日下好像舒坦些，闭着眼吹风。

赖子很想说叫你不要那样喝你偏不听，这么大了还不晓得自我节制，但她强忍着没说，帮他把车窗开得更大。

日下放下手帕，大口喘气，脸色好了些。

“对不起！”

他想坐直，赖子制止他，“你最好别动。”

日下再度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车子驶过永田町，开到青山大街，不到五分钟即抵达赖子住处。

“到了！”赖子轻摇日下肩膀。

"这是哪里？"

"我的公寓，你进来休息一下再走。"

赖子走在前面，日下默默跟着，他已不再恶心想吐，但脚步还是不稳。

在电梯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脸色苍白，西装领口有点呕吐的脏东西。

到过赖子公寓的男人只有村冈、秋山等两三个人，但日下是第一个半夜深更才来的。

"请进！"

赖子打开门，日下楞了一下，慢慢进屋。

"你可以在那边躺一下！"赖子指着右手边的沙发，她走进厨房，"喝点冷饮吧？西装脱掉会舒服点。"

日下连喝两杯冰水后，脱掉西装。赖子递给他冰毛巾，又拿湿毛巾帮他擦西装领口。

"先擦干净，明天再送去干洗吧！"

"不好意思，麻烦你……"

"我无所谓，倒是你该为自己的身体着想。"

日下乖乖地点头，突然仰起脸，"可是，我今天就是想喝酒！"

"守灵夜喝得这么醉，不回去真的不要紧吗？"

"不要紧，反正我是私生子。"

"你说什么？"赖子很讶异。

"父亲并没有正式认养我！"

赖子像要镇定自己似的走进厨房，把水壶装满，放到煤气炉上。

"喝点热茶吧！你可以先躺一躺。"

泡好茶时，日下还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赖子熄掉大灯，只留下窗边的台灯照明。

"这么重大的事能让我知道吗？"

"你愿意听吗？"

赖子没说话，日下闭着眼睛低声说："我母亲是被我父亲甩掉的。"

"……"

"父亲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和母亲同居，但知道母亲怀孕后却吓跑了，我就成了没有父亲的私生子。"

赖子慢慢喝口茶，她不知道这时候该说什么，干脆保持沉默。

"我一直恨父亲，也恨母亲……"

"为什么恨母亲？"

"母亲如果不生下我，我就不会活在这个世上，她如果不依依不舍地追寻弃她而逃的父亲，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母亲把我当做工具，她以为不拿掉我，父亲总有一天会回到她身边，真是愚蠢的母亲，最差劲的母亲！"

"不许这样说！"

赖子的声音大得自己都吓一跳，日下也吓得站起来。

"不可以这样说母亲，我最讨厌这种人！"

日下低着头，有些赌气似的抽起烟来。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理由，但我知道母亲就是母亲，就是因为有你母亲，你才能长大成人。"

日下像挨训似的低着头抽烟。

"你母亲一定很苦。"

日下可能流泪了吧！他悄悄用指尖按着眼角。

"还要冷开水吗？"

"不要……"

日下摇头，捻熄还剩一大截的香烟。

"你现在还恨母亲吗？"

"不会，她就是那种女人，可是我不原谅父亲，我一直想要报仇，谁叫他让我母亲怀孕又不负责任地跑掉呢。"

"你们父子见过面没有？"

"见过,可是没讲话。我跟他没话说。母亲一直催我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可是我就是不开口。"

"这么说,你生下来以后,他们两个还是见过面的?"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父亲负担我们部分生活费。"

"你父亲另外娶了别人,是吧?"

"没错,总之,我母亲被甩了,变成见不得人的小老婆!"

"你……"

"也罢!他们之间的事不是我能了解的,只是被人糟蹋的母亲还要为他哭,看到母亲在那抛弃她的男人灵前痛哭,我就好恨……"

赖子只能静静地喝茶,等日下平静下来。

"你恨的人却是你母亲忘不了的人,虽然他们没有结婚,但他或许对你母亲温柔体贴。"

"才没有,他在我长大后,还是到处拈花惹草,随心所欲。"

"可是,他不会对你很冷淡吧?"

"这……"

"父亲就是父亲,虽然你们之间有很多事情我不了解,但人已经过世了,该多想想他的好处……"

"其实我也不恨他。"

"刚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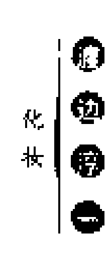
"在今天早上他死以前我是恨他的,而且非常恨,觉得他死去最好,可是他现在真的死了……"日下用毛巾擦擦眼睛,"如果在他没死前和他说句话就好了……"

说着,他闭着眼睛抬头向着天花板,紧闭的双眼溢出的泪水沿着脸颊流下。

"我真蠢!"

他大喊一声,猛捶着拳头哭出声来。

赖子看着他,觉得彼此的境遇有点像。父亲娶别的女人,自己不能报进父亲的户籍这点都一样。只是赖子对父亲没有特别的爱



憎，只有他是自己血脉相承的人的记忆。

日下的情况比较复杂，是因为父亲刚过世?还是男子特有的感性? 他的情绪起伏很大。

"你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

此刻赖子觉得日下心平气和后，在一起过一晚也无妨。过去，她从来没让男人在家里过过夜。即使有过肌肤之亲的秋山，也没让他在晚上来。

对赖子而言，以身相许是工作甚于爱情，也是一种游戏。即使肌肤相亲，也只是邂逅时刻的关系，说再见以后，彼此又是陌路。

很多男人总是在一度春风后就想大剌剌地登堂入室，明明只是不经意地问候，他就以为你对他死心塌地，端起架子，到最后甚至摆出一副他要当家做主的架式。

赖子对这种自以为是的男人是敬谢不敏，男人那自信的傲慢最令她扫兴。她只想自己一个人生活，不要男人照顾，也不想让男人干涉。

在外面也许需要迁就妥协，但在自己家里，这个空间就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圣域，她压根儿不想让男人在这里休息睡觉。

但是，今晚的日下例外。他喝醉了，半路上难过得要呕吐，现在稍微好些，但脚步还是不稳，脸色也惨白。加上今晚是为他父亲守灵之夜，因为悲哀，对父母亲复杂的爱恨情绪交缠不清，并仗着酒意倾吐不为人知的过去和亲情感受的样子，赖子无法无动于衷。

此外，她和日下在一起，并没有男人与女人那种生腥的感觉，总觉得是和弟弟或儿子在一起。日下虽然比她大三岁，却总有股动辄得咎的不安感。

"再喝一杯冷开水吧？"

日下摇头，慢慢起身问："洗手间在哪里？"

"那边！"

赖子指着厕所的门，日下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赖子看着他进门后，才回卧室换衣服。

她解开和服带，挂好和服，换上线衫和牛仔裤。已经夜深人静，家里还有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人，她不想故作风情。一身轻便地回到客厅，不见日下踪影。

她敲敲厕所的门，“日下先生，不舒服是吗？”

日下一手擦拭嘴角，一手开门出来。

“又吐了？”

“弄脏了一点。”

“没关系。”

马桶周边还有些呕吐残渣，赖子拿抹布擦干净，再用清水冲过后回到客厅，日下坐在椅上，伸着两条长腿。

赖子从房间拿出枕头和毛巾被，放在沙发上。

“你就脱掉衣服，睡在这里吧！”

日下照她吩咐脱掉衬衫长裤，只穿着汗衫内裤躺在沙发上。赖子把纸巾盒放在桌上，又放条毛巾被在他脚边。

“会冷吗？不舒服的话叫我，面巾纸和毛巾被放在这里。”

“谢谢你！”日下闭着眼睛说。

赖子洗过澡、卸妆上床，已是一个小时后。她担心睡在客厅的日下，睡得不稳。迷迷糊糊间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房间里遮着厚窗帘，但缝隙里露出来的阳光相当亮眼。

“日下吗？”

“是我，对不起。”

赖子披上外套，隔着门问：“要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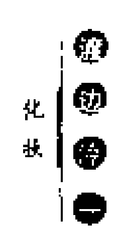
“昨晚喝醉了，真对不起。”

赖子对着化妆镜梳梳头发，又拢好衣领后开门。日下穿着白衬衫，拿着西装外套。

“身体还好吗？”

“多亏你照顾，没事了。”

日下休息过后，脸色变得好些。



"现在几点？"

"五点半。"

赖子昨晚两点过后才睡的，只睡了三个小时。

"要回家吗？"

"我怕母亲担心。"

赖子想起昨晚是他父亲的守灵夜。

"还没有电车吧？"

"我叫车回去。"

日下边说边走向门口，毛巾被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沙发上，上面放着枕头。

"睡得好吗？"

"很好，谢谢。"日下突然表情认真地鞠个躬，"昨晚很谢谢你，以后不会再这样打搅你了。"

"别那么夸张啦！"

"我走以后你可以好好休息，这条领带我就带走了。"

他扬一扬手上拿的圣罗兰领带，赖子默默送到门口。

日下蹲着穿鞋时，突然听到信箱打开的声音，塞进来一份报纸。

日下穿好鞋，看着赖子，"昨天晚上说的话别告诉人好吗？"

"当然，你相信我。"

"我还可以再去店里吗？"

"随时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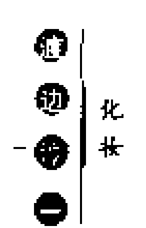
日下放心似的点点头，瞥一眼里面的桌子，像是说给自己听："那，我回去了。"

"慢走，好好照顾你母亲啊！"

日下再次点头，打开门，明亮的光线随着清晨的空气流进屋内。

日下驻足几秒后，一抬头，迎着晨风而去。

确定日下的脚步声消失后，赖子锁上门，回到沙发边。四周还



有一点酒味，但房间里整整齐齐。

外面已经天亮，因为拉上窗帘，房间里还是暗的。赖子想直接回房睡觉，一时又无睡意，想泡杯咖啡来喝，又怕喝了更睡不着。

想了半天，她拿出白兰地倒在杯里，正要坐在椅子上喝时，发现桌上有张折叠的白纸，就放在面巾纸盒旁。

打开一看，工整的钢笔字写着：

打搅你了，不好意思。我喜欢你。

日下

赖子翻到纸背，是从记事本撕下的纸张，上面什么也没写。赖子重新折好，喝着白兰地。

温热的液体渗进睡眠不足的身体的每个角落。

日下说要走时眼睛看着桌子欲语还休的样子，是因为留下这张字条的缘故。可是，他写得那么简单。

如果要倾诉爱意，应该更浪漫一点，是酒醉已醒的头脑只能想出这些，还是纯粹开玩笑而已？

赖子不认为日下是开玩笑，应该是真心的。看那简单利落的文字，似乎潜藏着他的真诚。日下本来就不是多话的人，总是想说又不说的样子，有时候赖子替他着急，也谅解那是年轻人的腼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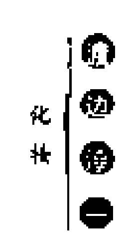
如果他真的喜欢赖子，刚才应该有很多面对面表白的机会。在卧房门口，在临出门前，一般人都会明说。要是强势一点的，甚至直接吻她。如果日下真的这么做，她也不会怪他。

可是日下毫不造次，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记事本撕下的纸张上写一行字。

身为女人，要的是更清楚的告白，但这样要求日下，也许太苛刻。

谈到插图、建筑这些他有自信的话题时他就滔滔不绝，说到男女之事他就变得少话。即使和赖子独处，话题接不下去时他会窘得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胆子小，赖子却觉得这是他的优点。

赖子又打开纸张来看，那上面是优雅的字迹。



昨晚他说曾经憎恨父亲，心想他死了较好，但父亲真正去世后，又难耐那样冷漠无情的自己。他大概是那种嘴上逞强却心底温柔的人。

赖子想着想着，觉得心里渐渐满溢起来。

“怪人……”

她回到卧室，打开窗帘。

快六点了。初夏的都会清晨在明亮的晨曦中宁静无声。林立的高楼间是直直通往青山大道的马路。时候还早，路上偶尔驶过一辆汽车，不见人影。

赖子俯瞰静悄悄的大道，然后拉上窗帘。她把日下留下的纸张夹在床头柜的记事本里，脱掉外套。

床上还留着起床时的余温。

赖子寻索那温度，闭上眼睛。

她想起日下欲语还休的脸，她第一次没把他当做客人，而是当做男人来想。

连下五天的雨，让人心情几乎沉到谷底。

下午时赖子下腹部隐隐作痛。她俯瞰雨中的街景，知道排卵日到了。这个月好像提早些，她想可能因为梅雨季节的关系。

傍晚正准备出门时，秋山打电话来。

“你在做什么？”

去年秋天两人有过一次肉体接触后，秋山讲话的口气就是这样。

“老样子呀。”

“这雨真烦，找个地方散散心好吗？”

那次做爱时赖子没有激情反应，但秋山还是紧追不舍，不知是冷冷的女人特别有魅力，还是怕砸了自己不能满足女人的花花公子招牌？

“这种天气去哪里不都一样吗？”

“北海道就不错。”

“那么远……”

“明治神宫怎么样？正是赏内苑菖蒲的时候。”

明治神宫近，雨中看菖蒲也别具风情。约好周六下午出发，正要挂掉电话时，秋山突然说：“对啦！熊仓死了。”

“什么？”

“熊仓自杀了，你不知道？”

“真的？”

“我也吓一跳！昨天中京物产的野田告诉我的，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礼拜前吧！”

“为什么……”

“资金周转不过来吧！他找了好多家银行，最后还找上兄弟的钱庄。我担心是取消那桩买卖造成的结果，晚上都睡不好觉。”

赖子拿着话筒蹲下来。

秋山说担心是他取消原先熊仓要批给大协百货的东南亚紫檀家具买卖，原先都谈好，就要签约了，秋山突然取消，熊仓受到很大的打击。

是赖子唆使秋山拒绝这笔买卖的，她不惜以身相许，强要秋山拒绝。如果秋山睡不安稳，赖子岂不更糟。如果熊仓自杀的原因真的是为钱所逼，杀他的不正是赖子吗？

“怎么了……”赖子突然沉默，秋山觉得奇怪，“你这么惊讶，看来你还是喜欢他吧？”

“没有……”

“我想也不会，因为是你叫我不要买他货的。”

他这么说，赖子无言以对。

“真可怜！”秋山好像有些悔意。

“你后悔了？”

“是我把他逼上死路的，也不好意思去他灵前烧香，而且我们也只是谈生意见个面，说不上什么交情。我以为他有办法，唉，一下雨，做什么都不对劲。”秋山在听筒那端叹口气，“今晚本来想去你店里，但是明天要去福冈，走不开，只有等礼拜六一起乐了，咱们吃吃喝喝，忘掉这些不愉快吧！改天见！”

雨还在下着，看样子今晚也不会停。赖子呆坐在黑暗的房间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熊仓死了……”

她没有真切的感觉，反而觉得戴着眼镜的熊仓马上要按门铃出现。

“真的吗？”

秋山不会骗她。

“他死了……”

赖子站在和室衣柜上的铃子照片前。

“铃子，熊仓死了，是自杀的。”

照片里的铃子不说话，略偏的脸迷人地微微笑着。

“你满意吗？”

向熊仓复仇是赖子自铃子死后的宿愿。她抛下京都来到东京，一心一意就想着怎么复仇。

铃子的不幸，还有自己人生的错乱，都因熊仓而起。只要能向熊仓复仇，以后怎么样都无所谓。

如今，这宿愿达成，她该高举双手大呼万岁，在房间舞转不停。但是为什么，她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她觉得这结果很好，可是为什么心绪反而低落？

“铃子，我努力做到了！”

照片中的铃子还是不说话。

“我做得不对吗？”

赖子渐渐害怕起来，好像做出一件可怕的事，万一被人知道了，一定被骂不是人，是鬼！将来一定下地狱。

"怎么办？他死了……"

过去她是痛恨熊仓，诅咒他死后下地狱。可是他真的死了，赖子又后悔自己做的事。虽然诅咒他死，但她并不认为熊仓真的会死，那么坏的人不会这么容易死，他是个顽强的敌人，如今却出乎意料地简单死了。

赖子此刻的不安与恐惧，是敌人突然消失的虚脱感和自己亲手逼死一个男人的恐怖感。

"铃子，怎么办？"

要是铃子活着，她们可以分担复仇的喜悦与恐惧，现在赖子必须独自承担。

这天晚上，赖子九点过后才去店里。平常就是陪客人吃饭一起回店里也晚不过八点半，难得这么晚到。

她其实很想休假，这时候去店里也没办法全心全意地招待客人。即使曾经深恶痛绝，但今晚她真想留在家里为熊仓祈求冥福。

可是八点过后，庄司经理打电话来，说广告代理店的边见部长来了。

自从去年春天在计程车上和边见翻脸后，边见就没再来过。今天他来，想必也是鼓足勇气，赖子不能不去招呼；而且今晚有三个小姐请假，人手不够。

虽然满心不情愿，赖子还是打扮好出门。不过，出门以后，心情反而好些。

边见好像已忘掉以前的不愉快，开朗健谈，在热闹的气氛中与客人寒暄，赖子的心情也渐渐恢复，但相对地，酒也喝得多，两个小时不到已经醉了。

边见要走时，赖子起身送他，此时脚底已有些不稳，一脚踢倒了放在桌边的矿泉水瓶，庄司经理赶忙过来。

"不要紧，不小心绊倒了。"

赖子假装没事，但心里明白自己醉了。

送走边见，赖子进化妆室照镜子，脸颊和眼眶泛红，她用冰毛

巾按按眼角，轻轻扑上蜜粉。

走出化妆室，看见日下独自坐在右边第五桌。他刚进来，正向小弟点酒。

赖子向他问好，他慌忙点头，又是那副想说不说的表情。赖子没理他，坐到商社部长的桌边，又要杯白兰地。

“妈妈，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哪有，要不怎么借酒浇愁？”

“你这样子反而性感迷人哩！”

客人都爱看醉态可掬的赖子。

“我们还要再喝一摊，一起去吧？”

“谢谢，今晚不行。”

“果然是有好事，是约会吧？”

“醉成这个样子怎么约会！”

赖子把杯子放在桌上，在抬头的一瞬间，仿佛看到熊仓站在门口，不觉“啊”地一声。

众人一起往门口看，只见刚从洗手间出来的日下望着这边走回座席。

“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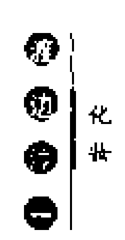
“没什么。”

赖子摇摇头，端起冰开水喝着，但她脑子里还留着刚才看到的熊仓的影像。

是神经过敏吗？

半年前的一个下雨天，熊仓确实推门而入。他一个人醉醺醺的，最后还向赖子磕头，求赖子救他。那时的他生意不顺，人显得又老又累。后来被经理拖出去，醉倒在雨中。是因为想起那天的情景而瞬间错觉熊仓站在门口吗？

但站在那边的是日下，虽然只是一瞬，为什么会把日下看成熊仓？长相、年龄都不一样，怎么会把清新洁净的年轻人看成疲累的中年人呢？



“果然是醉了……”

赖子喝完冰水，向部长招呼一声，起身坐到日下旁边。

“欢迎光临！今天我醉了，你讨厌醉成这样的女人吧！”

“怎么会？”

“那么，等一下送我回去好吗？”

“当然好……”

旁边的小姐起哄说：“日下先生，妈妈指定你送，真好，妈妈，你放心吗？”

“没问题，日下先生是绅士。给我白兰地。”

赖子又喝着新酒，想起自己的家。想到等一下独自回到那黝黑的房子里就难过。以前她一个人住，从来不觉得害怕，但今晚特别，总觉得熊仓会敲门来访。

在这种夜晚，能让她放心陪她一起度过的只有日下。这个年轻人什么都听她的，也不会使坏。

“喝吧！干杯！”

赖子再度举杯。

冷气机声低沉吟转，远处不时划过警笛声。

按马路上车来车往的情况，时间大概是凌晨两点。公寓虽然坐落在青山大道靠里面一点，但也面向通往六本木的街道，凌晨四点时都还有汽车驶过。

赖子听着远去的车声，转过头去。

日下沉睡在双人床的另一边，发出低微而有节奏的鼾声。赖子想起昨夜的情形。

离开店里时还不到十二点。因为下雨的关系，十一点半左右客人都走了，她交代经理一些事后也先离开。

只记得脚步浮浮地不稳，整个人靠在日下肩膀上。

上了车，日下还问她“是不是要再喝一摊？”她当下拒绝，要日下直接送她回家。

但是，怎么开门进屋的，她却一点记忆也没有。

在店里时虽然喝多了，她还告诉自己要撑着，不能失态。但一上车，就只剩下她和日下两个人时，她紧绷的情绪随之一松，醉意袭上全身，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

昨晚为什么喝得那么猛呢？

日下一定很讶异，看她独自醉成那样，又指定要他送回家，而家中只有一张床。

其实昨晚看到日下时她并没有多想，只是害怕一个人回去，想要日下作陪。喝太多酒，也是以为醉了就会忘记熊仓的事，没有其他的想法。结果，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依稀记得回到家后，她喝冰水，日下喝威士忌。然后进卧房换衣服。

当她脱掉和服挂好，身上只剩长衬衫时，日下站在她背后，她才问："什么事？"日下已紧紧抱住她。

赖子本能地挣扎，日下更加用力，强吻她的唇。

往日看起来柔弱的日下，这时像岩石一般坚定有力，而赖子醉瘫的躯体立即瘫软在日下怀里。

日下半推半抱地让她仰倒在床上，疯狂地吻她胸部，赖子也渐失抗拒之心。

"我爱你！我爱你……"日下气喘吁吁地重复这句话。

赖子听在耳中，猛然想起今天是排卵日。

做爱正是时候！也罢！赖子在对自己身体好奇的同时，也有着豁出去的感觉。

赖子不再抵抗后，日下反而不安起来，他停下动作怯怯地问："可以吗？"

赖子的衣裳已全部摊开，肉体裸露在日下面前。

日下俯视赖子，说句"对不起"。

赖子醉意浓浓舒畅地躺在床上，觉得他这句话有些滑稽，她没说什么，只是闭上眼。

日下迟疑一会儿，突然像变个人似的粗暴地动作起来，他全身

亢奋，动作激烈，可是瞬间便结束。

时间比赖子过去接触的任何一个男人都短。结束后，他立刻挪开身体，又说声“抱歉”。

赖子只是轻轻摇头。

日下鼓足勇气，“再让我抱抱！”说着，无限温柔地拥着赖子

赖子依稀记得的就是这些，后来就模糊睡去。

她是第一次睡在男人怀里，醉意和疲倦下，觉得身体很沉。

她轻轻起身下床，日下的脸部微微抽动。

床头柜上的闹钟指着两点半。赖子拣起掉在地板上的衬衣，换上浴衣走进浴室。

排卵的痛楚已经消失。她泡在热水里，再次回想昨夜的经过，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一天。

此刻，她不懊悔也不烦恼，也没有喜悦，和日下春风一度，只是感觉比和其他男人清爽些。

过去她和男人上床后，绝不会留下任何牵绊，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体内有着微妙的触动，感觉血流畅快，沉淀的东西也涤清了，从体内深处发出一种无以形容的满溢感。

“是酒醉的关系吗？……”

赖子泡在浴缸里伸展四肢，全身浸在那种感觉中。

洗好澡，她穿上手染的蓝色浴衣，系上博多带，走出浴室，来到客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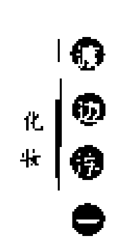
房间里还亮着昨晚回来时的灯，阳台的窗帘打开一些。雨还继续下着，玻璃湿漉漉的。

赖子拢上窗帘，到厨房泡咖啡。她放比利乔的音乐，正喝着咖啡时，日下开门出来。

他已穿上衬衫长裤，两人突然面对面，都有点不知所措。日下腼腆地慢慢坐在赖子面前。

“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

“喝咖啡吧！”赖子到厨房也为他泡一杯出来，“可能有



点浓。"

日下接过咖啡低声说："对不起！"

赖子想起昨晚求欢时他也这么说，不禁微笑。

"有什么好笑吗？"

"没什么……"

"酒已经醒了吧？"

"真不好意思醉成那样，麻烦你了。"

"哪里，我很乐意。"

赖子点着香烟。日下喝着咖啡，等赖子抽完烟。

"我们能时常约会吗？"

"你有空儿吗？"

"我随时都可以。"

"怎么可以，男人还是该以工作为重。"

日下点头称是，望着音响问："你喜欢他的歌？"

"喜欢啊。"

"我也有，下次带那张'just the way you are'给你听。"

日下看似无聊地听了一会儿音乐，突然望向阳台，"雨还在下？"

"一点点，你不回去可以吗？"

"不要紧。"

"你母亲不会等门？"

"我妈昨天回乡下去了。"

赖子轻轻点头，没有再问，日下反而试探地说："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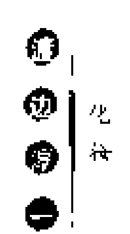
"什么事？"

"昨晚为什么喝得那么醉？"

"客人一直劝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真的只是这样？我总觉得有其他原因。"

"是有一点不愉快的事，喝醉也就忘掉了。"



赖子不愿提熊仓的事，那是挖自己的疮疤。

"如果你不来的话，我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你真有那么难过的事吗？"日下的表情太认真，赖子转开视线，"下回再这样时跟我说，我多少能帮得上忙。"

不过是一度春风，日下却像个大男人似的想守护赖子。平常赖子一看到对方这种态度就要扫兴，现在倒有好感。

"这种生意还是会碰上讨厌的客人吧！"

"这，大家都是好主顾啦。"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怎么会！"

"那个人怎么了？"

"死了，还很年轻，突然去世的……"

日下若有所思，突然问："你喜欢他吗？"

"怎么会这样想？"

"喜欢的人死了就自暴自弃，然后找我排遣？"

"绝对不是！"

日下像松一口气，端起咖啡。

"再喝一杯吧？"

"我还是回去好了。"

"为什么？"

"如果打搅你我就走，当然，我是很想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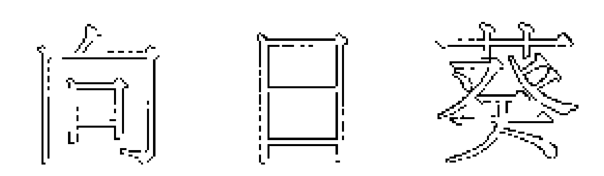
"随便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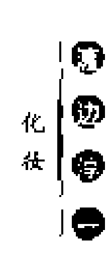
"那我就在这沙发上躺一下，五点钟走。"

日下说着，露出亲切的笑容。瞬间，赖子仿佛在那笑脸上看到熊仓的影子，她赶忙打消念头，起身走进卧房。



[化妆]





祇园祭确切来说是从七月初一到二十九日。在贞观十一年、即九世纪中期，日本全国疫病大流行，遂按当时的乡数在八阪神社竖立六十六根长矛，祈求消灾除疫，是为祭典的起源。但现在的祇园祭早已没有疫病的阴暗形象。

从初一入青符开始，初十洗神轿，十一日镇上的氏神子弟把纸灯笼和古刺绣锦缎装饰在山形花车和长刀巨矛上，十三日起坐在花车上面吹笛击鼓奏起祇园调，掀起祭典的气氛。

十六日是宵山，家家户户檐前挂起神灯和青帘，一些古老家族把密藏的屏风抬出来向大众展示。

十七日的神幸祭当天，长刀花车打头阵，连着二十九辆花车从四条通一路游行到河原町大街，达到祭典的高潮。

梅雨也在这祇园乐曲开始入耳时放晴，进入仲夏时候。

看到七月初报上出现“祇园祭”这个字眼儿时，里子真切感觉到夏天已到，产期也近了。

医生说预产期在八月中旬。里子没想到会在最热的时候生。听说夏天生的小孩难耐暑热，睡得不好，发育也差，容易长湿疹。她一向觉得四五月气候暖和时生最好。

可惜那只是小姐时代的梦想，现在不管是酷暑寒冬，只求能平安把孩子生下来就好。

随着产期接近，里子的期待一点一点地降低，刚开始她希望生男孩的话，聪明高大英俊，女孩的话漂亮窈窕，五官最好能像赖子那样具有现代感。

现在，她已不敢这么奢望，她不求孩子聪明漂亮，只要四肢健全、五官端正就心满意足了。

“神啊，求求您保佑我吧！”

每天早起夜寝时她都衷心虔诚祷告。

两个月前开始，她戒了茶，只喝白开水。她听人家说家里厕所打扫干净，就会生下漂亮的孩子，她还真的每天在浴室擦擦洗洗。她又听人说镜子背面嵌着漂亮女人的照片也会生出相貌差不多的小孩，她也真的在小梳妆镜背后贴上蒙娜丽莎的照片。

就算这些都是迷信，为了孩子，她都愿意一试。

谁叫这是大家都反对、没有人欢迎的孩子！是只有她一意孤行要带到这个世上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孩子就已背负这些原罪，更叫里子心疼，也只有尽己之力尽量让孩子幸福。

从五月到七月，椎名每个礼拜都打电话来，时间都在晚上九点或十点过后。

椎名总是问她：“在做什么？好不好？”

里子报知平安后，椎名再问她现在住的地方和近况。

里子简单回答后反问：“你还是很忙吗？”

“是啊！”

知道里子怀孕以后，椎名不再像以前那样说“想见你”或是“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你”的甜言蜜语。孩子即将出世的事实让他们失去说浪漫情话的心境。

虽然没有贴心的话语，但里子只要接到椎名的电话就已十分满意了。

要是普通男人，面对这一意孤行非把孩子生下来的女人，逃得远远的也无可厚非。虽然他需负撒种的责任，但是他不愿意生，女

方自作主张要生，他还是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女人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这件事对椎名来说如同灾难，但他还是打电话来关心里子的情况，也许他还有一丝期待听到里子"我不生了"的回答。可是到了这个地步，流产的可能性不大，里子更不可能堕胎，因此，每一通电话，只是确认那不被期待的孩子又长大了一些。打这电话一定让他心情沉重，感受煎熬。

里子可以感受到椎名的诚意，但她除了报告平安，请他不要担心来回应他的诚意，让他安心外，也没别的话说。

六月中旬时，椎名突然汇来一百万圆。里子知道银行账户突然汇进这笔钱时，狼狈地以为那是椎名给她的分手费。

不过，椎名并没有这层意思。

"我想，你需要一点准备金，钱是不多，如果还有困难的话，不要客气，尽管说！"

"我真的无意麻烦你，我立刻把钱汇回去。"

椎名当然苦笑拒绝。

"就算暂时存放在我这里吧！"

"你好奇怪！"

"你才奇怪哩！"

嘴巴上逞强，里子心里却喜滋滋的。这笔钱对椎名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他这份心意更叫里子感动。

然而，两人之间总是有小小的争执。

梅雨晴后的一个下午，椎名又打电话来说周末要到大阪，顺便来京都看里子。

"我想去看你。"

"你不用特意跑这一趟，直接回东京嘛！"

"我的行程已排好，现在也不能改变。"

"我不管，就算你来我也不让你进来。"

"你真怪……"

不知该说是幸福还是不幸，他们没有同住一个屋檐下，所以里子可以永远装扮得美美的出现在椎名眼前。即使床第寻欢后，里子也总穿戴整齐离去，不让他看到自己的睡姿和素脸。第二天见面时，她又重新装扮自己。

里子就是希望永远让椎名看到自己美好的一面，永远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这份坚持，让她从决定生孩子开始就下定决心不再与椎名见面。因此，想要依托别人的心情早已改变。

"你不想见我吗？"

"想是想……"

"那不就结了？"

"这是两回事。"

男人为什么不明白呢？女人绝对是想见心爱的人的，哪怕是一分一秒也要把握，何况里子离家独自在外，寂寞心虚的时候总是对着椎名的照片倾诉，她怎么可能不想见他？

可是，如果就此相逢的话，过去处心积虑坚持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如果现在和椎名见面，接受他的温柔抚慰，她又立刻恢复只会依赖男人的小女人，再也无法坚强自立，从此缠着椎名不放。

如果真变成这样，那么过去的自我警惕与忍耐煎熬有什么意义？女人的底限一旦崩溃，以后就是无边无际地坠落。她所有的努力和坚持，不能因为瞬间的温柔而放弃。

"你打算永远不见我？"

"哪里？你想见的话随时都可以欢喜相见。"

"为什么现在不肯见？"

"再过些时候等我恢复原样时。"

"你真的那么在意？不想让我看到你挺个大肚子的样子？"

"女人怀孕的样子有什么好看？像个不倒翁。"

里子最近照镜子，总是对自己的丑样子不忍卒睹，恨不得削掉身上多出来的部分，恢复窈窕之身。但紧接着的瞬间，她又想到肚子里承袭自己血液的孩子正在成长，又忍不住怜惜自己的肚子，为

它觉得骄傲。她对自己的身体总是喜悲交错。

“反正你就是不肯见我。”

“不见。”

“那我该怎么办？”

“到大阪时打电话给我，我可以随时接听你的声音。”

“好吧！可是我不死心。”

“真的，原谅我。”

“真是固执的家伙！”

电话挂掉了，里子还拿着不放，后悔怎么就让它断掉了呢？再度把听筒贴在耳边，想追回椎名的声音。

公寓靠近银阁寺，一到晚上，四下就寂静无声，有的就是偶尔驶过的车声和藏在东山茂密树林里的猫头鹰的叫声。刚住进来时，里子寂寞得想逃，最近渐渐习惯了，电视更成为安慰她寂寞的好朋友。

祇园祭的宵山之夜，里子也盯着电视看新闻。在全国联播的新闻后，播出的是京都话题，荧幕上映出宵山的情景。

本来听说今年氏神子弟的负担太大，想要停办，但传统祭事没那么容易停止。从四条通到室町一带放置花车的地方，一样人潮涌动，笛鼓齐扬的祇园调响彻云霄。

记者说今年光是宵山估计就有四十多万人参加。

里子小时候也曾穿着单衫和服和赖子、槙子一起去看，这四五年倒没有去，也许是人住在京都，觉得随时都看得到，也就不那么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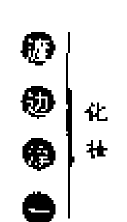
一个人住在这里，偶尔会想到人多的地方走走，但现在这个样子又不方便出门。里子无奈地看着电视，电话突然响起。

“喂！”

低沉而清晰的声音，她一下子就听出是椎名。

“我人在大阪，真的不肯见我吗？”

里子强忍着几乎要脱口而出的“我好想你，快点过来”，却故



作镇定地说："不行。"

"为什么？"

"你就不要问了嘛！"

"真是固执的人！"椎名轻声叹息后，"那我回东京了，小心身体啊！"

"要回去啊？"

"有什么事再与我联络，打到公司或家里都可以！"

"……"

"保重啊！"

眼看电话就要切断，里子赶紧说："事情都办好了吗？"

"只是简单的洽商。"

"坐新干线吗？"

"我想赶最后一班飞机还来得及。"

"我……"

"什么事？"

"没有……"

里子拿着听筒不想放，但一时也没有话说。

"再见啰！"

"路上小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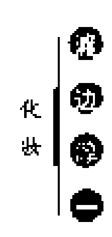
里子心里还想着语气该机灵一点时，"叮"的一声，电话挂断了。她屏息不动，望着电话好一会儿才嘀咕了一句："我才想见你呢！"

前后不过几分钟，里子却觉得疲倦不已。先前是期待椎名可能打电话来而紧张，结束后神经一松弛，特别觉得累。虽然是自己坚持不肯见面，但心底仍然有几许失落，空虚得什么也不能做，只是呆呆地看着电视。

电话铃再度响起。

"难道又是他？"

里子迅速拿起话筒一听，是槙子，她失望地应了一声。



“声音这么没劲，你怎么了？”

“只是吓一跳啦！”

“我人在京都，等一下和我未婚夫去你那里。”

槙子订婚了吗？里子没听说过。

“槙子，你什么时候订婚的？”

“一个月前，当然，我们是私订终身啦！”

“不会是我上次在东京遇到的那个男孩吧？”

“当然不是，这个比那个好多了。”

“他多大年纪？”

“二十六。”

“还年轻嘛！”

“家世很好，也在一流商社上班。”

果然是槙子的作风，可是她带着未婚夫过来，里子不能像平常姊妹相聚那样随意招待，一个人独居，什么准备也没有，而且还挺个大肚子。

“我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要紧，他只是想看看你。”

里子离家准备生孩子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槙子却不当一回事。

“他说很佩服你的勇气，一定要见见你。”

看来槙子什么都告诉对方了，里子一时不知怎么反应。

“好啦！我们马上就到。”

“你现在在哪里？”

“皇家饭店，我们今晚住这里。”

“你们……”里子话才出口，又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他喝酒吧？”

“你别忙，我们吃过饭了，大概三十分钟后到。”

槙子还是那么一副任性的脾气，把姊姊羞于告人的事大剌剌地说给未婚夫听，对方居然还佩服地要来看当事人。

里子摇摇头，真是不懂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家里只剩咖啡和千鹤昨天带来的蛋糕。夏夜闷热，啤酒可以喝。已经快八点钟，酒屋还没打烊，里子简单换装后出门。

三十分钟过后，槙子他们如约来访。

里子特别换上胸前打褶的孕妇装。

“姊，晚安！”槙子有些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这位是小泉十郎。”

“我叫小泉，你好！”小泉客气地致意。

槙子身高一米六〇，只到小泉的肩膀，看来小泉有一米八〇，修长的身材配着气质不错的娃娃脸。

“请进，家里很小，请别介意啊！”

“哪！不成敬意的小礼物。”

槙子会带礼物来，真是稀奇，八成是和未婚夫一起做个形式。

里子坐在沙发上打开一看，是迪奥的香皂和古龙水礼盒，“谢啦！我最高兴收到这种礼物。”

“就知道你会喜欢。”

“小泉先生喝啤酒吗？”

里子端出乳酪海苔卷、火腿片和啤酒，为他们斟满酒后，帮自己倒杯可乐。

“来！欢迎光临！”

三人举杯互碰。

里子望着合坐在沙发上的小泉和槙子，觉得真是一对璧人。槙子穿着棉衫麻裤，戴一条细金项链，气质清新。小泉穿浅蓝色开襟衬衫配深蓝色长裤，平凡中透露着诚挚。

“今天才来的吗？”

“下午五点到的。”

“今天是宵山，来的正是时候。”

“我也是想参观一下祇园祭。”

小泉态度很拘谨,反显出年轻人的生嫩。

甲子转问槙子,"回家过没有?"

"还没,本来想今晚去的,怕妈啰唆,暂时不去。"槙子调皮地笑看小泉。

"你这次住多久?"

"十郎明天回去,我多留几天。"

"那你们就明天回去看看嘛!"

"要回去的话我想和十郎一起,但一起去的话又觉得怪怪的。"

"怎么会?"

"明天回去的话就得全部说出来。"

"你以前没跟妈说吗?"

"年初时我跟妈说想结婚,她骂我还在读书,说什么话!"

"你不会真的马上结婚吧?"

"十郎说无所谓呀!"

他们两个面对面甜甜地笑着。

里子虽然早知道槙子有要好的男朋友,但没想到已进展到订婚的地步,突兀得让她感慨。

"赖子姊姊知道吗?"

"她只会说你自己觉得好就好。"

"她说的也没错啊!"

"那你也赞成啰?"

其实到了这个地步,说赞成或反对都无济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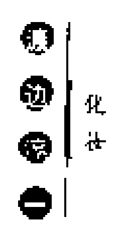
"我想,你们明天还是回家去一趟比较好。"

"可是,你也知道妈那个脾气……"

"说的也是。"

"我突然告诉她决定嫁这个人了,她一定觉得不受尊重,小泉也觉得很失礼呀。可是,我一个人回去说,妈还是会反对的。"

"为什么?"



“我不是说过了吗？妈以前就跟我说，赖子和里子都不孝跑到外面，现在只有你，最好乖乖地留在家里……”

“妈要你回京都？”

“她大概要我继承茑乃家。”

“是吗……”

“是啊！上次我回来时还叫我到店里帮忙。”

想到自己离家而影响到他们，里子歉疚地望着小泉和槙子。

祇园祭当天，京都一早就是阴天，不过九点钟花车游行开始时天气转晴。

槙子和小泉在饭店用完早餐后，搭了计程车到四条通。

小泉是头一次来看祇园祭，槙子特地先带他到四条，因为帐舍设在这里，花车都先在这儿举行抽签仪式以决定游行的前后次序。

在市长、八阪神社的权宫司、祇园祭的理事等人监督下，各组花车依序从桐箱中抽出签条。

槙子他们观看一段时间后往河原町方向走去。

从四条到河原町大街一带，路两旁挤满来观光的外地人。小泉个子高，站在后面也看得到，但槙子拼命拉直了脖子也看不到什么，辛苦地穿梭在人墙缝隙中。

打头阵的是长刀花车，主柱顶端系着长刀，花车的正前方坐着一个小孩。

“很华丽！”小泉对各型花车的豪华装饰大开眼界。

“你看那四周的图画真精彩，还有神轿顶的金饰、轿顶内壁的图案都是有历史渊源的。”

小泉不住地点头，拿着从路边接到的观光手册和实际的山形花车频频比较。

函谷鉾、月鉾、放下鉾、岩户山、北观音山、孟宗山等一座座花车陆续经过眼前。到了四条河原町，地上垫着青竹，众人扯着粗缆将花车绕转，在刺耳的轧竹声中，巨大的花车缓缓转向。

“这还是有点窍门的！”小泉看着回转时剧烈摇晃的花车头，“好像很危险。”

“没问题，牢靠得很，以前就是直往前走也晃得很厉害，那时候是石板路，还不是柏油路呢！”

槙子这些是从母亲津子那里听来的。津子小时候常跟着花车走，车头在蓝天下摇晃的样子让她印象深刻。

“这祭典从平安时代就有了，都是镇上的人自掏腰包。”

“花费一定很可观。”

“谁教它是传统祭事呢！”

阳光穿云而下，加上人潮拥挤，很快就热出一身汗。

“好热！”

“祇园祭就是要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举行才对味。东京好像没有夏天举行的祭典。”

“有啊！浅草的鬼灯市。”

“那只是卖鬼灯吧！”

“也流传很久了。”

槙子不觉以京都为傲起来，“再到前面看看吧！”

随着人潮向北，来到御池街，陆续来到的花车在这里又改变方向朝西。

小泉看了一会儿说：“肚子有点饿。”

“不是才刚吃过吗？”

“已经十二点，又热又塞的。”

游行还没完，小泉已有点腻了。

“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到你家去。”

听小泉的建议，槙子和他一并走进河原町大街的饭店咖啡屋去。

下午一点时，槙子先打电话联络家里，快两点时他们才到达茑乃家。津子知道槙子带男朋友回家，特别装扮一番，深蓝色罗纱和

服系纱带，房间里还焚了香。

小泉一到，津子立刻奉为上宾。

“初次见面，我是茑乃家，平常多亏您照顾我们槙子，今天远道而来，欢迎之至。”

她低头说了一长串，小泉迅速鞠个躬，速度快得和津子抑扬有致的话语搭不上，直到他鞠完三个躬后，津子才说完抬起头。

“天气很热，您可以自在些，不要那么拘谨。”

小泉不懂她的意思，槙子补充说：“就是要你随便坐啦！不用跪坐得那么直。”

津子亲自端出茶和水仙粽，放在两人面前。

“请用茶！”

“妈！这么热还喝热茶，喝冰啤酒比较好吧！”

“那有中午就喝啤酒的！”

“我无所谓，茶就好了。”

小泉赶紧端起茶杯，在掌中碗绕一圈后一口喝光。

“很香醇！”

槙子在一旁吃吃偷笑。

津子放下茶杯，到里面房间拿出一个扶手递给小泉，“请用这个。”

“妈，什么时代啦，这个免了吧！”

“靠着比较舒服。”

“不必啦！小泉年轻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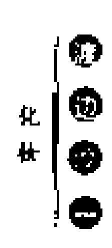
“没关系，我就靠一下。”

小泉勉强把手肘靠在扶手上，但觉很不舒服，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今天祇园祭，人很多吧？”

“是啊……”

“我也很久没去看了，只在电视上看两眼。”津子说完，指着桌上的水仙粽，“这是道喜家的水仙粽，您尝尝看！还是喝啤酒吧！”



"不用,不用。"

"公司今天放假吗?" 津子并不知道他们昨天就来京都了。"什么时候回去?"

"今天。"

"那么快!难得来一趟,应该多待一天的。"

"他公司有事。"

"是吗?您是东京人?"

"是的。"

"东京很繁华,是个好地方,一直有好戏看,现在正在演《义经千本樱》是吧?"

"还没有……"

"京都十二月的歌舞伎名角亮相大展也不错,您可以来看看。"

"妈,我看还是请他喝啤酒吧!"

"好吧!我去拿。"

槙子等母亲走开时,赶忙解释说:"我妈觉得不跟你说话不礼貌,有的没的说上一大堆,你不必放在心上。"

"你妈很好呢!"

"她今天有点不自然,因为你来的缘故。"

"我才紧张哩。"

津子端着啤酒和玻璃杯回来。

"妈,我来倒。"槙子拔掉瓶塞,一边倒酒一边说,"里子姊还好吗?"

津子霎时变了脸色,"这事等下再说。"

声音之厉,连小泉也吓得垂下眼皮。

津子立刻恢复笑脸,"您酒量不错。"

"没有。"

"体格也很好。"

津子再次以观察的眼神仰视小泉。

在茑乃家又停留约十分钟，两人告别津子出来。

小泉和津子没有话说，他在场，津子母女俩也不能说体己话。不过，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和津子见个面，结果算是很顺利。

“你妈真是一丝不苟。”坐在计程车上，小泉还慑于刚才津子的气派。

“她是老式的人了。”

“能够这样坚持，还是令人佩服，相当出色。”

听到小泉夸赞自己的母亲，槙子高兴地说：“我会转告她。”

“这是什么？”

小泉手上拿着告辞时津子送的土产。

“羊羹啊！”

“京都人就是不同，随时随地都准备土产送人。”

“因为我们家客人很多。”

“我好像也该送礼的。”

“不必了，你是陪我回来的，而且男孩子太注重这个反而奇怪。”

两人直接来到四条河原町。

游行早就经过河原町大街，在乌丸御池那边解散了。路旁已不见人墙。小泉在一家小礼品店里帮他母亲买了提袋和布帘。

买完东西出来，两人走进附近的咖啡厅。

“累了吧？”

一大早出来看游行，然后去茑乃家，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等一下做什么？”

小泉望着窗外来往的人潮，突然表情诡异地问：“去那里好不好？”

“哪里？”

“就想只我们两个在一起啊！”小泉表情有些腼腆，“京都也应该有吧！”

"那多奇怪！"

"现在才四点多，好吧？"

"不行。"

回到京都，槙子不想去爱情宾馆，何况现在日头正大。即使在东京，她也不喜欢去。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在大饭店里。她认为到爱情宾馆太随便，小泉不是她的玩伴，而可能是未来的结婚对象，在这一方面，她对他的要求很严格，否则他一开始就不当一回事的话，往后随时可能对她弃之如敝屣。

"这样吧，你再多住一晚。"

"今天一定要回去，明天有事。"

"那就坐早上第一班车嘛！"

"不行，最早班的新干线到东京时也已九点了。"

小泉的公司在丸之内地区，九点准时下车也来不及打卡。

"坐飞机呢？"

"我今天已经放假了，明天一定要准时上班不可。"

槙子遗憾地望着小泉，很想叫他留下来，但是这样感情用事，势将影响未来前途。

"我后天才回去，你要等我哦！"

"我干脆辞职，留在京都好了。"

"别说傻话，打起精神吧！找个地方吃饭吧！我们去吃怀石料理，我知道有个地方不错。"

槙子飞快起身去打电话预约。

那天晚上，槙子九点过后才回到茑乃家。小泉本来想和她上宾馆，她不愿意去，另外带小泉到嵯峨野一家古老的香鱼料理店吃饭，美景佳肴当前，小泉这才转愠为喜，心满意足地搭最后一班新干线回东京。

在外面奔波一天，槙子着实又累又倦。她把皮包放在母亲房间，先去洗个澡。女佣阿元隔着毛玻璃说：

“槙子小姐回来啦！浴衣就放在这里。”

“什么浴衣？”

“老板娘新做的。”

“哦？我妈还在店里吗？”

“还有三组客人，大概要忙到十点以后。”

“我知道了，谢谢。”

泡在浴桶里，槙子思绪逐渐清明。

刚才穿过中庭时，听到餐馆那边人声嘈杂，还有三弦琴声。里子离家以后，母亲每天晚上就独个儿撑起所有的接待寒暄工作，实在不轻松。她突然觉得母亲好可怜。

槙子急忙起身，打开门一看，衣架上放着一套浴衣和系带，是瞿麦花纹。

“哇！好漂亮！”

她把浴衣摊开，瞿麦花随着摇晃，感觉好清凉可爱，穿起来又贴身。

“妈，谢谢你。”但随即告诫自己，“千万不可以感情用事。”

她只是回家来玩而已，母亲帮她裁制浴衣，固然令她高兴，但是被这份感情绊住而留在家里，那就糟了。

“我必须坚持下去！”

槙子回到客厅看电视，门突然打开。

“哎呀！这不是槙子吗？”菊雄拿着扇子轻松地进来，“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先洗个澡。”

“没关系，今天穿上浴衣，更漂亮了。”菊雄并没有槙子想象的消沉，反而精神抖擞，“这次要住几天？”

“三天。”

“太赶了，现在放暑假，可以多留几天啊！”

“我还有很多事要忙。”

“还是一样贵人事忙。见过妈没有？”

"下午时见过。"

"哦，是吗？"

槙子下午来时菊雄正好外出，母亲后来没告诉他，本来也不必告诉他，何况槙子是和未婚夫一起来，说出来怕刺激他。

"姊夫很忙吧！"

"老样子嘛！不好意思，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没有关系，你快去吧！"

"明天晚上再好好请你喝酒。"

"先谢了。"

"就这么说定了。"

菊雄匆匆上楼，很快又下楼来，开门出去。

"慢走。"

槙子朝着门口低声说完，轻轻打开窗户。闷热的夜里，隔着树丛看到餐馆那边还灯火通明，好像还有客人，菊雄却早早回来又出去，看他那样子，或许又是去花街寻欢。姊姊做出那种事，他这样发泄也无可厚非，但还是自私了点。

"只是苦了妈！"

餐馆门口那边人声鼎沸，大概是快要打烊了，客人和姑娘们挤在门口寒暄等车。

半个小时后津子回到家里，槙子赶忙起身说："妈，辛苦了。"

"这件浴衣怎么样？"

"我好喜欢这花样，谢谢妈。"

槙子张开双手绕一圈，津子满足地笑着问："小泉回去啦？"

"嗯，他问候你，还夸赞你是出色的好母亲。"

"哪里。"津子也会不好意思。

津子正想走进厨房去泡茶，槙子抢着说："我来泡茶。"

"好吧！"

津子平常不化妆，但晚上到餐馆那边时上淡妆，这么多年来她的皮肤还是细腻滋润，是因为一回家立刻卸妆。此刻她也迅速走进

浴室把脸清洗干净。

槙子泡好茶出来，津子早已素净着一张脸坐在桌前。

"他看起来很认真有为。"

"太认真了，有时还真觉得有点无趣。"

"傻瓜，男人要认真才好。"

"妈很满意吗？"

"啧！"津子赶紧低头喝口茶以避开答案，"你真的会嫁给他？"

"是他说要结婚的。"

"他父母怎么说？"

"他说没问题。"

槙子见过小泉的父母。他父亲就是银行高级主管的沉稳样子，态度很亲切，好像很能谅解年轻人。他告诉槙子说，等她学会打高尔夫球后可以一起去打。

他母亲就有点难缠的样子，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虽然气质优雅、态度亲切，但女人看女人的眼光毕竟锐利些。槙子心想，要接近这种年纪的女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坦诚以待，不必太畏怯。

上次到小泉家陪他母亲进厨房时，槙子就老实招认："伯母，我一个菜也不会烧。"反而解除了小泉母亲的戒心，要槙子再来玩。

小泉只有两兄弟，他是长子，这一点有些问题，不过他们家没有女儿，一家人对女孩比较包容，如果能好好利用这一点，不怕他父母不偏向自己。

"他父亲在银行上班？"

"大协银行的董事。"

"门第很高哩！"

"我们茑乃家也是京都的老店啊！"

"这不同，银行还是高人一等的……"

"反正是我嫁，我才不在乎呢。"

津子的表情很复杂，喝口茶又问："你毕业后不回京都吗？"

"回来干什么？有姊夫在，我又不能接餐馆。"

"菊雄不在的话，你会回来吗？"

"什么意思？"

"……"

"妈！你要让姊夫……"

"我没这个心，可是现在这样子也不能一直下去……"

"你打算怎么办？"

"想走的话就让他走，这是他的自由。"

的确，以津子现在的立场也只能这么做。

"姊夫刚才说有事出去，是又出去玩耍吧？"

"不许这么说！"

津子突然厉声斥责，槙子吓一跳。津子好像还要说什么，嘴角微微发抖，好一会儿才问："你去里子那边没有？"

"还没。"槙子瞒着昨晚已经去过的事。

"明天会去吗？"

"还没决定，干吗？"

"没什么。"

津子拿起桌上的香烟点着。槙子等她抽了几口后说："里子姊也快生了，没有人陪她不行吧！"

"谁叫她任性搬出去，不管她！"

"万一临时阵痛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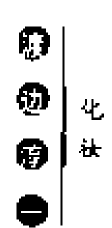
"自作自受。"

看看再谈下去也没结果，槙子四处张望后改变话题，"妈，我今晚睡哪里？"

以前她回来都睡里子隔壁那间，现在里子不在，她睡在那边感觉怪怪的。

"就睡我房间好了。"

"好哇！好久没跟妈一起睡啰！"



她这么一说，津子心情好转，“我先洗个澡，棉被就在壁橱里，你自己先铺好睡吧！”

津子捻熄烟蒂起身进屋。

槙子收拾好茶杯，走进卧室。四坪大的和室相当宽敞，右边是个佛龛，供着铃子和两个父亲的牌位。槙子在龛前合掌一拜，打开壁橱拿棉被。她没看到枕头，往壁橱下层翻找，发现一个旧式的抽屉。

她拉开抽屉，最上面是一片白布，边边露出小花模样的衣服。她觉得好奇，掀开白布一看，“啊！”从婴儿服、帽子到尿布塞满一整个抽屉。

“嘴还那么硬！”

槙子又好气又好笑，但进而一想，这些东西要怎么交给里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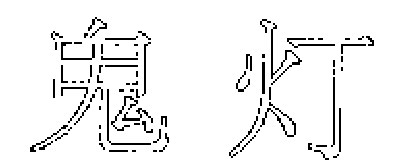
她正想叫唤母亲，但又赶忙掩口。母亲暗中准备这些婴儿用品，现在挑明了问她，她一定会难堪。

槙子忍住笑，把婴儿服叠好，整整齐齐地放回抽屉里。






[化妆]



祇园祭时一度来访的夏日暑热，到下旬时又转回梅雨季节的连日凉爽天气。

往年这时候气温都超过三十度，最近却时而低到十度左右，海滨山边人影稀疏。

如果冷夏再持续下去，稻谷长势将受到影响，有些柑橘类已出现叶片发黑的黑叶病症状。

就算夜里再不好睡，但夏天终究是要阳光灿烂、气温炎热的，否则怎能叫做夏天？

就在冷夏持续的八月第二个星期天傍晚，里子下腹部开始发疼。当时，她正准备弄晚饭，站在流理台前，下腹部突然出现阵阵收缩的剧痛。

里子痛得抱着肚子蹲在地上呻吟，几分钟后疼痛消失。

“是阵痛吧！”

预产期在八月中旬，算算时间也差不多。

疼痛消失后她的食欲也跟着消失，她随便塞点东西进胃里，赶紧收拾碗盘时，下腹部又是一阵整个腹腔被用力挤压的剧痛。

看来是阵痛没错了。

里子立刻打电话到堀川街的妇产科。护士问过详细情形后说：“还不会马上生，但是今晚要住进来也可以。”

"我准备好就过去,拜托您了。"

里子接着通知千鹤,她们早就说好要生时帮忙照应。幸好是星期天晚上,千鹤在家。里子收拾好睡衣、毛巾等住院必须用品时,千鹤已穿着牛仔裤和T恤赶到。

"开始痛啦?"

"还好,就是从内侧被用力按压似的。"

"照这样子大概明天早上才生。"千鹤帮忙检视要带的东西,"对了,我想就通知阿元吧!"

"为什么?"

"总不能孩子都生下来了,还瞒着家里,告诉阿元,有事时也好联络。"

千鹤毕竟通晓人情世故,知道里子不想让母亲知道。

"你通知东京的姊姊没?"

"没有。"

"还是联络一下比较好,万一你住院时她打电话来,岂不担心。"

"万一通知她后她更担心,特地跑回来怎么办?反正告诉阿元就行了……"

"说的也是,也不是什么大病要住院。"

里子突然想到椎名。昨晚还通过电话,椎名问:"怎么还不生?"

"可能是肚子里的宝宝也知道自己不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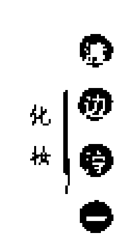
里子尽量说得很自然,但是椎名听得刺耳,语气不太高兴地说:"不可以这样说,孩子是无辜的!"

"对不起。"

里子嘴上道歉,心里却有点怨恨那么冷静的椎名。

椎名虽然不一定欢迎这个孩子,但他还是很关心。

此刻里子期待千鹤问她"要不要联络椎名先生?"如果千鹤问,她当然会拒绝,即使如此,还是希望千鹤开口。可是千鹤好像一



开始就没想到这个问题，只是忙着帮她收拾衣物。

孩子终于要生了，却不能高兴地联络他爸爸……

里子突然被一种无助的不安笼罩。万一自己死在产台上怎么办？要是真的这样，那就再也看不到心爱的椎名了。或许还是该联络一下。

里子正思索着，千鹤问："你还发什么呆？换件舒服的衣裳吧！"

"哦！谢谢。"

里子的思绪回到现实，起身换衣。

十点过后，千鹤陪着里子入院。

医生立刻为里子检查，子宫口开得不够，说是顺利的话明天早上才生。躺在陌生的病房里，里子终于切实感觉到要生孩子了。

"时间还早，你先回去吧！"

里子心里虽然有些不安，还是逞强地要千鹤回去。千鹤说回去也没事做，还是留下来陪她。

"谢谢你。"想到一路走来都是千鹤在陪伴支持，不禁感叹道："多亏了你，我才能撑到现在！"

"别想那么多，还是多休息，以后还有得受的。"

不时袭来的阵痛和不安感让里子无法安稳睡去。

一个小时后，护士来说家里打电话来。千鹤出去接，很快就回来说："是阿元打来的，问你情况怎么样？要不要过来陪你？我说不用。你母亲还是很担心。"

"你也告诉她啦？"

"是阿元不敢瞒她，她还装作没听到的样子，等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打电话到医院来问。"千鹤噗哧一笑，"她也不敢说自己是谁，只是一个劲儿地问医生情况怎么样。"

仍旧是好强的母亲的做法，不过，里子自己怀胎十月后也能完全体会母亲的辛苦了。

"医生说顺利的话明天早上生，你母亲听后才放心。"

里子点点头，又不期然地想起椎名，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今天是周日，他回家看电视吗？还是穿着和服在书房里？或许正打电话给里子？

空无一人的公寓里电话铃声在回荡。

正想着，下腹部一阵剧痛袭来。这一次比上次强烈，好像有东西要从下面挤出来。

“小贝比也想快点挤出那狭窄的空间吧！”

里子昏昏沉沉间还挂念着要生一个四肢健全的孩子。

夜愈深，阵痛的间隔愈短也愈剧烈，里子已痛得没精神去想孩子长得怎么样。

听别人说生产与潮汐有关，在黎明涨潮时分阵痛最为剧烈，事实好像确实如此。当四周已微微泛白的清晨五点，里子被送进产房，她已经没有力气环顾四周。那一波紧接一波袭来的阵痛伴随着撕裂肉体的剧痛回绕在下腹部，霎时有如海啸般冲击她的躯体。

“救命啊！”

“我受不了啦！”

里子顾不得羞耻，疼得大呼小叫。

“马上就好了！”

“撑着！把手握紧！”

随着护士半斥半劝的命令，里子紧咬牙根，用力握着拳头。

“唔……唔……”

她感觉自己已不是人，好像披头散发的野兽厉鬼般扭曲挣扎上半身。就在有如临终惨叫般的呻吟数声后，突然像是一大块东西从体内挤出般的空白感袭来，紧接着是响亮的婴儿哭声。

“恭喜你！是个男孩。”

“……”

“很健康……”

“谢……”

在全身酥脱有如漂浮在大海上的安详里，里子只轻轻点一下

头，闭上了眼睛。

约莫经过两个小时后，里子意识恢复清醒。

当然，生产后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她模糊记得护士扶她走回病房，千鹤伸开双手拥抱她说："辛苦啦！"等到躺上床，盖上毛毯，瞬间，生产的疲劳和孩子平安健康的放心感让她一下子沉入睡眠中。

"疲劳消除了吗？"

一睁眼就看到千鹤的笑脸。

"孩子呢？"

"很好，在育婴室里，我抱来给你看看！"

千鹤出去后，里子环视房中。

昨晚住院时外面一片漆黑，只见到毫无景致的一片白墙。此刻，晨光透过蕾丝窗帘射进屋内，窗帘下摆微微晃动。窗边的架子上放着一篮玫瑰和霞草。

她伸手拿过放在床头柜的手表来看，八点十分。走廊上有年轻女人的声音。

里子放下手表，把手轻轻放在腹部。曾经高高隆起的部分已经消失，摸起来是那么平坦。

"我生了孩子了！"

里子正对自己诉说时，笑声随着门开涌入。护士抱着裹在白棉纱袍里的婴儿，千鹤跟在一旁。

"你看！这么大。"护士把婴儿放在里子身边，"做妈妈啰！"

里子侧身看着孩子。婴儿浑身包在棉纱袍中，只露出红通通的小脸，闭着眼睛，鼻翼微微抽动，可能在睡觉。

"三千三百公克，比标准还重一点。"护士用纱布帕轻拭婴儿的脸，"六点十五分生的，男孩子早上生最好。"

里子小心翼翼地伸手抱住婴儿，往身边挪近一些。

"看！才刚出生，头发就这么多，五官也清晰哩。"千鹤得意地

像在炫耀自己的孩子，"唷！打哈欠了。"

里子低头望着婴儿，"我是妈妈哦！"

婴儿像是懂得似的微微点一下头。

"孩子先放在这里，我等一下再来。"

护士说完开门出去。里子再度感激地看着千鹤："谢谢你。"

"你自己能干啦！"千鹤紧握里子的手，再细看婴儿，"果然很像。"

"像谁？"

"椎名先生。"

"真的？"

"那眼睛和嘴角一模一样。"

里子凝望婴儿好一会儿后，和千鹤两人相视轻笑。

千鹤是在早上六点半时打电话告诉阿元："里子十分钟前生下个男孩，三千三百公克重。"

"真的啊！"

阿元昨晚已知道里子开始阵痛，算算时间也该在这个时候生，但仍不免感到惊喜，有点不可置信的感觉。

"好可爱，母子都很平安。"

"太好啦！"

"老板娘还在休息吗？"

"大概起来了，我马上告诉她。"

"拜托你啰。"

放下电话，阿元忍不住叹息，"孩子终于生下来了，这可怎么办？"

里子大着肚子离家，只有佣人和少部分客人知道，但不论再怎么隐瞒，谣言还是不断扩散。也许没有人知道是椎名的孩子，但怀疑不是菊雄孩子的人却不少。因为里子离家后没再回来过，的确很不寻常。

该怎么对那些人说明呢？菊雄和津子又有什么反应呢？说实在

的，旁观者都非常好奇，等着看这出戏怎么演下去。阿元虽为里子平安生产高兴，但更为以后不安，她担心茑乃家这个老招牌会因为这事砸了。

幸好里子离家以后，老板娘津子毅然摆出“与我无关”的态度，菊雄也还是优哉游哉的样子，店里的人也无异样。里子离家后，菊雄在外面玩女人，很多人相信是妻子怀孕让他焦虑使然，这种看法也说得过去。但是孩子生下来后，夫妻还是分居两地，恐怕就会纸包不住火，等到孩子长大以后，那就更加确定不是菊雄的孩子。

想到这些，阿元备觉沉重，“得好好处理这事啊！”

她关心里子夫妻，但更在意茑乃家。

还不到七点，菊雄还在睡。阿元昨晚接到里子快要生的电话后只告诉津子，看来津子并没有告知菊雄。他昨晚十一点出去，一点过后回来。

阿元瞰看二楼后面一眼，直接走下一楼，在楼梯口就听到客厅里有咳嗽声。

隔着纸门，津子问：“是阿元吗？”

“是。”

“什么事？”

阿元轻轻拉开纸门。只见津子已穿戴整齐坐在几前。挡雨板已经打开，她正在喝茶，显然已起床多时。

“刚才千鹤打电话来说，里子生了个男孩。”

“她告诉你的？”

“是，三千三百公克，母子平安。”

津子望着窗外，身体一动也不动。晨曦照在她的侧脸，虽然有些红，却了无生气，看起来很疲惫。

昨晚十一点多店里打烊后，她可能没有马上睡。是担心里子的生产？还是为以后的事情烦恼？黑眼眶让她更显憔悴。

“我等一下想去医院看里子。”

“别去吧！”

"是吗？"

"她任性离家去生孩子，没有必要去看她。"

阿元不敢说什么，津子端起面前的茶喝一口说："时间还早，你再睡一下，我也要再躺一会儿。"

阿元无奈地点个头，走出门去。

院子里鸟声啾啾，阿元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津子要她再睡一下，可是已经七点了，再躺下去也睡不着。她想喝茶，刚把水烧开时有人敲门。

"谁啊？"

阿元开门一看，是津子。

"你真的要去医院？"

"我是想去。"

"要去的话把这个带着。"津子递给她一个包裹。

"这是什么？"

"我妹妹拿来的，她也忙，没空儿去……"

"好的。"阿元接过包裹，"现在就去可以吗？"

"不让你去行吗？去吧！我还要休息一下。"

津子仍旧板着脸孔下了楼。

阿元从医院回来时已过九点。津子正在后院的小径旁看着庭院花草。

"怎么去这么久？"

"我八点才去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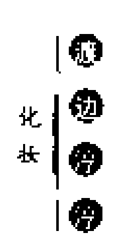
从东山叫车到堀川的医院，再怎么赶，来回也要一个钟头。

"这些花都长得很好！"

津子嘀咕着，和阿元一起走回房间。阿元隐隐觉得津子其实是在等她回来。

"婴儿好可爱，长得很好。"

"是吗？"津子的声音有些兴奋，但很快又恢复平静，她打开玄



关的门。

“里子很高兴收到喜代阿姨送的礼物。”阿元说着，忍不住想笑。

津子说是喜代送来的，但都是些婴儿穿的棉纱衣和尿布，而且尿布还是一片片用手仔细缝好的。喜代单身又没有孩子，很难想像她会亲手缝尿布，而且要送礼的话，应该送些别的东西才是，还有，她说很忙没空儿去看里子的理由也牵强。阿元猜想可能是津子自己缝的，但不好意思说。

想到这里，阿元故意说：“喜代师傅的手还真灵巧，里子好高兴。”

津子假装没听到，没有搭腔，反问：“喝杯茶吧！”

津子走进屋里，把坐垫摆在矮几前，再走到厨房。

“千鹤还在医院吗？”

“从昨晚就一直陪着里子，刚才才和我一起离开。”

“那医院里没有人了？”

“里子已经没事，精神好得很。”

津子表示了解，端杯热茶给阿元。

“谢谢！”阿元接过茶杯后，又说声“恭喜”。

津子想笑不笑地说：“恭喜什么？”

“那孩子真的五官端正清晰，头发又黑，一点也不像才刚出生的宝宝。”

“医院在哪里？”

“堀川的二条向西拐进的巷子里，到那里一问就知道。是钢筋造的三楼建筑，病房很干净，您想去的话我可以带路。”

“……”

“里子要我代她向您问好，她也是自己生了孩子后才知道母亲的辛苦。您要是去看一下，一定会为她高兴的。”

津子的表情依然僵冷。阿元夸张地吸口气，“也许是我多嘴，不过，孩子都已生下来了，又是长孙……”

"我可不当他是孙子……"

"怎么可能?里子的儿子不就是您的孙子吗?孩子本身又没有罪,而且是个漂亮男孩。"

"你说得轻松，可是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又该怎么跟菊雄交代?你教我拿什么脸去见人?"

阿元无言以对。以津子的立场，确实没有办法轻易原谅这件事。但撇开这点不谈,只要她看过孩子一眼,自然会涌现疼爱孙子之情,过去的坚持可能瞬间瓦解。如此一来,她真的很难再面对世人,茑乃家的格调也随之陡降。就因为她过去那么重视面子,才能硬撑起茑乃家这个招牌。

"虽然是我的女儿,不对就是不对,我绝不原谅她走错路。"

津子话声方歇,走廊上响起脚步声。两人对望一眼,同时转向门口,穿着单衫和服的菊雄刚好走到门前。

"妈,早安。"

"早安。"

阿元也端正坐姿寒暄。

"怎么一大早就在谈事情?"

"菊雄,你坐一下,我有话告诉你。"津子说完,用眼神示意阿元出去。

"我先告退。"

菊雄讶异地看着阿元离去,规规矩矩地坐在津子面前。

千鹤和阿元一起离开后,里子心想打电话给椎名,但又担心椎名接到这个电话未必会高兴。就这样磨磨蹭蹭地到了十二点,终于忍不住走出病房到柜台打电话。

候诊室还有两个病患,一人在看杂志,另一个在听护士解说如何服用药物。

里子看看没有人会偷听她打电话,才放心地拿起话筒。

正是午休时间,里子心想恐怕会是女秘书接电话。不过,听筒那端传来的是椎名的声音。

"怎么样?"

"你现在一个人吗?"

"是啊!昨天打电话给你,没有人接。"

一听这话,里子不觉溢出泪来。从昨晚苦到现在,总算把孩子平安生下来了,那段过程疲累得像经历一趟长途旅行,曾有一时她还以为他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你现在在哪里?"

"医院。"

"是……"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还好。"

"今天早上六点过后生下一个男孩!"

"是吗?"椎名沉默半晌后低声说,"太好了!"

"请原谅我的自私任性。"

"哪里,都还好吧?"

"嗯!健康可爱。"里子按捺想说"长得好像你"的欲望,把话筒凑近嘴边,"你能不能帮他取个名字?"

"名字?"

"拜托!"

"你在哪家医院?"

里子告诉他医院的地址电话,"我一个礼拜后出院。"

"下个礼拜我可能去一趟。"

"你不必特地来看我们,只要帮他取个名字就好。"

"我知道,让我想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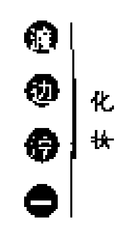
"谢谢你。"

"你还好吧?"

"很好。"

"有谁照顾你?"

"昨晚千鹤一直陪我,现在我好得很。"



“还需要什么吗?”

“不必忧心,我要挂掉电话了。”

“保重啊!”

里子放下话筒后四下张望,候诊室里已无人影。

椎名的反应很温和,没有特别高兴,也不冷淡,还答应帮小孩取名字。

他究竟会取什么样的名字呢?如果取得太艰涩也麻烦,但太过简单,里子又会觉得不满意。她希望是个听起来响亮、感觉有男孩气概也有气质的好名字。

回到病房,午餐已经送来,里子只吃了一半就放下筷子。感觉没什么食欲,倒是乳房胀得发痛。

从怀孕开始,里子觉得自己突然变成动物似的。月经停止,腹部一径膨大,怀胎五个月后,胎儿会动了,在肚子里左踢右踹,她可以感受到哪里是孩子的手,哪里是孩子的脚。以前看见袋鼠妈妈腹袋里装着小袋鼠跳来跳去,如今感觉自己也一样,甚至更动物性一点。

虽说人类属灵长类,是最具知性的生物,但终究还是动物,纵使头脑会思考,身体的基本构造还是动物。

当阵痛来临、乳房胀痛时,那种感觉是决定性的。不论话说得多么漂亮,整个人还是很动物性地流血、嘶喊、生下小孩。当人们正视这种生命原点的时候应该可以明白女性的坚强。

生产过后,里子突然感觉自己也变得豁达些。她知道自己已不再是美丽的女人,也不是年轻的老板娘,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也无意抗拒,坦然接受这个事实。

饭后,护士把婴儿抱来让她喂奶。婴儿无意识地吸吮着,那模样极其动物性,就和在乡间看到吸吮乳汁的牛犊仔猪没什么不同。可是,她并不觉得嫌恶,反而感到满足安心;也惊愕只有女人能独享这种幸福。

婴儿认真地吸吮乳头,才出生五六个小时,就自然而然学会吸

奶了。

"来！用力吸吧！"里子鼓励孩子，可惜没有乳汁，"还是不行啊！"

护士笑着抱起婴儿，"等一下按摩按摩看。"

"不要紧吧？"

"别担心，明天就有了。"

护士刚抱婴儿离去，千鹤随后进来。

"怎么样？睡过没有？"

"好得很，刚才还和宝宝亲昵了一下。"

千鹤点点头，拿出小纸包，"我给你带些吃的东西。"

"啊！是'伸豆居'的生鱼片寿司，我最喜欢吃啦。"

千鹤又拿出"键善"的竹叶羊羹和葡萄柚，连水果刀和小碟子都准备齐全。

"我已经吃过午饭了。"

"再吃一点没关系，这寿司不塞胃。"

里子掖好衣领，坐起身来。刚吃完寿司喝茶时，护士进来告诉她有电话。

千鹤问："我去帮你接？"

"不用，我自己去。"

里子走到楼下柜台前。刚才才打过电话给椎名，不会是他打来的吧？

"喂！"她拿起话筒，声音很轻快。

"是我！恭喜你生了宝宝。"

那声音有着刻意和压抑，但千真万确是菊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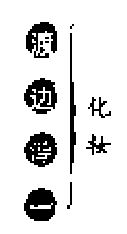
"早上才听妈说的，是个男孩吧！"

"呃……"

"我想去看你。"

"你要过来？"

"我有事想跟你谈。"



里子离家以后没再见过菊雄。菊雄是打过两三次电话给她说要见面谈谈，她都拒绝了。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话能这么说吗？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菊雄的声音难得严肃，可能是知道里子生下孩子，再也按捺不住吧！

"你现在一个人吗？医院是不是在堀川的二条？"

"你来了我也不见你。"

"你究竟在想什么？我觉得看情况也可以原谅啊！"

"别再谈这些啦。"

"我这样忍气吞声，你还不明白我的苦心吗？"

"我明白，我也真的感谢你，觉得对不起你。"

"那就见面好好把话说清楚嘛！两个人一起慢慢谈，说不定能谈出一个好办法来。"

"再见面还是一样。"

"怎么会一样？只要见了面就不一样。"

菊雄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当初怀孕离家时，里子已完全斩断对菊雄的感情，之后满脑子都是生孩子养孩子的事。如今，孩子已经生下，两人再见面又能如何？里子压根儿没有和他破镜重圆的念头，就算菊雄能够原谅一切，也不可能没有心结。里子早已有所觉悟，这一辈子不再回家也无所谓。她不想再见到菊雄。就因为下定这个决心，她才能毅然决然地走出那个家。

女人在下决心以前总是犹疑不定，一旦决定了便坚定不移，一路朝目标前进。女人能够强韧就在于她的专一，女人强韧胜过男人的，就是在她毫不犹疑专心一意地赌她的前途之时。

"好吧！见面再说吧！"

"我真的不能见你。"

"一下子就好，我也想看看小宝宝的模样。"

里子瞬间打个冷颤。孩子和菊雄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自己和椎名的血肉分身。光想到菊雄抱他人怀的样子就觉得毛骨悚然。

"我不要。"

"你真顽固。"

这不是顽固也不是度量狭小，只是女人产后的反应。

"你还为那事生气吗？我和那女人已断了。"

"我没生气。"里子不自主地摇头。

菊雄再怎么拈花惹草，里子早已无所谓。她对菊雄的感觉早已超越嫉妒憎恨的阶段，无爱亦无恨，什么感觉都没有，不过是路上擦身而过的无缘男人之一。

"好啦！我们见面再慢慢说。"

"你别说啦！"

里子近乎嘶声尖叫。她不但想尽快逃离试图柔声说服她的菊雄，而且愈讲下去愈觉得浑身难受。

"好啦！我这就去。"

"你来了我也不见你。"

"我一定去。"

"不要！"里子猛然挂掉电话，柜台小姐诧异地望着她，她匆匆说句："对不起，等一下有位茑野先生来时，就说我不见他！"快步跑回病房里。

整整一个星期，里子在期待与不安中度过。在椎名可能会来的期待中夹杂着菊雄硬闯过来的不安。医生和护士隐隐感觉到里子和先生之间关系不平常，但没有特意打听。平安无事到现在，里子更不愿多做无谓的献丑。

挂掉电话那天，菊雄没来，第二天也没有出现。里子心想他大概也没勇气硬闯到医院看她。虽然有点放心，但夜里却做个菊雄抢走孩子的噩梦。

早起时孩子突然不见了，查问之后，是个酷似菊雄的男人到婴儿室把他带走的。里子紧追着他，求他把孩子还回来，他说除非你再回到我身边。说完，转身就跑，里子拼命地追。

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

里子立刻呼叫值班护士查问，知道孩子还睡在婴儿室里。

里子心想，不会有这种蠢事吧！但也觉得不能大意。表面上柔弱无能的男人一旦狠下心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椎名的鲜花是在翌日下午送到提心吊胆的里子面前的。

花是东京的花店送来的，一大束蔷薇和百合，附着一张卡片：“恭喜！K.S”

里子一见字母缩写，就知道是椎名，传票上的送花人也的确是椎名敬一郎。

“好漂亮！”千鹤把花放在窗边，花香满室，“椎名先生果然很高兴。”

里子微笑不语。椎名送花给她，她当然欢喜，但她不一定认为椎名真的很高兴。他卡片上写着“恭喜”，心里一定很复杂，从署名“K.S”就可以感觉到。他如果真的很高兴，应该大方地写上“椎名敬一郎”的。他是孩子的爸爸，却用英文字母缩写代号，不是很奇怪吗？

不过，看着这么一大束清香扑鼻的鲜花，里子非常满足。想到椎名不在身边，送来这束花照看他们母子，又自动解释成是他的体贴了。

里子望着怀中拼命吸乳的婴儿，爱怜地说：“看，这是爸爸送给我们的花哦！”

孩子无邪的瞳孔里映满椎名送来的鲜花。

里子产后一个星期的周日下午，槙子终于从东京回来探望。

“姊！恭喜你啦！”

“你来啦！我明天就要出院。”

“刚好，我可以帮忙。”槙子买个吊在天花板上的玩具给小侄子当礼物，她探头看看婴儿，“长得不错哩！很像爸爸。”

“谢谢。”里子最高兴听人家说孩子像椎名。

"婴儿真的是红通通的，好奇怪。"槙子像抱稀有物品般抱起婴儿。

"别摔着了。"

"这么不安分，还是还给妈妈好了。"

里子接过孩子，槙子头一偏，"我变成阿姨了吔。"

"是啊！以后就要有阿姨的样子，对不对，宝宝？"

"取名字没？"

"还没有。"

"怎么不快点取，也好叫他啊！"

里子虽有同感，可是椎名还没给她答复，她也不愿意催他。

"赖子姊本来想跟我一起回来的，可是九月底要放连假，她说那时候再回来。"

"都已经生了，不必急着赶回来。"

孩子诞生那天下午赖子已打电话来道贺，里子那时候就要她不必勉强赶回来。

"赖子姊还是那么忙吧？"

"好像吧！"槙子突然表情促狭地说，"她这阵子有点不一样。"

"怎么样？"

"可能有男朋友……"

"会吗？"

"昨天我去看她，有个男的在那里。"

"是普通朋友或是客人吧？"

"昨天店里休假，只有他们两个单独相处，我有直觉，那绝对不是普通的客人。而且，他还比赖子姊年轻。"

"真的吗？"

"就是，我去的时候他正要走，赖子姊还殷勤地送他到电梯口。还有，赖子姊跟他讲话的方式和看他的神情都充满女人味。"

"你没问赖子姊吧？"

"我什么也没说，但心里很清楚。"

槙子说得那么有自信，里子心想或许是真的。里子再次想到三姊妹的变化，就觉得不可思议。究竟三姊妹今后会变成什么样？根本无法预测。事实上在一年以前，自己又何曾想到会生下孩子变成母亲呢？

"这世上的事真让人搞不懂。"

"的确。"

两人同时叹口气，又不约而同望着溜转着无邪瞳孔的婴儿。

第二天是个晴朗的好日子。里子十点钟结完账，正准备出院时槙子赶来。

"这么早！"

"妈一直催我还不快去！"槙子穿着T恤、牛仔裤，一身干活儿装扮，"妈真的很想来，一直叮咛我要让你平安无事回去，我就说你那么担心就一起去嘛！她就突然板着脸说，我忙得很，没空儿！"

里子并不期待母亲会来帮忙，只要知道母亲一直挂念着她，她就心满意足了。

"要我做什么？"

"先帮我把这些叉子、盘子收起来。"

只住院一个星期，并没有多少东西。槙子着手清理床头柜上的东西，突然问起："姊，你知道姊夫怎么了吗？"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他不在家里。"

"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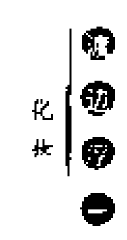
"我昨晚回去，楼上空荡荡的，好像已两三天没回来了。"

"你问过妈没？"

"妈只说他正好有事出去。"

里子是一个星期前和菊雄在电话里激烈争执，菊雄说要来，结果也没来。里子也不知道他以后的动向。

"你们都不在家，妈一个人好孤单。"



里子听了默不作声，以她现在的立场，她不能说什么。

“看来，还是你最坚强。”

“怎么会？”

“不管别人怎么说，终究把孩子生下来。要是我，再怎么努力，恐怕也做不到。”

“是吗？”

“唔！其实我很懦弱的。”

槙子的说法有些可笑，但仔细想来又不无道理。她年纪轻轻离家读书，和搞音乐的人混过一段，最后选择一个最保守妥当的结局。就这个意义来看，不能不说她是个最符合常识也最懦弱的女人。

“你和那个小泉会结婚吧？”

“计划在明年四月。”

“这么快！”

“快吗？士郎已二十六，我也二十三了。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二十三。”

“一样啊！一点也不早。”

“你不要再慢慢想吗？”

“我已经玩够了，没什么好遗憾的，以后就守着他，不再为别人心动。”

“那就快了。”

“是啊！如果你们这边都顺利的话。”

“这跟我有关系吗？”

“士郎本人是没问题，他爸妈就难说了，反正我希望你快点和妈和好，一起参加我的婚礼。我昨晚一直在想，你就向妈道个歉，妈虽然气你，但心里还是想见你的，只要你诚心向妈赔罪，她一定会原谅你的。”

“会吗？”

如果道歉就能获得谅解，里子随时可以去。只是去了以后当然

会看到菊雄。向母亲道歉就意味着回到菊雄身边，她怎么受得了？

"我知道你怎么想，我觉得姊夫不会再回来了，妈也这么认为。"

"难道……"

"这事你就交给我办，好吧？"

"……"

"放心！我会处理得很好的。"槙子拍拍胸脯，"走吧！"拎起提袋径自出门。

出院两天后的晚上，里子终于接到椎名的电话。他大概人在外面，话筒里听得见人声嘈杂。

"一切都还好吗？"

"很好，你呢？"

"老样子，周六想去看你。"

"真的？"

"名字到时再告诉你可以吧？"

"没关系。"

孩子出生两周以内要报户口，到星期天刚好两周，但遇到假日，照理可以顺延一天。

"我一直想不出好一点的。"

"我现在叫他小敬。"

听筒那端传来椎名的笑声，"不太好吧！"

"叫习惯了也觉得还不错。"

"那我得早点去，大概六点钟到。"

"你不是很忙吗？"

"总是要去一趟的，或许以后就闲了。"

"为什么？"

"没什么，随便说说，你需要什么吗？"

"什么都不要，只要你早点来。"

"住在你那里可以吗？"

"真的要住我这里？"

"你不嫌弃的话。"

"高兴都来不及哩！你一下车就来吗？"

"要我带什么东西吗？"

"不需要，我会处理的。你可别嫌这里又小又乱哦！"

"不会啦！"

"那——周六见，一定要来哦！一定！"

里子一再叮咛后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电话。

距离相会还有一段时间，虽然会等得让人心焦，但想到今后所有的时间都是为了相会而准备，心里又觉得坦然些。

里子无时无刻不在思索椎名来时她该穿什么？该准备什么菜？已经是妈妈了，她不能穿得太花哨，也不想穿得太邋遢。吃的东西也以符合夏夜的清淡日式料理较好。她一个人在那儿东想西想，觉得很满足。

可惜，这幸福兴奋的感觉在星期五下午"梅善堂"的仓本太太来访后都给打散了。

梅善堂是京都的点心老铺，老板井左卫门一直是鸢乃家的贵客。当初帮菊雄来提亲的也是他，算是里子夫妻的媒人。

里子平常在餐馆里常见到老板，只有在拜年时才见到老板娘，很少交谈。仓本太太已五十多岁，就像古老商家的老板娘一样，端庄而严谨。

当里子接到仓本太太的电话说"等一下去府上拜访"，瞬间，整个人神经突然抽紧。她和菊雄闹到这个地步，心知总有一天要和仓本太太摊牌的。究竟仓本太太要跟她说什么呢？是要他们破镜重圆？还是来谈离婚条件？里子愈想愈紧张。

不过，仓本太太一见面就很自然地说声"恭喜你啦！"旋即望着婴儿床上的小孩。

"不好意思让您操心了。"里子心虚地致意。

仓本太太依旧平静地说："我听你母亲说时真的吓一跳，心想

怎么会这样呢？”

“都是我任性，害您也没面子，请原谅！”

孩子突然哭起来。半个小时前才喂过奶，可能是尿布湿了。

“对不起！请等一下。”

里子边哄孩子，边打开尿布查看。仓本太太嘟着嘴逗孩子：“乖！不哭！长得真好，奶水够吧？”

“嗯！一直吃母奶。”

“那就好，叫什么名字？”

“还没取好，明天就会决定。”

“是吗？你看他多有精神！”仓本太太自己生了五个孩子，她用指尖轻点婴儿的脸颊，“你看，才那么一点大，头发就这么黑，五官又分明！”

“嗯……”

里子不敢随便接腔，人家虽然在哄孩子，但毕竟是她和菊雄的媒人，应答不得体的话就太失礼了。

“你母亲看到一定很高兴。”

里子没应声，换好尿布，再面对仓本太太说：“真不好意思让您看到这些脏东西。”

“怎么会！孩子哭啊、拉屎撒尿都是正常的。”仓本太太喝口茶，有点难以启齿的样子，“这次的事情，我这做媒人的也有责任，我是想知道你有什么打算？”

里子端端正正地坐着，静待仓本太太把话说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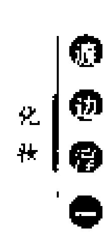
“里子，你真的不想回到菊雄身边吗？”

“……”

“你不想回家一切重头再来吗？”

“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

“这个我可以想办法，你母亲虽然生气，但我去说情的话，她应该会接受，菊雄虽然不好过，但只要你肯回去，他说也不再追究。”



“不会的……”

“是真的。菊雄很爱你，他说要让过去的一切都付诸流水，他虽然是男人，可是很有度量，也很体贴。”

不知道的人确实会觉得菊雄温柔体贴，可是里子就是受不了他的太过体贴才离家的。这种感觉就算说出来，也不会有人懂的。

“菊雄说只要你回去，一切都恢复从前，他也会把这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疼。”

瞬间，里子浑身起鸡皮疙瘩。她怎能忍受别人把这孩子认作是菊雄的孩子？他和菊雄一点关系也没有，是自己和椎名的爱情结晶。

“我不想回去，我……”

里子说不下去，仓本太太一时也无语。她默默地喝茶，又抽根烟后，像改变主意似的说：“我也知道这一趟是白来，我想，你的决定是对的。”

“也不是……”

仓本太太紧接着问：“你也不想见菊雄是吧？”

“是的……”

“菊雄还想和你谈谈。”

“他还住在家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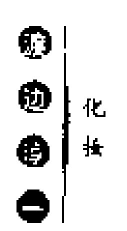
“五天前就搬出去了，现在住在大阪的朋友那里，他也可怜……”

“我很抱歉……”

说到可怜，是没有人比菊雄更可怜。老婆偷人，生下孩子跑了，他还低声下气地求她回来。这可是一般男人难以忍受的屈辱。

仓本太太没说话，望着窗外，白色蕾丝窗帘外是一块阴阴的午后天空。不久，仓本太太像下定决心似的转过脸，语气坚定地说：“我看，你们就离婚吧！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里子垂着眼，暗自咀嚼“离婚”这两个字。过去一直模糊浮现脑海的字眼儿此刻清楚地从仓本太太口中说出，霎时变得极其真



实起来。

“你会答应离婚吧！”

“呃……”

“理论上是你这边搅起问题的，你们家不会要求赔偿，菊雄是男人，我想也不会斤斤计较的。也算好过一段，既然要离，也要离得漂亮。”

“真是对不起。”

“里子啊，你也真够坚强的！”

仓本太太感叹地说。里子想起槙子也说过同样的话。她不觉得自己特别坚强，只是不愿自我欺骗地活下去罢了，结果却伤害身边的人，也伤到自己，还落个“坚强女人”的封号。就在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哪点强的情形下变成一个强悍的女人。

“你常常见那个人吗？”

里子轻轻摇摇头。

仓本太太像完成任务似的，表情变得柔和，“你能这样真好，哪像我，既没有这样的热情，也没这种对象。”

“这……”

“女人啊！”仓本太太苦笑着摇摇头，突然话题一转，“我要告辞了，冒昧打搅你，又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你别介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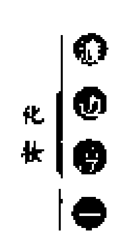
“是我不对，还请您包涵。”

“今天的事我会转告你母亲和菊雄，改天再跟你谈离婚的事吧！”仓本太太起身，又看了一眼小孩，“瞧他眼睛睁得多大！”笑着走向门口。

送走仓本太太，房间里突然阴沉下来。里子踱回婴儿床边，喃喃说道：“现在就只有我们母子俩了！”

周末一早就是阴霾的天气，到傍晚时更加闷热。

本来说今年是冷夏的，到了八月底，天气突然转热，不过，终究没有往年那么暑气逼人。在绿树林上的银阁寺附近，多少还有点风



吹进窗内，也听到微弱的秋虫叫声。

椎名照预定的六点抵达京都车站，一下车先打电话通知里子。

想到此刻椎名就近在同一个城市里，里子心情飘然欲醉。“你坐计程车直接过来吧！”

虽然说了地址，里子还是怕他找不到。算算时间差不多时，亲自跑到街口，计程车刚好到。看到椎名下车，她顾不得旁边是否有人，快步奔上前去。

“你来啦！”

椎名轻轻挥手，露出一口白牙。

“气色还不错嘛！”

“你也一样啊！”

“那就好。”

两人愉悦地并肩走向公寓。

“好静，是个好地方。”

椎名穿着西装，右手提着一个小旅行袋，一副轻松小旅的模样。

“累不累？”

“不累。孩子呢？”

“在床上躺着。”里子笑着说。

椎名也开心地笑着。

“屋里很小，你别介意。”

椎名仍是笑笑，进屋后就问：“我可以看他吗？”

“当然。”

婴儿床放在和室里。光线有些暗，婴儿睁着大眼躺在床上。

“哦——”椎名发出不知是惊还是喜的声音，俯视婴儿。

“你看，他头发好黑，大家都说他长得很漂亮。”

“像你吧！”

“像你！”

“是吗？”椎名逗逗婴儿后，“我抱一下好吗？”

“好啊！”里子把婴儿抱起，交给椎名。

“很重哩！”

“已经四公斤多了。”

“长得真好！”椎名又嘟着嘴唇逗婴儿，婴儿却哇哇大哭，“怎么啦？怎么啦？”他摇晃婴儿几下，哭声仍不止，“是要吃奶吗？”

“刚刚才吃过，大概还不习惯你抱他的方式。”

里子接过婴儿哄几声，婴儿立刻停止哭泣。

“狡猾的小鬼！只要妈妈抱就好吗？”

椎名轻戳孩子的脸颊。里子望着这情景，几乎错觉此刻正在梦中。

晚饭就在家里吃。为了这餐饭，里子两天前就到附近的鱼店订货。虽然就只两个人吃，她仍费心地做了酒蒸明虾、比目鱼生鱼片、盐烤琵琶湖银鱼、百合炖鲜面筋四道菜，还有松茸饭、味噌虎鱼汤。这些都是蔦乃家菜单上的菜，她照着做而已，对味道并没有自信，但看起来挺有样子的。

“喝啤酒还是清酒？”

“先喝啤酒吧！”

两人举杯轻碰。

“恭喜你！”椎名说。

里子低下头，轻轻喝下啤酒。

“真好吃！来了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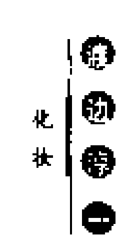
“真的？”

“不是吗？”椎名一口气喝干啤酒，里子帮他倒酒时他说，“我帮他取好名字了，可是不太好。”

“有就好了嘛！”

“我想了半天，觉得‘真幸’还不错，就是真实的真，幸福的幸。”

“真幸？”里子细细咀嚼这两个字。她原来希望孩子的名字中能有一个“敬”字，但“真幸”也不错，于是说：“很好啊！”



“你自己没想别的吗？”

“原就打算要你取的嘛！现在取好了，得赶快去报户口了。”

“你不用这个名字也不行。”椎名起身，从放在角落的旅行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因为我帮他求了这个。”

里子打开盒盖，拿出一个金线缝袋。

“我大前天去杂司谷的鬼子母神那里用真幸的名字求来的。”

“你特地去求的吗？”

“不这样行吗？”

“谢谢你。”里子喜滋滋地拿到婴儿床边，“小真幸啊！你已经有名字啰！”

孩子沉沉地睡着不动。里子嘴里念着“茑野真幸”，心想要是能叫“椎名真幸”那该多好。可是，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是勉强不来的，如果再不知足，要遭天谴的。

她把幸运符收进抽屉里，回到桌前。

椎名说：“以后养这孩子恐怕会让你变得歇斯底里。”

“就算我会骂他，也是为了把他养成好孩子。”

“何必这么严肃，轻松愉快地养比较好。”

“说得轻松，不管严一点，孩子笨笨的怎么办？”

“说不定你会是个死逼孩子读书的妈妈。”

“不逼他考上好大学怎么行？”

“万一他将来交许多女朋友呢？”

“绝对不行，我会教他别像爸爸一样。”

“什么话啊！”

椎名笑着，里子却一脸认真的表情。

吃完饭，椎名去洗澡，里子趁这个空当喂奶。孩子半个月大，每隔三个小时喂一次奶，因此里子晚上都睡不好，常常迷迷糊糊中猛然惊醒，看到孩子安睡床中，才再放心合上眼。

椎名换上睡衣出来，坐在沙发上。

“好舒服，好久没这么轻松了。”

“要不要啤酒？”

里子从冰箱里拿出啤酒，椎名正站在窗边。

“好安静，平常都是这样吗？”

“晚上几乎没有车子。”

椎名仍望着窗外，低声呼唤里子，“到这边来。”

里子靠上前去，椎名极其自然地一伸手，把里子拥入怀里。

靠在椎名宽广温热的胸前，里子全身充满幸福安详，她闭上眼睛享受这片刻的温润。椎名在她耳畔低声说：“对不起，让你一个人受苦……”

里子在他怀中摇着头。椎名不需要向她道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她自己一意孤行。

“抱紧一点！”

里子大胆地紧贴着椎名，双手使劲环绕椎名的背部。多久没有享受到这样甜美的感觉了？就像往常一样，她恨不得融化在他胸膛里。

正当里子满心陶醉在幸福的感觉里时，椎名又小声在她耳畔说：“如果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不在？”里子慌忙抬起头，“是要去哪里吗？”

“没有，开玩笑的。”椎名一笑，又恢复平常的表情，轻抚里子的头发，“你一点也不像生过孩子的样子。”

“哪里？身材都变了，不过，很快就会恢复的。”

两人离开窗边，坐回沙发上。里子打开电视，椎名眼睛看着电视问：“你就一直住在这里吗？”

“我要离婚了！”椎名表情霎时抽动一下，里子自顾说下去，“我想，很快就会办妥。”

“你母亲怎么说？”

“我们一直没见面，我不知道，可是现在我有真幸，什么都无所谓了。”

椎名沉默地点根香烟。

里子像要打散突然凝固的气氛，起身说："你累了吧！我帮你铺床。"

里子走进和室，从壁橱中拿出棉被，铺在婴儿床边。她曾想像过他们和孩子三人并排呈"川"字共卧的情景，可是现在她没有这么强的意愿。那种感觉太像个家庭，她不知道椎名是不是愿意。如果自作主张，就怕会让椎名觉得喘不过气。能够像现在这样同睡在一间屋檐下，她已经很满足了。

"你先休息吧！"

没见面时，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一旦见面，想说的话却又消失无踪。

夜愈深，公寓四周愈寂静，难得有辆车声惊破这片静寂。

椎名和里子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话题绕着里子住院和孩子打转，就是说不到里子离婚的事和孩子的将来。里子不想让这些沉重的话题破坏此刻安详轻松的气氛，椎名也不方便主动提起。

尽管如此，里子已经很满足。对她来说，这一刻的相聚比什么都重要。

十一点过后，里子进屋去看孩子，孩子仍然睡得很熟。

她问椎名："要不要先睡？"

椎名脸上有些倦容。

"你平常都几点睡？"

"十二点吧！也不是一躺下就睡着。"

"那今晚恐怕不能好好睡了！"

"放心，没问题。"

椎名捻熄香烟，站起身来。

里子打开椎名被铺枕边的小台灯。椎名跟着她进屋，探头看看孩子。

"睡得真好！"

"因为你来了，他就睡得安心啦。"

"你不睡吗？"

"我收拾一下再睡。"

看见椎名躺在被铺上，里子回到客厅关掉电视，收拾茶几上的酒杯、烟灰缸，拿到厨房去洗。

像这样晚上一个人收拾清洗餐具的情形不知几几，洗着洗着，总是有股莫名的寂寞感。可是今晚不一样，她一点也不觉得寂寞，想到椎名正睡在屋里，兴奋得想唱歌。

里子冲洗着餐具，突然错觉仿佛和椎名住在一起很久了。仿佛昨天、今天，甚至明天，她都要为椎名做饭、收拾房间、洗衣服。想着想着，体内也热热地弹跳着。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回到卧室，椎名还醒着，轻轻掀开被端。里子乖乖躺进去。

"好久没在一起了！"椎名轻声说，"过来一点！"

里子依言靠紧他，肌肤一接触，里子不由自主地抱住椎名，"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虽然四个小时以前就见面了，但躺在椎名怀中，里子才有相逢的实际感觉。

长长的拥抱接吻之后，椎名说："我想要！"

里子闭着眼睛摇摇头。

出院时医生嘱咐过一个月内避免性行为，以免造成出血。现在才半个月，尽管她浑身发烫，渴望性爱更甚于椎名，还是不敢造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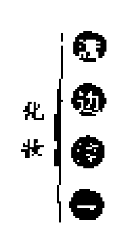
"还不行，再过一段时候。"

其实就算医生允许，里子也未必答应。现在，她对自己的身材没有自信，连让椎名抚摸乳房都觉得不好意思。她不想在身体还不理想的状况下接纳椎名。

椎名也不坚持，放在里子肩上的手慢慢缩回。里子追寻那手的感触，寂寞感觉油然而生，她猛地抱住椎名，"用力抱我！"

椎名吓一跳，但依言紧拥着她。

"我好爱你！好爱你！"里子头埋在椎名胸前反复地说，眼中溢



着泪水，“你哪里都不要去！紧紧抱着我！”

夜里突然下起雨。里子清晨四点醒过来时，雨势相当大，但七点钟再看时，小了很多。等到椎名八点醒来时，雨已经停了。

“睡得好吗？”

“好极啦！”椎名起身走到窗前。

窗前景物还半掩在濛濛白雾中，绿丛更见深邃。

“再躺一下吧！”

椎名依言躺回被铺，抽根烟，翻翻早报后又模糊睡去。再睁眼时里子在给孩子喂奶。

“奶水够吗？”

“还好！”里子蓄意遮掩敞开的乳房。

椎名伸个懒腰，“好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

“早餐吃面包好吗？”

“我想喝杯咖啡。”

“我来泡！”

里子把真幸放回婴儿床上。

吃完早餐，已经十一点。

比叡山山腰以上还裹在云中，东山上的白雾已消散。

“真舒服。”

椎名不经意地看看表，里子猛然想到离别的时刻近了。

“什么时候走？”

“随便吧……”椎名总是这样含糊其词。

里子一急，直接问他：“昨晚你说你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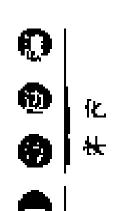
“……”

“你要去哪里？”

“没有啊！只是开玩笑说的。”

“那就好……”里子也不好再追究下去。

椎名意图改变话题，望着窗外，“出去走走好吗？”



“去哪里？”

“我们三个去神社好不？很近的话，带真幸去不要紧吧！你不想去吗？”

“你真的可以吗？”

“为什么不？”

里子揣测椎名是因为在陌生的地方，不介意被人看到吧！“然后直接回去吗？”

“坐两点左右的新干线就好。”

里子开始准备。这是头一次带孩子外出。夜里的一场雨消退了不少暑气，有些秋凉感觉。

里子换上白色和服，也为孩子套上白色披风，戴顶小帽子。

“最近的神社在哪里？”

“这里到吉田神社和熊野神社都很近。”

“就到熊野神社吧！听起来好像比较灵。”

里子没去过熊野神社，只知道在电车调车场附近。三人坐计程车到了一看，是个牌坊就面对大街转角的小神社。周日午后，神社院内有孩童和带着孙子的老人，拜殿一带空无人影。

椎名和里子登上矮阶，在拜殿前合掌膜拜。里子抱着小孩，只是低头默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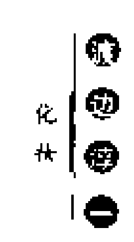
“保佑这孩子健康长大，永远在我身边。”

椎名拜完，到旁边的社务所买绘马，“把我们三个的名字都写上去吧！”

椎名先用麦克笔写上“真幸·祈健康”，下面签着“敬一郎”。里子也在旁边写上自己的名字，椎名再写上日期，附加一句“雨晴午后”，折好吊在横梁下。

“已经有好多了！”

横梁上已挂着各式各样的绘马，有的祈求金榜题名，有的祈求平安生产，也有一对情人写的“永浴爱河”。有的已经挂上好几年，上头的字迹早已淡然无存。



“他还好吧？”椎名窥看里子怀中的孩子，孩子似不习惯户外的光线，眯着眼皱着眉头。椎名又望着院内奔跑的小孩喃喃地说，“他什么时候才会长到那样？”

“很快的。”

“好像要很久哩！”

旁人看来，他们三个显得很不协调。对椎名来说，里子太年轻，孩子也太小。可是，周日午后的神社里，没有人有这般好奇心。

他们穿过院子，来到大街前，椎名问：“去那家咖啡厅坐坐好吗？”

“已经两点了，还是直接到车站吧！”

椎名想了一下说：“那——我走了。”

里子点点头。椎名伸手拦下一辆计程车。

“好好照顾自己，我还会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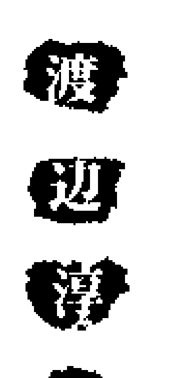
“我等你。”

“我先送你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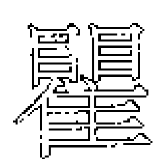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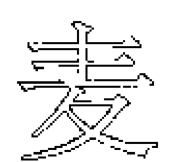
“不要，我另外叫车……”

椎名迟疑半晌，随即上车，车门“啪当”关上时，里子看着怀中的婴儿。

车子启动离去。里子望着渐行渐远的车身，沿着神社的石墙往东山方向走去。


渡
边
淳
一


[化妆]



瞿 麦

九月的第三个周末午后，赖子和日下一起搭乘往京都的新干线。后面连着两天放假，加上台风过后的秋晴爽日，月台上挤满准备远游的人。

座位在绿车厢的中段，赖子靠窗，日下靠走道。才刚坐稳，电车便开动。

这是两人头一次一起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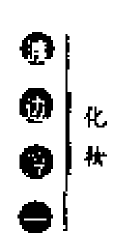
赖子穿着纯棉罩衫、浅黄色套装和矮跟鞋。不认识的人见到，或许以为她是普通的粉领族，或是总经理秘书。

日下穿着法兰绒夹克和深蓝色长裤，配上同色的开襟衬衫。

两人并肩而坐，说是夫妻也不奇怪，但看起来更像情人。其实赖子比日下小三岁，但站在一起，总觉得赖子年纪较大。一方面因为日下是娃娃脸，另方面也因为赖子银座俱乐部的妈妈桑做久了，自有一股成熟的风韵。

两个人在半个月前决定到京都一趟。

里子生产后，赖子很想早点回去看她，但东拉西拖地一直拖到现在才成行。这期间，津子打过好几通电话给她，商量里子和菊雄的事。他们夫妻间似已绝望，菊雄也已搬出去住。到这个地步，干脆办离婚手续较好，否则拖下去更惹是非。津子似已有心理准备，但临要决定时却又摇摆不定。



“你就回来一趟好吗？”

津子难得这样哀求女儿。赖子心想连着几天放假，就趁这机会回去吧！正好，日下的亲戚周日也在大阪结婚，两人可以结伴同行，顺便共度京都假期。

这一阵子，两人周末必定约会。先一起吃个饭，然后到赖子那边温存。单身的日下很想就留在赖子家里不走，可是赖子并不留他。

虽说已经以身相许，但是赖子并不喜欢变成同居关系。店里的小姐是会因为带喜欢的男人回去后，男的留下不走，就变成同居关系。赖子虽然喜欢日下，但不想让人感觉随便。即使心里喜欢，她也希望维持个分寸。

日下虽然有些不满，但也因此更迷恋赖子。

“你明天什么时候会有空？”

“还是要到晚上吧！你六点钟再到饭店吧！”

两人已经预约好住京都的饭店。日下点点头，凑近赖子身边说：“大家都在看你！到了京都，会碰上不少熟人吧？”

“不必放在心上。”

“你母亲很凶吗？”

“以前很凶，最近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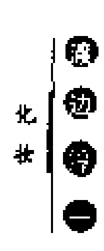
“真想见见她。”

槙子带未婚夫回去见过津子，但是赖子并无意让日下和津子见面。她喜欢日下，日下也说想结婚，可是赖子还无意结婚。她只想暂时维持目前这种关系。也许是一开始就吃过男人大亏的缘故，赖子现在还不想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献给男人。

五点抵达京都后，赖子直接去里子那里。门一开，里子像孩子似的一把抱住她，“你终于来啦！”

“宝宝呢？”

“刚醒来！”里子领她到婴儿床旁，“真幸，赖子阿姨来看你啰！”



里子抱起小孩亲他脸颊，孩子像听得懂似的笑着。

“好可爱，宝宝乖，我是赖子阿姨！”赖子接过小孩，“哇！好重！长得好漂亮！叫真幸是不？”

“是他取的，说是要把孩子养得纯真幸福。”

“是吗？真幸！很好哩！”

赖子想亲真幸的脸颊，小孩却害怕得快要哭了。

“该吃奶了！”

里子到厨房冲牛奶。

“你没喂母奶？”

“刚开始喂了，后来奶水不够，只好改喝牛奶。”

“哦！可是你看起来还很有精神。”

赖子抱着小孩，环视屋中。上次来时屋里空荡荡的，现在充满生活的味道。

“你好厉害！一切都打理得那么好。”

“女人要是有那份心，什么事都做得成。”

里子接过孩子，一边喂奶一边笑着说，笑容里充满女人的自信与幸福。赖子想起上次排卵期间和日下做爱却没有怀孕，怀疑自己是不是不会生孩子？

“椎名先生怎么说？”

“说这孩子可爱，他也很喜欢。”

“那就好。”

“你今晚睡这里好吗？”

“我还要回去看妈，明天再陪你慢慢聊。”

“再坐一下嘛！我刚泡了茶。”

“不急，我不是马上走。”

“真不好意思，招待不周。”

里子看着真幸咕嘟咕嘟地大口喝奶，心想他是饿了。

赖子突然不经意地问：“还没和妈见面吗？”

“嗯……”

"妈说要见你的话,你会去见她吧?"

"妈不会说的。"

"如果说了呢?"

"那当然。"

"好,我知道了。"

安排里子和津子见面,是赖子这次回京都的目的之一。

在里子公寓吃过晚饭,又闲聊一阵,赖子回到老家时已九点过后。

餐馆那边还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津子仍匆匆赶回住家这边。

"妈,我回来了。"

津子劈头就问:"这么晚,你先去里子那边是不?"

赖子点点头。

津子重重坐下,焦躁地竖起衣领说:"每个人都这么任性!菊雄也搬出去住,蔦乃家就要完了!"

"妈!"

"索性全都毁掉算啦!"

津子说着,双手贴着额头趴到茶几上。

"妈,你怎么啦?"

津子并没有抬头的样子。

"福嫂!福嫂!"赖子赶忙呼叫佣人。

津子仍趴着不动说,"不要叫!" 然后慢慢抬起脸,叹口气,"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刚才看到津子的瞬间,赖子就觉得她老了好多,可见这次事件对她的打击相当大。她在人前还硬撑着,看到赖子后立刻松懈。

"妈,对不起!"

赖子虽和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但她离家比里子早,她也不能嘴硬。

"您就休息一阵子吧!"

赖子是一番好意,没想到却带来相反效果。津子背脊直挺挺地

说:“我要休息了,那谁来照顾店里,谁来看家啊?就因为我一直撑着,你们姊妹才能随心所欲。要休息我不会吗?要不是要撑着茑乃家,我也想马上休息哩。”

“妈,我的意思是……”

“我也想像你喜代阿姨那样轻松啊!我会不知道那样生活才舒畅吗?”

看来,母亲是要找个发泄的对象,想把这几个月来堆积的委屈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吐出来。正好赖子碰上了,也只有自认倒霉。

“大家都不把我当一回事,各行其是,整个家垮了也无所谓。”

说着,津子又趴在茶几上。赖子这回已不慌张,让津子安静一下后,才轻轻抚摸她的背说:“妈,里子的小孩好健康可爱,叫做真幸。”

津子还是趴着不说话。

“她现在奶水不够,改喂牛奶,小孩一样活泼可爱,还穿着妈送的衣服。”

津子的肩膀微微抽动一下。

“里子说想来看妈,跟妈道歉。”

津子原先僵硬撑着的两肘自然放松,赖子继续在她耳边说:“里子虽然不对,但是孩子是无辜的,而且他是妈的外孙,他一定也想见见外婆的。我知道妈还在生气,不过,只希望您见见他们母子,只要一面就好。”

“……”

“好吧?”

赖子自问,津子趴着轻轻点头。

“老板娘!老板娘!”店里的掌柜在门口呼叫。

赖子过去一问,原来是有一组贵客要回去了。

赖子进屋告诉津子,津子仍趴着不动说:“告诉他们我已经睡了。”

“这样好吗?”

见津子不想出去送客，赖子只好跟掌柜说："对不起，老板娘累坏了，麻烦您帮忙招呼一下。"

掌柜一脸困惑地离去。

"妈，累了吧！早点睡好吗？"

灯光下，津子的背部看起来瘦弱无依。

赖子看她没做声，主动到房间里帮她铺好床。

"您先去睡吧！"

赖子扶着津子的肩，津子慢慢抬起脸，脖子微微抽动。

"您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没什么，只是血压有点高。"

"多高？"

"上次量是一百七。"

"很高哩！吃药没有？"

"吃啦！可是没什么效。"

"话不能这么说，有病就得吃药治好它。"

"这个样子索性死了倒好。"

"妈！"赖子轻摇一下津子的肩膀。母亲是累了，或许也有点撒娇的心态，看到大女儿赖子的瞬间，过去一直硬撑的心情突然松懈下来。"快点换衣服，冲个澡吧！"

"我冲澡不能放松。"

"那还是泡澡好吧！"

赖子走进浴室放水。津子缓缓起身，解开和服带。

"您是去看哪家医院？"

"是安斋医生来家里帮我看的，真是蒙古大夫。"

"那就再到医院好好看一看吧！"

"对了，你今晚睡哪里？"

"楼上啊！"

"上次槙子回来时和我睡。"

"没关系，反正菊雄不在。"

津子没再说话，打个哈欠走进浴室。赖子望着她的背影，心想母亲是老了。以前总在女儿面前逞强的，现在也会撒撒赖闹脾气，还希望夜里陪她睡。不管她变得是脆弱、寂寞还是温顺，她还是像过去一样坚持自己要的。

赖子拿起电话拨给里子。

"我刚才跟妈谈过，她愿意见你。"

"真的？连真幸一起？"

"当然，可是不能要妈主动去看你，还是你来看她比较好。"

"真的没问题吗？"里子仍半信半疑。

"没问题啦！你明天中午回来吧！"

"那么快？"

"明天是礼拜天，店里休息，下人也都不在，你回来比较好。十二点时你带真幸回来就行了。"

"姊，你来接我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去。"

"自己家有什么好怕的？"

"拜托啦……"里子当初走得决绝，如今要回去难免情怯。

"好吧！我去接你。"

"谢谢你。"

里子轻快的声音传来时，津子正好穿着睡衣走出浴室。

翌日，赖子陪津子吃完逾时的早餐后，告诉津子她要去接里子过来，"里子虽然不对，但来了以后您也别凶她哦！"

津子脸色一变，"你说什么，我才不见这个不肖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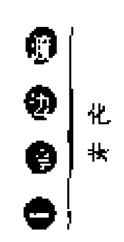
"您昨晚不是答应见她吗？好啦！就听我的话嘛。"

津子还赌着气，赖子不理她，径自出门。

里子大概挂念回家见母亲的事，一晚上没睡好，脸有些浮肿。

"见面以后我该说什么？"

"你就低头说都是我任性自私，请妈原谅就行了。"



“可是我抱着孩子。”

“抱着也没关系。”

“万--妈还生气,又骂我……”

“放心,我会帮你解围的。”

赖子说得轻松,但也有点担心。母亲最近因为高血压的缘故,情绪波动很大,也不知道她会说什么。不过,当着自己的面,母亲还不至于乱骂就是。

虽然是回娘家,里子还是慎重地穿上淡紫色和服,真幸一身都是外婆送的衣物,连身衣、围兜和小披风。赖子穿着丝衬衫和绛紫色裙子,右手提着装尿布的塑胶袋。

“要不要带礼物?”

“这个孩子就是最好的礼物,对不?”

赖子说着,逗逗真幸,小孩天真地笑着。

“我好怕!”

坐在车上,里子还是很紧张。

回到东山娘家时已十二点稍过。餐馆那边和广阔的庭院里静悄悄的,只有鸟声婉转。里子怀念地环顾四周景色。三月离家后,匆匆已是半年。原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门了,如今回来,心中无限感慨。

“快进来吧!”赖子开门招呼她进去。

“妈,我们回来啦!”

赖子喊了一声,没有回应,走进客厅一看,津子穿着灰色和服端坐在茶几前。

“妈,里子回来了。”

津子还是没反应,凝望着虚空中的某一点。赖子不理她,过去把杵在门口的里子拉进客厅。

里子低头抱着小孩一进客厅,四周的空气顿时凝固一般,屋子里静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她畏畏缩缩地跪在门边,低下头,“妈,对不起。”

"……"

"请您原谅我的自私任性。"

津子听若罔闻,别开脸不说一语。

"都是我不好……"里子还没说完,津子突然打断她的话,"明知道不好还做!"

"妈!"赖子想要缓和气氛,津子却瞪她一眼,"你不要多嘴,我在和里子说话。"说完,转向里子,"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

"……"

"有了心上人,连母亲、丈夫和家都不要了,就只顾自己,管别人去死,这么自私乱来。"

"里子也知道错了,就是来赔罪的呀!"赖子忍不住又帮里子说话。

"你以为道个歉、赔个不是就算了,我就会原谅你了,可是大错特错!"津子的颈部肌肉微微颤抖,"我没有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女儿!"

"妈……"

"我不想见你,不想再看到你!"

里子听她一阵数落,难堪得再也待不下去,正要起身离去时,因为动作太猛,惊动怀中孩子,孩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赖子赶忙把孩子接过去。

"宝宝乖,不哭不哭!"

孩子反而哭得更大声。

"怎么啦!没什么好怕的嘛,乖,不哭。"

赖子亲亲他的脸颊,孩子仍旧大声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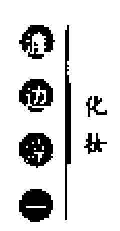
"是要找妈妈是不是?"

里子接过孩子,但孩子还是哭个不停。

"要喝奶是不?"

"出门前才喂过的。"

姊妹俩对话之间,孩子哭得嘶声竭力,津子看不过去,抛过来



一句："是尿布湿了吧！还不快换。"说着，把自己的坐垫递过来，"让他躺在这儿。"

里子照她的指示，把孩子放在坐垫上。想要脱下孩子的外套，大概是太紧张，绳结一直解不开。

"怎么这么紧！"

赖子想帮她，津子看不过去，"我来！看你笨手笨脚的！"

津子利落地脱下孩子的外套，解开棉衣，"尿布呢？"

"这里。"

赖子从塑胶袋里拿出纸尿布。

津子接过来，皱着眉头说："这种尿布闷不透气的，还是要用布的好。"她边说边打开尿布兜，"哎呀！湿成这样，难怪哭得这么凶。"

她一边嘀咕，一边抽掉湿透的尿布，垫上干爽的新尿布后，真幸也舒服地停止哭闹。"瞧！这样不就行了吗？"津子说着，突然盯住小孩的两腿根部之间，"啊呀！他有小鸡鸡哩！"两眼像发现宝藏似的闪闪发光。

"好可爱的小鸡鸡……"她嘴里喃喃念着，眼光盯着不动。那形容不出的感动表情和憧憬的眼神，让赖子姊妹俩诧异得面面相觑。

九月底的天气，下午六点天就黑了，京都街上已亮起五彩霓虹。穿过点着灯笼的巷道，赖子坐的车直往河原町大街开去。

昨天只说好傍晚见，没有确定时间。赖子赶到饭店时，日下已在房间等候多时。

"不好意思来晚了，你几点到的？"

"五点吧！"

"那么早！我还以为你遇到熟人，会聊得晚一些。"

"昨晚都见过面，而且也没特别亲的。"

赖子对日下的家庭亲戚几乎一无所知，只听他说过母亲和已

死的父亲分居，看来背后是有很复杂的关系。但是赖子不想深入打听，日下也不愿多说。

"肚子饿吧？想吃什么？"

"有什么地道一点的？"

"那就去'苔新'吧！口碑不错的。"

赖子做舞伎时去过几次，那家店从老板以下都是男的。她先打电话去预约两个柜台的座位。

"欢迎光临，好久不见。"

老板差不多有四十五岁，头发比以前稀疏很多，身材还是壮壮的挺有威严。

"从东京回来啦？"

"嗯，昨天回来的。"

"还是这么忙呀！"

"还好啦！"赖子点头笑说。

"要喝什么？"

亲切中保持距离，但仍让人感觉愉快。

赖子先点鲷鱼和鲈鱼生鱼片及烤松茸，搭配啤酒。

"已经有甲鱼了吗？"

"上个礼拜开始卖的。"

"好像很可口。"

日下探头窥望调理台上煮得咕嘟咕嘟冒泡的大沙锅。这两三天天气晴朗，有些凉意，是吃甲鱼的季节。

"要来一份吗？"

"也给我一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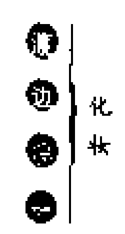
他们要了两人份的甲鱼，互相举杯轻碰。

"坐在这地方，才真有来到京都的感觉。"

柜台前挂着小灯笼，上面印着舞伎和艺伎的源氏名字。

"有没有你的名字？"

"早就卸掉了。"



舞伎时代的事情，赖子是不想去提，日下却充满憧憬。

"你的舞伎模样一定很漂亮。"

"别说这些了。我明天要去扫墓，你要去吗？"

"当然，在哪里？"

"真如堂，就在银阁寺附近。"

"你家人都去吗？"

"不知道，我妹妹有小孩要照顾。"

"这么说，你母亲和妹妹和好了是不？"

在来京都途中，赖子曾告诉日下她要安排母亲和里子见面的计划，也简单说明里子离家生产的经过。

"是啊！但刚开始时差点又闹翻了。"

"你母亲很生气？"

"生气还算好，她还说我没你这个女儿，你回去！弄得气氛好坏，幸好这时小孩尿布湿了大哭起来……"

说到这里，赖子忍不住笑出来。

她想到母亲看见婴儿有小鸡鸡时的表情，那样高兴，还用指尖轻弹捏捏。或许连生四个女儿，第一次看到近亲中这不折不扣的男孩时让她不由自主地激动。当她帮孩子换好尿布抱在怀里时，频频亲婴儿的脸颊说："真幸，我是外婆唷！"原先的怒气早已消失无踪。

她大概也觉得自己前后态度转变太快，只好嘴上还叨叨念念地，"尿布不能用纸尿布"，又叫里子泡奶，她自己来喂，怎么也不肯放下孩子。

母女三人围绕着小外孙和和气气地聊了一个钟头，真幸困了，里子想回去，津子突然不高兴起来。

"这里很宽敞，真幸也待得很舒服，你有事你先走好了。"

"今天是第一次出远门，真幸也想睡了。"赖子帮忙打圆场，津子还是抱着不放，赖子乘机说："那就叫里子带孩子回来住好不？"

津子点点头，又赶忙摇头说："不行啦！菊雄那边也没弄清

楚……”

“这件事我去拜托梅善堂老板娘帮忙，尽快做个了断。”

津子表示同意，但仍有些不安，“已经断绝关系的女儿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别人看了会怎么说？”

“那就像今天一样，礼拜天悄悄来就好了嘛！如果妈有空，也可以去里子那边看看。”

“没有这么容易，人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我知道，可是里子虽然不对，但真幸不是太可怜了吗？”

“都是你不好！”津子再次瞪着里子，随即又爱怜地望着真幸，“再在外婆这里待一会儿好吗？”

可是真幸迷迷糊糊地扭动身躯。

“好啦，妈！我会再来看你的……”里子想接过孩子。

津子轻声斥责：“急什么！”很不情愿地把孩子交给她。

吃完晚饭走出店里已经九点，被酒醺热的脸颊让凉凉的晚风一吹，感觉特别舒服。

日下还想再喝，但因为是星期天，酒吧几乎都已关门。

“茶屋有开着的吗？”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以外都开。”

日下有意去看看，赖子却无意带路。赖子实在不想到自己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遇见以前照顾她的茶屋老板娘和姊妹们一一打招呼，让她嫌烦，承受她们好奇的眼光，更会让她忧郁。即使没去，只在花见小路上走一走，就已经遇到几个熟人。

“回饭店吧！”

她拖着还依依不舍的日下回到饭店酒吧续摊。

“祇园并不大嘛！”日下喝着加水威士忌说。

“就因为小，任何人一有什么，第二天立刻传遍。”

“这么小里小气的地方不适合我。”

“不过，也因为别人盯得紧，反而会让自己谨慎些。”

其实赖子就是讨厌这里人多嘴杂才到东京去的，但是听日下有批评之意，还是不由自主地反驳了他。

在酒吧里消磨一个钟头后回房，已是十一点。

日下先去洗澡，赖子拨电话给里子。

"姊，中午真是谢谢你了！你现在在大阪？"

"是啊！刚回房间。"赖子今晚没住娘家，说是有事去大阪。"今天见面真是太好了，你再回去的话，妈一定很高兴。"

"如果我一个人去，恐怕又要吵架。"

"不会啦！妈真的很疼真幸，真是没办法。"

"姊，我想再见你一面。"

"可以啊！我明天还会回京都。"

"那你一定要来，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那明天再谈吧！"

赖子挂掉电话，日下刚好走出浴室。"你洗不洗？"

赖子点点头，坐在梳妆台前卸下耳环。日下凑在她身边说："好像做梦一样，和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一起来京都住饭店。"

"说什么……"

"我真的好幸福！"

日下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严肃，赖子不解地转头看他。只见他端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膝上，很恭谨的样子。

"怎么了？"

"嫁给我好不好？"日下猛然垂下头。

赖子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日下再度深深一鞠躬，"我爱你，一定让你幸福。"

"谢谢你。"

"愿意嫁给我吗？"日下冲动地拥着赖子。

"等一等！我很高兴你有这份心，可是，我现在不急着结婚。"

"你不喜欢我？"

"喜欢，我真的喜欢你。"

"为什么……"

日下问得这么直接，赖子觉得为难。老实说，她此刻是爱日下，但也不想被锁进婚姻的枷锁里。

"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

赖子取下项链，起身走进浴室。

翌晨九点，赖子和日下一同走进饭店的餐厅。

昨晚赖子没有明白答复日下，日下也没有不高兴，只是求欢的方式比以往激烈狂暴些。他还要求赖子玩些新花样，赖子当然拒绝。坐在餐厅里，想到昨晚床上的翻云覆雨，赖子不禁脸庞发烫，日下却没事一样地喝着咖啡。

十点离开饭店，两人照预定去看铃子的墓。

真如堂在东山的大文字山麓，正确的名字是真正极乐寺，是永观二年（公元九八四年）戒算上人创设的天台宗寺院，元禄六年（公元一六九三年）迁到现址，稍后在寺的西方边辟设墓园。院内除本殿外，还有新长谷观音堂、三重塔等。

赖子不知道茑野家从什么时候起把墓设在这里，只记得懂事起，常常来真如堂祭拜先人。

他们在山门前下车，穿过古老的山门，在石板路的正前方就是本殿。随着秋意渐深，从山门到大殿后面都是一片枫红。

说到红叶，很多人都想到嵯峨野到高雄一带，但从黑谷到这附近一带，才是不为人知的东郊枫红胜地。

三重塔旁通往墓园的小径上架着萩棚，中间冒出一朵石蒜，像碧绿秋草中的一滴朱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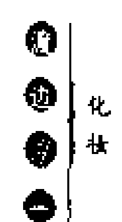
"是石蒜哩！好久没看到了。"日下也被吸引得伫足观看。

"你喜欢那花吗？"

"觉得有点不舒服。"

"我很喜欢。"

以前家中院子里曾经种过，津子嫌它不吉利，叫园丁拔掉。可



是，赖子就特别欣赏它毫无杂彩的红。津子觉得太过鲜艳的红色刺眼，但赖子看到这花一开，愈能感到秋的静寂。

“它是石女。”

“什么意思？”

“不会结籽。”

“那怎么开花？”

“用人工方式繁衍吧！”

赖子凝视那花，心想那么美的花怎么不会结籽呢？

“那花有毒，不过也含有淀粉，以前的人也当做食用植物。”

“你很懂嘛！”

“因为我想调出那种红色，所以作过调查，这花是‘见叶不见花’，开花时没有叶子，长叶子时不开花。”

赖子听他这么说，觉得这花不结籽又有毒的地方挺像自己的。但她就是喜欢花草中以孤高为傲一枝独立的样子。“管别人怎么想，我还是喜欢它！”

她像是说给自己听，起步走往墓园。

茑野家的墓地在庄园南边最里处，站在那里可以越过本殿顶看到大文字山。

赖子把菊花供在墓前，为墓碑浇水，点燃线香。

“好古老而华丽的墓！谁在里面？”日下站在旁边问。

“外婆和我姊姊铃子。”

“就是你的双胞胎姊姊？”

赖子刚点头，诵经的僧人正好过来。

“你是茑野家的大小姐吧？”

“是的，麻烦您了。”

赖子对他一无印象，可能是以前做法事的时候见过。

“今天令堂不来吗？”

“她老人家有事。”

僧人合掌向墓，“我们就开始吧！”

僧人诵起经来，赖子也双手合十向铃子报告。

“铃，好久没来看你了！请原谅我，中元节时没能来。现在，我身边的这个人叫日下。

“我总算遇到可以信赖的男人了。以前，总以为男人都戴着面具，丑陋不堪，其实不一定，男人中也有单纯的。像他，人很温柔，我说要来给你扫墓，他就陪我来。过去，我一直怨恨自己生为女人，现在不会这么想了，反而觉得很好，很高兴有人真心爱我。

“可是，我还是想一个人生活下去，虽然他向我求婚，我还是想只姓茑野。一个人无牵无挂地好像比较适合我。何况我是京都女人，希望最后能和你一起睡在这里。不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你的。

“你知道吗？这一年来家中发生许多事。妈老了，里子生孩子了，是个男孩，长得又好又壮。”

说到这里，赖子猛然发现埋在这墓中的都是女人。她的父亲和里子的父亲虽然都已过世，并没有埋在这里，因为他们都没有和母亲正式结婚。外婆也一样，一辈子都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墓碑上写着“茑野家历代”，但就赖子所知，长眠墓中的都是女性。如果，里子的孩子能姓茑野，他将会是这里面埋葬的第一个男人的骨灰。当然，这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地下的外婆和铃子一定会大吃一惊。当然，那时候赖子自己也已不在这世上，已进入这座墓里。那时真幸会带着他心爱的女人来祭拜她们。

漫无边际飘荡的思绪中，僧人诵经完毕。赖子再次上香后，把布施奉给僧人。

“阿弥陀佛！代向令堂问好。”

僧人合掌一拜，拢起袖袍离去。

日下四处张望，“这地方不错。”

“以前这一代很少人建墓，我还觉得很可怕。”

附近还有几户人家在扫墓诵经，线香味随着微风轻送。

“走吧！”

赖子招呼日下后，再对墓碑合掌，提起空水桶。

坟墓之间的小路狭窄弯曲，日下走在前面，赖子紧跟在后，很快走到三重塔旁的小径上。望着那朵石蒜，日下问：“铃子几岁死的？”

“二十二。”

“什么病？”

“自杀。”

“自杀……”日下停步，“那么年轻，为什么？”

已经有好长一段岁月，赖子没跟任何人谈起铃子的死因。一方面她自己不愿想起，另方面也没人问。

“被男人欺骗。”

经过塔旁，来到通往本殿的石板路。山门前有个休憩所，旁边写着“抹茶，二百圆”。

一对老夫妇坐在里面眺望庭院景致。

“休息一下吧！”

赖子先走进去，点了抹茶。

日下坐在赖子旁边，点根香烟，“这么说铃子是七年前死的？”

“嗯，刚转为艺伎不久。”

“她以前也是舞伎吗？”

赖子点头时，里面走出一只猫，走到阳光处翻身一躺。还是只小猫，自己转了一圈，又轻盈地奔向石板路。

看着小猫在山门消失后，日下嘀咕着：“我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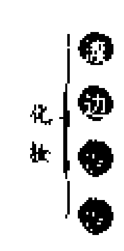
“我以为祇园的舞伎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吃喝玩乐，轻松愉快极了。”

“以前哪有这么好过！”

老夫妇起身离去，中年妇女和他们擦身而过，端来抹茶。日下很少喝抹茶，照着赖子的动作捧起茶杯就喝。

“不久前听我妈说，父亲以前也常去祇园玩。”

“哦！什么时候？”



“十年前吧！说不定你认识他。”

“如果见过几次，或许认得。”

“真正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听说他在大阪的时候很风光，每天晚上都吃喝玩乐。”

“他住大阪吗？”

“嗯，开个小贸易公司。”

“你不是从父姓吧？”

“对！他姓熊仓。”

“熊仓……”

“认识吗？”

赖子捧着茶杯直视日下，“就是你前一阵子过世的父亲吗？”

“是啊！他也是自杀死的。”

赖子觉得一阵晕眩。

怎么会?!

“你怎么了？”

“没事！”赖子勉强撑起精神，再问，“你父亲真的姓熊仓？”

“是啊，他叫熊仓雄平，你认识吗？”

“不认识。”

赖子断然摇头否认。她不认识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脸庞、声音和举止早就从她的记忆中消失。

“母亲说他很风流，我看也没有什么。”

“……”

“如果真的风光，大家都会知道的。”

赖子没有回答，把目光转向三重塔。接近中天的太阳光下，塔影短短地投射在石板路上，刚才那只猫又懒洋洋地走在上面。

一对祭拜完的中年夫妻从小径走向山门。

“对不起，让你想起不愉快的事情。”

日下看赖子沉默不语，以为勾起她对铃子的伤怀。

“走吧？”

"再坐一下！"

赖子此刻是欲站无力，这意外的消息让她四肢麻痹，感觉顿失。

日下无聊地四下望望后看着赖子，"怎么了？脸色好苍白，身体不舒服吗？"

"没事。"

赖子正要起身，意识又一片模糊，她只好又重新坐下，再休息一下后，她好不容易站起身来，大步向前。

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怎么啦？要去哪里？"

赖子没有理会，直接走出山门，走到小径右弯处，日下拦在她前面。

"究竟怎么了，突然要走？"

"只是有点不舒服……"

"再回去休息一下好吧！"

"不用。"赖子绕过日下身边，继续向前走，"到大路那边叫车吧！"

阳光灿烂，围墙边的泥土地上开着大波斯菊。

赖子感到自己和日下一起走在这耀眼的阳光下是多么不可思议。旁人看来他们是一对郎才女貌的情侣，谁知道她身边的人却是自己憎恨、把他逼上死路的人的儿子。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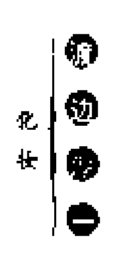
"你该不会认识我父亲吧！"

转过小径，走到挂着可乐招牌的杂货店前，迎面驶来一辆空车。

"回饭店吗？"

"我先去别的地方一下。"

"去哪里？"



赖子不想回答，计程车停下，她打开车门坐上，日下也跟着上车。

"我送你，去哪里？"

车子启动后，赖子才说："请到高台寺。"

"你要回家？"

"刚想起有点事……"

"那我怎么办？"

本来说好扫完墓后去大原或是鞍马看看的，可是现在赖子只想独处。

"你要多久？"

"你先回饭店等我吧！"

"你什么时候回来？"

"傍晚时打电话给你。"

日下有些不满，特地来一趟京都，却只有昨晚才在一起。

"什么时候？四点，还是五点？"

"大概吧！"

"一定唷！"日下特别叮嘱后，想握赖子放在膝上的手，赖子却迅速抽离，日下诧异地望着赖子，"你哪里不高兴，告诉我嘛。"

要是能说出来就好啰！赖子益发觉得焦躁，对司机说："请靠边停一下，我在这里下车。"

"我送你回去嘛！"

"要绕一大段路，我另外叫车好了。"

"随便你！"日下有些怒意。

车子停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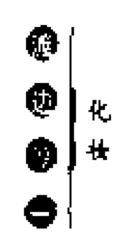
"抱歉，借过一下！"

赖子语调坚定，日下只好先下车让她下车。

"真是奇怪！这么突然，记得，五点哦！"

赖子没有回答，急急拦下另一辆驶近的空车。

她说要回家只是一时的主意，能够的话，她倒想自己一个人回



饭店，安安静静地好好想一想。可是想到饭店有日下，家里有母亲，里子那边又有小孩，都不是能安静思考的地方，又想让车子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可是这么好的天气，走到哪里都是人，而且一个女人孤零零地在想事情，也惹人猜疑。想了半天，还是只有回家。幸好母亲半个钟头前上街去，家中只有女佣福嫂。

赖子直接上楼，走进里子他们以前使用的房间，躺在沙发上。没有走多少路，却觉得浑身疲累。她闭上眼睛，眼睑里浮现遍洒秋阳的墓园，日下的声音清晰传来。

"是我父亲，他叫熊仓雄平。"

日下真的会是那个侵犯铃子也强暴了自己的男人的孩子吗？为什么这么凑巧？赖子从来没把这两个男人联想在一起，她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有血缘关系。

她想起听说熊仓自杀那晚，日下独自到店里时，她曾错觉看到熊仓。即使年龄、模样和长相都不一样，那一瞬间她把他看成熊仓，那是一种直觉？还是日下某个不经意的动作令她想起熊仓？

回想起来，他醉时轻轻突着脖子喝酒的动作！走路时右肩垮下来的样子都很像熊仓，就连笑时的眼尾纹都一模一样。再想下去，连他的声音和说话方式都像。在一起这么久，怎么一点也没注意到呢？

太疏忽了……

然而这也不无道理。日下虽然多少有些像熊仓，但不是贪杯好色、强人所难的中年人，他谨慎安静，根本让人看不出他们是父子关系。

当然，如果赖子有心，或许可以早点发现的，像他说到和母亲单独住时，说到父亲的死时，赖子只要深入探听一下，或许就会知道。日下对她是无话不谈，她之所以不愿多问，是知道日下对父亲的记忆并不愉快，而且她也觉得他的家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本人。

如今知道日下是熊仓的儿子，赖子的心情大为动摇，从那一瞬

间开始，她眼中的日下已不是过去的日下，而是承袭熊仓血脉的儿子。不管日下是否憎恨父亲，他身体里流着熊仓的血是不争的事实。

想到自己和他们父子的肉体接触，赖子几乎要发狂。熊仓曾经那样侵害自己，让她多年来一直活在憎恨和复仇的情绪中，偏偏她又爱上他的儿子。

"我不要……"

赖子闭着眼睛摇头。

怎么会这样？是上帝的恶作剧？还是有人在后面操纵？赖子突然有泡进浴缸里用力刷洗全身的冲动，用浮石狠狠刮掉一切污垢，恢复本来一尘不染的身躯。

赖子更用力闭着双眼，但是幽暗中再度浮现熊仓和日下的脸。在她知道熊仓自杀时，她发誓要完全忘掉熊仓，告诉自己就此和过去的噩梦斩断关系。

可是，这噩梦似乎没有消失，只要有日下在，这噩梦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消失。

"救命……"赖子闭着眼睛低声求救。

过去她从来不向人求救，被熊仓强暴时她拼命反抗，但没有呼声求救。她痛苦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也都没有向人哭诉过。只有这次她打从心底认输。她感觉自己一个人撑不过去，很想找人倾诉，但是这又多么难以启齿。

一切是自作自受！

"我该怎么办……"

此刻，她躺着不动，连翻个身都害怕，怕扇动四周平衡静止的空气，让勉强保持的平静崩乱。

她不愿再想下去，双手放在腹部，僵直地躺着不动。

阳光依旧当窗照人，隔着眼皮感觉到亮光，突然一阵清脆的鸟啼。楼下的玄关有开门声，听到有人说话。

赖子想坐起来，却动不了身子。这时听到上楼的脚步声。

“你回来啦！”津子嘶哑地问，“怎么躺在这里?哪里不舒服?”

赖子闭着眼睛坐直身体，“没事。”

津子穿着褐色的大岛绸和服，手上提着百货公司的纸袋。

“这是我刚买的，你看怎么样？”

津子坐在沙发上，兴冲冲地打开纸袋，拿出一个悬挂式的旋转玩具。

“真幸一定很高兴的。”

“真的？……”

赖子没说里子家里已有一个同样的玩具。

“还有奶粉和奶瓶，真幸来时可以泡给他喝。”

“可是里子来时都会带来啊！”

“有准备总是好嘛！”津子摆弄玩具，喜滋滋地说，“这个要直接送给真幸。”

“要我带去吗？”

“叫他来，我直接给他。”

“那就叫里子一起来。”

“你去把他单独带来也可以。”

“太不合理了吧！”

“没关系，反正我们这边也有奶粉。”

看样子，津子现在眼中只有外孙了。赖子原本就相信她看到外孙以后心情会改变，但没想到变得这么多。

“我去跟里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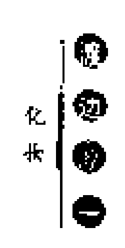
“里子要忙的话，不来也没关系。”津子说完，愉快地走出房间。

赖子再度靠在沙发背上。

秋阳依旧明亮，蕾丝窗帘在淡紫色地毯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院子里悄然无声。

静寂中，赖子又想起日下。

“为什么……”



难道这是天谴吗？在她冷酷地逼熊仓走上绝路后，老天怎么可能再赐她幸福？

赖子不自觉地打个冷颤。

"饶了我吧！"

紧闭的双眼里浮现熊仓扑倒在"青"地板上的模样，还有他被经理架出去时的哀求眼神。

赖子双手覆脸，拼命摇头，可是熊仓的脸仍不消失，他镜片后的眼睛重叠着日下的眼睛。

"天啊！"赖子整个上身趴倒在茶几上。

不知经过多久，又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她抬起头，门刚好打开。

"你在干什么？哪里不对劲？"

"没有啊！"

"联络里子没？你明天就回去了，趁你在的时候来比较好。"

"我现在就问她。"

"我先下楼……"

津子离去后，赖子望着角落的电话。

该不该告诉里子日下的事呢？里子多少也知道她和熊仓之间的过节。与其现在一个人烦恼，不如找个人倾诉一番，或许会轻松些。

从小到大，赖子就不多话，心里有话也只对铃子说。铃子死后，她更独来独往，搬到东京以后，从新桥到银座，都没有特别深交的朋友。旁人看她冷傲，她无所谓，只要过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今，心灵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与煎熬，赖子才发现多年来的孤独让她找不到分担的对象。朋友没有，母亲不行，槙子太小，想来想去只有里子。可是再仔细想，里子也不是那么清楚。里子是知道熊仓和赖子有过节，也是铃子自杀的原因，但详细情形并不清楚，更不知道赖子在东京把熊仓逼上死路的经过。赖子向她倾诉，她能完全了解吗？

"还是不行啊……"

赖子再度望着秋光炫目的窗外自言自语。她呆坐几秒钟后，摇摇头，像甩掉无解的烦恼，拿起角落的电话。

"姊，你现在在哪里？"里子的声音很兴奋。

"家里，妈刚给真幸买玩具回来。"

"真的？"

"就是吊在天花板上会哐啷哐啷转着响的那种，跟你那边的完全一样，可是她说要亲手送给真幸。"

"太好了！妈要来我这里吗？"

"妈大概还不想这么快原谅你，她现在心情还很复杂，你就体谅她一下，带真幸过来好吗？"

"当然没问题。"

"妈还买了奶粉，说真幸在这儿时也有奶喝，她兴奋得好像是自己生的一样。"

听筒那边传来里子的笑声，"你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下午，不过，留到后天中午也行。"

"你要不在的话，我会害怕。"

"那你明天十二点来吧？"

"好。"

"妈一定很高兴，说不定留着真幸不让他回去。"

"怎么可能！对了，你今晚有事吗？没事的话来我这边吃饭好不好？"

"我们也好久没慢慢聊了，我傍晚时过去，要我带什么吗？"

"都不用，有的话帮我买一点酸橘就好。"

"我差不多五点钟到！晚上见。"

挂掉电话，赖子想起还在饭店等候的日下。

午后的阳光依旧耀眼，有一点点风。枫叶微微摆动，长在枫树下的落霜红的小果子不停抖动。

下午三点。

日下是直接回饭店吗？说好傍晚时打电话给他，老实的他应该

不会在街上闲逛，而乖乖地在房间里等电话。

赖子看着电话，心想告诉他今晚和里子有约的话，他一定会生气。两人难得来一趟京都，相聚的时间却只有一夜，如果再告诉他今晚不见他，他更会愤怒。

可是，不这么做该如何呢？

现在如果回饭店，只有让自己更加痛苦而已，连带地也让日下不愉快。她没有办法再坦然面对日下，至少现在不行。光是想到今晚两人一起上床，就令她浑身发抖。

为了不伤害日下，最好今后不再见面，赖子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觉得分手对彼此都好。

她打定主意，拨电话到饭店。

"请接四〇七号房。"

"请稍候！"

短暂的铃响声后，日下接起电话。

"啊！你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

"抱歉，今天不方便过去了。"

"为什么？"

"临时有件急事要办，恐怕回不去。"

"怎么可能！这样太过分啦。"

"对不起，你先回东京好吗？"

"别开玩笑！天晓得我是为什么来京都的，你现在哪里？在家里吗？"

"嗯……"

"我这就过去，我们把话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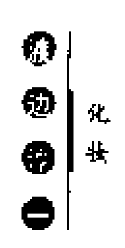
"你来也见不到我。"

"你不是在家里吗？"

"我正要出去。"

"去哪里？"

"再说吧！"



“等一等……”

听到日下急迫的声音的同时，赖子挂掉电话。

房间里依旧静悄悄地，窗帘的影子移到茶几上。赖子呆望那影子呢喃着“对不起”。此刻，她没有力气做任何事，只能就这么静止不动。

回到沙发上，沉沉地靠在椅背的瞬间，赖子的脑子里突然浮现一个女人在瀑布下承受落水冲击的画面。

那是清水寺后院下面的音羽瀑布。是清晨五点左右吧！她是有什么烦恼呢？一身素白地紧闭双眼任凭瀑布冲击。为了逃避日下，赖子来到里子住处，但是情绪仍无法沉静下来。吃过饭，逗逗小孩，脑子里还是挥不去日下的影子。

“姊，你怎么看起来没精打采的？”

“哪有？”赖子笑着掩饰，“里子，你看过到音羽瀑布冲水的人没有？”

“没有，那要大清早就去，你自己不是看过吗？”

“只有一次，是和染涌姑娘一起去看的。”

“那还是你当舞伎的时候吧！”

染涌是来自乡下的舞伎，用真发梳起的发髻在京都特别醒目。不知为什么，她对清水寺非常好奇，央求赖子带她去看。只记得那天大清早，她们从三年坡经过正门，走到舞台那边，看见瀑布下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冲着急落而下的水帘，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她们是隔着树丛看过去，女人身上穿着白色棉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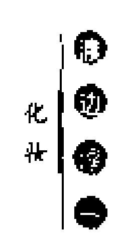
“你去看过那个瀑布没有？”

“没有，现在还有谁要去看？”

“那地方也满恐怖的，报上还登过有人在那边遭到攻击。那后面就是墓地，以前有很多乞丐在那里聚集，那次事件发生后，想去的人都不敢去了。”

“你该不会是想去吧？”

“怎么会……”



"那就好，要不然真让人担心。"

"你明天中午就带真幸过来吧！"赖子准备起身。

里子赶忙问："不是今晚睡这里吗？"

"我是想，可是留妈一个人在家也好可怜。"

"可是人家难得和你好好聚聚聊聊的。"

赖子笑笑，没说什么，直接走向门口。

"姊，你是不是有心事？"

"怎么会？"

"看你怪怪的。"

"只是今天去给铃子扫墓，想起以前的一些事而已。"赖子再度嫣然一笑，挥挥手离去。

坐在车上，赖子一直想着去瀑布的事。

现在去承受瀑布冲击，并非想消除把熊仓逼上死路的罪孽，她也不认为自己能获得原谅，只是觉得现在的感受好难过，忍不住想折磨自己，让这副身子承受痛楚，暂时摆脱那心灵的煎熬。

可是一个人去还是很恐怖，瀑布那边白天是有很多观光客，但夜里到清晨是杳无人踪。

要找谁陪着去呢？

里子有孩子要照顾，母亲又会问东问西，而且都可能反对。看来，只有找管家阿元了。她也许觉得奇怪，但找个适当的理由告诉她就行了。

回到家里，津子正在起居室里看电视。夹在前后两天假期的中间，餐馆生意清淡，只有两组客人，大概也已散席。

"里子明天中午过来。"

"是吗？辛苦你了。"津子亢奋地一边泡茶一边说，"有个叫日下的人连打三通电话来找你，是不是有急事？"

"不管他！"赖子没好气地回答。

津子也没放在心上，只顾着询问外孙的情况。赖子尽量满足她的关心后，回到二楼。

进了房间看看钟，十点半。

日下等一会儿可能还会打电话过来。

他电话追到家里，可见有多么生气。

赖子拿起电话，打到饭店，柜台说日下已在八点左右退房。

他是回东京了吗？

想到日下一个人搭乘新干线回去的样子就觉得难过，但这也无可奈何。

赖子静静点着香烟的同时，楼梯上响起脚步声。

"是阿元吗？"

"是的！"

"请你过来一下好吗？"

阿元开门进来，手上还拿着湿毛巾。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我想去清水寺还愿，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阿元一脸诧异，"为什么要去？"

"东京店里这一阵子难做些，想去许个愿。"

去冲瀑布的人多半不是为生意兴隆，而是为心里的苦恼，可是现在她也只能这么说。

"真的要去？"

"是啊！可是我怕一个人去不安全，你陪我去好不好？"

"可以呀！你准备了白色袈裟了吗？"

"因为是临时起意，没有准备，我就穿白色的长衬衣，底下再缠白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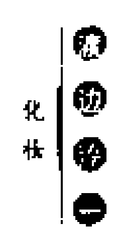
"你要不嫌弃的话，就穿我的好了。"

"你怎么会有？"

"以前我也曾经想去过。"即使单身的阿元，一样有她的烦恼，"还有，要带念珠。"

"我有。"

"会诵般若心经吧？"



“要诵经吗？”

“瀑布四周有些没有成佛的东西会来骚扰你，诵经可以避开他们。通常要诵三遍，但两遍也可以。”

“可是我只记得一点点。”

“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能只祈祷就好吗？”

“只要心灵虔诚，大概也可以吧！”阿元说着，再度不安地问，“真的要去吗？”

“嗯！你看我们几点出发？”

“愈早愈好，六七点钟都可以！”

“那就六点吧！”

这一阵子津子起床较迟，大都在六点半才醒。赖子想趁母亲没醒的时候就去。

“会冷唷！”

“不要紧，可是别告诉我妈哦！”

“我知道。”

“那就拜托你了。”赖子亲切地送阿元出去。

一整个晚上赖子都模模糊糊地做着梦。

熊仓和日下轮流出现梦中。

他们两人坐在一起交谈。熊仓说：“这是我儿子。”日下没说话，低着头。父子感情看似很好，偶尔有点争执。熊仓一直带着微笑。

朦胧中听到阿元来催她出门。

陡地惊醒，想起梦中熊仓的笑。听人说梦见死人笑不吉利，害她心情无端沉重起来。

窗帘缝隙处已露进些微曙光，鸟啼婉转不断。

她赶紧起床穿好衣服，包好冲水时要穿的白袈裟和念珠，阿元正在门外唤她：“赖子小姐，好了没有？”

“我马上来。”

赖子仔细检查一下，确定没有忘记什么后匆匆出门。

两人轻轻下楼，津子还没醒。她们打开门，快步穿过院子。

东山的棱线已经泛白，山上还残留着淡淡的月影。路上没有行人，只有一排孤独的街灯兀自散发愈显微弱的光芒。

鸟乃家到清水寺并不远，走快一点十分钟就到。她们一路无话，埋头前行。

下了坡，经过高台寺旁，爬上二年坡、三年坡，穿过正门，再登上石梯，然后走上通往池边的小径。

草上还沾着露珠，树叶也湿湿的，走在这样的路上，她们的脚步更快了。

清水的舞台在晨霭中如城堡般浮现。

突然背后一阵树叶拨弄声，赖子惊吓地身子一缩，原来是鸟儿嬉戏，一展翅高飞而去。

石梯上还有一个小坡，但已经可以看见瀑布了。

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只听见水声哗哗。

赖子站在瀑布前，深吸一口气。

天空已经大亮，瀑布四周因树群茂密，仍静如深夜。

“去换衣服吧！”

阿元指示赖子到旁边一个小屋去。白天这里卖汤豆腐，里面铺设有地板，可是门却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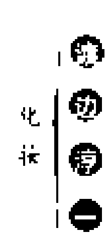
赖子只得在这草席围成的小屋背后脱掉衣服，浑身缠好白布，再套上袈裟。阿元则四下帮她警戒。

换好衣服，赖子手持念珠，把换下的衣服包交给阿元，“谢谢你。”

“记得，先让水冲手，再来是肩，然后是背部的顺序哦，瀑布冲打在背部的时候低下头，会又冷又痛，但要忍耐。”

刚才换衣服瞬间还打哆嗦，现在已不觉得冷。

“下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阿元说完，背转身去。

赖子望着瀑布，双手捧着念珠，赤脚走进瀑潭。

水瞬间淹到手肘边。

冷是冷，她却感觉如皮鞭抽打过后的烫热。她定下心，让双手和肩膀承受落水冲击。

那看起来细长柔和的瀑布，直接冲在身上时，像铁钉扎肉般刺痛。

那连石头也能穿透的水滴之箭，散射在她的背和肩上。

赖子屏息咬唇，双掌合十。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赖子只诵了般若心经的前段，便念出熊仓和日下的名字，“请原谅我，是我不好，请原谅我……”

水柱冲打着赖子的背肩，白色的袈裟瞬即湿透。

冰冷的水刺痛着肌肤，全身有如在熊熊烈火中。

“是我不好，惩罚我吧！”

她专心一意地祈求，早已忘却肉体承受的痛楚。

在白色的瀑布下，赖子白色的身躯也如雕像般静止不动。



[化妆]

乱菊

十一月的大学校园里忙得不可开交。大四的学生忙着补修学分，跑图书馆找资料写论文。此外，还要担心就业问题。就业部的布告栏下总是挤满人头。

今年市况稍微回升，企业求才人数增加，但是一流企业仍然抢手，挤在要上不上边缘的学生特别紧张。

不过，槙子这一票朋友倒还是优哉游哉的。四个好朋友中，冴子要到父亲的贸易公司上班，真由美到她叔叔担任社长的广播公司，优子要去旧金山婶婶那儿，美奈子根本不打算就业，留在家里学做家事，槙子则是一毕业就要结婚。

本来槙子觉得一毕业就钻进家庭里，好像有点浪费青春，可是小泉士郎希望尽快步进礼堂。他说他已经二十六岁，母亲心脏不太好，也希望他早点成家。其实他是怕槙子上班以后又交别的男朋友。

自从七月去京都拜见槙子的母亲津子后，两人的婚事算是有了正式承诺。从那以后，槙子在两人之间一直采取主导权。走在街上，到餐厅吃饭，槙子经常遇到男性朋友，虽然只是点点头，寒暄两句，小泉还是很在意。他不知道槙子的过去，但隐约可以感觉到她曾经有过不少男朋友。为了不想夜长梦多，他想一毕业就把槙子娶进门安定下来，自己才能安心。

文化节过后三天，槙子去找赖子。天气已经转凉，槙子的皮肤还是小麦色，说是前几天和朋友去泰国晒的。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晚十点，这个送你！"槙子拿出一个细藤编的提篮子。

"好可爱，谢谢。"

提篮有盖子，很适合野餐时用。

"那边的藤啦紫檀啦都好便宜，那些藤编的家具好漂亮！"

赖子霎时想起熊仓，他就是从曼谷、新加坡进口这些东西发财的。

"泰国的芭达雅海滩尤其美，你一定要去看看！"槙子绕着脖子上的金项链说，"那里的海好美，人又少，到了晚上，在海风习习的大厅跳舞时，讨厌的人也变得喜欢了。"

槙子哼着舞曲，涂着蔻丹的指甲轻敲茶几。

"你多好，有那么多假！"

"谁说的，这是我大学生涯的最后一次旅行，说不定还是我这辈子仅有的一点空闲。"

"这样说太夸张了吧！"

"真的，我一毕业就要结婚，以后的人生就是灰色的了。"

"那就不要结嘛！"

"我真的还想玩几年，可是由不得我，士郎说要结就趁早，还要急着提亲。"

"什么时候？"

"他说这个月就十五和二十一两天是大吉日子。"

"这么快！二十二日是星期六，不是更好？"

"这都由他们那边决定，我管不着，只希望提亲那天你能在家，我怕妈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我能拒绝吗？"

"就知道你一定会帮忙！谢了。"

"媒人找谁呢？"

"七郎公司的副总今野先生，我们礼拜天要一起去拜会他。"

"好像都很顺嘛！吃点蛋糕吧！"

赖子拿出昨天客人送的起士蛋糕，正切块放进小盘子里时电话响了。她瞄电话一眼，没有去接。

电话继续刺耳地响着，槙子还特别唤她一声，她才很不情愿地拿起话筒。但只听她说了一声"是"后就不讲话了，不久后又说了声"不是"，语气继而突然坚定地说"这太让我为难了"然后就挂掉了。

槙子敏感地觉得气氛不对，随口问："是客人吗？"

"不是。"

赖子含糊回答后点了根香烟。

"提亲那天就拜托你了。"

"你要走啦？"

"我跟朋友还有约会……"

槙子识趣地扯个理由离去。

赖子坐在沙发上，叹口气。

电话是日下打来的。从她回东京的第二天起，日下就一直打电话找她。她试着为自己不告而别道歉，日下当然不能理解，不断追问原因，赖子却怎么也不肯说。那天在瀑布下冲水时她就对自己发誓："这事绝不告诉任何人。"

日下一直不肯死心，连续一个礼拜每天都打电话来追究，搞得赖子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紧张，接过电话后心情更沉重。

刚才日下在电话里头说，再不给他答案，他就要到店里直接问个明白。赖子说会让她为难，可是听日下的语气，好像真的会来。

没想到平常那么冷静含蓄的日下如今像变个人似的蛮来，这么死心眼，对赖子来说真成了负担。日下以为他到店里，赖子一定会跟他谈，其实赖子现在最不愿意见到他。不想跟他说话，也不会坐他的台，如果他出言不逊，还可能请他走，甚至叫经理撵他出去。

可是，这么做，不就像上次对熊仓做的一样了吗？

赖子很不情愿走到这一步。有关熊仓的事，她在瀑布下冲水的时候已都彻底抛却忘记。她祈祷、道歉、自惩，好不容易有清净身心的感觉，她不愿意因为目下再让自己受到玷污了。

赖子像要挥去这些不愉快的思绪，站在阳台前。午后的阳光明亮，风也不小，把盆栽都吹倒了。赖子打开落地窗，把盆栽扶正，再回到房间里。

她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看看钟已是三点，该准备到店里去了。

“该上班啰！”

她对自己嘀咕，换成迎客的妈妈桑表情面对妆台。

十一月的银座俱乐部酒廊生意有些清淡。

要是在往年，家家高朋满座，热闹到十二点，计程车站前大排长龙。今年却冷清许多，酒醉归去的人等个三五分钟就有车坐。境况毕竟还没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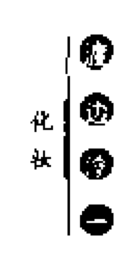
不过，“青”的生意还是很好。店内大小适中，装潢高雅，小姐比较年轻，又都很敬业，客人在这里比较轻松自在，但最重要的，大家还是冲着妈妈桑赖子而来。大家嘴上不说，其实就是要来看看她的美，听听她柔婉的京都腔。

客人总喜欢称赞她是“银座最漂亮的妈妈”。新来的客人更常是呆看着她。

在广阔的银座里，赖子是不是最漂亮的妈妈桑，也许不知道，但是她的美加上气质，的确是无以复加。

赖子的确很美，但是她脸上也有一层冷冷的阴影，有人喜欢，有人不爱。“青”的老顾客就特别迷她这份美中带冷的气质，尤其好奇她神秘的私生活。

没有人知道赖子有没有相好的对象。通常在银座开酒廊，背后总有靠山，可是赖子好像没有。起初有人以为是太平洋化学的村冈



专务或三京银行的副总，但仔细研究又不像。大协百货公司的常董也被提过，但赖子好像又没有对他全面不设防。

这么一个美丽、不属于任何男人且永远带有一份冷冷气质的女人，似乎更吸引男人。

日下是隔两天后才到“青”来的。

快十一点时他独自晃进来，四处巡视，看到赖子时慌忙垂下眼睑。

正好两桌客人联袂离去，店里有空位，小弟立刻引他坐到五号桌，并安排直美坐台。

有新的客人上门，妈妈桑理应过来寒暄，但是赖子一直留在一号桌没动。

店里的小姐和小弟只知道赖子和日下交情还好，详细关系就不清楚了。赖子不喜欢把私事带进店里，日下也知道她的个性，在店里不敢造次，因此旁人看来，倒像是日下单恋赖子。因此要说日下是赖子的情人，恐怕相信的人不多，没有相当的地位和经济能力，好像配不上赖子。

日下已坐了十多分钟，又有一桌客人买单，赖子还是没过来寒暄。

日下不时打量着赖子，她好像醉了，脸颊绯红，上身摇晃。她在电话中叫他不要来，他偏来，她也许生气了。

说真的，赖子是有点生气，明明不要他来，他却硬闯进来，她根本懒得去搭理他。

期间，日下要直美去请赖子过来，赖子当然一口回绝。

日下大概也觉得坐不下去，起身买单。

小姐过来告诉赖子，“妈妈，日下先生要走了。”

赖子还是没有起身。

日下穿着灰色猎装、深蓝色西裤，虽然喝下不少酒，脸色却更苍白。他经过吧台走向店门口，没有回头。看着他那落寞的背影消

失在门外，赖子松了一口气。

安心的同时，她又有些内疚。那么冷酷，至少该说声“谢谢光临”的。可是如果说了，或许又燃起他一丝希望。

算啦！这样做对彼此都好，其他的就不必多想了。

赖子把杯中的白兰地一口喝干。

赖子陪最后一桌客人到另一间酒吧喝点酒后就直接回家，到家时已一点半。

她换上睡衣，正卸妆时电话铃响。

又是日下不成？

她迟疑地拿起电话，是里子。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一直找你。”

“什么事？”

“椎名要走了。”

“什么意思？”

“他要去马尼拉，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赖子一下子没搞清楚，仔细想想，椎名是国际电业的常董，又是最有实力的人，为什么会外调呢？

“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他自己也不知道吗？”

“他说是到马尼拉的新工厂当总经理，也不知道是升是贬。”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刚才他打电话告诉我的，姊，有没有办法找人别让他去。”

“我不知道……”

赖子开俱乐部，虽然认识不少政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他们也不好干涉别家公司的事。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

“十二月。”

“不就马上到了？”

“正式上任是明年初，但十二月初要先去准备。怎么办？”

“马尼拉其实也不远……”

“可是在外国啊！”

“他还是可以常常回来的。”

“感觉还是很远，不像在东京，想见就见到了。”

“我想也不会太久吧！最多两三年就会调回来。”

“搞不好他会老死在那里。”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坚强点！”

“姊，这是老天惩罚我吗？”

“怎么说？”

“我伤了那么多人的心……”

“没有的事，你只要坚强起来，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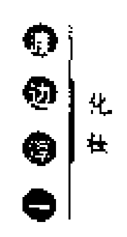
“可是，他好可怜……”

椎名外调到闷热的东南亚是可怜，但孤独的里子也一样可怜啊！赖子这么想。

听到椎名要调到马尼拉，里子完全乱了方寸。她总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着手。她从来没这样想过椎名，帮真幸泡牛奶时，热水忘了对冷水；换尿布时又忘了粘上胶带，整个人神思恍惚。突然想哭，又想拿起手边的东西就摔。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像个失掉平衡的人偶，手足无措又无所依靠。

在生下真幸以前，她告诉自己，只要生下孩子，就是和椎名分手也可以。可是生下以后，看到真幸，就觉得是和椎名在一起，跟真幸说话时又好像在向椎名倾诉一样，感到满足又幸福。

如今听到椎名要走，她失落得自己都吓一跳，像脊椎被抽掉一般整个人瘫痪下来。当初不顾一切离家产子的坚强到哪里去了？看到这么软弱的自己，她真怀疑自己当初怎么会自以为只要有孩子、没有椎名也无所谓？或许当时的坚强，是因为知道椎名终究在东京的关系。



赖子说马尼拉很近，椎名可以常常回来，里子却不这么想。再近，也没有京都到东京近，他又负责那边的业务，也不能常常回国；何况马尼拉天气闷热，饮食和生活环境都不一样，听说治安也差。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受伤了又怎么办？

里子自己闷着头胡思乱想，就怕这次离别后再也见不到面。她拼命想有没有办法阻止椎名外调，是生病还是受伤，甚至辞职……

对啦！干脆辞职算了！

里子的空想突然亢奋起来。

椎名如果辞职，可以来京都和她一起生活。里子再去求母亲原谅。照现在情形看来，母亲一定会原谅她，只要和菊雄的离婚手续办妥，她就可以回蔦乃家。

也许母亲一开始会排斥，但椎名是真幸的父亲，最后还是会接纳他，一起在蔦乃家生活。

这样不是很好吗？

真是这样的话，里子愿意粉身碎骨拼命工作，担负起他和真幸的生活。

女人只要心里有寄托，再怎么苦都撑得下去。

可是，椎名或许不喜欢当餐馆老板吧！他一直是上班族，也有社会菁英的傲气，不是菊雄那种唱唱小曲、浮躁过日子的人。也许，可以帮他开间新公司，资金可以找母亲帮忙。他那么有能力，就是小公司也能经营得有声有色。这样，他经营公司，里子负责蔦乃家，刚开始或许辛苦，只要两个人同心协力，一定能成功。

里子愈想愈兴奋，浑身发烫，未来充满了瑰丽色彩，有如现实一般。

她已有和椎名两个人一起打天下的雄心，急着想告诉自己的姊妹。

整整一个礼拜，里子的思绪就在不安与梦想中来回不定。她每次想告诉椎名她的梦想而拿起电话，但随即又放弃。即使她说了，

椎名也不会听吧！或许反而会笑她孩子气。可是时间愈来愈急迫，要诉就要快，里子终于下定决心明天跟椎名说。就算椎名说她自私天真也好，她本来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即使椎名拒绝，也好让她死了这份心。

才想着他，椎名的电话就来了。

“你在干什么？没事吧？”

“没事，都很好。”

“真幸呢？”

“睡着了。”

“又长大些了吧？”

“昨天量体重是五千八百公克，跟他说话他会笑了。”

“真的？……”

深夜的缘故，椎名的声音听起来很近。

“你还是很忙吗？”

“要准备很多事情。”

“还是要去不成？”

“当然，怎么？”

“能不去的话多好。”

“怎么行！”椎名在那头苦笑，突然换个语气，“下个周末想去看你，可能的话，我们去旅行一趟好不好？”

“去哪里？”里子兴奋地问。

她一直期待能和椎名好好出游一趟，离开京都，心情一定幸福安详。

“走得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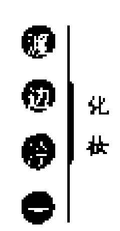
“可以，真幸可以托妈照顾。”

“可是她很忙……”

“两天没关系的，你真的要带我去旅行？”

“想不想去？”

“当然想，去哪里？”



"随便！"

"要过夜吗？"

"都可以，我想去安静一点的地方，像山阴啦或是丹后半岛，去过没有？"

"我只去过松江，不过，我都想去。"

"那我再打听一下，确定后告诉你。"

"一定哦！"

"放心。孩子真的没问题？"

"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好的，等你的消息哦！"

听到椎名要带她去旅行，里子把先前想了半天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整张脸亮了起来。

刚才说把真幸托给母亲没问题，现在想想好像没那么轻松。母亲年纪大了，照顾小孩有些吃力，还有，该怎么跟她说？想了半天，似乎只有实话相告。母亲会谅解吗？看在外孙的份上，母亲的态度或许会转化，但不能保证她一定谅解。尤其是这所有的骚动都因椎名而起。

"怎么办？"

里子突然想到下个周末是小泉家来提亲的日子，那时候把孩子丢在家里更说不过去。幸好，那天赖子也会回来，客人来时请佣人帮忙照顾，客人走后有赖子帮着母亲照顾，而且那天槙子也在家里，人多好帮忙。这样看来，下个周末反而最方便。

里子望着躺在身边的真幸，爱怜地说："爸爸和妈妈要一起去旅行，你要乖乖地哦！"

他再看到这孩子，会说什么呢？

椎名上次看到时真幸还没满月，一张小脸红通通地皱成一团。现在红色已褪，五官分明，粗粗的眉毛和挺直的鼻梁，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椎名应该更能实际感受到这是自己的儿子。

"爸爸要到外国去，我们真幸也一起去吧？"

里子想像着和真幸一起出国的样子，或许，他们可以一起住在

围外。但紧接着，里子便丢掉这可怕的念头。从一开始，她就没敢奢望和椎名在一起，只希望生下心爱的人的孩子，把他抚养长大就好。如她所愿，能顺利生下孩子就够感谢上苍的了，再敢奢望什么，要遭天谴的。

她告诉自己，“能一起去旅行就够了……”脑子里描绘着和椎名的晚秋之旅。

里子一直思索怎么向母亲开口托她照顾真幸。她决定亲自回家问老人家，表面上说是给槙子送贺礼回去。

她先打电话过去，津子问：“真幸也一起来吗？”

“是啊！”

“好吧！我等你。”

津子的语气冷淡，里子不太愉快，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第二天去时，津子已准备好尿布，房间也铺好一个小床准备让真幸睡。

“谢谢妈上次买给真幸的玩具！”里子客气地寒暄，随手送上津子最喜欢吃的“御仓屋”糕点。

“来就来了，还带东西干什么！”津子的口气掩不住喜悦。

“这是给槙子的。”

槙子一直很喜欢她那个红宝石戒指，里子不想花钱买新的，而且生孩子以后，戴红宝石显得太华丽，干脆送给槙子当订婚礼物。

“送她这么贵的？”

“她喜欢嘛！”

津子不再过问，转头看着真幸，“好像长大了，来，外婆抱抱！”

她伸出双手，真幸也挥舞着小手臂笑着。

“还记得外婆啊！好乖哦！”津子接过真幸，瞬间上身晃了一下，随即站稳，“这么重，几公斤了？”

“五千八百公克。”

“这么重，了不起呢！”

津子不停地用脸颊亲抚真幸的脸蛋，真幸痒得把头转开，津子

还是不停地亲他。里子乘机开口："妈，有件事想拜托您。"

"什么事？"津子眼睛还是盯着外孙。

"能不能帮我照顾真幸一个晚上？"

"为什么？"

"我想出去旅行。"

津子讶异地看着她，"旅行？去哪里？"

"还没决定，我想和椎名先生一起去旅行，他下个月就要调到国外，去马尼拉，恐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

"只要一晚就好，他说我们单独去个安静的地方。"

津子沉默半晌问："椎名先生为什么要调到国外？"

"我不知道，说不定是因为我的关系……"

"他这么说了吗？"

"他什么也没说，可是，他在总公司做得好好的……"

津子再度沉默，许久才轻声说："你去吧！"

"真的？"

"不让你去，你还不是一样会去，真幸就交给我照顾。"

"谢谢妈。"

事情解决得太容易，里子喜出望外。津子也抱着真幸，喜滋滋地说："小宝贝，你可以陪外婆睡觉觉啰！"

第二天下午，梅善堂的老板娘仓本太太打电话给里子。寒暄几句后，告诉里子说菊雄想要见面。

里子立刻全身警戒起来，"不是跟他说我要离婚吗？"

"我是说啦，他还是想亲口跟你谈才相信，好像是我在中间搞鬼一样。"

"太过分了。"

"所以你就见他一面吧！"

里子心想也不好给人家添麻烦，勉强地说："您会陪着一起来吧？我没办法和他单独见面。"

"好吧！你什么时候方便？菊雄随时都可以。"

里子想这事愈快解决愈好，她不希望和椎名去旅行时心里还牵挂着这件事。

今年的红叶色泽不够鲜，也落得早。

里子穿上条纹图案和服，披个紫色围巾。她先把真幸送回娘家给母亲照顾。

津子知道她要和菊雄见面，只说"好好向菊雄赔罪！"她也知道里子和菊雄是破镜难圆了。

把孩子托给母亲后，里子乘车奔向鸭川畔的饭店。

地点是里子选的，本来菊雄想在下鸭那一带的料理屋见面，里子坚持明亮宽敞的餐厅，气氛开朗些。

菊雄和仓本太太已经先到，对坐在可以观赏瀑布景致的窗边。

"对不起，我来晚了。"里子向仓本太太致意后，又向菊雄鞠个躬，"好久不见……给你添这么多麻烦，实在对不起。"

"哪里……"菊雄尴尬地猛挥手。

"坐吧！"仓本太太指着菊雄对面的椅子，"要吃点什么？"

"我要咖啡。"

"该吃午饭了吧？要不要吃点什么？"

仓本太太和菊雄都点了一客午餐。

菊雄穿着灰色龟甲纹的和服，披着丝外套。衣料是很高级，只是脖子细细的、肩膀窄窄的，看来就像个花旦。

"今天菊雄正好去小曲师父那里。"仓本太太说。

是啊！每周三是菊雄去学小曲的日子，里子像是唤起遥远的记忆般。

"他现在已唱得很好了。"

"还早呢！"

"有机会要听你唱一遍。"

仓本太太和菊雄对答如流，里子没有搭腔。侍者端汤上来。

菊雄照例翘着小指拿着汤匙慢慢舀汤入口。里子本来就嫌他这样子难看，现在看他喝汤时，伸着脖子，喉结像鸟头一样上下晃动，更是说不出的难受。

主菜总算上来。仓本太太牛排吃到一半，突然想起似的，"我要打个电话回去，失陪一下。"

她一离开，里子便垂下眼睛，空气开始僵凝。

菊雄轻轻拿起啤酒，"要不要喝一杯？"

"不要，谢谢。"

"一杯就好，以前不是都喝吗？"

"真的不要。"

里子心想，以前和现在不一样了。

"槙子要结婚了是不？"

"嗯……"

"那个男人可靠吧！"菊雄也心神不定地四处张望，掏出一根香烟点着，抽了两三口，鼓起勇气说，"里子，你不能重新考虑一下吗？"

"……"

"我也有错，我跟你赔罪。"

"不要这样……"

可是菊雄两手扶着桌面，深深鞠个躬，"我诚心向你赔罪，我们能再和从前一样好吗？"

"不要这样，我已经离开家了，也有孩子了。"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回家，一起把孩子养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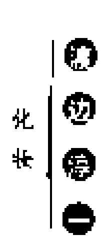
是他人太好了，还是毫无心机？里子讶异地望着他。

菊雄笑着说："这次分手后，我才知道我真的喜欢你。"

"……"

"让我握握你的手！"

菊雄纤细的手臂伸过桌面，里子慌忙收回桌上的手，他却又从桌下伸手过来，"让我握握！"



“不要这样。”

“怕什么！我们是夫妻。”

“不要！”里子拂开他的手，站起身来。

“你要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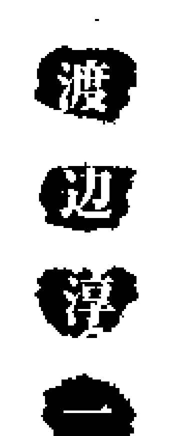
里子没回答，拿起披肩走出去。侍者诧异地看着菊雄。

“里子，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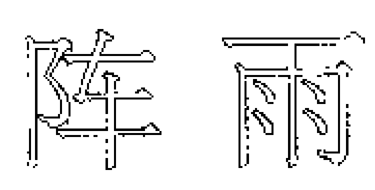
里子头也不回地快步前行，一出大厅，立刻跳上计程车，“到高台寺！”

车门关上后她才回头，只见菊雄挥着手追过来。

里子立刻转过头来，摇着脑袋，像要摇掉刚才不愉快的场面。



[化妆]



在等待和椎名一起去旅行的日子里，甲子整天看山。从窗户往外看，隔着银阁寺的树丛，右边是大文字山。前一阵子浓绿一色的山景，最近有些黯淡，曾经装点山色的枫叶也已褪尽姹红。

随着夏天的结束，那些曾经被茂密树叶遮掩的"大"字样的树下伴着秋天树叶的飘落，而尽显原貌。

竟日看山，也不觉得烦腻。

在静心凝望中，发现不只是群山之间有所变化，它还随着天空的色调而变化，和地面的风景也相互辉映。

深秋时节那高远的天空，像罩上一层冷气而纱般淡淡的，远远的，使那山的颜色也显得黯淡和毫无生气。

比睿群峰又高又大，山容壮丽，但也随着秋深而蒙上一层晦色。

从山顶看到天空，再望向地面，公寓大门边白菊和黄菊各开一朵。小草颜色已枯，和阳光中灿开的菊花相对，更显衰颓。

当下午太阳西斜时，山上的阴影渐浓，狭窄的公寓房间一时变得宽敞起来。

夜的空气悄悄渗透到大地每个角落时，总无由地唤起甲子那份和儿子相依为命的无依无靠的哀愁。但当屋中点灯，光明乍放后，甲子的心又重回安定，任凭夜色一径加深。

帮真幸洗好澡，喂完奶，母子俩再玩一会儿，换过尿布哄他入睡，里子的一天就这样结束。

夜里独自一人时，里子偶尔想出去走走。也不为什么目的，只是接触到夜的冰冷气息后，心里就觉得安详。她出了门，沿着排水沟走到山边再往回走，来去只二十分钟。

从大街转入巷道，一片静寂，只有街灯默默绽放光明。虫声已歇，寒气冷沁肌肤。

里子走着，猛然发现自己是故意要弄出走路的声响，不禁停下脚步。那和服裙摆的摩擦声，拖鞋触地的吧嗒声，随人走动，声音也随之响起。

秋意已深。排水沟两旁种着樱树，春天时繁花满树，此刻只剩光秃秃的枝桠在夜里发光。

就在幽暗的树下，里子仿佛望见椎名的视线。

那眼神温柔中有着苦涩与困惑，一副欲语还休而无奈的笑容。

随着秋意深沉，爱人的表情也跟着深沉。

"你站在那边干什么？"

"……"

"快点来吧！"

里子独自对着幽暗喃喃自语。

星期五晚上八点过后，椎名来到京都。本来决定直接去丹后，因为时间充裕，在里子的公寓里多住一晚，里子因此可以和椎名共度两晚，远别在即，这两个晚上益显弥足珍贵。

里子打算把这一趟旅行当做一个诀别。旅行结束后她将重新站起，不再依赖椎名。她要在这趟旅程中清算自己总是依恋椎名的心。

椎名照例在下车后先打电话通知里子，然后再叫车直驶公寓。两个月不见，感觉椎名瘦些，但笑容和温柔的声音不变。

一进屋，椎名就抱起真幸，"唷！又长大了！"他亲亲真幸的脸颊，"怎么还没睡？是在等我来吗？"望着那酷似自己的小脸蛋，他

笑得眼睛发亮

洗过澡，吃过饭，两人都没提起出国的事，两颗心都寄挂在旅行上。

“明天搭十点的快车到丹后的峰山，先把行李放在旅馆，再坐车绕到丹后半岛，黄昏时再回旅馆。”

“我听去过的人说，那地方很好玩。”

“我四年前去过峰山一次，现在大概很冷，外套、围巾都要带着。”

“听说那里秋冬之际常有阵雨。”

“这时候海边已经汹涌浪大，也没什么观光客，你不介意吧？”

里子一边倒啤酒，一边告诉自己：只要跟椎名在一起，到哪里都无所谓。

“真幸没问题吧？”

“明早出发前先送回我家，明天是男方来提亲的日子。”

“槙子也要嫁人啦！”

“对方是庆应毕业的，在三兴商事上班，槙子真能干……”

里子本来想说槙子好好算计过这桩婚事，想想不妥，没有说下去。

“你母亲一定很高兴。”

“高兴是高兴，可是槙子嫁到东京，就是完完全全的东京人了，妈会觉得寂寞的。”

椎名看着酒杯一会儿，“他们明天想必很忙，真幸托他们照顾，方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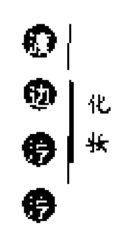
“不要紧，我妈已经习惯了，我姊姊也能回来帮忙。”

“就只有你一个人去旅行？”

“我跟妈说时她一下子就答应了，她好疼真幸。”

“那就好！”椎名放心地笑笑，随即又表情僵硬地问，“那他呢？”

里子愣了一下，尽量装出明快的语气，“我们正在办离婚手



续，快的话年前就可以办好。”

“他不是还住在你家里？”

“已经搬回大阪去了。”

椎名垂下眼皮，望着烟头火光。侧面看过去，他的发鬓多已泛白。

“我必须去见你母亲一次，向她道歉。”

“为什么？”

“造成你们家这么多风浪。”

“那是我任性，和你没有关系。”

“话不能这么说。”

“你现在去道歉，也不能挽回什么，只是让我妈更困扰。”

“可是……”

“妈很了解我们的感情，你就不必多说了。”

里子不喜欢这种争论的气氛，重新泡杯茶来。

翌晨，里子比平常早了一个钟头，六点钟就醒来。想到要去旅行，兴奋得无法多睡。

吃完吐司和沙拉，准备妥当出门时正好八点。

本来她想穿洋装，但一想到这可能是和椎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旅行，她还是决定穿和服。白色的大岛绸和服配红色皱绸和服带，提着和服衣箱和黑色小牛皮旅行袋。

椎名穿灰色西装配浅褐色外套，拿着一个中型旅行袋。

八点出门，里子先回东山娘家。椎名送到半途，直接到京都车站的咖啡厅等她。

里子抱着真幸直接进屋，槙子第一个冲过来。

“哇！谢谢你的礼物！”她对那个红宝石戒指喜出望外。

“你喜欢就好！提亲什么时候开始？”

“下午三点吧！”

“赖子姊姊呢？”

“她说一点钟才赶得回来，真急死人了！来，真幸，给阿姨

抱抱！”

姊妹俩的话声惊动津子，她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 里子招呼她：“妈，早！”

津子轻轻点个头，对着槙子说：“不能那样抱！你看，衣服都给撩起来了！”说着，从槙子手中接过真幸。

三人一同走进客厅。里子拿出一张写满真幸生活作息的纸交给津子，“喂奶次数和量都写在这里。”

“我知道。”津子看都不看，“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傍晚。”

槙子好奇地问：“你们要去哪里？”

“丹后。”

“这么寒酸！现在去那地方，什么都看不到。”

“那不是很好吗？”

里子出游的心态毕竟不同于年轻的槙子。

槙子还想再问，里子不理她，转向津子说：“那就拜托妈了，我明天傍晚一定回来。”

津子表情瞬间凝固，很快又变回往日模样，“你放心去吧！”

里子鞠个躬，近身对真幸说：“真幸，要听外婆的话，做个乖宝宝哦！”

孩子天真地挥舞小手。里子按捺住再抱抱孩子的心情，拿起皮包准备离开时，听见津子说：“替我问候椎名先生！”

“是。”里子完全放心地走出玄关。

里子和椎名坐上列车时，京都虽然天晴，风却很冷。

气象预报是今年以来最冷的一天，比睿山顶将会下雪。这个时候还往北走，令人觉得担心。不过，只要和椎名在一起，里子永远感到心安，但仍偶有一丝疑虑掠过心头。

列车准时出发，望着风中明亮的京都街景，里子的心踏实多了，从现在起，就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那边或许会下雪。"

"这还是今年头一次看到雪。"

里子有点后悔穿着白色的和服，如果下雪的话，应该穿颜色深一点的和服。

可是，看着窗外亮眼的阳光，很难相信天会下雪。

列车左边可以俯瞰保津川的溪谷。去年初夏，他们沿保津川而下时，河水丰沛，如今冬寒初临，岚山和河水都显得窄了。

"送真幸过去时他有没有哭？"椎名问。

"一点都没有，他还很高兴让外婆抱。"

"你母亲也够辛苦的。"

"她还要我代向你问好，也许，她也想见你。"

本来椎名想亲自去见津子向她赔罪的，但里子不答应。她不知道他们见面的结果会如何，万一不欢而散，毁掉这次旅行的机会，她怎么甘心？她总觉得错过这次机会后，两人再也不能相会。

距离午餐时间还长，他们买了两杯咖啡。

看来只有京都附近天气晴朗，车过园部以后天空飘起阵雨。原野静伫雨中，山顶却还阳光照射。山脚下有两户紧邻的农宅，看起来和谐无比。

不到一个小时车抵绫部，已走过旅程的一半。列车从这里脱离山阴本线，改走舞鹤线。

他们买了便当和茶。

里子打开便当，突然想起小时候远足吃便当的感觉，小声地笑着。

"笑什么？"

"没有。"她的心里满溢着幸福。

列车在西舞鹤转入宫津线，驶过由良川后就看到大海。天空再度放晴，阳光明亮，海色苍蓝。铁路边一块块荒田里残留着白色的东西。

早上这一带好像下过雪。

里子想问椎名出国的事，却不知怎么开口。椎名想说的话，他会主动提起，他既然一直不提，大概就是不想谈，又何必为难他呢？

从宫津以后，列车再驶进山区。天空又变成阴霾，还下着雪雨。越过小峰顶，驶进狭窄的平地时，雪花已飘飘落下。

"果然下雪了！"

"翻过一座山，气候完全两样。"

雪花飞舞，里子看得入迷。车上广播说下一站是峰山。三小时的旅程并不觉得长。

"天冷，披上围巾吧！"

椎名说着，起身去拿架上的行李。

峰山是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小镇，自古以丹后绉绸的产地出名。最近随着和服的式微，市况已不如往昔热闹，但是来自京都大阪的绸缎商仍然不少。它虽然地处山中，但靠近海，也是往丹后观光的下车点。

十一月底，观光客几乎绝迹，一同下车的二十来个乘客，很快就消散在下雪的镇中。

椎名和里子坐上火车站前的载客计程车。

"先到和久传，我们放下行李后还要去丹后半岛。"

五十多岁的司机点个头，看看钟说："这时候去，要绕完整个半岛恐怕来不及，现在天黑得早，海岬那边也下雪。"

"去看看就好。"

"那就从松岛绕到间人那边好吗？"

车行才两三分钟，就已驶出镇中心，路旁是一畦畦荒田。

"什么时候下的雪？"

"天亮时，中午时停过一下。"

"是初雪吗？"

"五天前就下过一点点，今天的算是正式下雪了。"

沿着雪原向右驶，迎面是座坡度缓和的山，旅馆就在山脚略高处。

车子开抵旅馆前，老板娘和女中一起出来迎接。

“欢迎光临，好久不见。”

椎名四年前来过一次，老板娘还记得他。

“没想到这么早就下雪。”

“远道而来，一定累了吧！”老板娘接过椎名的手提袋，笑着对里子说，“请进！”

“我们还要去看海！”

“喝杯热茶再去吧！”

椎名没有拒绝。

旅馆风格典雅，号称丹后第一。入口的廊下，左右两边的聚乐壁是镶边黑木，圆形灯笼放置在泥土地上。

建筑虽然是平房，因为沿着山脚而建，愈往后面愈像是登上二楼。

里子他们住的是在最后面附有茶室的房间，小玄关旁是六坪大的榻榻米房间，中央有个矮桌，左边的小窗下也有个罩被暖炉桌。右边是赏雪窗。窗外雪花正飘。

“真是好地方。”

“所以京都人常来。”

“以前就听人家说老板娘很漂亮。”里子语气略带嫉妒。

女中送茶进来，放在矮桌上。

坐在暖和的房间里啜饮热茶，眼前的雪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

女中又送来一套粗棉宽腰裤裙。“万一想下车的话，怕雪弄脏和服，可以穿上这个。”

里子看过母亲穿着粗棉裤裙整理庭院，她自己没穿过。她照女中说的撩起和服下摆，穿上裤裙。

椎名笑着说：“很合身嘛！像工人似的。”

“人家本来就是工人。”里子半嗔半撒娇地说。

女中又拿来绒羊毛大围巾，“海边很冷，围上这个刚好，玄关那边也备有草鞋。”

“都要穿吗？”

“带着以备万一吧！”

旅馆善体人意，里子很感动。对镜看看自己穿着裤裙的模样后走出房间。

车子直驶海边，左边是河，右边是山，雪继续飘降，但是空中像开个大洞，太阳在雪后闪闪发光。

“我们这里说这是太阳雪。”

司机点根烟，稍微打开车窗。风瞬间透进来，并不那么冷。

“以后都是这种天气？”

“这种雪虽然很快就停，但以后不是雨夹着雪就是下雪的天气，不会再放晴。所以人们说在丹后，忘了便当也别忘了伞。”

这话里子也听过。住在京都，感觉丹后在遥远的山边，来到以后却不这么觉得。虽然时有阵雨，十一月底就开始下雪，但是有着京都没有的宁静。

“这里的人冬天都做什么？”椎名望着散落雪中的房子问。

“这地方是半农半织，冬天大家就待在屋里织布，你听，就是这种织布声。”

司机停下车子，车窗开得更大。椎名和里子侧耳细听，果然听见低沉如小河淌水般的机杼声。

“大家在冬天一样工作。”

车子再度发动。

远离街区后，雪下得更大，路上有鲜明的胎痕。

计程车已经换上雪地轮胎，有的车子还系着轮胎链。

阳光融化的雪水弄脏了挡风玻璃。

“这里就是间人。”

传说圣德太子的生母穴穗部间人皇后为避战乱隐居在此，战后返京前，用自己的名字为这地方定名。

车前方已是一片广阔的海。

“日本海！”椎名低声说。

里子只看到灰色的海天一面。

椎名打开车窗，里子定睛细看，灰色的天空尽头有着淡淡的界线，连接着色泽略蓝的海水。

“下去看看吧！”

车子再向前开十分钟左右，司机把车停在路边。

椎名换上草鞋，竖起外套衣领。里子也穿上草鞋、粗棉裤裙，披上大围巾后一起下车。

“从那边下去！”

司机小心地领着他们走过有少许积雪的地面。路面有些参差不平，里子走得踉跄，椎名伸手扶着她。

来到山丘突出的地方，只见青冷一色的大海波涛汹涌，沿着海岸线激起尺高浪花。

“那是屏风岩！”

司机指着斜后方的小岬，岬前有两块细长的岩石，有如屏风，岩石上积着雪。

“那一带叫经岬，是丹后半岛的最尖端。”

司机说完便往回走向车子。

岸边只剩两人，里子靠近椎名。

雪还在下，却不觉得冷。眼下浪高冲岸，却听不见水声，一片静寂。里子错觉雪在他们身边筑起一道白墙。

“好美！”

“以后怕再也看不到这个景色了！”椎名感叹地说。

“不许你这么说！”

椎名没有回答。

雪不停地落在犹如一面灰墙的天空与海上，看着看着，仿佛像是雪从海上飞起。

在凝望不动的里子眼中，海愈来愈大，吞噬了雪，衔接了天空，铺天盖地向她扑下来。在那像是被合而为一的天地吞噬的恐怖中，她喃喃自语说：“真想一起死在这里。”

雪中的海景易暗，暮色渐渐掩下。

雪还下着，云中有道裂缝，缝边有着红色的光彩。

整片雪原中凸立着一根电线杆，附近聚落着几户人家。

海滩上没有船只人影，面对荒凉的大海，家家户户潜息度日。

他们更往下走，更接近海，赤松林前有片墓园，墓碑都背对着海，碑上都积着雪。

的确，死了以后还要望着这寒冬的海，不免太寂寞悲哀了。

里子拢紧围巾，再度面对大海。

椎名站在她身后，"回去吧！"

刚才看见大海时里子说想一起死，椎名没有搭腔。是他没有这份心，还是声音被雪吸纳而没有听到？

看着渐渐暗下的海面，里子愈来愈觉恐怖，感觉像要被大海席卷而去。想死只是瞬间的放纵，其实她还想活下去。

车子先开下山丘，在宽敞处调转车头，驶向来时的路。

经过松岛回到屏风岩时，海上出现彩虹。司机停车让他们欣赏，那一大半弧形彩光的左边是晴的，右边还在下雪。

"好久没看到彩虹了！"里子兴奋得像有好事即将发生。

"这个时候很少有人来看海吧！"

"很少，其实丹后的冬天最好，虽然下雪，可是不冷，食物又特别鲜美。"

"真想住在这里。"椎名说。

谁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他马上就要出发到一个崭新的地方工作，不像是能在宁静小镇定居的人。

"没想到这里可以赏雪，又可以看到彩虹，本来我还想到九州去的。"

"幸好没去，还是这里好！"

此刻的里子并不想要明亮的太阳，只想和椎名两人安静地度过一日。

彩虹已经消失，海上已见夜色，看到最后一波海浪打起的白色

飞沫后，车子向右转，海也从视线中消失。

“明天还要来看吗？”司机问。

“能够的话是想再来看看！”

“前面是味土野，是细川葛拉西亚夫人隐居的地方，现在只剩一栋腐朽的房子。”

“明天要来这里吗？”

“雪停就来……”

“这雪恐怕晚上还要下。”

“原以为下一阵就停的，谁知道没完没了，丹后的天空就是这么没定性。”司机自嘲地说，“你们明天什么时候走？”

“还没决定，想在四点左右回到京都。”

“那就到丰冈坐车吧！一点钟时有班特快车。”司机掏出名片说随时可以联络他。

车子进入平地后车速加快。四周景致已融入暮色里。

车子像要逃开夜的攫拿，加速前行，夜在车后紧追不放。

回到旅馆，洗过澡放松身心后已经七点。

观光客不多，房间外面静悄悄的，好像有个小型宴席，但这里听不到喧闹声。

椎名换上单衫和服，等里子洗完澡梳好头发，女中来请他们去用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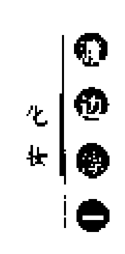
用餐处是个有间休息室的房间，中间有个炕炉。

椎名和里子围炉而坐定，女中捧进装着松叶蟹的大竹篮。椎名先喝一杯啤酒，然后换喝烫热的清酒。

酒是当地酿的，香醇中有点辣口。

女中把蟹脚放在炭火上的铁网上，两三分钟后蟹壳变红，女中分别夹到两人盘中。

“不要烤得太干，这样带点潮水，味道最好，不够咸的话可以加点盐。”



椎名正要拿起筷子，女中又拿起蟹脚说："把这个节的部分倒折，用筷子从细的地方挤向粗的地方。"

椎名照她说的去做。

女中接着对里子说："太太也可以试一下！"

里子愣了一下。女中应该知道他们不是普通关系，但也不愿得罪客人，只是用最妥当的称呼，并没有特别的意思。里子想想有理，也就不在意地拿起蟹脚。

"真的很好吃！"

椎名一夸奖，女中更带劲地说：

"松叶蟹就是要这样活烤来吃最好。"

"是这附近抓的？"

"就在间人海边抓的，间人那地方离渔场很近，坐小船就可以到，当天来回，活生生的！"

"在东京都是煮成火锅吃。"

"火锅用的都是大型船抓的，冷冻过的，味道差多了，我们这边是不用的。"

的确，就连里子这京都人也只吃过火锅煮的松叶蟹，不知道活烤起来味道这么鲜美。

"松叶蟹和一大堆东西挤在火锅里，真是糟蹋！"女中有些惋惜地说，"多喝点酒吧！"

女中一边烤蟹，一边帮他们倒酒。

"海边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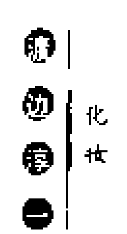
"雪上有彩虹，好漂亮。"

里子说完，转头看着窗外，雪绵绵下着，隔着映在窗玻璃上的灯光，雪片像在跳舞。

"好静！"

椎名举杯点点头。

女中烤完蟹脚后，把味精涂在蟹壳上，再加点酒，放在炭火上烤。酒汁咕嘟咕嘟冒泡，香味散溢炉边。看看差不多时，女中把蟹壳



夹到两人盘中。

"用汤匙舀着吃,很温醇!"

里子喝了两三杯,有些醉意,椎名的脸也红红的。

"再尝点鱼鲜吧!"

女中从另一个竹篓中拿出鲫鱼和梭子鱼放到网上。

"已经吃下很多螃蟹了。"

"这鱼味清淡,不塞胃。"

女中洒一点盐,烤熟后送到两人盘中。

"在炉边赏雪,品尝刚捕获的鲜鱼螃蟹,真是太奢侈了!"椎名望着窗外说。

里子也有同感,她心里记挂着真幸是不是睡了?

吃完饭回到房间已是十点。房间里已铺好两个被铺,暖炉桌放在角落里。

"累了吧?"

一大早起床,坐三个小时的车,紧接着去看海,说不累是骗人的。只是喝了酒,心情放松,轻飘飘地想到雪地上走一走。

"还在下。"

椎名走到房间一隅的走廊边,这地方是一块低洼的三和土,前面是玻璃门。

里子跟在后面,也站在湿廊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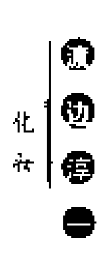
窗外紧连着山,灯笼沿着山势布置。长圆形的灯笼上积着雪,显得更大。

雪依旧连绵自天而降。凝视着雪,里子错觉那雪不是从天上飘下,而是从地上涌起。

里子想起黄昏时看到的海、电线杆、墓园、松林。那片山丘、悬着彩虹的海上,现在都还飘着雪吧!

在这样的夜里,海浪推挤,瞬间吞噬了雪。

里子想起刚才看海时突然萌生的想死念头。坐在温暖的炉边,一时忘却的恐怖再度苏醒。



"好可怕……"

她不自禁地靠向椎名胸膛，椎名本能地抱住她，厚大的手掌在她背上轻抚。

"要看电视吗？"

"不要！"里子只想静静地待在两人的世界里。

椎名搂着她回到暖炉桌旁。椎名靠墙坐下，里子依在身边。两人的脚在暖炉桌的棉被下碰触，椎名笑问："还要喝吗？"

桌上有女中特别留下的酒和杯子，不等里子表示意见，椎名径自倒酒。

"来这里真好！"

"嗯！"

连喝两杯后，椎名问："在想什么？"

"没有……"

里子此刻真的是什么也不想，满足得没有去想的空隙。

"好像有风……"

椎名回头望着嵌在壁上的小窗，雪飘过窗前，隐约听见竹叶摇晃的沙沙声。

椎名坐直身体，像要聆听下雪的声音。他屏息竖耳，感觉夜里的雪像是窃窃私语。

"再喝一杯吧？"

里子让他倒酒，然后举杯慢慢喝下。

房间里安静至极。

里子有一肚子的话想要问，却不开口。她告诉自己，藏在雪中的秘密就永远藏着好了。她也倾耳细听雪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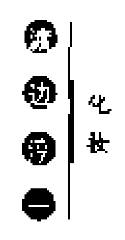
光线阴影中的椎名侧着脸，就在她旁边。

两人的脚尖在暖桌被下轻轻碰触。

里子才想要靠近椎名的胸，椎名的手臂已搂住她的肩。

里子抬起脸，椎名的唇缓缓亲下。

里子像冬天的海承接飘落的雪般，承接住椎名的唇。



里子下半身埋在暖炉桌罩被下，上半身依偎在椎名怀中，仰着头承受那深情的一吻。

屋外的雪兀自下着，灯火明亮的房间里，男人与女人相拥而吻。

第一个吻既深且长，第二个吻才从容地轻触舌尖，在椎名舌尖的逗弄下，里子的身体更烫。

椎名像已等候多时，他一手拥着里子，另一手轻轻将她向后推，两人的身体慢慢倒下。

被铺就在眼前。暖炉桌被已乱成一团。里子有些害羞，把脸埋在椎名胸前。

"听到没有？雪还在下。"

椎名在她耳旁低语，她点点头，也竖耳倾听。仿佛听到竹叶摇动的声音。

她更专注地听，却听到那伴随着烫热的呼气在耳边低低的细语：

"好喜欢你……"

里子以为那是吹过遥远雪原的风声。

"我爱你。"

那又像来自雪中大海的呼唤。

"忘不了你……"

瞬间，里子涌起一股悲哀。

这个人现在拥抱着我，但很快就要离我而去。此刻的温存只不过是一时的体贴罢了。想到这里，突然觉得自己很悲哀。

里子更用力按住自己的脸，泪水自然而然流出来。她想停止流泪，但泪水就是不由自主地源源不断，肩膀也跟着抖动。

"怎么啦？"椎名诧异地问。

里子突然觉得恨他。要是真爱我的话，何必说"忘不了你"，就说"跟我走吧"不是很好吗？就这样徒留无限相思给我，情何以堪？

里子愈想愈委屈，更止不住泪。椎名把她拥入怀里，里子赌气

地转开脸。

虽然爱他，但也恨他，这种心情他能了解吗？

椎名无言，只是定定地看着里子，紧握她的手。

他明白了吗？还是他以为这样不动更好？他根本不了解，里子内心愈发焦躁，忍不住叫道："我不要！"

也不是真的不要，只是此刻忍不住想要耍性子顶撞他。

椎名还是紧抱着她，她无力挣开，只是一径喊着"不要、不要、不要"。

椎名的臂膀更加用力，瞬间，里子像停止呼吸，紧接着像附在身上的魔物离身而去般，全身瘫软。

里子的心再度充满安详，置身在完全的温柔里。

她悄悄抬起头，眼前是椎名的喉结和长着稀疏胡子的下巴。是侧向灯光的关系，他的脸颊有些憔悴，比昨晚凹陷一些。

里子呆呆看着，椎名问："怎么不动了？"

"……"

"睡吧！"

里子乖乖点头，泪水打湿的脸轻靠在他胸口。

早上醒来，雪已停了，阳光穿云而下。

庭院里一片雪白，点缀在山脚下的灯笼也积着雪。

喝着女中新泡的茶，并肩观赏雪景，里子感觉椎名和自己在昨晚的深雪中又老去一岁。

九点过后，女中请他们过去吃早餐。两人走进餐室时，女中已在烤鱼。

"喝杯赏雪酒吧？"女中问。

两人都没意见。除了大年初一，他们不曾一大早就喝酒，但是看见炉上的烤鱼和雪景后，忍不住想喝一杯。

"昨晚睡得习惯吗？"

"很好，被子都是缎绸的。"

"是啊！老板娘说是要让来丹后的客人感受皱绸的好，被子都是特别订制的。"

触感的确很好，只是所费不赀。

"个人也可以订购吗？"

"可以，您要的话，可以请织布店老板过来，价钱比在京都买便宜多了。要染色的话，拿到京都染就行，一定很配得上太太的。"

女中说完，走出房间。

椎名问里子，"我想送样东西给你，皱绸好不好？"

"不要，衣服只能穿一下，我宁愿要能随时带在身边的东西。"

"你说吧！"

"什么都行吗？"

"只要我给得起。"

"那——我要这只表！"

椎名看看腕上的表，"这是我刚毕业时买的，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才好，因为你一直戴在身上。"

"但这是男用的……"

"没关系，现在也流行女人用男人的东西，你给不给嘛！"

里子伸出手，椎名无奈地脱下手表。是瑞士制，黑色表带配白金表壳的简单款式。

"这真的好吗？"

"是我最想要的。不过，现在就拿，你好像很可怜，我先借你，回京都时就要还我哦！"

"没问题，难得来一趟，还是买点皱绸吧？"

"只要有这表，其他什么都不要。"

女中端来盛着饭团的碟子和一个小沙锅。

饭团放在铁网上烤得微焦，洒上酱油后再烤。沙锅里煮着汤豆腐。

"又下雪了！"

往外一看，明亮的阳光中雪正缓缓飘下，像在光中嬉戏。

“今天可以好好四处看看！”

女中说着，把壶里的剩酒倒在椎名杯中。

享受早晨的赏雪酒后，十点多离开旅馆。昨天那个计程车司机来接他们，说是细川葛拉西亚夫人隐居的味土野积雪太深，去不了，于是改到网野

听说这一带只要有人走在上面，沙地就会发出好像弹琴的声音。但是去到以后，沙地上覆盖着雪，什么也听不到。不过，沿岸种植的松树绿荫衬着雪白，神似日本海的汹涌浪涛。想必夏秋之际，夕阳坠入海面时的景色相当壮丽。

阳光很强，风势也大，雪就在阳光风中缓缓飘舞。雪片很大，在光中反复翻腾。

椎名捏个雪球扔向大海，里子也学他，可是没扔进海里，掉到沙滩上。

他们在松林雪径上散步，回到车上时十一点。要搭一点半从丰冈开的特快车，现在赶去时间刚好。

车子从山峡道驶出久美滨，转入国道一七八号线。午后的阳光中，四周的雪已融，但山上还是白茫茫一片。不过越过峰顶后，积雪渐少，到达丰冈时，雪已几乎消失。

等候十分钟左右，坐上特快车，里子这才感到和椎名的旅行结束了。

这是趟愉快满足的旅行。

但仔细寻思，想说的话几乎都没说。

“高不高兴？”望着残雪点点，椎名轻声问她。

“嗯。”

“好久没看见雪了，将是一段很好的回忆。”

“去了以后，什么时候回日本？”

“过年时吧！但不一定，回来前我会通知你。”

“那边有人照顾你吗？”

"我只一个人,先暂时住饭店,到时再说。"

"好远哦!"

"怎么会?可以打电话,想回来时随时可以回来。"

"你那么忙,不用管我,就算以后不见面也没关系。"

"……"

"像现在这样……"

里子说不下去,她原本想说"等待是很难过的",但怕说出来像是埋怨。

她和椎名的爱能够这样,已经很满足,为了自己,也为了他,她必须自我控制。所有的愿望都得压抑八分,这是母亲教导她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她过去过得已够自私任性了。

"这趟旅行真的很快乐,我一辈子忘不了。"

列车再度驶入山峡,沿着枯水的河川向前奔驰。

是离别在即?椎名也不多话。

四点十分准时到达京都。

椎名要直接转搭新干线回东京,下个月就要出发,还有事情需要准备。

"要不要喝杯咖啡?"

"不要,你走吧!我到月台送你。"

剩下的一点点时间,两人依依不舍。也许在清冷的月台上,两人可以干脆一点地告别。

开往东京的"光"号列车三分钟后进站。里子站在绿车厢停靠的柱前,向椎名深深一鞠躬,"谢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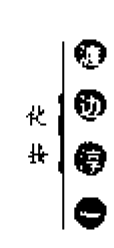
椎名被她突如其来的一礼吓得不知所措。

"谢谢你送我的表。"

"你真的要?"

"你不是答应给我吗?到东京没有表是有些不方便,你也只好暂时忍耐一下吧!"

椎名脱下手表交给里子,这时电车刚好进站。



"我再给你打电话,代向你母亲问好,还有真幸……"

里子笑着点点头,凝视椎名。

"好啦!我……"

"你要回去了?"

"再见!"

里子说完,一转身,紧抓着围巾快步奔向楼梯。



［化妆］



今年的新年，茑乃家少了里子和菊雄。

赖子和槙子分别在年二十和除夕回来，姊妹俩说要接里子回家一起过年，津子就是不答应。姊妹俩争了半天，津子最后才同意年初一的团圆饭不准她来，饭后才可以来拜年。因为这个缘故，拜年的气氛比往年冷清许多。

津子照例高居上座，先由她妹妹喜代拜年，贺词还是"恭喜恭喜！去年多承姊姊照应，不胜感激，希望姊姊今年也不吝照顾"。

津子缓缓点头答礼，照例说"恭喜！希望你永远都这么能干，好好保重"。

赖子向她拜年时她也说："别再那么硬撑，让自己悠闲一点。"

去年她还要赖子"加油、努力"，今年心态是有些改变。

这一年来，赖子遭逢的最大冲击是熊仓自杀，付出感情的日下偏偏又是熊仓的私生子。这么大的震撼，赖子没有吐露半句，可是津子却像知道似的特别说出那段话。或许，知女莫若母，津子就是能够从赖子的言行敏锐看透她内心深处。

槙子照例有些尴尬地诉说贺词。去年里子向母亲贺年时她忍不住笑出来，她向来不擅表达这种形式化的对话。

津子定定地看着她说："今年很重要，你要好好准备。"

津子的意思明显是指槙子的婚事。在母亲眼中，似乎很难相信

这个女儿就要嫁作人妻了。津子本来希望槙子先回家见习家事一两年后再嫁，可是小泉家希望四月初就举行婚礼。

槙子这次笑不出来，表情复杂地低下头。

见习家事虽然已是老旧的名词，但也无法否认今年对她而言确实是重要的一年。

彼此拜完年，又举杯互敬新年快乐后，大家都松一口气，自在闲聊起来。不知怎的，气氛就是有点沉闷。以前觉得无足轻重的菊雄不在，场面就是冷清些。可是大家都蓄意避开这点，话题自然集中在槙子的婚事上。

"婚礼在东京哪里举行？"喜代问槙子。

槙子让春酒醺红的脸笑得很腼腆，"在大仓饭店。"

"大姊，是不是我们住过的那间？"喜代问津子。

"我们住的是大谷饭店。"

喜代和津子三年前趁京舞到东京公演时去过一趟，之后就没再去。

"东京那边办婚礼不知是什么样子？"

"还不是跟京都一样，女方亲戚都要出席啊！阿姨您也要来的。"

"我是好久没去东京了，错过槙子的新娘模样，以后就再也看不到啰。"

"不会的，我打算结好几次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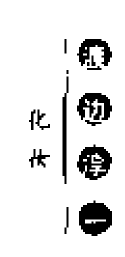
"胡说什么！不吉利！"

赖子立刻斥止槙子，槙子轻吐舌尖，耸耸肩。

里子来时大家已吃过团圆饭，正看电视闲聊。

里子一进屋，放下孩子，就向津子鞠躬拜年。津子端着架子听她恭贺新禧后，严厉地说："你自己做了什么，好好反省反省。"

一时气氛僵住，真幸突然哭起来，津子赶忙把他抱起来，"哦！乖！不哭不哭，今天过年吔，我们来拜外公好不好？"又哄又摇地带到佛龛前。



真幸立刻停止哭泣，紧接着听到"锵"的敲钟声。

三姊妹相视而笑。

津子再抱着真幸回座后，气氛立刻热闹起来。大家争相抱抱真幸，在几个女人怀中转来转去，真幸睁大眼睛，愕然地望着每一个抱他的人。

"说不定明年过年时槙子也抱个娃娃回来。"喜代说。

"我才不要小孩。"

"结婚不生小孩，不是很可惜吗？"

"我才二十二岁，而且四月结婚，明年初就有孩子，不是很奇怪吗？"

"说得也是……"喜代自己也觉得好笑。

因为已过吃年饭时间，津子倒是亲自弄些年菜端给里子吃。

"姊，再去神社拜拜吧！"

每年过年，姊妹三人都去附近的八阪神社拜拜。

"妈，真幸就托您照顾好吧？"槙子说。

津子却一脸不高兴，"今天大年初一，不正该带他去拜拜吗？"

"带他去的话恐怕要被人潮挤扁了！等过些时间再带他去吧！"

津子还是脸色不悦，"你们只顾自己出门，我倒成了保姆。"

"怎么会！是妈照顾得好，我们最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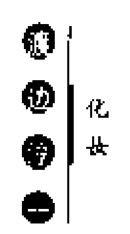
"好啦好啦！去吧！"

津子嘴上埋怨，脸上却掩不住愉悦。

三姊妹联袂走在往八阪神社的路上。

赖子穿着织花料和服，里子穿着嫩绿色底彩蝶飞舞花色的和服，槙子为强调年轻，穿的是加贺友禅的长袖和服。

她们从高台寺前走下石墙小路，来到东大路上，向祇园走去。窈窕美丽的模样不时吸引行人伫足观望。但这情形也止于在东大路上，当她们一走到神社的石阶下时，立刻被卷入拥挤的人潮中。



她们三人手牵着手排成一线，防备着被人群挤散。

年初一来参拜的人总是这么拥挤，一不小心，衣服发型都给挤得变样。虽说初三初四来也可以，人也不那么多，只是从小已习惯初一来拜，不来总觉得不对劲。

夹在人潮中参拜完毕，才感觉真的像在过年。

“到哪里坐坐？”

往年拜完后，照例要找个地方坐坐聊聊。去年槙子说要吃蜜豆冰，结果人挤得没心情享受，于是今年决定直接到河原町大街的饭店餐厅去。

她们坐在窗边的位置，赖子喝咖啡，里子喝红茶，槙子吃香草冰激凌，各得其乐。

赖子突然感慨地说：“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我们三姊妹一起来拜拜了。”

“为什么？”

“槙子嫁到东京后，怎么回京都过年？”

“怎么不行？我照样回来。”

“你有公公婆婆在，年初一怎么走得开？”

“就算初一不行，初二初三也行呀！”

槙子虽然不以为然，但心里也清楚往后三姊妹要相聚确实比较困难。

“那我不嫁行吧！”

“这时候还说这种傻话。”

“可是我觉得好烦哦！”随着婚期的逼近，槙子的心情偶尔觉得沉重，“我还想再多玩几年的。”

“槙子，别这么贪心！女人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

里子讲得特别认真，槙子故意顶撞说：“可是说真的，我并不那么爱士郎呢！”

“不爱他为什么还嫁他？”

"是他缠着我不放，而且我现在嫁人也值钱……"

"结婚又不是做生意，需要盘算吗？"

"当然要，像你，也不是因为爱才结婚的，不是吗？"

里子和菊雄结婚未必出于精心盘算，但不可否认是一种妥协。总之，一提起她的婚姻，里子就没有反驳的余地。

槙子也觉得自己过分了些，放软语调说："你和菊雄的事，二月初就可以办好是不？"

"谁说的？"

"妈啊！他好像终于死心了。"

"那是他的事。"

提起菊雄，里子就没好气。

"对了，椎名先生也要走，你就追到马尼拉去不是很好吗？"

里子笑着没回答。短暂沉默后，槙子转问赖子："你什么时候回去？"

"初四吧！"

"这次待得比较久。"

"偶尔放松一下嘛。"

赖子去年是三十一号回来，初三就走，今年多留两天，原因不外乎她不想回东京去。日下还是常打电话来。不管怎么说，赖子已把过去全部当做流水，身心都再也不可能接纳他，也就不愿再为那纠缠不清的关系烦恼，能躲开尽量躲开。

"你今年还是照样不变吗？"槙子问。

"我习惯一个人了。"

也不是故作姿态，赖子真的觉得独身是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接近男人或是结婚，好像都会带给对方痛苦。

"天气真好……"里子嘀咕着。

三人不约而同转头望向窗外。

去年的年初一，风很冷，天气却是晴朗的。她们也在拜完神社后到这间餐厅喝茶。旁人看来，三姊妹和服装扮，亲密交谈的样子

都没有变。其实谈话的内容和三个人的心情，都和一年前大不相同了。

回首过去的一年，每个人都经历过难忘的遭遇。

落地窗外行人不断。她们隔着玻璃打量来往行人。有人携家带眷，有人三两好友同行，也有卿卿我我的对对情侣，还有人抱着刚出生的娃娃。

趁着年假大采购的也不少，多半是年轻小姐，偶有穿和服的男人。

虽然是在京都，穿和服的人仍然一年比一年少。此刻路上的行人也八成是穿西装。不过和服的市场需求这几年来一直持稳不变，毕竟人们还是习惯准备一套在特别的日子穿。

过年的乐趣之一就是欣赏女人的和服风姿。事实上和服也是最适合过年穿的服饰。由此看来，赖子姊妹的和服风姿算是自娱娱人吧！

“街上怎么这么多人！”槙子无聊地说。

“商家都休息了，哪里也不能去，只好在街上闲逛吧！”

很多人拜完八阪神社和平安神宫后没地方可去，又都涌向四条通和河原町大街。

“这里面有一半不是本地人，你看，车牌也多半是东京和大阪的。”

的确，街上行驶的车辆多半挂着外地的车牌。

“应该交通管制的。”

“你马上就是东京人了还这样说。”

“才不，我嫁到东京，可依旧是京都人啊！倒是里子姊，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看，你离婚后回家吧！”

“……”

“赖子姊，你觉得这样好吗？”

赖子也表示同意，“里子，你的意思呢？”

“可是妈那边……”

“妈那边我来说，不管她态度怎么强硬，她心里还是希望你回去的，只是离婚的事要想个说辞向旁人交代，所以她也不主动提。”

“……”

“你想不想回去吗？”

“唔！”里子轻轻点头。

赖子放心地说：“那就好。”

“我真是差劲……”

“别这么说，里子，这一年来你也够苦的，我觉得你很了不起。”

“哪里……”里子被夸得反而不知怎么说好。

“我们走吧！”

槙子像要转换情绪，提议离开。

过年期间还开张的饭店餐厅里陆续涌进不少客人，让人难以久坐。

走出饭店一看，天上有云遮住太阳。气象报告说北陆和山阴一带从二十九日就下大雪，看样子京都今晚可能也要下雪。

“走一走好不好？”

“走到新桥的土地公庙好了。”

三姊妹穿过饭店前的巷子，走到木屋町街，转进四条，渡过大桥，再从祇园旁走向富永町。

通往八阪的四条通还是一样拥挤，但绕进巷子后几乎不见人影。安静的巷道两旁并立着细格子门的茶屋，门口都插着松枝装饰。

就连花街过年三天也休息。

穿过狭窄的石阪路，有座巽桥，过了桥，左边的角落有个红格子围绕的小祠堂。

赖子她们称它“土地公”，正式名称是“辰巳大明神”。

赖子当舞伎的时候，每回经过这里都要合掌一拜，有时一天拜

个两三次。因为拜成习惯后就没办法不拜就走。

三姊妹轮流奉上香油钱，合掌拜拜。刚拜完。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过来说要帮她们照相。听口音是东京人。

三姊妹彼此看看，没有拒绝，大方地让他们照。

“我们洗好照片后会寄给你们，能不能留个地址？”

槙子说：“我来！”拿起笔就写。

对方一看不禁失望，“你们不是京都人？”

“谁说的，我只是现在住在东京，可还是正宗的京都女孩。”槙子特意用京都腔回答。

“你们是姊妹吗？好漂亮！”

他们也不好意思再多说，往花见小路方向走去。三姊妹继续沿着白川散步。

河边柳树叶子都已落尽，只有岸旁的白色山茶花怒放。

冬天的河水特别清澄，淙淙的流水声好像浅浅河床里的每一颗石头都被流水摸过。

小河对面是道矮墙，墙上垂着茶屋的帘子

“京都真好！”赖子低声感叹，曾经一度厌恶走在这街上，如今却是那么依恋。

“姊，你干脆回京都嘛！”里子突然对她说。

赖子愕然，随即幽幽地说：“我是想，可是……”

她告诉自己，是因为住在东京才觉得怀念，真的搬回来后恐怕又要厌烦了。

三姊妹回到家里，津子一个人在看电视。

“真幸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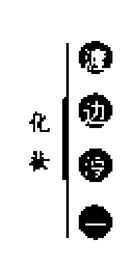
“在里面睡觉。”

里子走进房间，看见儿子盖着婴儿被睡得正甜。

“姨妈呢？”

“到清元师傅那里拜年去了。”

“村上伯和富子婶他们来过没有？”



“我要他们傍晚时再来！”

槙子总觉得母亲的语气不对劲，“平常不是都下午来吗？”

“家里有小孩，怎么招待客人？”

津子好像是说她忙着照顾真幸，腾不出精神好好招待来客，槙子也以为是这样。

可是，津子又接着说：“家丑怎好外扬？”

“他们知不知道里子姊生孩子？”

“不管知不知道，我是不会说的。”

津子还没正式跟任何人谈过里子生小孩的事，她一直摆出不知道擅自离家的女儿情况的态度。

“那村上伯什么时候来？”

“四点以后吧！”

真幸好像醒了，哼哼哈哈的，里子赶快把他抱起来。

“真幸啊！起来啰，看，阿姨都回来啰！”

真幸睁大眼睛看着众人后，把头埋进里子胸前，好像还没有完全睡醒。

“我帮他换尿布。”

里子让真幸躺下，利落地拆换尿布。津子旁边看着，没有说话。

“喂！你醒啦！”槙子捏捏真幸的脸颊，真幸呵呵地笑着。

“村上伯要晚点才来是吧？”里子问。

“妈这么说的，拜年还要配合主人时间，挺可怜的。”

里子听了，把尿布兜紧紧扣好，“不用这样，我先回去好了。”

“现在才三点多。”

“妈还要招待很多客人，我在这里不方便。”里子迅速收拾真幸的东西。

“妈，趁着真幸在这里，把一切说开不好吗？”

津子不回答，槙子又说一遍，津子只是闭上眼睛说：“不行。”

“妈！”槙子还不甘心，津子已低声果决地对里子说：“你先回去吧！”

里子乖乖点头，“我回去了，谢谢妈帮我照顾真幸。”

津子还是闭着眼睛不说话。里子抱起真幸，跟赖子和槙子点头告别后，开门出去。

槙子追出来，“我送你。”

“不用，很近的。”

“我送你上车。”

里子说完，“砰”地拉上玄关门。

静得出奇的房间里，赖子和津子默默相对。茶几上的盘子里盛着喜代带来的花瓣饼。窗外寒雀尖声啼叫并上下急蹿。雀声稍歇，赖子望着津子。

“妈，让里子搬回来住好吗？”

津子的颈部肌肉一阵抽动，双眼还是闭着。

“当然不是马上搬回来，等离婚手续办好后再搬，您看怎么样？”

“……”

“妈，就算我求您吧！”赖子双手放在膝上，深深鞠个躬。

“里子说想回来吗？”

“她说只要妈肯原谅她，她想回来。这样下去她不上不下的，妈也辛苦。当然，我也知道妈要花费很大苦心去跟别人解释，可是，只要实话实说，别人也会谅解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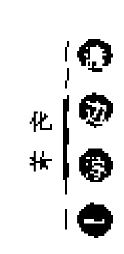
“里子又不是犯下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只是追求心爱的人，生下那个人的孩子而已，能跟真正心爱的人在一起，胜过维持有名无实的婚姻。”

津子望着西阳照射的窗户，身体动也不动。

“这样下去，真幸也可怜，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入了里子的户籍，不也可以继承我们茑乃家的香火吗？”

津子突然清清嗓子，“椎名先生怎么办？”

“他去马尼拉了啊！”



“里子呢？”

“我也不清楚，不过，里子已有今后一个人生活的打算，您就原谅她吧！”

津子慢慢点点头。

“您答应让里子回来啦？”

“还有什么办法？”

津子没好气地说，表情却是无限柔和的。

年初一的公寓里静得没有一丝生活的味道。单身的人和年轻夫妻都返乡过年。整栋公寓晚上亮灯的房间还不到三分之一，里子住的是其中一间。

虽是过年，她也没什么特别准备。年菜买现成的，大扫除早已做好。整个晚上除了喂真幸喝奶，帮他洗澡后，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白天出门一趟后，真幸八点多就睡了。剩下来的时间完全属于里子一个人，轻松的同时也有几分寂寞。

里子泡杯茶，打开电视，先看歌唱赛、又转到轻松的相声节目。她眼睛盯着画面，脑子里想着津子说的话："好好反省！"

母亲会这样说，她有心理准备，可是刚拜完神社回家就急着撵她走，让她极不是味道。要是一般客人也就罢了，村上和富子他们是从小看里子长大的，就跟亲戚一样，连他们都要瞒……

以前她只单纯的以为能为心爱的人生孩子就好，如今才知道现实没那么轻松。自己家人还无所谓，面对外人时就成个大问题。当初母亲坚决反对，也是顾虑到这一点。

可想而知，这种沉重的压力会随着真幸愈大愈沉重。

但是，我偏不能屈服，既然已生下真幸，就只有好好抚养他长大，昂然面对今后所有的好奇眼光。

“宝贝！我们就这么办！”

感觉怯弱时，能倾诉的对象只有真幸。这还不满六个月的孩子

未必懂得，却能确切地反应。昨晚母子俩孤零零的迎接除夕，他也乖乖的不哭不闹。今天回娘家见到那么多人，他又高兴地手舞足蹈。

他好像能够敏锐感应母亲的心思，再这样相依为命下去，没多久他就会是母亲的谈话对象了。

"宝宝，快点长大唷！"

真幸仿佛听到母亲的叮咛，睡梦中微微皱着眉头。

九点时里子关掉电视，正打算去洗澡，电话铃响，她急忙接起，是赖子打来的。

"下午让你那样回去，你不会见怪吧？"

"不会啦！妈也有她的苦衷，我一点也不介意。"

赖子聊了一下其他客人来拜年的事后，换个语气："你走了以后我跟妈谈过，妈说等你和菊雄的事解决后，要你搬回家住。"

"妈真的这么说？"

"是啊！妈表面上还生气，其实觉得很寂寞，她早就想要你搬回来，只是硬撑着不肯说出来。"

"是吗？"

"我骗你干吗？真的，我一说她就答应了。"

里子是相信赖子的话，但也知道母亲的脾气不定，说不定现在又反悔了。

"你和菊雄的事二月时办得好吧？"

"应该可以。"

"那也可以赶上参加槙子的婚礼。"

"这样好吗？"

"有什么不好？倒是椎名先生怎么办？你搬回来以后，也许很难再和他见面了。"

"他已经到国外去，又忙，不管他啦。"

"万一他调回来呢？"

"不用管他。"

里子说得太干脆，赖子反而有点担心。

“你们是不是怎么了？”

“没有，真的不用管他。”

“妈也问到椎名先生的事，可见她很关心。”

一提起椎名，里子忍不住悲伤起来，她特意装出开朗的声调：“你今晚来陪我好吗？”

“今天过年，明天再去好吗？”

“真的要来哦！我会准备晚饭，叫槙子也一起来。”

“我尽量带她来，但还是要看她的意思。”

“我好高兴。”

孤单生活的里子最高兴有人来访。

“小真幸呢？”

“睡了。”

“哦……”赖子停了一下，突然问，“你二十几岁了？”

“二十七啊！”

“还很年轻……”赖子的语气中惋惜多过羡慕，“不打算再婚吗？”

“怎么……”

跟菊雄婚还没离成，哪会想到这个，而且，就算离婚后她也是非椎名不嫁。

“好像有点可惜。”

“你自己才可惜哩！”

“我是没有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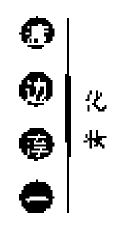
“我也一样。”

姊妹俩同时在电话里大笑。

赖子打来的电话，让里子恢复了好心情。

赖子从小就功课好，人又漂亮，让里子难以亲近，现在却是她最大的依靠。

虽然槙子才是她的同胞亲妹妹，从小感情也好，但就是觉得差



那么一点。而且,里子很难对这个即将步入幸福婚姻的妹妹诉说女人独居养子的寂寞。

以前,植了常常挨母亲骂,现在她却是母亲和这社会认同的人,反而是里子让母亲觉得羞于见人。姊妹情势异位,让她有被抛下的无奈。

但是赖子还是单身,感觉上和自己境遇相同而觉亲近。不过,她们独身的原因却完全不同。

赖子不喜欢别人打扰而坚持独身,里子却是拼命追求心爱的人,终于不能长相厮守而变成独身。

赖子曾经说里子"坚强而有勇气",事实上里子既不坚强也无勇气,她只是盲目地爱上一个人,只为那个人的存在而生活,其他的问题统统看不见,结果让别人以为她是性格坚强大胆的女人。

里子兀自反省,这种不顾虑后果的性格必须要改,年轻时不懂事也就算了,现在已是坐二望三的年纪,做任何事都该冷静地考虑。

里子是常常反省,只是总在做完事后。她总不顾一切做完再说,植子是想完再做,赖子却是总在想,根本不做。三姊妹对男人的态度完全不同。

"我就是我,不需要改变。"

即使现在想要改,恐怕也不容易。

"真没办法……"

里子对自己的放弃有些生气,但也有放纵自己的坦率。

"好想你……"

心锁解开后,思绪自然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你好不好呢?"

餐具架的玻璃后面放着椎名的照片,是前年夏天去东京时硬跟他要来的。照片中的他站在斜阳中,半眯的眼睛充满温柔。

每次看他的照片,里子就自然打开底下的抽屉,拿出信来。是椎名刚去马尼拉时和最近寄来的。

第一封只简单写着"平安到达",第二封详细写了当地的闷热和住在饭店的情形,最后还写着"忘不了雪中的丹后,问候小真幸!"

里子心想,他说"忘不了丹后",是表示"还爱着你"吗?"问候小真幸"是他一直挂念真幸不忘吗?那为什么不明白写出"爱你"岂不更好?

女人需要明白的话语,露骨一点也无妨。他不肯明写"爱你",让里子无法觉得踏实。或许他是爱她,却不能抛弃卧病在床的发妻而和她在一起。里子宁可相信这是中年男人的含蓄。

每次看信,内心总是喜悦猜疑交错。

里子把信收回抽屉,拿起旁边的相片。

那是真幸三个月和四个月大时的照片,她照了很多,都嫌不好,只留下一张刚洗完澡光屁股仰卧的,和另一张躺在摇篮里的。

里子想寄给椎名,想了几次,总是作罢。现在寄真幸的照片给他,会不会给他添麻烦。自己任性生下他不想要的孩子,又得意地向他献宝,会不会太厚脸皮了?

她不想做硬缠着男人的女人。

只是今天是大年初一,或许一年就送这么一次……

里子说服自己,拿起纸笔。

新年快乐!

我在遥远的日本祝福你有好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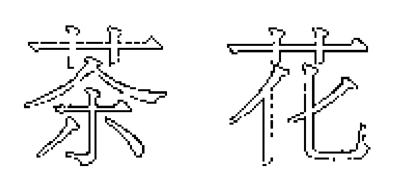
我们都很好。真幸又长大一些。

也许你不高兴,但还是寄上一张他的相片,看过请撕掉。

里子



[化妆]



午后下的雨变成雨雪交织，人夜后完全下起雪来。

这雪让人感觉像是一月没下的都集中到二月来下。

街上行人都弓背疾行，但在雪的衬托下，银座的霓虹灯更增鲜艳。雪势稍小的八点半时，赖子在并木通七巷的转角处下车。

“青”就在转角大楼的四楼。她走进大楼时门口的小弟向她鞠躬。小弟不是赖子店里雇的，而是地下室酒廊的小弟。他们总是站在大楼入口处揽客。但也不会强行拉客，只是招呼过往的熟客，引导来店的客人入座。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招徕路过的漂亮小姐到店里消费，借以吸引更多的酒客，并代客泊车。

“妈妈，上次谢谢你了！”

前些天他把一位忘记地址的顾客送进店来，赖子偷偷塞给他一万圆小费。跟这些人混熟了，多少方便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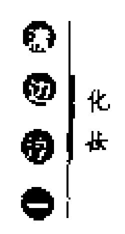
赖子笑着回答：“哪里。天气好冷啊。”

“雪就要停了。”

他们有时也兼银座的气象预报员。

赖子走进店里时，已有三桌客人。

俗语说二月和八月是不景气的代名词，但在银座却不是这么回事。二月的生意往往比一月好，可能是年底的忘年会大餐喝多了，人们一月上酒廊的兴致也减少些。



还有，年底时下的雨，让客人却步银座，但是飘飘的雪花又勾起他们徜徉银座的欲望。白皑皑的雪中气氛无端酿起人们对酒的依恋。

才进门，赖子就已看清楚客人的情况。一桌是谁？二桌是谁？他带来什么酒伴？坐台小姐分配得好不好？客人高不高兴？她立刻一目了然。

“早安！”经理跟她招呼。

夜间上班的人不论几点钟到都说“早”，赖子点点头，先进更衣室。

她脱掉和服外套，把账簿交给经理，对镜打量。

下车时沾到一点雪，但发型没乱，她从头到脚仔细检视后，对着镜中的自己低声说：“走吧！打仗啰！”

每天总要这样武装自己去面对满座男客，她想，当这种紧张压迫的感觉变成痛苦时，也就是歇业的时候。

来银座消磨的客人多半是所谓开公家账单的“社用族”。“青”也不例外。

店里上上下下早就练出一眼辨明来客宾主位置的本事，务必做到宾主尽欢。

赖子先到第二桌应酬。倒不是这桌客人最重要，而是他们人多，五个客人只有两个小姐作陪，好像冷清一点。赖子向他们一一问候后，回头把第五桌的一个小姐叫过来坐，再说些场面话后转到另一桌。

赖子不在的时候，小姐坐台的情形常常不太平均。小姐也是人，自然喜欢靠向好说话的客人。经理虽然负责调度小姐，但不是每个小姐都会听话。

赖子在第三桌坐下时，又有新的客人进来。是大协百货的秋山常董，带了两个同事。

不知为什么，赖子一看到秋山就觉得胸口被堵住似的，倒不是喜欢或讨厌的情感作祟，而是曾经以身相许的心虚。

秋山和同伴举杯共饮后，向赖子挥挥手，态度熟稔地像是叫她“马上过来”。

三天前秋山还打电话给赖子，约她到气候暖和的伊豆或房总旅行。因为熊仓的关系，赖子曾和秋山走得很近，但从去年秋天起两人就没有再约会。主要是赖子和日下要好，自然疏远秋山。可是秋山并不死心，还是偶尔打电话来约她吃饭，赖子偶尔在有人作陪的情况下也和他吃餐饭。

秋山本来就是花花公子，也有不少女朋友，对赖子也就不那么执著。也因为如此，他也不会轻易放手。这一阵子他意识到赖子有意疏远他，来得反而更勤些。

女人退缩，男人就追，男人退缩时，女人又反过来追；小小的酒廊里面不断上演着男女之间微妙的纠缠关系。

赖子招呼完所有客人后来到秋山这桌，秋山突然凑近她耳边说：“我知道你有心上人了，怎么，胃口改啦？”

“什么胃口啊？”

“你果然喜欢小白脸。”

赖子轻瞄秋山紧迫盯人的眼睛笑说：“我要是有年轻的男朋友，才高兴呢！”

“你别跟我打诨，我可是有证据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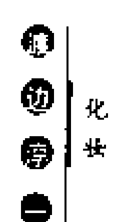
“好可怕！好像CIA一样。”

“我的情报网是无远弗届。说真的，你为什么喜欢那样年轻的？”

看来，秋山今晚是专程来打听日下的。

赖子觉得奇怪，风声怎么在他们已不往来后才传开呢？秋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他看见日下出入她公寓？还是店里他的新相好小姐悄悄透露的？

赖子下意识地环视陪座的小姐。秋山身旁是雅代，身材娇小，眼睛大大的，虽不顶美，但特别温婉，在店里很受欢迎。最近，只要秋山一来，她总是坐在秋山旁边，此刻，她的手也亲昵地放在秋山



膝上，肩膀紧贴着秋山。

赖子心想，大概就是她了……不过，赖子还是装作无辜的样子，“其实，我也真觉得不定下来不行了。”

“这么说，妈妈是有意和那个男的结婚啰？”

“有年轻的好对象怎么不嫁呢？”

“让那么年轻的人独享，岂不浪费了！”

瞬间，雅代的手指狠狠捏了秋山的膝盖一下。

果然她和秋山有一手……

赖子看在眼里，故作认真地说：“可是，这都是您说的，根本没那回事。”

“你不会嫁他啰？”

“没有的人怎么嫁！”

赖子说得太肯定，秋山有些无趣地说：“我本来也不相信这个谣言的。”突然放低嗓子，“那——伊豆可以去了吧！”说完，忙着和雅代干杯。

赖子继续和别的客人应酬，经理在吧台那边向她做个电话手势。

赖子接过电话，听到有点低沉的男人声音。

“是我。”是日下。

“……”

过年以后日下就没再打电话给她，刚才秋山才提到他，他的电话紧接着来，巧合得让赖子意外。

“能不能找一天见面谈谈？”还是要约她见面，只是语气沉着，“我不会麻烦你，只是有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

“电话上不方便说，晚上不行的话，白天也可以。”

日下的态度太过冷静，赖子不好遽然拒绝，“什么时候？”

“星期六下午两点，青山双子星大楼的地下咖啡厅好吗？”

那地方距离赖子住处两三分钟的路程。“好吧！”

"周末见。"

"呃……" 赖子想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却又硬生生把话咽回去，她怕多话徒惹对方心乱，"到时见！"

"就这么说定了。"

赖子放下电话时，不知哪个客人说了笑话，背后的那桌爆起一阵笑声。

一夜好眠，醒来时头有点晕。

昨晚睡时身体就觉得懒懒的，头也很重，头发摸起来也像刺猬般扎手。

昨晚下班时还下着稀疏的雪，空气冰冷。叫的车子偏偏一直没到，她只好走到晴海街那边等车。那时就觉得身体抽冷，可能着了凉。

赖子的身体看起来纤弱，其实抵抗力很好，从没生过大病。也幸亏身体好，才能撑到现在。当然，健康的背后也有着不能生病的紧张感支撑着。即使现在生意已上轨道，她还是不敢松懈。

那么，这次经不起风寒侵袭，应该是跟这几天休息不够有关。昨天和前天都陪客人喝到凌晨两点才回家，大前天是礼拜天，下午和槙子逛百货公司，晚上又到客人家吃饭，连着几天都没有好好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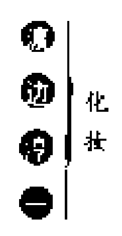
赖子本来就不容易入睡。两点过后回到家，梳洗完毕上床时已过三点，她又习惯在十点起床，不论多晚睡，到时候总是自动醒来，仿佛多睡就是自甘堕落一般。

昨晚去店里时头已经有点重，在更衣室里告诉自己"打仗啰"，也是为激励精神不振的自己。

喝了酒，暂时忘掉疲累，感觉身体也好些，其实病灶依旧存在，只是伺机作怪。

赖子把体温计塞到腋下，再躺回床上。

天气已经放晴，明亮的光线从窗帘下摆透进屋内。



量体温时，下腹部阵阵钝痛袭来，她弓起上半身，试图压抑那痛。

月经快来了。每个月总要经历一天这种痛楚，若是碰上身体不舒服时，更是痛苦难耐。

体温计指着三十八度二。赖子甩甩体温计后，按着腹部躺着不动。

一个小时后槙子来看她。

"怎么搞的，房间里乌七八黑的？"

"好像感冒了……"

"发烧没有？"

"三十八度。"

"还好，看医生没有？"

"没有。"

"药呢？"

"吃了一点！不过是以前买的。"

"旧药怎么有效？我去帮你买。"

"算了……"

赖子想坐起来，又是一阵头晕。

"你躺着别动，我去买药。"

槙子披上外套匆匆出去。

十一点多了。赖子起床打开窗帘，光线流泻而进。

她把客厅的窗帘也打开，卧室里只拉上纱帘，阳光显得柔和。

天气还有点冷，穿着汗湿的睡衣更不舒服。赖子打开暖气，换件睡衣，坐在梳妆台前。

脸有些浮肿，眼睛湿湿的，两颊火红。

她用温水洗完脸时，槙子买药回来。

"你再睡会吧！先吃点药！"

"谢谢你。"赖子接过粉红色药丸就冷开水一起服下，"槙子，要不要喝咖啡？"

“我自己会弄，你快去睡吧！”

赖子想起茶杯还泡在水里没洗，想要去洗。

“拜托，这时候就别做这些事了吧！”

“可是……”

不收拾干净她无法安心入睡。

“我来洗……”

“不好意思，那——阳台的盆景也帮我浇点水。”

“没问题，你快去睡吧！”

槙子一直催她，她再躺回床上。才起来走动一下就浑身酸痛，赖子缩着身子窝在棉被里，还不忘向厨房那边吩咐：“糖在左边的架子上……”

“知道啦！”

槙子的语气像嫌她啰唆，她只好又缩回棉被里。

已经中午了，傍晚时烧会退吗？

昨晚不该在雪中等车的，早知会这样，就该答应秋山送她回家。可是坐上秋山的车后，谁知道他又打什么主意。他也许不会强求，但要想理由推辞也很麻烦。

“唉！就是没法子！”赖子自言自语，沉沉闭上眼睛。

“姊，觉得怎么样？”

再睁眼时，槙子站在床边。她穿着黑色低领毛衣和格子花纹套装，显得很成熟。

“想吃点什么？”

“没有胃口……”赖子摇摇头。

“不吃点东西不行啊！”

“我不饿，你要饿的话打电话叫外送寿司来吃吧！”

“我刚吃过蛋糕，还好，本来想找你一起去看家具的，你发烧了也没办法。”

两姊妹星期天时已看过新居要买的家具、地毯、餐具和毛巾之类的东西，只是还没决定要买哪些。

“你跟士郎商量好就行了嘛！”

“不行，他的审美观太差，我不相信。”

赖子此刻对槙子来说，像是姊代母职，槙子有好多事要找她商量，偏偏她人不舒服。

槙子性子急，忍不住要谈那几样家具。

“那个樱花木的装饰架设计很出色，可是我觉得有点过于华丽，倒是那个花梨木的矮柜不错，中间可以放电视。”

“你不是嫌它颜色太暗吗？”

“当时觉得，可是现在觉得看起来比较稳重，再配上那个同样木料的衣柜……”

“会不会太大？”

“我刚去新房量过，放得下。”

槙子婚后的新居距东横线自由丘车站六分钟路程，二十坪大，两房一厅，是她未来的公公买的。

“士郎都没意见吗？”

“他都听我的。”

“矮柜要换花梨木的，那沙发怎么办？”

“这就是问题啊！”

槙子抱着手臂一副苦恼的无奈模样，神情中却有掩不住的得意。

“要配花梨木矮柜，沙发颜色就要亮一点，你看米色好不好？”

“这个啊……”

赖子正在考虑时，电话铃响了。

“要不要接？”

赖子想了一下摇摇头。她怕是客人邀约，又要费一番唇舌婉拒。可是铃声不断，赖子怕是经理有急事打来，正要去接时铃声却断了。她向槙子耸耸肩，突然猛然咳嗽起来。

“你不要紧吧？”槙子拍着她的背。

“没事，你别太近，会传染的。”

赖子一边咳一边躺回床上，胸口剧烈起伏，好不容易才止住，槙子赶忙帮她盖好棉被。

"你一个人在家不要紧吧？"

"干吗这么问？"

"看你烧得这样，我没来的话怎么办？"

赖子不知如何回答，"大概就是蒙头大睡吧！"

"姊，你不寂寞吗？"

"……"

"我是没办法一个人过，尤其生病时特别无助……"

赖子虽有同感，但既然选择孤独，这点程度的寂寞是必须忍受的。

"姊，你为什么不结婚？"

"……"

"一个人多不方便。"

"如果像你那样有个喜欢的人，我或许会结婚。"

"我不是只因为喜欢而结婚，当然，我是喜欢士郎，可是我更怕一个人孤零零的，结婚对我就像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

"年龄大时有个婚姻才安全，生病时手脚动不了时才有人照顾。"槙子的想法很现实，也让赖子佩服，"姊，你大概太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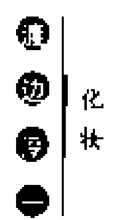
"才没有……"

其实，赖子想到以后的生活也是惶惶不安，只是她不想为了安全保障而结婚。就这样一个人活着，忍受无边无尽的孤独也好，病死路旁也无奈，既然要享受单身的自由，就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心理准备。

槙子回去后，赖子还是昏昏沉沉。

平常白天不太睡，但积压了好几天的疲劳和病痛，让她自然坠入睡眠中。

再醒来时已下午三点。身上出了些汗。她又量量体温，三十七



度五，还有一点烧，四肢仍然沉重无力。

平常这时候她已打扫完毕，传票也整理好。今天什么也没做，即使要留到明天再做，这时候也该准备准备去店里了。今天六点钟有个会要开，还要面谈几个小姐，也约好税捐处的人谈事情。

"起来吧！"

她激励自己，但才挺起上身，眼前一片青黑，她赶紧躺下，闭目不动。感觉全身好像坠入无底黑渊。

她告诉自己"不行……"

她两腿站立着，两手抱头，却不能动。不禁想到，这时候若有个人照顾她那该多好。

瞬间，她脑子里闪过日下的脸。

但她很快拂去这个念头，昂起头，慢慢下床。

她打开窗帘，照照午后的阳光后走进浴室。

脚一踩到浴室的瓷砖，寒气从脚尖透过全身。她原想冲个澡，但临时改变了主意，只用毛巾擦拭身体。

这样子能出门吗？

身体不舒服，脸色晦暗，客人看着也不舒服。勉强上班，毫无意义，只是让身体更不舒服而已。可是，今天实在有很多事要办，而且过两天就是周末，到时再好好休息吧！赖子决定后，硬撑着换上和服。

勉强出门果然是错的。

赖子虽然拼命撑着，但浑身不停发抖，开完会后，就直接回家休息。可能洗澡时又受到风寒，再上床时抖得更厉害，而且浑身发烫，背脊却阴冷，在身体好像被切割成前后两半的状态下昏沉睡去。

赖子梦见熊仓。

好像是在通往东山真如堂墓园的小径上。她看见鲜红的石蒜花，前面是三重塔，熊仓就站在塔旁的草丛中。

赖子吓得停住脚步。熊仓直接走向她。远看他像在哭,近看却是在笑。赖子突然觉得害怕,转身就跑。熊仓在后面追着。原来光亮的天空瞬间变成灰暗暮色,只有熊仓的眼镜闪闪发光。

四周突然变成芒草一片,草下长着茂密的藤蔓,缠住赖子的脚。

赖子心想"完了",就要断气时,看见日下走在暮色昏沉的路上。她挥手叫他,他却视若无睹地走过去了。

像是被自己的呼喊声音惊醒般,赖子从梦中醒来。枕畔的表指着一点半。平常这时候她才刚回家。

梦中的感觉依旧清晰。人们说梦到死者笑不吉利,梦中清楚的看到颜色也不好。

她清楚地记得熊仓像是哭,其实是笑;明明是黄昏时分,石蒜花的朱红鲜明地留在脑中。

去年秋天曾带着日下到真如堂祭拜铃子,或许这个梦只是当时谈到熊仓时的记忆延伸罢了。赖子虽这么认为,但醒后的怅惘却久久不退。

她挥去梦的遗绪,起身下床。

不知是吃药还是做梦的关系,睡衣又汗湿了。她再换套睡衣,再量一次体温,三十七度四,比从店里回来时降低些。

可能是太瘦的缘故,赖子的烧来得急也去得快,以前医生就常笑她体质像小孩子,经过这么多年还是没变。

赖子再度服药,想再休息一下,突然觉得下半身有缓缓下坠的湿热感觉,月经应该还有两三天才来,或许感冒改变了体况,稍微提早几天。

就在她专注自己体内动静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她疑惑地拿起听筒,是秋山。

"唉呀!你真的在家呀!刚才去店里,他们说你先回家去了,我还不相信哩。"

"有点感冒,在家休息。"

"很严重吗?"秋山的语气试探多于关心。

"受了点寒,本来想硬撑的,可是没办法。"

"好可怜,我去看你好不好?"

"不用啦,现在我也不方便见客。"

"只是慰问一下,你一个人也没什么不方便,难道还有别人在?"

"没有的事!"赖子摇头,又是一阵头晕。

"好吧!真的不要我去看你?"

"谢谢您的好意,真的不方便……"

"真冷淡,那去伊豆的事就这个周末好吗?"

"我不舒服,怕……"

"还有三天,到时已经好了。"

"我想还是改天吧!"

"我下个礼拜要去九州,以后更忙,只有这个周末有空。"

"等天气再暖一点的时候吧……"

"你老是说等几天等几天,我都已经等了半年。这样吧,我们等一下当面好好说定。"

"今天就饶了我吧!"

秋山好像有些醉意,缠着赖子不放。

"要我给你带寿司还是水果?"

"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

"是不是有人在你那里?"

"没有。"

"那不是刚好吗?"

赖子不想再说,径自挂掉电话,"咔"的一声后,房间内突然一片静寂。

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打来呢?或许她和秋山的交情就这么完蛋了。秋山一向自负,被她摔了电话后,恐怕再也不到店里了。

要在平常，赖子会委婉一些，可是今天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精神应付借酒装疯的他。

人家生病需要休息，他偏不识趣地要来打搅，虽然彼此有过亲密关系，但这样做也太强人所难。

"真是受够了……"

休息一夜后，赖子感觉体力恢复许多。

早上醒来时，热度已降到三十七度以下。脑袋恢复清爽，皮肤的粗糙感觉也消失，倒是昨晚开始的经痛压迫着下腹部。她照例吃颗止痛药，泡杯一天没喝的咖啡。

就在她乐享咖啡壶冒出的浓郁香气时，电话又响起。

她怕又是秋山打来的，迟疑一会儿后才接。

"姊，还在睡？"是里子轻快的声音。

"没有，正在喝咖啡，什么事？"

"我终于自由了！"

"都办好了吗？"

"昨天正式离婚的……"

"是吗？"

赖子本想说"真好"，想想不妥，没有说出来。这时候她也不知道是该恭喜还是该表示遗憾。

里子却是很兴奋，"我可以从头开始了。"

姑且不论离婚是好是坏，总之里子都照自己的意志过活，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顽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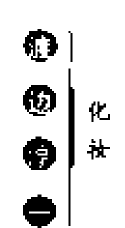
"妈怎么说？"

"只有一句：我真是服了你啦！"

就连津子也不得不佩服里子的顽强。赖子很难想像那景况。

"有没有条件？"

"没有，本来是我不好，可是菊雄也……"说到这里，里子突然放低声音，"我觉得好奇怪——"



“什么事？”

“单身以后反而有点不知所措，你不知道，盖章时我还哭得好伤心，但是，现在又觉得没事了。”

赖子可以理解里子此刻的复杂心情，她关心地问：“要搬回家吗？”

“好像不回去不行。”

“你不想回去？”

“也不是，只是一个人还挺轻松的……”

里子的话掩不住仍想独自等待椎名归来的心情。赖子不愿点醒她，只说：“总之，我很为你高兴。”

“给你添那么多麻烦，真对不起。”

“哪里，我什么也没做。”

“现在我跟你一样，都是单身了。”

“是啊！”

这并不值得骄傲，里子却非常亢奋。

三姊妹中，一个正要走入婚姻，一个急急逃出婚姻，赖子有点感慨，恐怕不会有姊妹三个同时拥有平稳的婚姻生活的时候吧！

体温恢复正常后，赖子开始打扫房间。

先换条床单，每个角落都用吸尘器吸过一遍，梳妆台和所有柜架也都擦拭干净。不过一天没整理，她就觉得屋中满是灰尘。

感觉房间完全清爽后，她查对账簿和传票。一两天没对，她就觉得坐立不安。

有时候她笑自己是劳碌命，就是闲不下来，但性格是天生的，铃子也一样。铃子就是太认真，凡事不肯马虎，结果招来悲剧的下场。铃子看不开，顽固地把自己导向死亡。也许现在，她可以放宽一点心胸来看待事物。但那时她太年轻，也太执著。

事实上，不久前赖子自己也一心一意地憎恨熊仓，以为为铃子报仇才是她活下去的价值。但熊仓真的死后，留给她的却是无以消弭的空虚，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这么坚持。

昨天浑身发烫地坐车回来时，她自然流下眼泪。与其说那是为肉体痛苦和自己没出息而流泪，不如说是哀怜自己苦撑的眼泪。

她告诉自己，今后要稍微放轻松些！不管做不做得到，她是这么想。

视线从账簿移到阳台。

今天也是晴天，天空清朗得难以相信某个地方正被大雪冰封。

凝望阳台时，突觉一阵寒意。

烧还没退吗？

她摸摸额头，是还有点烧。可能刚才动得太多，体温又上升些。

身体还是觉得有些虚弱。以前感冒，睡一晚就好了。昨晚一夜好睡，病毒好像还没全消。是有别的并发症，还是年纪大了？

因为又有些烧，赖子晚上又没去店里，这是她头一次连续两晚休假，人睡在家里，却一直牵挂店里。她怕勉强出门，病情又要恶化。干脆什么都不想，好好再睡一觉。

翌晨醒来，烧完全退了，下腹部的疼痛也随着烧退而消失。

对着梳妆镜，脸庞有些浮肿，她化上比平常稍浓的妆去店里。

隔天是周末，店里休息，赖子和日下约好在住处附近的地下咖啡厅见面。

天气依然晴中带冷。

赖子穿着羊毛百褶裙配低领安哥拉毛衣，围条大围巾。她把长发扎在脑后，素着一张脸，只扑点蜜粉。

自去年秋天京都行后，她就没再和日下单独见面。临出门前她有些不安，不知日下会说什么，后来心想万一他真的出言不逊，她转身就走就是了，没什么好担心的。

走进咖啡厅，看见日下坐在最里面落地盆景旁的座位上。

她走过去，日下微抬起身子。

"好久不见！"

日下点点头，奇怪地看着赖子。

"怎么了？"

"我以为你不会来……"

"不是说好了吗？"

日下穿着浅灰色西装配毛衣，看起来很洒脱。

"可是你感冒啦。"

"你怎么知道？"

"我打电话到店里……"

"休息两天都好了。"

谈话间，自然唤起以前的亲近。

"工作忙吧？"

"也没有，最近要开展览会，正在收集以前画的插画。"

"很好嘛！在哪里？"

"青山街的岩仓画廊，就在七喜大厦，地方很小；你一定要来参观。"

"七喜大厦不远啊！我一定去。"

电话上还觉得日下缠人不放，经过这两个月，他好像已经埋头在事业上了。

"京都那次真是对不起。"

赖子见日下态度坦然，也就坦率以对。

"不，是我不好。"

"绝对不是。"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想独占你这样的大美人，根本是痴心妄想，不过，你可以放心。"

"放什么心？"

日下眼睛望着远方，"我要结婚了，对方是个普通女人，跟我很配。我已经三十三，我妈年纪也大了。"

"什么时候？"

"就在这个春天，你会来参加婚礼吧？"

"……"

"也好，我一开始也不敢奢望你会来。不过，在结婚之前，我要

向你道谢。"

"为什么？"

"想起来真是很傻！我认识你以后简直欢天喜地，跟你走在一起都觉得骄傲，也向朋友吹嘘。没想到突然就被甩了，当时我好痛苦，差点自杀。"

赖子垂下头去。

日下摇摇头，"你不必感到抱歉，那样倒好，这种事本来就不会长久下去，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你认识那么多了不起的人，很快就对我腻了，没什么奇怪。"

"不是……"

"你别误会，我不但不恨你，反而感谢你让我有这段美好的回忆，让我做了一个美梦。"日下正经八百地低着头，"给你添了许多麻烦，不过，我真的很感激你。"

赖子紧咬下唇，低头不语。

日下显然误会了。但赖子怎么也说不出口"我离开你是因为你是熊仓的儿子啊！"

她不愿意说，也不能说，只有让误会继续存在。何况，日下就要结婚，解开这个误会并没有好处。

赖子决定还是不说，她故作开朗地问："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

"阪井成子，在服饰公司上班。"

"你很爱她吧？"

"还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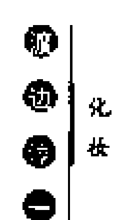
日下腼腆地笑着。就在半年前，这张笑脸时常出现在赖子的微暗卧房中。

"我祝你幸福。"

"我会努力的。"

赖子回给日下一个微笑，优雅地站起身来。

迎风回到公寓门前，赖子突然改变主意，转向一百米前的"普



瑞尼”餐厅。

不是用餐时间，店里很空，侍者领她坐到靠窗的桌位。

赖子点了海鲜沙拉和洋梨果霜。她本来就不饿，只是突然不想回家。

她闲闲地点燃香烟，望着袅袅的烟雾，回想刚才和日下的谈话，不禁苦笑。

她以为日下还会求她回头，结果不但不是，反而告诉她要结婚。看来，日下是真的离开她了。也许日下心里还爱着她，但是她并不想改变这个结果，即使她感觉好像失落了什么，她也无意搜寻回来。

侍者端来海鲜沙拉。赖子其实只想吃果霜，觉得单点一项不好意思才又点了沙拉。果霜很快也送来，她先从果霜吃起。

冰凉酸甜的滋味好刺激。才吃两口，赖子放下汤匙。

其实她对日下也还有依恋，她并不讨厌日下，只是他的身世让她承受不住。然而，就算没有这个问题，她和日下也不一定能够厮守终生。她从没想过要结婚组织家庭。在男人保护下安稳生活的日子与她无缘。

赖子再拿起汤匙。每舀一勺冰凉的果霜入口，就像拂去一层对日下的记忆。

吃完果霜，望着盘中残留的鲜血般的红莓汁，她自言自语："该谈谈开新店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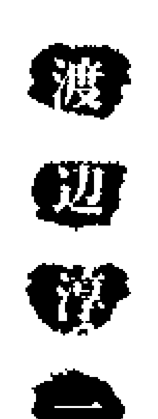
她立刻起身，走到柜台打电话给庄司经理。

"我想再开一家小一点的店，你看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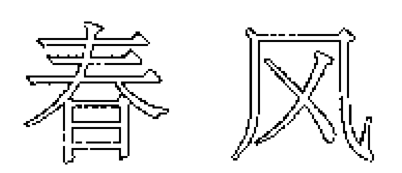
"干吗那么急？"

"要做就快，就那种简单的吧台式的店，俱乐部打烊后可以把客人轻松带到那里轻松。"

以前就有这个打算，一直提不起劲。此刻，这个计划突然非常具体地出现在赖子脑中。



[化妆]



二月底时意外地袭来一波寒流，还带着雪，直到三月的第一个星期过后，才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

三月中旬的星期五下午，槙子所在的系里办谢师宴。早些年的谢师宴不是吃全套西餐，就是围个圆桌吃中国菜。现在因为学生愈来愈多，容纳得下的餐厅不多，从三年前开始改为派对自助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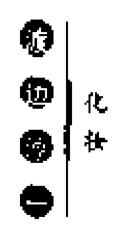
谢师宴在赤阪大饭店的金丝厅举行，师生五百多人参加。中央的主桌上摆满各种餐点，但要挤到桌旁取菜可是相当困难。

槙子的学校男女生差不多，但谢师宴会场上女生明显占优势，和服洋装各半，一个个装扮得花枝招展。男生多半穿西装，有人还穿燕尾服或日式礼服，看起来很不搭调，穿燕尾服的学生不时被误认成侍者。

槙子原来也不知该怎么打扮，赖子说是难得的机会，建议她穿和服，亲手帮她挑好穿妥。

在花街孕育成长的赖子，对和服装扮就是有过人的鉴赏力。她为槙子选的图案是黑色底裙摆部分有只展翅白鹤的丝料和服，系上金褐色的和服带，头发松松地梳拢上去，在一片俗丽的和服装扮中特别出色。

“好漂亮啊！”初次看到槙子和服装扮的朋友都围过来夸赞，教授们也频频说好看，男生更是争相邀她拍照留念。



“真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女孩马上就要嫁人了。”好友冴子惋惜地说。

黑川也打趣说,“那就解除婚约嘛!”

好友之间都知道槙子一毕业就要结婚。

“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不是很干脆吗?我也想早点嫁人吔!”

“可是念了那么多书又统统放弃,一头钻进厨房,也有点可惜。”

“算啦!槙子可是玩够了,对不?”冴子说。

槙子没吭气,她这四年确实玩得很疯,可是并不觉得就此满足。

“结婚后再跟先生玩吧!”

这也是槙子的理想,但恐怕不会尽如人意。现在是槙子主导小泉士郎,结婚以后却不一定。

谢师宴结束后还不到七点。从下午四点起整整站了三个小时,又是穿着拘束的和服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槙子略感疲劳。

黑川招呼大家七点半在大厅集合。槙子点头表示知道后,先到七楼的客房去。

冴子已预订一个房间,打算和黑川在这里过夜。他们是一对公开的情侣,却没有承诺要结婚。

槙子她们先回房间换衣服,再去迪斯科舞厅狂欢。五个女孩挤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场面还真壮观。她们身上的和服都是母亲或美容院帮忙穿上的,脱下来特别费事。真由美解不开和服带,气得跳脚;优子的袖口沾到酱油,一脸懊恼;美奈子的胸花被挤扁了;悦子的洋装拉链钩绷开。大伙儿一边埋怨一边快速换上新装。

槙子穿上白底裙摆有红黑两色竹叶图案的船形领丝洋装,她把刚才梳上去的头发放下来,随便梳一梳,显得青春可爱。

女孩们换好衣服一起下楼,男孩早已等候多时,五男五女,分乘两辆计程车直奔六本木的迪斯科舞厅。

黑川是这家舞厅的会员,可以寄酒。槙子也来过几次。今天他

们来得较早,没有多少舞客。他们十个挤在L形的包厢里。他们都是滑雪社团的同好,在学校里是相当活跃的一群。

"来,干杯!今晚可以喝个够!"

大家忙着举杯畅饮。谢师宴上虽然也供应酒精类饮料,但人数太多,一下子就抢光了,大家喝得不过瘾。

"啊!挤得要命!"

"像打翻颜料盒似的,女孩脸上的妆都挤花了。"

"现在可以安静地喝个过瘾。"

因为年轻,酒喝得猛,喝喝跳跳地很快就醉。每一张配合快节奏摆动的脸上随着旋转彩灯忽明忽暗,快乐地尽情发散青春,却也掩不住某种虚无和自暴自弃的感觉。

好不容易毕业了的安心感,和终于告别学生生活的感伤交织在一起。男孩多半要就业,女孩有一半也要上班,半个月后他们就要跨进社会新鲜人的第一步,期待中也有不安,此刻就借着喝酒跳舞打消那份不安。

连续跳了半个小时后,槙子回到包厢,看看表,九点四十分。抬起脸时听到冴子问:"要走啦?"

"约好十点的。"

"叫他过来不就行了。"

"不行,他已经老扣扣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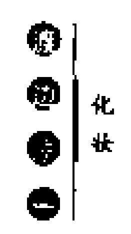
只有冴子知道槙子还有另一个约会,而且不是未婚夫小泉士郎,而是一个叫千野的中年医生。一个月前,冴子的哥哥在赤阪酒吧介绍他们认识。

千野四十多岁,头发有些稀疏,但人高腿长,又会穿衣服,看起来很潇洒。认识后约过槙子吃饭。

"这么晚才约会,不要紧吧!"冴子问。

"没事啦!"

"难道你们已经有过?"见槙子摇头,冴子喝口酒,继续说,"那就好,我看你还是小心点。"



“只是见面而已。”

“我总觉得小泉很可怜。”

冴子醉得不轻，头摇来晃去，黑川跑回来拍拍她肩膀，“来跳舞啊！”

“跳不动了！”冴子挥挥手，又凑近槙子耳边问：“你喜欢他吗？”

槙子扬着眉毛摇摇头。

“那最好别去。”

“好啦！我要走了。”槙子已站起身来。

冴子只好无奈地说拜拜，“等一下给我个电话！”

槙子点点头，跟其他伙伴告别后快步离去。

走在街上，暖风拂面，春天气息正浓。十点钟，六本木的夜才刚拉开序幕。槙子穿过十字路口，走向麻布十番街角的地下室酒吧。她按住被风吹得乱飘的头发，想起冴子的话。

冴子似乎对她快结婚了还和别的男人来往不以为然。冴子虽然也好玩，但很专情。

可是，槙子一想到自己就要变成有夫之妇，就觉得烦躁不安，好像失落什么宝贵的东西。接近千野，一方面因为他长得潇洒，另方面是对即将和一个男人永远厮守的反弹心理作祟。她就是不甘心，就是要在婚前彻底玩个够。

冴子也明白她的心情，所以介绍千野给她。可为什么又反对呢？槙子心想：“她是不是嫉妒我？”

槙子很快就挥去这个想法，告诉自己冴子是真的为士郎抱屈。其实不必那么在意的，槙子只不过打算和千野小玩一番而已。

她从没交往过中年男人，想尝尝看是什么滋味，所以选择潇洒也不缠人的千野。

刚才在跳迪斯科时，槙子觉得和大伙儿有点格格不入，心想可能是快要结婚的关系。大家都还是单身，黑川和冴子虽然关系亲密，并不打算结婚，结果就只有她一个人跳进古老的婚姻框框里。

有夫之妇的称谓,像块重石压在心上。她清楚感觉到自己和大家不一样,好像只有自己被排除在外,她有点后悔要那么早结婚。当初憧憬婚姻,按照计划挑好对象,等到真要步入礼堂时却又想临阵脱逃。她有点气自己的任性。但是,现在要反悔已经来不及。小泉不会答应,母亲更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来不及了!"她喃喃自语,但转念一想,"就是因为来不及了,所以今天要尽情玩个够!"

和千野约好的那家酒吧的霓虹灯就在眼前闪烁。酒吧在地下一楼,进门右边是架钢琴,包厢围着钢琴而设。千野正和店里的小姐聊天,看到槙子,立刻挥手叫她。

"对不起,来迟了。"

"没关系,喝些什么?"

"白兰地。"

跟千野在一起的时候,槙子专挑贵的东西,只是为表示自己和他处于对等的地位。

"今天怎么没穿和服?"

"有啊!但是要去跳迪斯科,才换这件的。"

千野"哦!"了一声,拿出一个系着红色缎带的小盒子,"送你的毕业礼物。"

"哇!可以打开来看吗?"

"希望你会喜欢!"

槙子急忙拆开缎带,打开盒盖,拿出一条金手链。

"哇!好漂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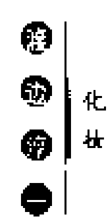
"会不会太细?不过,你的手腕也很细。"

"细才时髦。看!配这件洋装刚好。"

槙子立刻戴在手上,和丝洋装相互辉映。

"太棒了!谢谢你,欧吉桑!"

千野有点不好意思,"我本来想送戒指,觉得有点怪,就换这个了。"



"这个才好，我正想要一个呢！"

槙子左手无名指上戴着戒指，千野绝对想不到是订婚戒指。槙子从来不提她就要结婚的事，她觉得没有说的必要，她希望和千野在一起时，千野视她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冴子要我帮她问候你。"

"你跟她说什么没有？"

"只说我们要见面。"

千野表情困惑地想了一下，又改变话题，"我真想看你穿和服的样子。"

"就是长袖那种，裙摆有只鹤，穿起来很成熟。"

"你自己会穿吗？"

"怎么不会？就这样穿上嘛！"

千野有些色眯眯地笑说："我倒想帮你脱掉。"

"神经病！"

"今天可以玩晚一点吧！"

槙子笑着不说话。士郎十二点会打电话给她，如果没接到电话就说住在朋友那边就行了。

"走吧！我们再去另外一家酒吧坐坐！"

街上还是热闹地挤满年轻人。千野伸手拦辆计程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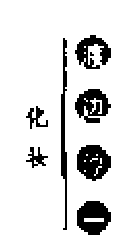
"到赤阪……"车子开动以后，千野自然地把手臂搭在槙子肩上。

街上霓虹灿亮，车内光线微暗。

槙子右手拿着装金手链的皮包，头轻轻靠在千野身上。心想，今晚不管他带我去哪里都好，如果他向我求欢，我也答应。我想在婚前尝试一次和中年男人做爱的滋味。

冴子说做爱是中年男人好，真由美也和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交往。虽然千野的年纪够做槙子的父亲，但是她不在乎，她已认定这只是一瞬间的游戏罢了。

"醉了吗？"千野轻抚槙子的发梢低声地问道。



带着香烟味的男人气息涌进槙子鼻腔。

他会怎样挑逗我呢？槙子突然想化身成小恶魔似的更靠紧千野怀中。

车子停在山王神社后面的饭店前。

“这地下室的酒吧不错，下去看看！”

槙子来过这饭店一次，是来看佛朗明哥的晚餐秀。距离赤阪大街并不远，但因为坐落在山王神社的树丛里，让人错觉是远离市嚣。

“欧吉桑常来吗？”

“高兴时偶尔来。”

这饭店不大，看起来古老坚固，槙子就喜欢这种名气不大但气氛典雅的饭店。

“还是喝白兰地吗？”

“你喝什么？”

“我喝威士忌加水。”

“我也一样。”

千野微微一笑，点了双份。

“你很好强哩！”

“会吗？”

“毕业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

“不会无聊吗？”

“无所谓啊！”

侍者送酒过来，两人轻碰杯缘。

“现在有心上人吗？”

“你的定义是什么？”

“想到他心口就会抽痛，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他……”

“你自己呢？”

“我在问你啊！”

"我想知道你的情形嘛！"

千野捧着酒杯，略微沉思说："刚才等你的时候我是觉得胸口很闷。"

"骗人，把我当小孩哄！"

"真的！不骗你。"千野放下酒杯，一脸正经地说，"我在上面租了房间，到上面去喝好吧？"

"干吗在饭店租房间？"

"有时我想一个人静静。"

不管千野说的是不是真话，槙子此刻都不想追究。他在气氛还不错的饭店里准备房间，槙子倒是很满意。

"酒就让他们送到房间！"

千野用眼神向酒保示意后起身。

槙子心想，如果她跟着走，就意味着她将接纳他。那一瞬间，小泉上郎的脸突然浮现脑海，但很快就被千野浑厚的声音打散。

"走吧！"

槙子依言起身。

等待电梯时，千野问："毕业典礼定在什么时候？"

"下个礼拜一。"

"你母亲来吗？"

"说不来，但我猜她会来。"

电梯只搭载他们两人，千野直接按到六楼。

"我见过你姊姊了。"

"你真的去啦？"

"很漂亮。和你有点不一样，你姊姊像是贵妇，你却像淘气的松鼠或是小猫咪……"

"我是虎斑猫。"

"我看是邋遢猫。"

走出电梯，向右边走约二十米，千野停下脚步，掏出钥匙开门。

房间相当宽敞，窗边有盏落地灯，右边是张双人床。

“进来吧！”

槙子一进门，千野立刻绕到她背后把门关上。

“很安静吧！”千野说着，从背后轻轻地抱住槙子。

远处传来车声和警车的刺耳警笛声。

槙子裸着身体，想起士郎。“几点了？”

千野微微抬起上身，看看床头柜的钟，“两点刚过。”

槙子无语，望着千野裸露的胸口。那厚实壮硕的面积几乎是士郎的两倍，乳房部分微微隆起，光看这里还以为是个女人。他的腹部和腿也结实有肉，摸起来软软的很舒服。

千野再度把槙子拥入怀里。

在那温润的感觉中，槙子闭上眼睛。

全身像在慵懒微带腥味的暖风中摇荡，身体轻飘飘地像躺在云上。

她和士郎及其他男孩做爱时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那么舒服，却不想陷溺不起。

槙子并不讨厌性爱，但她好像更喜欢拥抱。她对书上所描述的性爱快感一直半信半疑。现在，她有点相信了。她可以感觉到那才刚刚萌芽、像是某种预兆的感受。

同样是男人，千野的表现和士郎完全不一样，和她过去接触过的男人都不一样。槙子一边讶异性居然可以这样的同时，一边任凭千野百般撩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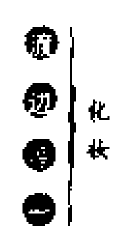
“好不好？”千野紧紧贴着她，在她耳畔低声问。

槙子只是点头，不肯老实地说“很好”。她不想让千野太得意，虽然他技巧很好，她也不愿轻易认输。

千野早就看穿槙子的好强，他这样问的本身，也是因为充满自信。

短暂沉默后，千野低声说：“你很棒！”

槙子听了，高兴中又有些怀疑。千野是玩家，一定玩过不少女



人，这么说只是安慰她吗？

千野又把她揽进怀里，“好可爱！”

槙子突然不高兴起来。从一开始他就不说“爱你”，也没说“喜欢你”，只是说“好可爱”。这是对小孩或是洋娃娃用的词，他不肯明白说“爱你”，是因为年龄差距太大说不出口吗？可是他却能对我做出那些个大胆动作，显然还没把我当做一个成熟的女人……

槙子想到这里，猛地推开千野，“我要回家了！”

“三点钟哩！要回哪里？”

“自由丘。”

“我送你。”

“不用，我自己走。”

“不行。”千野坐起身来，看着槙子，“还能见面吗？”

“……”

“可以吧！”

“我不知道！”槙子头一摇，掀起被单罩在千野脸上，轻快地跳下床。






[化妆]

又见樱花

京都的花讯从洛南的醍醐开始，到东山的圆山公园，再往洛比，直到御室仁和寺的多福樱才结束。樱花的寿命虽短，但各地花期不同，近一个月的时间不愁无处赏樱。

槙子的婚礼就在醍醐樱花绽开的四月第一个周六举行，地点在东京虎之门的大仓饭店。

里子打算婚礼的前一天去东京，也安排好把真幸托给以前在茑乃家帮过忙并很会照顾小孩的久子。

可能是花季前的冷天气作祟，真幸从周三起就感冒，烧到三十八度，到了周五还没完全好，里子只有放弃东京之行。她托和母亲结伴同行的喜代转送要给槙子的红包。

“看不到槙子的新娘模样，真是遗憾。”

“真不凑巧；不过没关系，我们会带照片回来。”喜代试着安慰她，“别难过啦，我们礼拜天就回来。”

目送母亲和阿姨离去，里子顿时像泄气的皮球。为了这趟东京行，她一个月前就订做全新的和服、鞋子和旅行箱。两年没去东京，她着实有些怀念，能够的话，她还想去看看和椎名约会的饭店和他的公司。

可惜这些都变成幻梦。她不禁以为，真幸的感冒或许是老天对她心浮不安的惩戒。虽然是亲妹妹的婚礼，但把不满一岁的孩子丢

给别人，自己跑到东京逍遥的想法，还是有些自私。

虽然觉得有些落寞，但里子也享受到难得母亲不在，就他们母子二人轻松悠闲的气氛。正式离婚搬回家住已经一个月，母女间仍未恢复以往的亲昵。母亲只字不提过去的事，但态度总不经意地显示出“你给我注意点”。

蔦乃家的客人倒是非常体贴，对再次回来应酬客人的里子都很好。他们或多或少都听到流言，但没有人提，倒是关心里子是不是瘦了？

有的客人知道里子离婚后，更积极地约会她。刚生完孩子的年轻单身母亲，对男人还是很有魅力。可是里子全部婉拒。和椎名的情形已经让她深深了解自己的可怕，一旦铆起劲儿来，会做出什么也不知道。她不能自我控制，似乎身体里面就是有着不会瞻前顾后的任性冲动。

现在，她需要沉淀自己，不再关心男人，专心在工作上。能够支撑她坚持下去的就是真幸。看到真幸，她就想起自己是个母亲，也想起椎名。

真幸还不会走路，但是稍微下垂的眼尾、哭泣时嘴唇的抽动模样都很像椎名，宽宽的肩膀和脚丫，甚至连脚趾头都一模一样。每每看着这个小人儿，里子有说不出的爱怜，看多久都不厌倦。他简直是椎名的翻版，只要和他在一起，即使椎名不在身边也不觉得那么寂寞。

只是身体内部仍偶尔会有一种情绪反应，感觉全身发烫，那时候她特别渴望见到椎名，恨不得立刻投进他的怀抱。但现实总让她怨椎名为何远去他乡？压抑这份亢奋的情绪，是里子的最难。

婚礼当天一大早，津子从东京打电话回来。

“家里没事吧？”

“没事，都很好。”

“真幸呢？”

“喝过退烧糖浆后好多了，现在还在睡。”

"房间太干燥的话他喉咙不舒服,记得把加湿器打开啊!"

"我知道,槙子还好吧?"

"她们两个都还在睡!"槙子出嫁前夕,和津子一起睡在赖子那里,津子自己紧张,却怪槙子"这时候还睡得那么稳!"说完,挂掉电话。

津子再打电话来,是在晚上六点过后。

虽然是周末夜,茑乃家有四组宴席。里子正要去"柊之厅"寒暄时,跑堂通知她东京有电话来。她回到账房接起电话,津子一开头就说"他们走了"。

里子愣了一下,随即明白是槙子他们去度蜜月。照预定的行程表是一点开始婚礼,三点进行婚宴,然后直接到成田搭飞机去夏威夷一个礼拜。

"婚礼都还好吧?"

"嗯……"

"槙子很漂亮吧?"

"嗯……"

津子的答复都像是叹气,没有多余的话。大概是看到最担心的幺女也平安出嫁,多年来独力撑持家务的紧绷情绪放松不少。

"妈,您累了吧!"

"还好,今天就想回去。"

"不是明天中午才和喜代阿姨一起回来吗?"

"我想早一点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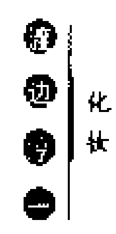
"难得去东京一趟,再多玩玩嘛!真幸已经退烧,店里也不用您担心。"

"我已经玩够了,明天中午就回去。"

津子又叹口气,挂掉电话。

这天晚上,里子九点钟才离开餐馆。

自从她回茑乃家后,虽然也到餐馆帮忙招呼客人,但并不像以



前那样一直留到最后一桌客人离去。现在有孩子,她通常八点就回住家这边,给真幸喂奶,哄他睡觉。这两天因为津子不在,她才多留一个钟头。

真幸这孩子也敏感,没有妈妈哄,硬是撑着不睡。

好不容易安顿真幸睡下之后,家里突然变得好安静。隔着院子,听到掌柜洪亮的送客声。不久,阿元过来报告说餐馆那边都已结束,里子慰劳她几句,之后,就是里子一个人的时间了。

想到这宽敞的家中今晚也是她一个人的天下,解放感油然而生。

她先泡杯茶,让自己放松下来。

今天一整天都暖洋洋的,虽然还是花季时特有的阴天,但空气中充满温热气息。早上的电视新闻说圆山公园的樱花已开放三分,天气一热,樱花也开得快。

里子的思绪又飘到槙子身上。

他们这时候飞到什么地方了?或许已累得在飞机上睡着了。他们两人很相投,都那么全心追求幸福,但总有一天也可能会出现小摩擦。

里子虽然羡慕他们,但也有一点点嫉妒。

她细细品尝温热的茶香,在充满花香的暖暖夜里,屏息静思,猛然体内一阵激晃,炽热的电流感迅即通过全身,她又本能地想到椎名。

他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时候不在身边?

里子的手自然伸向电话。

国际台的总机叽哩呱啦地讲上一大串话后,椎名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怎么,今天不是你妹妹结婚的日子吗?"

"真幸感冒,我没去。你那边现在几点?"

"晚上十点。"

"这边也是,"里子说完才想起有人说过日本和马尼拉没有时

差，“两边都是晚上。”

“好想见你，我五月初回去一趟。”

“真的？”

“有事和总公司商量，只回去四五天，但我会去京都。”

“你没骗我？”

椎名原来说三月要回来，结果没有，里子不敢马上相信。

椎名很肯定地说：“这次绝不食言，本来想明天写信告诉你的。”

“就这么说定哦！如果你不守信，我就去死。”

里子紧紧握着听筒，兴奋的身体不断涌现新的喜悦。

同一个日子里有死有生，昨天和今天看起来没有不同，但日子确实是可以分为有意义和无意义之别的。

打电话给椎名以后，里子眼前突然展开无限生机，今后的每一天都将充满希望，直到相会的那一天来临。虽然还有一个多月，但想到那一天愈来愈近，她就浑身是劲。

一个电话就这样轻易改变自己，里子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改变呢？想归想，她不愿再深究下去，她认定女人就是这样，也许有点无奈，但心甘情愿。

仿佛和里子的精力焕发轮替一般，津子却是精气尽失。从东京回来以后，她的精神急速委顿，像老了四五岁。以前她六点就起床给佛龛换上新的供水，上香诵经，八点不到就把庭院巡完一遍。现在却是七点了还没起床。

但是，躺在床上，她的脑子很清醒。她知道早上是否下过雨，知道知恩院的钟声今天较沉，只是没有力气在睁眼同时就下床。

以前，她上午就到餐馆那边查看，从打扫到摆饰、菜单等每一样都不厌其烦地叮咛再三，现在只是中午过后去看一遍，直到晚上客人来时再过去招呼。如果没有投缘一点的客人，她早早就回住家这边，逗逗孙子，看看电视。底下的人觉得轻松同时，也为她担心，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里子也劝她去医院检查身体,津子嘴上说不去,但第二天还是去看了一下安齐医生,检查的结果,只是血压和胆固醇稍微高一点。

这些毛病她以前就有,但并不会像现在这样暮气沉沉。里子不放心,亲自去问安齐医生。医生说:“她只是过去太过操劳,有点累,休息一阵子就没事的。”

的确,津子这一年真是特别操劳。从里子闹着离家、生子、离婚再回家,茑乃家全靠津子一个人撑着,这中间又忙着为槙子出嫁作准备。津子生性好强,一切都照自己的步调应对得好好的,或许超出心身负荷,在没有人分忧解劳下也只有硬撑。如今里子回家帮忙,槙子顺利出嫁,她紧绷多时的身心霎时解放开来。

还有,看着一手带大的女儿嫁到别人家去,她仿佛也像失落了什么,感到无限空虚。一般母亲对女儿出嫁或许有些舍不得,但不会像津子的感受那么强。然而茑乃家是女系家族,津子脑子里根深蒂固地就要女儿继承家业,把她们都留在身边。里子结婚时是招赘,她就不觉得失落,现在槙子是远嫁东京,确确实实是别家的人了,她的失落感特别强烈,甚而觉得空虚。

里子了解母亲的感受,想办法帮母亲排解这些愁绪。

“妈,我看您放松一下,和喜代阿姨去旅行玩玩吧!”

津子立刻拒绝,“我哪里都不去,待在家里最好。”

里子再劝,津子就怀疑地问:“干吗撵我走?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事?”眼神锐利地盯着里子。

“没有,什么都没有!”里子慌得直摇头。

里子心想,女人很有意思,当她为了生产,避开世人耳目躲在公寓里沉潜时,母亲却是精神焕发,独自打点里里外外。虽然母亲老是感叹女儿不孝,但也有自己一肩独撑的得意。可是当她回到家里重新打起精神投入工作时,母亲却消沉下去。女人之间似乎有着可以说是循环的微妙律动,一边精力旺盛时,另一边反向消沉。女人就在这个循环中感受并展现她们的喜悦与悲哀。

在津子情绪消沉的一个下午，蜜月旅行中的槙子寄来一张风景明信片：

昨晚平安抵达夏威夷，从婚礼到婚宴，真的感谢妈的照顾，也谢谢里子姊的贺礼。夏威夷虽然温暖美丽，但度蜜月的人太多，我有点烦，早知道应该去澳洲或新西兰。等我回日本后再和你们联络。

槙子

短短几行字，充分表现出槙子的心情。她本来就反对去夏威夷度蜜月，因为读书时已去过一次，没有新鲜感。可是士郎只有十天假，扣除婚礼时间，能出游的时间只剩一个礼拜，槙子想去澳洲，士郎的爸妈又有意见，结果还是决定去夏威夷。

津子看过后，忍不住嘀咕："这时候了还这么任性……"她再看看寄信日期，"她是不是该回来啦？"

从夏威夷寄航空信到大阪要四天，里子算算日期，是明天才回来。想到槙子夫妻正悠哉地看着美丽的大海，羡慕得不得了。

不久前里子还因为就快与椎名相逢而觉得好幸福，现在看到别人更幸福，又觉得自己不幸。

人是自私的，只有在与别人比较觉得自己优越时才实际感觉到幸福。

可是两天后里子接到槙子的电话时，才知道实际情况和她想像的大不相同。

提到夏威夷，槙子满是抱怨，"要是不去就好了。到处都是新婚夫妻，好像是集团结婚团一样，我烦死了，第一天就想回来。"

"士郎不是很体贴吗？"

"他是体贴，可是从早到晚就我们两个人，无聊死了，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别那么不知足。"

"真的，老是同一个人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一点也不感动。还

有，我们去茂伊岛的时候饭店也没预约好，害得我们提着行李到处找饭店，气死我了。"

里子听她句句牢骚，心想才一开始就这么多抱怨，往后的路要怎么走下去啊，真教人担心。

"你现在在新家吗？"

"是啊！乱七八糟，缺这缺那的，士郎又不帮忙。"

"他不在家吗？"

"在书房里东搞西搞的不知在忙什么。"

"过两天安定下来就好了……"

"可是，想到我以后每天都住在这个像箱子似的地方，等待同一个人回家，我就觉得恐怖。"

"你才刚结婚，怎么这么说！"

"姊，你结婚时没有这种感觉吗？"

里子和菊雄是媒妁之言，她对菊雄无所谓喜欢或讨厌，只是乖乖听从母亲的安排。婚后她才初晓男女之情，新尝和一个男人同居一室的新鲜感，还无由产生对平凡的婚姻生活的恐惧。

"不对，你是相亲结婚的，结婚时一定觉得很新鲜，不会有我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真没信心能不能维持这段婚姻。"

"你别开玩笑。"

"我是说真的。"

"好啦！别胡思乱想了，你回京都一趟吧！也许会改变心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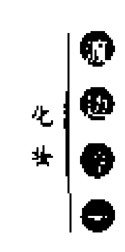
"我也这么想，再过一个礼拜，日子安顿些后，我跟士郎说说看。"

"看！你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下个礼拜六回来吧，铃子姊的忌日也快到了。"

"说得对啊，就这么决定了。"

"我真想看看你做了太太的样子。"

"没什么好看的，我一点也没变。"



表面上或许是这样，但是身为人妻以后，女人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和心态，自己或许不觉得，别人却能明显感受到。花花女郎槙子究竟变成什么样子，里子很感兴趣。

“你回来的时候樱花正盛开。”

“还是京都的樱花好看。”

“记不记得前年我们去原谷看的樱花，铃子姊七周年忌那天。”

“对啊！已经两年了，好快！”槙子难得有这种感伤的语气，“我们干脆约赖子姊一起回去。”

“好啊！我们又可以一起去赏樱了。”

“就这么说定哦！”

听到槙子轻快的声音，里子想起小时候她们决定玩什么游戏后姊妹勾手指说这句话的样子，脸上泛起微笑。

樱花时节特有的微阴天气笼罩着京都街道。透过玻璃窗看到的景色都蒙上淡淡的雾影而稍微扭曲。

电视上的花讯说圆山樱花周六盛开，可以预见赏花人潮拥挤如前。

赖子和槙子在周末午后回到京都。士郎因为事忙，没有同来。

两姊妹回到家时，里子正好抱着真幸在院子里看花。新绿初绽的院子里那一片白色的辛夷花特别显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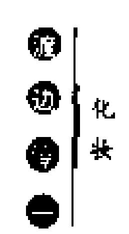
“我们回来啰！”槙子隔着山茱萸篱招呼里子。

“好久不见！”

两个月不见的槙子瘦了些，穿着浅粉红色洋装。她一看见真幸便伸出双手，“小真幸，又长大啰！给阿姨抱抱！哇！好重！阿姨都快抱不动啰！”槙子故作姿态地晃两下。

留在后面付车钱的赖子随后走进院子，她穿着藏青色的香奈儿套装配丝衬衫，品味就是不同。

里子赶紧招呼她们进屋，“妈等了好久啰！”



"是赏花的关系吧？路上车子好挤。"

"电视上说这两天正是赏花时节。"

三姊妹边聊边走进屋内。

津子知道在东京的两个女儿要回来，一个多钟头前就坐在楼下客厅等着，但是听到院子里姊妹热闹的话语，她也没立刻迎出来。她还是坚持返乡的女儿应该先向她问安才合乎礼仪。当三个女儿开门进屋时，她装作一副刚注意到的表情。女儿们心照不宣地堆起笑容。

"妈，赖子姊和槙子回来了。"

三姊妹并坐在津子面前。赖子先开口："明天是铃子的忌日，所以和槙子一起回来。"

津子点点头说："坐那么远的车累了吧！"

槙子接着说："前一阵子真的忙坏您了，幸好，一切都平安无事。"她从旅行箱拿出方形纸包，"这是送给妈的土产，这个给里子姊。"

"什么东西呀？"女人不管年纪多大，收到礼物总是特别高兴。津子刚才还装腔作势的严肃表情，瞬间便像小孩般兴奋。

纸包里的是花色明亮的梦梦装，津子的是黄色，里子的是粉红色。

"我想了半天才决定买，虽然是热带地方穿的，可是妈偶尔穿穿也不坏嘛！"

津子站起身来，把梦梦装贴在身前比一比，不但太大，花色又太鲜艳，和平常只穿和服的她一点也不协调。"我穿这个出去，人家一定说我疯啦。"

"才不会，喜代阿姨有时候也穿，我看她穿得很舒服，所以也帮妈买一件试试看。"

槙子为自己挑选的礼物辩护，两个姊姊也声援。

"只要把裙长改一改就行了。"

"夏天穿很舒服的。"

可是，津子还不为所动，她把衣服摊在手上，“这花色还算素雅，可是……”

两姊妹再加把劲劝说。

“很适合妈穿，看起来年轻许多。”

“又时髦又好看，以后就在家里穿嘛！”

在女儿你一句我一句怂恿下，津子有点心动，撩起裙子下摆前前后后比对身材。那模样和她平常严谨的形象相差太远，三姊妹不禁相视偷笑。

第二天正午开始，在家中为铃子进行法会，其实也只是请和尚来家里诵经，然后近亲好友聚餐而已。

除了津子母女、喜代和管家阿元外，还有以前在茑乃家做过的厨师村上、招待富子等十个人。

十二点开始诵经。津子母女四人都穿着素色和服坐在佛龛前。津子是鼠灰色、赖子是茶绿色、里子穿绛紫色、槙子穿明黄色，都系着黑色和服带。服装虽素，却更衬托出她们各自的气质和一种含蓄的风情。

诵经约三十分钟结束，然后以师父为中心，坐成冂字形一起用膳。

铃子已经死了八年，众人感叹时光飞逝之快后，话题转到樱花上。

村上说今年去原谷赏花的人太多，根本没办法仔细欣赏。

边吃边聊，下午两点稍过才结束用餐。

师父最先告归，接着村上和富子也走后，剩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亲戚了。

“天气暖和又是星期天，难怪那么多人出来赏花。”

里子望着庭院，绿叶不多，春阳遍洒冒出新芽的树梢，明亮中却静寂无声。因为喝了一点酒，看着这悠闲的风景，觉得有点困。

“我们去看铃子的墓好吗？难得都有空。”赖子问。

槙子马上附和：“好啊好啊！”

里子还没表示意见，津子就说："真幸我来看，你们去吧！"

"妈不去？"

"春分时已经去过，下个礼拜她忌日那天我再去。"

"要不要换衣服？"

"就穿这样不是很好吗？"赖子说。

三姊妹就穿着和服出门叫车。

"拜完就早点回来！"

津子难得地送她们到门口。前些日子看起来有些疲累而显得消沉的津子，看到三个女儿齐聚眼前，精神恢复许多。

"我们走啰！"

三姊妹向母亲点点头，陆续上车。

东大路果然拥挤不堪，光是经过八阪神社前就耗时十分钟，沿着山路往前开，经过永观堂前，到达真如堂。

这里也是春阳耀眼，就连长着青苔的墓碑看起来也暖洋洋的。

赖子走在通往墓园的小径上，想起去年秋天和日下一起来时的情景。当时也是秋阳高照，但是日照不到的地方仍然觉得有点阴寒。三重塔和萩架间茂密草丛中长着石蒜，那花的鲜红和熊仓一起出现在她的梦中。后来日下告诉她说他要结婚了，彼此再也没有联络。日下走他自己的新路，赖子明知该为他祝福，但总化解不开留在自己心里的落寞。

三姊妹站在墓前点香，供上鲜花水果。春分才过不久，附近的墓碑前都还留着供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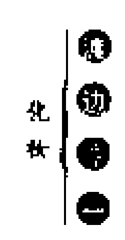
铃子墓碑前的花是春分时津子带来的，她们换上新的，墓碑突然恢复精气似的在阳光下盎然生辉。

三姊妹一起低头合掌膜拜，槙子最早抬起头来，其次是里子，最后是赖子。或许这也如实显示她们对铃子思念的深度。

"天气真好，散散步好吗？"

"既然出来了，就去赏花好吧？"

"可是圆山那几个地方都挤满人潮。"



"就去法然院的排水渠边吧！那地方近，人也不多。"

大家依里子的意见，离开真如堂，经由白川街往哲学之道走去。里子租屋而居时就住在这附近，对这一带相当熟。她们经过法然院町的公车站不久，左边就看见若王子神社的茅草屋顶，前面的排水渠上架着小石桥。从这里到银阁寺大街的排水渠路又称哲学之道，两旁栽满了樱花。

"哇！好漂亮。"

三姊妹一起为眼前的樱花美景伫足。沿着直直的排水渠两旁盛开的樱花，在空中枝桠交错成一条樱花隧道。

她们走走停停，尽赏樱花之美，行人也纷纷回头看着她们。花娇人美，真是赏心悦目。

"槙子，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去原谷赏樱时，你说樱花为什么拼命地开呢？"

"有吗？我不记得了，可是，你不觉得就是这样吗？"

里子虽然略有同感，但她更觉得樱花只是因为春光暖暖才高兴而开。

"到那边坐一下吧！"

前面有张板凳，三姊妹垫着手帕坐下。

边走边看不觉得，坐在树下定睛凝望，樱花正瓣瓣飘落，浮在水面流逝而去。

"在这里感觉脸都被花醺红了。"

"你的脸是有点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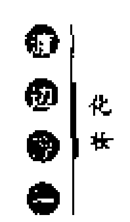
"是喝酒的关系吧！"

三姊妹看着樱花闲聊着，随着太阳西倾，阳光渐弱，樱花更添几分艳色。

"啊！我们刚好按年龄坐哩！"

注意一看，她们是朝着水流方向照赖子、里子、槙子的顺序坐着。

"就按着顺序让我们今年都有好事吧！"里子说。



“不行，我排在最后吧。”槙子抗议。

“你不是已经有好事了吗？”

“哪里够呢！”

“你太贪心了！”

里子嘴里说着槙子，心里想着椎名。椎名再过半个月就要回来，此刻她什么也不愿多想，专心等候他回来相逢的那一刻。

“快点回来吧！”

在黄昏的樱花树下，里子体内的激情开始燃烧。

坐在里子身边的槙子，正有点后悔那么早结婚，应该再多过一段自由生活的。蜜月归来，她还没和冴子、真由美那些大学好友见面。她想见她们，却怕见了她们后更加后悔。在这说不出口的懊恼中，她想起婚前一度春风的千野，顿时心神荡漾，“他正在做什么……”

赖子又隐隐感到下腹部的钝痛。望着流水，心想这辈子就这样永不结婚地孤独一生吗？也不是真的喜欢独身，只是一接近男人必定发生不幸，或许自己真的是和爱情、家庭无缘的人。望着浮在水面的樱花，她默默地诉说：“铃，我就一直一个人哩……”

春日迟迟的樱花让三姊妹各有所思。距原谷一起赏花才两年的岁月，姊妹们都不复当年的单纯心思。

此刻，一瓣樱花正飘落水上，流水映着黄昏的晦光缓缓流去。三姊妹望着花落水流，在落英缤纷中再次思索各自的未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化妆
作者＝
页数＝５５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９７６０８９５３